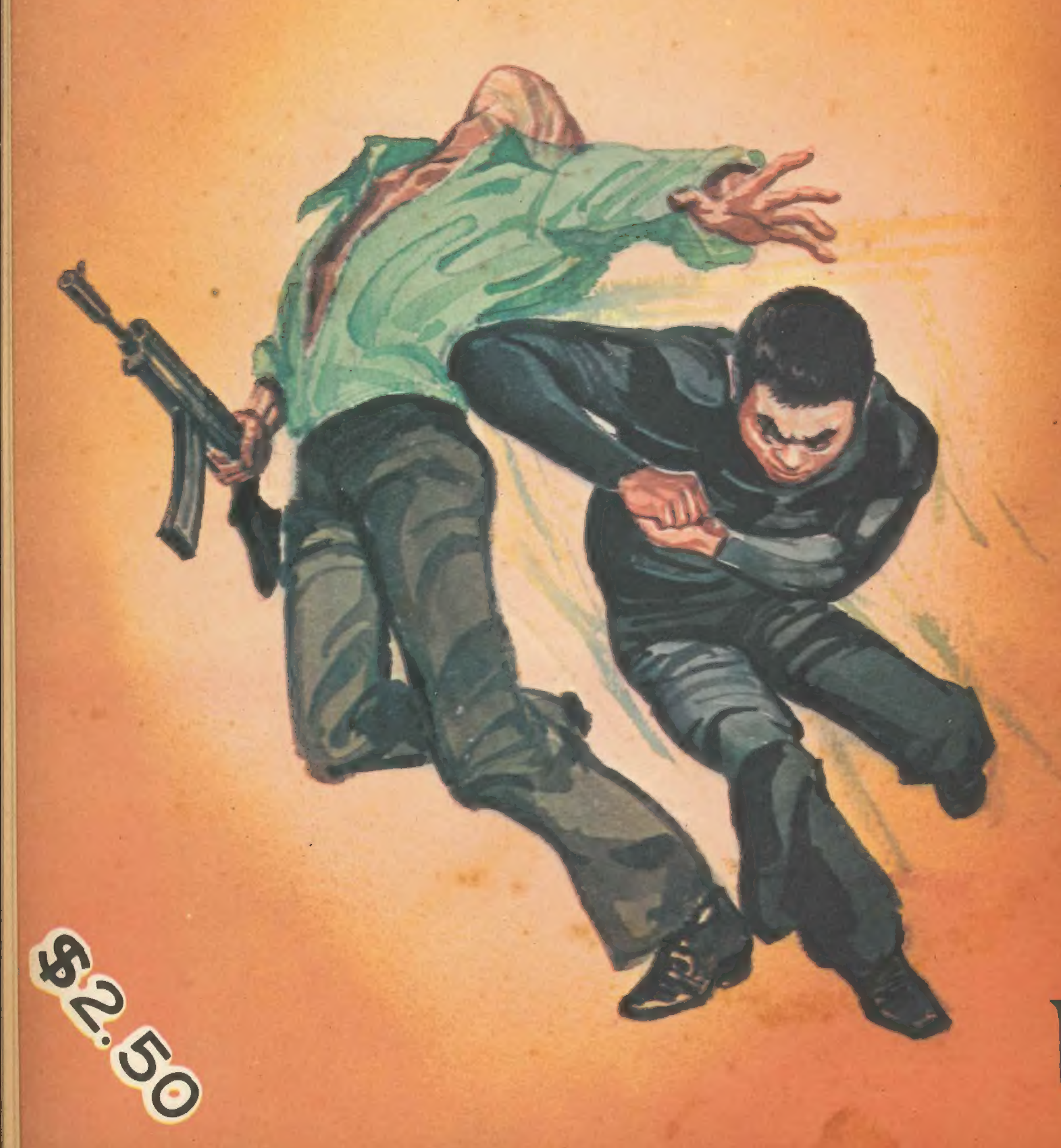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鬼影帮（國際特警傳奇故事）馬雲・新著

華人黑社會組織橫行美加・國際特警奉命出動。阿生遇上了「鬼影帮」，其中緊張過程，今期的國際特警故事之「鬼影帮」自有交代。



$2.50

998

編者話

爲了紀念本刊創刊出版已達壹仟期，我們將會在這段悠長難忘的里程裡，緬懷過去，策勵將來，屆期決定發行特大號，增添篇幅，以全新面貌與各位見面，以資紀盛！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本刊爲了投合讀者寫作興趣，兼且欣逢本刊壹仟期的發行，已舉辦一項「廣徵讀者佳作」投稿盛舉，獲得本港及海外讀者們承蒙不棄，佳作紛投，熱烈擁戴，深表謝忱！我們已儘將來件，悉心甄選，加以處理，定會在壹仟期出版的本刊或以後期數中發表，多謝捧場！

同時，本刊同文友好等，鑑於內容更進一步的充實，早已互相積極進行參研，務求把本刊做到去蕪存菁的階段！話說回來，其實我們時刻都在期期革新，廣求讀者意見而邁進，不濫作風，有目共睹

＊＊　　＊＊　　＊＊

今期本刊除了大量推出馮嘉的司馬洛故事、高皐之中篇「無情趕山鞭」及馬雲精采國際特警故事「鬼影帮」外，並選刊一輯由台灣省國術會尙巧門綜合國術大武館供應的珍貴資料——「虎爪神拳」第一路演釋過程，圖文並茂，招式繁多，幸勿錯過。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廈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63.00
一年港幣＄	124.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68.00
一年港幣＄	13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82.00
一年港幣＄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侠世界

第99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田單（約當西元前三三〇－二六〇）

田單，戰國時齊國人。燕國以樂毅為將而伐齊，齊國七十餘城皆陷，唯莒與即墨未下。其時田單居即墨，被舉為將，施反間計，燕君果以騎劫代樂毅。田單守即墨，與士卒共勞苦，編妻妾於行伍。既激齊民以義憤，復誘燕軍使驕縱。然後收城中牛千餘頭，披以繪有五彩龍文之外衣，東兵刃於牛角，繫浸脂葦草於牛尾，夜半驅牛出城，壯士五千人隨其後，及時焚牛尾，牛驚痛，怒奔燕軍，燕軍大潰，齊人盡復七十餘城，光復故國。

孫會文敬撰　王愷和拜書

國際特警故事

文·馬雲
圖·子成

鬼影帮



殺收銀員 心狠手辣

「不准動！」一名幪面槍手闖進唐人街一家中國餐室，以手槍指嚇所有人，叱喝着說：「任何人動一動，我就會開槍殺死他！」

這家位於紐約唐人街的中國餐室，規模不大，生意也不算得太好，尤其是這是下午三時半，午飯時間已過，晚餐時候未到，人客十分稀疏。

槍手的英語不大純正，但餐室裏所有的人眼睛都看得明白是怎麼一回事，所以沒有人敢反抗。

坐在收銀機後面的，是一名來自香港的中國少女廖小麗。

廖小麗年僅十八，到美國不足一年，英語也不大好。因此當那名槍手喝令她將收銀機打開時，她却不知所措。

可能是她根本聽不懂對方的意思，也可能是驚慌過度，總之她的張惶失措就引起了槍手的不滿。

槍手只有一個人，單槍匹馬，面對餐室中十多個人，心情難免有點緊張，這也難怪，這時候只要有人反抗，一呼百應，他隨時都會失手被擒。

身為老闆的杜子才，明知收銀機裏的錢不多，也抱住「賠錢送賊」的心情，焦急地在那邊叫了過來：「快把收銀機打開，任他取錢吧！小麗……」

然而話猶未完，槍聲已經響了起來。

小麗在極度慌張的情形底下，被老闆那麼一叫，立即行動起來。

本來老闆的意思是叫她打開收銀機，可惜杜子才用台山口音的粵語說話，槍手就無法聽得明白，以為他示意小麗伸手按響警鐘。

突然槍聲一响，隨即傳來慘叫一聲！收銀機旁的廖小麗倒在櫃枱之內。

餐室中的刦匪匆匆退出門外。

門外沒有人接應，但有一輛汽車的車門打開着，持槍的刦匪立即衝了出去，迅速將車子開走。

汽車已風馳電掣地開走，但餐室裏的人仍然驚魂未定。

× × ×

韋倫探長面對廖小麗的屍體，對兇殺組的探員說：「又是華人黑社會組織的傑作。」

「有人認得兇手嗎？」一名探員回頭問在旁的餐室老闆和其他店伴。

各人只是搖搖頭。

老闆杜子才說：「那槍手是幪面的，我們之間距離頗遠。」

韋倫探長對一名助手說：「你替我撥個電話到特警辦事處去。」

助手怔了一怔：「探長，這是地方性事件啊……」

韋倫探長瞪了他一眼：「誰不知道這是地方性事件？我叫你做的事你照做好了，難道還要你來指示我麼？」

助手無可奈何，只好撥電話到特警辦事處去。

電話接通了之後，才由韋倫探長和對方通話。原來韋倫要找的是阿生。

韋倫探長對阿生說：「我現在你同胞開設的餐室裏，有空來一次麼？」

阿生感到驚奇地怔了一怔：「要我請吃飯也不該揀這個時間吧？」

韋倫探長道：「當你到達這裏的時候，只怕你連吃飯的胃口也沒有呢！」

阿生心感不妙，忙問道：「是不是又發生了什麼反胃的事？」

「非常卑鄙下流的謀殺！」韋倫探長一本正經地說。

「死者是什麼人？」

「一個剛由香港移民來美國，未足一年的中國少女。」

「那是什麼餐室？探長。」

「中國餐室。」

「我立即趕來。」

電話掛斷了。

韋倫探長回頭問杜子才：「老韋，最近有沒有黑帮到來騷擾你們？」

「沒有。」杜子才毫不考慮地回答。

韋倫探長非常不滿，盯住杜子才：「你似乎答得太快！你可知這表示什麼？」

「嗯！」杜子才給韋倫的威嚴嚇了一跳！

韋倫道：「你只表示自己怕事，愚不可及？你們中國人永遠就是這樣怕事，怕惹麻煩，結果麻煩和禍事都找上門來。」

杜子才不敢直視警探們。

× × ×

阿生在夏力的陪伴下，匆匆趕到紐約唐人街來。

阿生和夏力都明白，這種案件不屬於國際特警事務範圍之內，但是阿生就像他師父呂偉良一樣，對中國人的事情非常關心，僑胞發生什麼事，只要他知道了，或者稍為可以抽空去理，一定會理到底。

夏力所以也表現得這麼關切，也並非單單為了阿生的理由，而是來自西雅圖和加拿大方面的國際特警情報。

原來西雅圖和加拿大方面的國際特警人員，正要追緝一班中國黑社會份子，他們非常年青，年紀只在十八至二十五歲之間。

警方初步懷疑他們屬於一號稱「鬼影帮」的年青黑社會組織。

這班人曾越過美加邊界，先後到溫哥華，多倫多等城市的華埠，專向中國華僑所開設的餐室勒索金錢。

但由於僑胞們均抱住「破財擋災」的傳統觀念，令到警方的偵緝工作感到份外困難。加國騎警因此將是項情報送交國際特警。

西雅圖國際特警方面，據報曾企圖將剛由加國返美的數名黑帮美籍華人攔截，可惜來遲一步，以至功虧一簣。

因此，是項情報迅速透過國際特警組織的內部通訊系統，知會了紐約的國際特警辦事處。

有了這些前因後果，所以阿生和夏力之到來，亦並非完全為了因利乘便那麼簡單。

韋倫探長將案發經過約略說了一遍之後，阿生才將老闆杜子才拉過一旁。

阿生以親切的語調問杜子才：「請坦白告訴我，這是否與勒索及收規有關？」

「不！」杜子才似乎並不因為阿生同聲同氣的中國人而改變他的態度。

阿生也明白僑胞們怕事的心理，他說：「杜老闆，現在鬧出了命案，你不說出實情，下次可能輪到你。」

「老實說，我從未受到任何人的威脅。」杜子才道，「你叫我從何說起？」

「既然如此，我也沒有辦法。」阿生苦笑道：「這裏我仍留下我辦事處的電話，有事可以找我。我們同是中國人，有事我一定盡力帮助你，保護你。但如果你們屈服，只怕這店子遲早也是他們的。」

杜子才雖然沒有再說話，但阿生可以從他的眼神中窺出他心事重重。顯然有着無限的隱憂。

× × ×

警方的查案人員早巳離開了現場。夏力也開車走了。

唐人街一切似乎又回復了常態。

阿生却獨個兒賴着不走。他先後在唐人街進行訪問，最後還在一家中式茶館進食晚膳。直至入黑之後，仍未離開那中國人聚居的地方。

阿生從印象中覺得，中國人的確過份怕事，尤其是那些開了店子的僑胞們。

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守口如瓶，只要提及黑帮，他們便顯得害怕。自然他們不肯承認黑帮在唐人街勒索的事。

阿生感到無可奈何，但實際上却是心有不甘。

他終於等到下班了。

這巳經是午夜時份。唐人街大部份的餐館都關門休息。

在以前，這才是最熱鬧的時候，但自從三藩市唐人街有一間茶館發生過黑帮尋仇事件之後，連帶這兒紐約唐人街的菜館老闆們，也寧願少賺一些，提早關門。

阿生好不容易才等到一名侍役下班。

這名叫何偉的侍役，是杜子才那家菜館的人。他日間才見過阿生，所以現在再次在街頭相遇，難免怔了一怔。

「希望你還認得我。」阿生說。

何偉苦笑一下：「你是警探，我們日間見過面了，可不是嗎？」

「不！我不是警探，是國際特警。我在這裏等了你好久。」

「什麼？等我？」

「是的，一心等你。」

「先生，這是什麼意思？」

「只想問你幾句話。」

「老實說，我什麼都不知道，知道的日間早已經說過了。」

「首先我希望你明白我的爲人和立場。我你同是黃帝子孫，對嗎？」阿生用手搭住他的肩膊，表現得十分親切。

「嗯！」何偉焦急地說，「我有事約了朋友，對不起，再見了！」

說着，他企圖掙脫阿生。

但是，阿生等了整晚，怎肯讓他就此離去。

阿生抓住他不放，不客氣地說：「你是否要我把你請到警局去？雖然我不是警方人員，但我要把你帶進警局去，是易如反掌的事。」

何偉看見阿生認眞起來，不禁也軟了幾分，忙道：「到底你要知道一些什麼事呢？」

阿生道：「你老闆是否被人勒索？」

「我從未聽過有這回事。」何偉又說：「今日的事，只是一宗刦殺案，你們何必想得太多？」

「但事實上，你們店裏並無損失！可不是嗎？」

「那只不過是由於出了命案，刦匪手忙脚亂，才不得不走而已！」

「但我就認爲這是一種恐嚇手段。」阿生說：「如果我們抓不到兇手，下一次可能輪到你，除非每間商店的老闆都付出可觀的保護費吧！」

「這種事，你爲什麼不去問我老闆？他一定比我清楚得多。」

「他比你更怕死，店子是他的，這也難怪，但你只是受僱，你何必怕成這副樣子？」

「嗯！我要講的都講完了，放我走吧！」何偉哀求着說。

「收保護費巳是公開的秘密，爲什麼你一點也不知道？」

「我知道又有什麼用？」

「我只想你告訴我，你老闆有沒有拒付保護費給黑帮？」

「老實告訴你，這些問題巳成陳腔舊調，警探巳三番四次問過了。」

「但我知道你們從未敢說出實情。」

「我們根本不知道實情，又從何說起呢？」

「黑帮一定有派人來收取，爲什麼你會不知道？你分明說謊！」

「不錯，以前的確有人按時來收，但自從警方派人來調查過之後，他們便未見出現！」

何偉這番說話阿生反爲相信下來，因爲在其他人口中，阿生也聽過同樣的情形。只是阿生不明白，難道黑帮就此收手？

這是絕不可能的事！

然則，黑帮顯然改變了收保護費的方式，偏偏這裏的老闆們又不合作。

阿生滿以爲從侍役口中可以查到一些內幕，想不到又是徒勞無功。

阿生並未洩氣，他對何偉道：「你有消息，別忘記通知我，否則，黑帮找麻煩找到你身上來的時候，我們可能會見死不救！」

何偉走了。

阿生心有不甘，尾隨其後。

何偉以爲阿生就此放過了他，匆匆拐了彎，到一間餐室門外，頭也不回顧一下，便閃了進去。

阿生心裏奇怪，爲什麼這家餐室巳關了門，還讓何偉入內？是何偉在此兼職呢，抑或他住在這裏？

阿生在好奇心的驅使下，走到門外。只見那兒大門雖巳關上，但小門却半掩。

阿生正猶疑間，小門却探出一個人頭來：「喂！要入就快些入來吧，別猷在那裏了！」

說話的人是個粗魯的大漢，他正待將小門關好。看見阿生是中國人，便讓他入內。

阿生俯首彎腰，入到門內，只見人頭湧湧，烟霧瀰漫。

那些餐桌四圍都圍攏了不少人，但他們却非食客，而是賭客。

有些餐桌變了「骰寶枱」，有些則開番攤，二十一點等等。

阿生發覺中國餐室那名侍役何偉，正在那邊埋頭賭骰寶。

再放眼四望，這兒却混了不少年青人，他們分別守住出入口的地方，腰間隆然，顯然有槍。

阿生無意中與一名青年的視綫接觸，直覺上巳感到此人滿面殺氣。

毫無疑問，這班是這家地下賭場的打手。

阿生爲了避免引起他們的懷疑，他終於跑到一檔骰寶去，押了一口「大」。

何偉發現了阿生，他輸了錢，匆匆轉移陣地；阿生也跟隨着他轉到另一張賭桌去。

突然有人閃到阿生的身畔，用手搭住阿生的肩膊，沉聲道：「朋友，你的手風如何？」

阿生橫眼望向一名長髮青年，只見他身邊還站了另外一個人。

阿生冷冷地說：「我的手風與你的手風同樣的差勁，最好你立刻將手拿開。難道你不知道賭仔姓賴的麼？」

那年青人並未把手放開，只說道：「我們早巳看得出你不是爲了賭博而來，所以你輸了多少，我們可以還給你。但必須請你離開這兒。」

「你們很大方，可惜我所輸不多。」

阿生說着，巳運勁將對方的手腕揑住。

那年青人只感到渾身痲痹，由手部開始，半邊身體幾乎全部失却了知覺。

他心裏暗暗吃驚，但沒有向他的伙伴示意。

年青人的手被阿生只用兩隻手指移開，事實上阿生的姆指與食指巳揑住了他的穴道，令他完全失去了反抗的力量。

阿生只將他的手移開，然後也將自己的手收回。

「賠錢將我送走，是誰的主意？」阿生問。

那年青人手部的知覺尚未完全回復正常，但內心巳知道阿生是個武功厲害的人，他還來不及答話，背後巳傳出了另外一個人的聲音：「是我的提議！」

說話的人聲調溫柔，尤其是「提議」二字，更加說得婉轉。

阿生放眼望過去，發覺那是一個中年人，年紀只有四十出頭。

中年人含笑示意道：「朋友，請到這邊來喝杯酒吧！」

阿生很隨和地跟了他過去。

中年人帶他到酒吧那櫃枱前坐了下來：「喝什麼酒？」

阿生四下裏打量着說：「中國的孖蒸酒，有嗎？」

中年人笑了笑：「這裏什麼酒都齊全，好，就給你一杯孖蒸。」

酒保果然倒了一杯白酒，交到了中年人的手上。

中年人接過了遞給阿生：「這算是我敬你的。朋友。」

阿生欣然一笑：「喝敬酒當然好過喝罰酒吧！是嗎？」

中年人也是會心一笑，雙雙碰杯。

阿生發覺其他大漢都離開他們頗遠，但每個大漢對阿生都虎視眈眈。

阿生却若無其事地說：「你眞會做生意，這裏日間做餐室，晚上開賭場，一刻也沒有浪費。」

中年人苦笑一下：「餐室是租回來的，日間的生意並不屬於我。」

然後他又掏出了一個銀包：「你在我這裏輸了多少錢？」

「小意思而巳。」阿生道：「你爲什麼不歡迎我下注？」

「我們彼此心照不宣，你的身份我巳明白。」中年人道：「請問閣下此來有何目的？」

阿生忽然想起日間當中國餐室發生命案時，曾吸引唐人街其他商戶的人前來圍觀。然則，阿生混在警方人員之中出現，難免令圍觀者以爲他是警方人員之一。

阿生道：「你可能誤會了，我並非警方人員，但我對廖小麗之死感到不平。」

「你是中國人，我也是。」中年人呷了一口酒。他喝的也是一杯中國白酒。此時他特別誇張地，把杯子高舉了一下。然後又說：「今天的事，我們十分清楚，殺廖小麗的兇手，不會是這裏混飯吃的中國人。」

阿生故意問：「難道你知道兇手是誰嗎？」

「我雖然不知，但肯定不是中國人，更不是你想像中那麼簡單。」中年人故作神秘地笑了笑。

阿生道：「你也知道我的想法？」

「當然知道。」中年人說，「你以爲這是唐人街帮會做的。」

「然則，你又如何能證明不是他們做的？」阿生說道。

「道理簡單，他們與死者無怨無仇，何必出此下策？」

「聽來十分有道理。」阿生瞥了對方一眼，「閣下高姓大名？」

「人人叫我九叔，其實我姓唐，叫唐老九。」中年人自我介紹道。

阿生看得出此人大有來頭。他說：「閣下來了這裏一定巳有不少日子吧？」

「是的，所以我對於唐人街的一切，我都稱得上是地胆。」

「那眞是最好不過，算是我有幸認識了閣下。」阿生又問：「這兒唐人街的店戶，是否每個月都須要付出一筆保護費給某些人？」

「沒有這回事。」

「你答得太快了。這樣只顯得閣下對唐人街的情形不够熟悉。」

「每一個組織必須有經費，帮會亦然。中國人帮會很有辦法，根本不必收同胞們的保護費。」唐老九又指指那些賭桌：「這裏每晚抽水的數目十分可觀，如果你知道實際數目，自然不會懷疑其他了。」

阿生笑了笑：「你很大方，到底是鬼影帮還是華青帮？」

「哈哈哈……」唐老九忽然縱聲大笑，令到旁人亦爲之側目。「閣下以爲我屬於什麼帮？」

「如果我知道，就不會問你了。」

「告訴你，這裏並無帮會之存在，最低限度到目前爲止就是沒有。」唐老九又說：「廖小麗給外國匪帮所殺，如果我是你，我才不會浪費時間在這裏。否則，你只有得不償失。」

阿生輕輕一笑：「這算是警告吧？」

「算是什麼都好，我要說的話亦巳經說過了。」唐老九道：「這裏是小小意思，你拿去吧！」

一叠二十元面額的美鈔，看上去總有十多二十張之多，數目可算不少，但阿生却沒有把它接過來。

「目前我還輸得起，謝謝你了。」阿生說：「我很高興能認識一位這麼闊綽的朋友。」

「是不是嫌太少？」

「不？太多了。」

「我知道你雖然不是警方的人，但却跟警方很有連絡。這裏的一切，能包涵一下麼？」

阿生笑道：「我此來只爲找兇手而來，與冚賭絕無關係。不過，爲了僑胞們好，希望你也能良心發現一下那就好了。」

「嗯……」唐老九面上紅了一紅。

阿生不等他答話，一口喝下杯中剩下的酒，便匆匆離去。

街上很靜，阿生想找一輛街車也不容易。

他正想轉出那條橫街到另一條大街去，那邊比較容易找到街車。

突然背後傳來一陣急促的步聲，令阿生不由自主地回過頭去。

是三個人影！

三名年青人分別向阿生包圍過來。其中一人手持木棒，另外二人手中有閃閃發

亮的東西，可能是刀也可能是金屬利器。

然而阿生已來不及仔細觀察了。

他急忙脫下外衣——這是他的經驗，因爲他手無寸鐵的關係。

三名年青人作「品」字形，將阿生圍在核心之內。爲首一個說：「好管閒事的可是你？」

「是那一方面的朋友？」阿生冷靜地問。

「你不配做我們的朋友。」一名青年把手中的刀凌空劃了一下。

現在阿生可以在短距離之下看得比較清楚了，那是一把刀，非常鋒利的刀。

阿生爲了查明對方的底細，又說：「你們由地下賭場一路跟踪我吧？」

「是的。」持刀的又說：「九叔叫我們問候你。」

話猶未完，刀光一閃，人也已經撲了過來。

另外二名青年也揮動刀棒直衝過來。

阿生手中的外衣做了盾，那是唯一的武器，也只可以用來防守，却不能攻擊。

外衣拍向持刀的青年那邊，這邊急忙側身一閃，木棒自肩旁掃下，差些兒被擊中一棒。

一名持短劍的由正面攻來，阿生及時飛起一脚，那傢伙連人帶劍倒跌出數尺以外。

阿生絲毫也不敢怠慢，趁住落在身畔的長棒尚未收回，急忙棄衣轉身，一手抓住了木棒，飛腿力蹴，乘勢一拉一扯。

阿生是個習過武功的好手，自小跟隨他師父呂偉艮闖蕩江湖，面對過不少强敵，也不知歷盡了多少的艱險。

因此，他雖然以一敵三，還是了無懼容，以極端冷靜的頭腦，揮拳踢腿，有如旋風過境似的，這邊以外衣擋煞了持刀青年的攻擊，那傢伙正被一件外衣糾纏，還來不及將外衣扔開，阿生已奪得長棒在手了。

現在阿生有如老虎添了一對翼，長棒揮舞之下，虎虎生風，三名青年那裏是他的對手，結果給阿生打得抱頭竄遁，奪路奔逃。

阿生定了定神，沒有追殺過去，他反而担心對方捲土重來。

這兒還是唐人街的範圍。

街上的店舖均已關了門，樓上住宅也烏燈黑火；看來人們早已休息了。

這已經是午夜過後，應該是凌晨時份了。

阿生不敢久留，扔去木棒，俯首彎腰，正待拾回破衣離去之際，突然有人呼喚他的名字：「阿生，喂！你可是阿生？」

那聲音似曾相識，但阿生一時之間却又想不起他是誰。

阿生抬頭一望，四下無人，周圍的環境一片沉寂，也不太光亮。

換上別人，可能嚇得回頭就跑。但阿生是個好奇心特別重的人。

他終於看見了，身後一間店舖的門半掩，有個人探首出來：「快些進來！慢慢再說。」

那聲音既低沉，又急促，充滿了關懷和一番好意。阿生登時呆了一陣。

「你別再獃在那裏了，他們不是好惹的！」那人是余伯——呂偉艮的朋友，阿生也這麼稱呼他。

阿生立即閃身入內。

余伯急忙把店門關好，然後把阿生引到裏面去，奉上熱茶。

店內沒有其他人，只有一名留宿的小厮。

余伯這食物店似乎越開越小，難怪阿生也疏忽了它的存在；以前這是一家頗具規模的中國菜館，呂偉艮夫婦常常和阿生來這兒進食。

自從呂氏夫婦離開美國之後，阿生忙於公事，很久沒有來唐人街探望余伯了。想不到這次見面却在午夜過後。

余伯担心地瞪住阿生：「他們爲什麼揍你？有沒有受傷？」

阿生苦笑道：「謝謝你，余伯，僥倖沒有受傷，即使有也只是小意思。」

余伯面有懼色：「這麼深夜，你不該到處亂跑，今時不同往日啊。」

阿生乘機問道：「有什麼不同呢？余伯。」

「帮會太多，年青人不知死活爲何物，尤其是深夜時份，他們不斬死你，算你大命！」余伯搖頭嘆息道。

阿生在昏暗燈光底下，往四下瞧了一眼：「你的生意似乎不大好。」

「是的，還不是拜那班忘八所賜麼？」余伯皺眉嘆氣，「遊客裹足，夜市更差，還要付一筆保護費給他們。」

阿生忽然覺得自己退化了。今天查了老半天，無非想查出一些交保護費給黑帮的事。爲什麼偏偏記不起這位余伯？

也許是他這店子搬遷了，許是他的招牌變得太小。阿生根本記不起，也沒有注意到這兒來。

阿生打蛇隨棍上地問：「要交很多保護費麼？」

「說多不多，說少也不算少了。」余伯道，「最頭痛的還是他們派別太多，這邊收完一次，那邊又有人伸手。」

「我也聽人說過，這兒的帮會衆多。什麼鬼影帮、飛龍黨、黑鷹、白鷹等等，眞是數也數不清。」阿生又問：「聽過唐老九這名字沒有？」

「他是『石地堂』的創辦人。算是比較正派的黑帮首領了。」

「石地堂也是黑社會組織？」

「是的。」余伯解釋道，「他本來只是一名老撈家，看見近年以來，年青一輩把唐人街搞得太不像話，於是挺身而出，決定以暴易暴，招兵買馬，組織了『石地堂』這個堂口。這也許是唯一不收保護費的帮會了。」

「我明白了。」阿生說，「他們的經費就靠開賭維持吧？」

「是的，願者上鈎，開賭總比收保護費要好得多了。」余伯嘆了一口氣又說：「可惜這堂口成立了之後，黑帮並未因此絕跡，相反更加多事。總之，就是難爲我們。」

「剛才的情形，相信你也看見了。」

「是的，你爲什麼會被他們追殺？」

「還不是爲了愛理閒事麼。」阿生又問：「他們屬於那一個帮會？」

「天曉得！」余伯又說：「唐人街的

帮會越來越多，即使老師爸也分不出他們是何方神聖。」

阿生喃喃自語地說：「會不會是石地堂的人？」

余伯順口反問阿生：「你開罪了唐老九他們麼？」

阿生道：「唐老九的地下賭場在一家餐室裏，我剛去過，但算不上開罪，只是唐老九警告過我，切勿多管閒事。照算如果他是個老江湖，一定不會這麼小氣，更不會這麼快向我落手。」

「兄弟，爲你好，我勸你還是不要再踏進了這地方來吧。」

「我明白你的好意。」阿生忽然又改變話題問：「你一定知道今日在中國餐室發生的命案。」

「是的，那女收銀員之死，太可怕了！」余伯又問：「你就是爲了調查那宗命案而來？」

阿生點點頭。

余伯道：「吃霸王餐，收保護費之外，還要殺人。嘿！太不像話！」

對於黑帮在唐人街的罪行，阿生早已有所聞，只是詳情不大清楚而已。

余伯告訴阿生：「除非你能乖乖的按時交保護費，否則，他們吃完了東西之後，會在賬單之上畫上一些標誌。例如一隻鷹，或者一條龍等等。」

阿生反問道：「石地堂的人，始終無法保護你們麼？」

「是的，他們根本無能爲力，甚至警方也沒有辦法。」

阿生過去也經常聽到有人埋怨警方，但事實上警方是否不理，或者不濟？

別處地方也許阿生不清楚，但在美國唐人街的情形，阿生最清楚不過。

唐人街的僑胞們，一向很安份，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在另一方面，他們也非常之怕事，這也絕對是事實。

由於怕事，僑胞們與警方顯得不合作，這令到警方無所施其技。

至於「石地堂」這種組織，相信也只不過是乘機興起的一個黑社會堂口，相信對尅制其他年青黑社會組織絕無作用。

阿生想到這裏，也不禁替唐人街的僑胞們感到難過。

外面很靜。

剛才那班人並未捲土重來。

阿生對余伯說：「我要走了，如果有消息，請通知我吧！唐人街的安靜，惟有依靠我們僑胞；怕事的結果，只有招來更多痲煩而已。」

阿生又想起其他店舖的東主都不約而同的隱瞞交保護費的事實，最大的理由自然是怕惹來不必要的痲煩。

但是，他們如何將保護費交到黑帮的手上？阿生以此相問。

余伯道：「以前他們多數上門來收。但自從警方派人來調查過之後，連方式也隨時改變了。」

「你的意思是：每次不同？」

「是的，情形的確如此。」余伯道，「有時他們會打電話來，叫我們將錢放入一個膠袋中，投到垃圾桶裏去。如此一來，即使有警方人員在場監視，也沒有用。有時他們會佯作付賬，我們付出的錢，便當作找續。他們就是如此這般的，將錢收去。可以說是神不知鬼不覺。」

阿生也覺得黑帮的手法的確聰明，難怪警方的調查亦全無結果了。

阿生看見時候不早，撥了一個電話到特警辦事處去。這才知道夏力非常担心阿生的安全，他已經親自帶同助手開車進入唐人街。夏力的汽車裏裝置有無綫電話，阿生於是與他直接連絡。

× × ×

夏力將汽車開到約定的地點，接載阿生。

這兒仍然是唐人街的範圍。

時間已是凌晨三時左右。

阿生意外地見到韋倫探長，他就在夏力的座駕車之內。

夏力一邊吩咐司機兼助手開車，一邊埋怨阿生道：「你與我們失去連絡，竟然連一個電話都沒有，令我爲你担心了大半晚。」

韋倫探長最急於知道的，還是公事上的事情。他問阿生：「有什麼頭緒？」

阿生反問韋倫探長：「美國法律是否處處講究人證物證？」

「是的，若非如此，很易構成寃獄。」韋倫探長道。

「那麼，今晚我可以說：一無所獲。」阿生嘆了一口氣。

「爲什麼？」夏力與韋倫探長異口同聲地，不約而同的問道。

阿生解釋說：「唐人街黑帮不但懂得利用華僑們怕事的弱點，還懂得利用美國法例的漏洞。」

「你所講的，似乎與廖小麗的命案無關。」韋倫失望地說。

阿生道：「追查命案兇手是你的任務，我只知道做我的事。」

韋倫側過頭來瞥了阿生一眼，又回頭問夏力：「他有特殊任務麼？」

夏力道：「我們要追查整個唐人街黑社會組織，因爲他們的勢力已越出了美國範圍，開始入侵加拿大各大城市。」

韋倫苦笑道：「我是關心錯了，早知你不是爲了找兇手我也懶得到處找你。」

突然間，車子的速度緩慢下來。

夏力的司機兼助手道：「前面街道上似乎有人打架。」

各人同時往前望，果然有數名年青人正在舞刀弄棒，打作一團。

阿生一邊吩咐司機把車子開過去，一邊對韋倫道：「探長，這可能是我們的機會。來吧。」

阿生也沒有再作詳細的解釋，已推開車門，下了車。夏力和韋倫二人也只好跟隨下去。

阿生回頭對韋倫道：「探長，你的手槍和證件可以派用場了。」

韋倫探長立即會意：「我們分頭包抄，盡可能抓多幾個。」

韋倫探長首先衝前，一手拔槍，一手將配有銅章的警方證件高擧，揚聲叫道：「我是警方的韋倫探長，給我住手，放下刀棒，高擧雙手，否則格殺勿論！聽見了嗎？」

但是，那班年青人似乎殺得性起，也可能是他們根本看不到韋倫探長的手中有

槍。

其中一名持利刀的華人青年竟然惡向膽邊生，朝住韋倫探長這邊飛撲而來。

「砰」然一聲槍响！韋倫急不及待，首先開了一槍。

子彈射向那年青人的脚部，只見他慘叫一聲，連人帶刀跪了下來。

槍聲也驚醒了其他人等。

爲數七八名華人青年，立刻分頭逃竄！一時之間，東奔西跑，亂作一團。

阿生和夏力早有了準備，夏力的助手也將汽車加速開了上去。

阿生再度脫下那件破外衣，迎着一名狂奔的青年揮擊過去。

外衣帶風，勁力內蘊，狂奔中的青年人差點兒站不住脚，人也倒跌了幾步。

阿生以第一時間趨前將他推倒地上，踢開了他手中的利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年青人身上的外衣往後脫至半腰！年青人登時無法再動彈，那完全是由於衣袖的反扣。

這本來是警探發明的捉人妙法，外衣從後脫到半腰，是以令到一個人的雙手失去自由。現在唯一不同的是：阿生竟然將此人的雙足也彎了上來，穿過了他的雙臂臂彎處。如此一來，便有如大閘蟹一樣，連走也走不動了。

阿生這方法絕非無根據的，他懂摔角，也學過名家的「手脚交加鎖」絕招；剛才那情形正是由摔角招數脫胎而來的。

現在阿生又可以騰空雙手，去抓另外一個在逃的青年人了。

夏力有槍在手，自然更加方便。

他的助手將車子加速前行，攔住了一名青年的去路。

那青年突然回頭一刀，劈向正在闖出汽車的夏力一名助手。幸好車門撞去了那着力的一刀！「錚」的一聲，刀鋒與車門門框相碰，冒出了一股火花。

助手趁對方未及回手，已飛起一脚，將那年青人踢得朝天仰倒。

韋倫探長傷了一名青年之後，又再持槍追逐另一名青年。

結果，阿生、韋倫探長、夏力和他的助手等一共四個人，經過一番追逐之後，總共捕獲了六個人；阿生和韋倫探長二人，每個捕獲二名，夏力和他的助手則每人一個。

韋倫透過夏力汽車內的無綫電通訊系統，召來警方巡邏車，將一干人等帶走。

× × ×

紐約警局之內，一班反黑組警探正面對住那六名華人黑帮。

韋倫探長問一名反黑組幹探：「他們屬於那一個帮會組織？」

「我只知道其中一人是屬於鬼影帮的，其他的却不清楚。」那名探員說。

這六名華人青年都先後接受過問話，但他們却一一否認是黑社會組織中人。偏偏他們在警方的犯罪檔案之中又沒有紀錄可查。

剛才那名幹探所指的，是一名十八歲青年彭祖尼。據說，他曾經在一宗槍擊案件中，被懷疑屬鬼影帮的槍手。

可惜當時沒有足够的證據指控他。因此，彭祖尼仍然是個清白的人。

阿生和夏力還沒有離開紐約警局。他們都希望從這輩年青人的口中找到一些綫索。但看情勢，他們又失望了。

韋倫悄悄對阿生道：「現在我們只可以控告他們當街打架。」

夏力問韋倫：「他們不肯招認是黑帮的人麼？」

「一個也不肯。」韋倫道，「但肯定他們都是唐人街黑帮。」

阿生喃喃地說：「這樣似乎遠離了我的理想。」

韋倫道：「早知如此，將他們交到你們手中，相信你們一定有辦法。」

阿生想了想，道：「現在也有辦法，但你要設法扣留他們一兩小時。」

韋倫道：「那就容易了，把他們隔離問話也隨時可以拖一兩小時。」

阿生於是和夏力離開了警局。

× × ×

凌晨四點多鐘。

街上靜得可怕，即使是警局附近，也彷彿隱藏了無限殺機。

阿生獨自駕了一輛車子在道旁監視；那邊最少有幾輛汽車裏面都有人。

六個人影由警局內出來。他們就是不久之前被捕的華人青年。

他們顯然屬於兩個不同的帮會，所以剛離開警局，立即又惡言相向。

他們都希望能够截得一輛街車，可惜街上靜得很。

突然間，有數輛汽車一齊亮起了車頭燈，朝他們投射過來。

這六名青年之中，有兩個人立即拔足奔逃，另外四個人分別伏下來以及急急退回警局裏去。

一陣密集槍聲朝他們掃射過來。

阿生立刻開車追向其中一名青年。那青年正拚命地往前飛奔。

阿生的車子停在他前面不遠處，開了車門叫出去：「快上車。」

這完全是一種心理攻勢，任何人在這情況下也會上當。

那青年人果然攢了上去，即使明知不是「自己人」的車子。但相信不會是「敵人」吧，假如那是敵人，早已開槍了。

那青年剛跳上了阿生的汽車，汽車立即開走！連車門也還未曾關得好，子彈彷彿仍在追逐着他們似的。

那年青人驚魂未定，因爲他不知道後面有沒有汽車追上來。

阿生非常機巧地，將他的車子急促地拐了彎，開入一條橫街。

有如驚弓之鳥的年青人，這時才將自己的眼睛視綫由汽車的望後鏡，轉移到阿生的身上來。

他吶吶地問：「你是誰？」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回答他：「你不認得我？太健忘了吧。」

年青人怔了一怔，終於看得比較清楚了：「原來是你。嗯……你想……你想怎樣？」

「你何必害怕成這樣子？祖尼？」阿生道，「我知道你叫彭祖尼，對不？」

「不錯，我在警局裏見過你。你是警探。」

「如果我是警探，你就沒有這麼幸運了。」阿生又問：「你住在那裏？」

「你想怎樣？」

「我只想送你回去。剛才你死不掉，是你的幸運，難道你還想去送死？」

「剛才那班人是何方神聖？」

「天曉得！」阿生說：「我剛想開車離去，就看見情形似乎有些不對。如果不是因爲你是個中國人，又這麼年青，我才懶得救你。」

彭祖尼有些納罕：「既然你不是警探，爲什麼要參加拘捕我們？」

「我雖然不是紐約警方的人，但我是個有血有肉的中國人。我一向關心中國人的事情，不想你們當街死去。」阿生又問：「你是鬼影帮的人嗎？」

「是的。不過，是什麼帮又如何？反正在美國，一切社團都不算違法。」

「你住在唐人街？」

「是的。」

「有什麼家人？」

「與父母同住。」

「快天亮了，你總該返家去吧！」阿生一邊開車，一邊看看腕表，「你父母一定很掛念你。」

這時候，汽車已開入唐人街範圍。阿生要彭祖尼指出居住的地方。

彭祖尼無可奈何，只有指住一幢華人聚居的舊樓。又問阿生：「你跟警方很熟麼？」

「是的。」阿生反問：「有什麼要我帮你？」

「我雖然參加鬼影帮，一向僥倖沒有案底。可否替我設法掩飾一下？」

「你父母不知道你的行爲？」

「他們日間的工作忙到不可開交，那有時間理會我？」彭祖尼又輕輕舒了一口氣，「老實說吧，這個時候，我不會返家去的。」

「爲什麼？」

「他們多數相信我的謊言，有時我徹夜不返家，總會佯稱在朋友家渡宿。」

阿生又看看腕表：「是的，現在返家，時間上太早了一點。你父母可能還未起來，屆時查問起來你將難以找到合理的藉口。」

阿生將車子停在路旁：「然則，你現在打算到何處去？」

「我也不知道。」彭祖尼又對阿生說道：「無論如何，我會感激你這次救命之恩。」

「我只是順便而已！」阿生道：「如果你沒有地方去，不如我請你去喝杯咖啡吧。」

「這也好。但最好不要在唐人街範圍之內。」彭祖尼道。

「爲什麼？」

「我怕飛龍帮的槍手會追殺而來。」

彭祖尼猶有餘悸地張目四望，但街上靜得連行人也沒有一個。

阿生會意地說：「你懷疑剛才那帮人是飛龍帮的殺手？」

「只有飛龍帮才擁有手提輕機槍。也只有飛龍帮才會如此狠毒地對付我們兩個不同的帮會。」

「你屬於鬼影帮，那麼，其他被捕的人屬於什麼帮會？」

「黑鷹帮。」彭祖尼道，「今晚——不，該說昨天晚上才對。昨晚我們爲了收保護費的事，在街上打鬥，不幸遇上了你們。」

阿生道：「你應該說：有幸遇上我們才對。假如不是我們及時制止，你們必有死傷。現在只有一個人受到輕傷，那是給韋倫探長的手槍擊傷了他的小腿。只是皮外輕傷，敷藥即告無事了。這還不是大幸麼？」

「算了吧！無論如何，我總覺得你的確是個一等好人。」

「好人是沒有等級之分的，你也是個好人，只是不幸識了一些壞人，近墨者黑，所以你才變了質而已。」

「也許給你說對了！」彭祖尼輕輕舒了一口氣。

阿生開車離開唐人街，找地方喝杯咖啡，吃些東西。

就在這短短時間之內，阿生與彭祖尼這青年人談得非常投契。

阿生覺得彭祖尼是他想像中要找的人——他算得上是唐人街年青一代的一個典型代表性的人物。

像彭祖尼這樣的人，唐人街目前有的是。

唐人街年青一代——尤其是新近由東南亞，包括大部份由香港移民過去的青年人，他們絕大部份是奉父母兄長之命，移民到美國來的。

這輩年青人沒有技能，或者可以說一句不學無術，加上語言隔膜，在美國沒有辦法可以找到「稱心」的工作。

什麼才是「稱心」的工作？只有他們心裏最明白：總之，他們不喜歡做粗重工作，甚至包括餐室裏面的侍役，厨房內的洗碗碟工作等等。

日間，父母兄長都須要爲生活而出外工作，而且工作的時間一般都相當長；有些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時亦不足爲奇。

如此一來，這輩年青人有空在家做些什麼好？

年青人一般都不會困在家中，於是三五成羣到處遊蕩乃理所當然的事。

但是，在美國沒有錢，什麼都不行，他們那裏弄來足够的金錢供他們揮霍？

於是這班年青人便自然而然的，想到聯羣結黨，靠收保護費這辦法來。

他們隨便起一個名稱，又是一個「堂口」，絕非以前中國「洪門」形式的組織，自然更沒有「斬鷄頭、燒黃紙」這些儀式，更加談不上什麼義氣了！

總之，他們只會向華人勒索，沒有錢交出就用武力。

他們不敢向白人下手，只限於在唐人街向中國人動腦筋。

基於弱肉强食的法則，他們之間由於「堂口」太多，彼此之間便難免發生磨擦。爭地盤而發展成爲械鬥，幾乎每日都有發生。

年青人不知死活爲何物，有錢的購買槍械，沒有錢的，便使用刀棒。

總之，唐人街從此多事了！

强者生存，弱者便遭淘汰。有些帮會勢力越來越大，更發展到唐人街以外的地區，甚至遠達美加。

有些規模小的，便被大組織「併吞」，有些自動向大組織「歸隊」，否則他們就可能被消滅。

總之唐人街經過連番拚殺之後，就只留下若干個較具規模的黑帮組織。

即使只有有限數目的幾個帮會，他們仍不能好好相處。那完全是由於唐人街地盤有限，假如他們不繼續鬥爭，他們便無法獲得更多的保護費。

因此，這唐人街可以說一句：永無寧日。

阿生和彭祖尼在一間通宵營業的咖啡店吃早餐。兩個人都充滿了倦意。

突然間有一輛汽車在門前停下來。

阿生和彭祖尼都可以隔着咖啡店的玻璃窗見到車內有人出來——那是三名中國人。而且手中都有些物件——用報紙包裹着的。

阿生非常機巧，立即示意彭祖尼：「快跟我由這邊走！」

彭祖尼有如驚弓之鳥，急急推座而起，跟阿生由咖啡店後門衝出。

阿生不敢再繞到前門去，雖然他的車子就停在前面路旁。

阿生帶住彭祖尼急急轉入一條橫街，再也沒有往前走。

因為他們都可以清楚聽得到，後面有步聲急促地追來。

阿生拖着彭祖尼閃到一處梯間去。

步聲就在他們前面掠過。

雖然彼此不再說過話，但彼此都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那三名中國人是槍手——奉命前來追殺彭祖尼的槍手。

報紙之內包裹着的，顯然是手槍。

他們都以為彭祖尼逃往前面去了。因此很快便掠過阿生他們躲藏的地方。

阿生舒一口氣：「祖尼，你究竟是什麼重要人物？」

彭祖尼自然也明白阿生的意思：「你怎麼知道他們正在追殺我？」

「不是追殺你，難道是我麼？」阿生把手一揮，截停了一輛剛剛開過的街車。

二人相繼登車。

阿生吩咐司機開車到一個地址去——那是特警辦事處。

但彭祖尼不知道那是什麼地方。因此他問阿生：「你要帶我到何處去？」

「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阿生的身子往後靠，舒了一口氣：「那兒可能是我們唯一可以休息一下的地方。否則，我們都可能一齊倒下去；即使他們不找我們麻煩，我你亦難以支持下去！」

彭祖尼道：「那班伏擊我們的人究竟是何方神聖？他們似乎神通廣大。」

「這個問題相信你會比我更加清楚得多。」

「老實說，我什麼都不知道。」

阿生不高興地瞪住他：「你似乎不大信任我。你是否須要在前面落車？」

「不！你誤會了！」彭祖尼的內心顯然充滿了恐懼。

他分明不想離開阿生，所以想辦法令阿生相信他。他說：「你和警方的見解似乎一樣，以為我知道許多事情。其實，我們只為了保護費的事，與黑鷹帮在街頭打鬥。」

關於黑帮械鬥的事，在唐人街已不算新聞了。阿生自然也相信彭祖尼的說話，只是他要知道的並非這些。

阿生道：「中國餐室的保護費是那一帮人去收的？」

「我們——鬼影帮。」彭祖尼很坦白地說。「中國餐室是由我們收的。」

「那麼，你一定認識那個女收銀員。」阿生道，「她只有十八歲。」

「我見過她，也明白你的意思。他不是我們殺的。」彭祖尼道。

「你怎可以說得這麼肯定？」

「唉！眞是枉你們做偵探的，其實道理十分簡單，可不是嗎？假如中國餐室因此而停業，損失的是誰？當然是負責收保護費的我們鬼影帮。因此，我們無論如何也不會自絕財路。這個情形你應該理解得到。」

「問題却是：他們有沒有拒付過保護費給你們鬼影帮？」

「杜子才是個很怕事的人，從未拒付過。」

「你怎會這麼清楚？」

「老實告訴你，我經常奉命前往中國餐室收取保護費。」

「他們從未拒付？」

「是的，最少我知道如此。」

阿生想了想又問：「有沒有其他人再去那裏收保護費？」

「沒有。」彭祖尼說，「我們這一行，有個不成文的規例，就是如果你要接手去收某一間商店的保護費，必須擊敗你的對手帮會，然後告訴那間商店，這裏以後由你去收。同時也不妨告訴店主：以後有人來麻煩他，應該立即通知你。意思是說：你可以保護他。」

阿生沉吟道：「那麼，你以為誰如此卑鄙？」

「我也不敢肯定，本來我們和黑鷹帮之間，有些仇怨，但是，他們會不會用到這手段靠害？那眞難說！」

阿生打了一個呵欠：「現在我只想睡覺，你願意跟我一起，還是各行各路？」

「我想先撥幾個電話。」

「我住的地方有電話。」

「那麼，我跟你回去方便嗎？」

「沒有什麼不方便的，我住在一間男子公寓裏面，只要守規矩，沒有人理會你。」阿生又道：「不過，你也可以自行返家。」

彭祖尼想起剛才那三名華人殺手，便有些猶疑起來。

他對阿生說：「假如你不嫌棄，最好能收留我一天半天。」

「那不成問題。」阿生說，「你如果認為須要的話，我還可以找人保護你。」

「那又不必。我只想先弄清楚，誰要追殺我們？」彭祖尼喃喃地說，「我担心其他人已在警局門前被槍殺。」

街車將他們送到一條街道一角，那兒是一幢公寓式住宅。

阿生將彭祖尼帶了入去。

首先他們在門前遇上了一名公寓管理人。阿生對他先來一個問安，然後對他說：「這是我朋友，他來探望我的。」

其實這是國際特警辦事處的另一個出入口：那名「管理員」也是阿生一名同事。阿生剛才先向他作了暗示。

國際特警派駐紐約的辦事處經擴充後，佔地極廣。

表面上看來，那一撮樓宇與市區情況無異，有商店、洗衣店、住宅以及快餐店等等。其實，這些店舖的門口，都可以通往特警辦事處的內部。

問題是若非自己人，若非有默契，任何人亦難越雷池半步。

國際特警組織是須要保密的，他們的任務越來越繁重，尤其是對紐約這個國際城市來說，國際特警的工作更多了起來，所以辦事處必須擴充，同時亦須要重新設計。

紐約不但是聯合國所在，更是世界性的間諜中心；各國特工們在這兒勾心鬥角，國際罪犯也有不少以紐約為基地。

因此，紐約的國際特警便更覺任務重大；辦事處不但佔地廣，設計也新。

每一名國際特警人員的身份既然是秘密的，他們的一出一入自然也不想惹人注目；更不想讓外人知道「這就是特警辦事處」。

因此，他們有時看來像店員，有時又像顧客，從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出入口進出。

換句話說：特警辦事處根本就是四面單邊。表面上看起來，每間店舖互不關連，每幢住宅，各不相干。其實內部自有通道。

阿生把彭祖尼帶了入那幢「公寓式住宅」之後，負責秘密監視的特警人員，早已經從電眼中窺見了他們的行動。

阿生開啓了一個住宅單位的大門，讓彭祖尼入內。

這是一個眞眞正正的住宅單位，一切佈置亦與一般公寓式住宅無異，就是那幢大廈的門面，外型，也沒有人引起懷疑。

不過，這當然不是阿生居住的地方，只是特警人員用來必要時才使用的「演戲場所」而已。

阿生讓彭祖尼坐在客廳裏撥電話，他自己却進了洗手間。

其實這洗手間之內，也是另有機關。在水聲「沙沙」之中，阿生已跟內部的連絡人員取得了默契，包括竊聽彭祖尼的電話，以及記下他撥出去的電話號碼等等。

等到阿生由洗手間出來時，彭祖尼已講完了電話。

他對阿生說：「紐約警察眞是飯桶，在警局門口行刺、綁架，你聽過沒有？」

阿生反問道：「你的同黨怎樣了？」

「下落不明。」彭祖尼嘆了一口氣，「眞是令人莫名其妙，警察到底要來幹什麼的？」

阿生道：「攻其無備，你可曾聽過這句話？人家是有備而來，而且時間又在凌晨時份，自然令到警方不及防範。當時我你都在現場，大部份警方人員均已下班，返家休息去了。」

「奇怪的是：黑鷹帮的人也被綁走。究竟他們是何方神聖？」

「也許就是你所說的飛龍帮。你們帮會與帮會之間，到底有什麼仇怨？」

「一切仇仇怨怨還不是來自利益的衝突麼。」彭祖尼若有所思地說：「給你提醒我了，廖小麗可能是給他們所殺。」

「你指飛龍帮？」

「是的，一直以來，飛龍帮都想成為唐人街的大阿哥。」

「飛龍帮的首領是誰？」

「金大龍。」

「金大龍有多大年紀？」

「二十五歲左右。」

「背景如何？」

「美籍華人，富家子。」

「富家子？」阿生怔了一怔！「富家子怎麼會淪落到這田地？」

「他父親有錢，但從來不理會他在外面結交朋友，因此他有很多黑道中的朋友，包括美國黑社會在內。據我們所知，飛龍帮有不少槍械是由美國黑帮供應的。」彭祖尼說，「我們都担心他有如吳三桂——引清兵入關。」

阿生問：「飛龍帮有沒有向你們提過地盤問題？」

「沒有。」

「不宣而戰，似乎又不大合情理。」

「也許他們要我們知難而退。」

「槍殺廖小麗的槍手是幪面的。」阿生喃喃自語道：「他們為什麼要幪面？」

「這就是陰謀之所在了。」彭祖尼道，「第一，他們担心事主認出眞面目。第二，存心要靠害我們鬼影帮。因為警探遲早也會知道中國餐室的保護費是由我們去收的。」

「黑鷹帮有無可疑之處？」

「那很難說，不過以我見解，飛龍帮的可疑性最大。」

「剛才你的同黨怎麼說？」

「警探正在到處找我和失踪的每一個人。包括黑鷹帮的人在內。」

「那你打算怎樣？」

「先睡它一覺再說。」

「那麼，你就在這裏睡吧！」阿生指指廳中一張大沙發。

彭祖尼回頭問阿生：「你呢？」

「在房裏睡。」阿生指指房門那邊，「我這裏很安全。萬一有人找我，你可以敲我房門。」

彭祖尼也覺得睡在客廳總比房間更為安全，萬一有什麼事，他起碼是最先感覺得到。何況這是人家地方，他更無理由喧賓奪主。

其實，阿生作出這種安排，除了讓彭祖尼在心理上感到安全之外，還有他的目的。

阿生儘管倦極欲睡，然而他的責任却沒有就此了結。

他回到房間裏去之後，立刻鎖上了房門。

房間之內另有暗門可以通往秘密通道——那兒可以將阿生迅速送往國際特警的辦公室去。

那間房不但有電眼監視，也有聲音感應系統；例如有人在房門外叫阿生，或者叩門等情，負責監視的中央控制系統，立刻就可以從儀器中感應得到。

中央控制系統的人，會以第一時間通知阿生，以免令彭祖尼生疑。

但是現在，彭祖尼只担心有人追踪而來，對阿生根本沒有半點疑心；他只以爲阿生正在房間之內倒頭大睡了。

× × ×

阿生由房間的暗門進入了秘密通道之後，乘專用電梯登上特警辦事處。

這裏的保安人員自始至終都可以在電眼中看得清楚，阿生的一舉一動，都可以從電眼中見到。因此，當阿生由電梯出來的時候，夏力已帶同助手們，在電梯門外等他。

阿生見到夏力，第一句就問：「他們呢？」

別人也許不知道阿生問些什麼，但夏力和他助手就知道「他們」是指那另外五個人。

那五個人是唐人街黑帮，分別屬於鬼影帮和黑鷹帮。

這五個人之中有些已經受了輕傷，但都無大碍，而且正接受治療。

原來警局門口的「突襲」，只是由國際特警人員「担綱演出」的一幕好戲；阿生和夏力二人都是導演。

警方的韋倫探長可算得是「同謀者」，因爲他不但知道此事，也事先和國際特警之間有了默契，故意將六名「黑帮」釋出。

現在夏力將阿生帶到走廊那邊。一邊走一邊說道：「這是意外收獲。他們都異口同聲的，指證飛龍帮與命案有關。」

阿生道：「彭祖尼也說，飛龍帮獲得美國黑帮的助力。」

「根據我們分頭審問的結果，他們的口供幾乎都是一致的。」夏力說，「你想出的辦法很妙，我們用亞洲籍隊員將他們抓回來，當初他們十分震驚，都以爲我們是飛龍帮的人。」

阿生因爲這班年青人在警方手上表現得太頑固，所以才迫住改變手法。

當然，這種做法在美國是犯法的；假如出諸警方之手，一定會被國會調查。但國際特警辦案手法從來不依常規，往往爲求達到目的，便不惜犧牲一切聲譽上的可能損失，只希望收到實際效果。

這一次，他們派遣一隊亞洲籍黃種人，包括了中國人，韓國人和日本人在內。這些人全是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

他們在夏力的率領下，依計行事。

他們首先假扮黑社會殺手，以眞槍空彈，「突襲」剛由警局釋放出來的黑鷹帮和鬼影帮的人；然後又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將其中三人俘去。

當時連同彭祖尼在內，總共是六個人由警局裏面出來。

但是，夏力的手下只將三人帶走；故意留下了二名「傷者」。

那二名「傷者」是給特警隊二名神射手分別以眞槍實彈擊傷的。這二名神槍手十分準確，也有分寸，絕對無意取去了二名黑人物的性命，只是傷了他的手脚部份而已。

他們所以這樣做，無非爲了求增加「眞實感」。

另一方面，這也是他們計劃中的一部份；原來夏力除了派遣一隊黃種人的國際特警人員僞裝成唐人街黑社會份子之外，還有一小隊由美國人組織的「警隊」。

後者絕非紐約警方人員，而是夏力率領的國際特警，但此時都穿上了警員的制服。目的自然是要令傷者相信他們是警方人員。

他們將二名傷者迅速抬上「警車」，伴作送往醫院急救。

結果，這二名受傷的黑人物，還是被送到國際特警辦事處來。

特警辦事處之內的醫療室，與醫院並無多大的分別。

因此，那二名受了輕傷的黑人物，也深信他們已被警方送到醫院來急救。

他們並不知道傷得這麼「輕」；因爲送了入來之後，醫療人員以氧氣筒相救，暗示他們的傷勢「嚴重」。

其實，那些並非眞正的氧氣筒，只是一種具有催眠性質的氣體而已。

那二名黑人物就在半催眠狀態中，接受了「警方的問話」。

他們並不知道床前的「警方人員」只是國際特警人員喬裝的。

爲了保護自己，爲了換取「警方的保護」和「合理的醫療服務」，於是，二名黑人物都不約而同地，說出了下列一些實情：——

二名受了傷的黑人物，一個是屬於鬼影帮，另一個則屬於黑鷹帮。

二人都承認，這一次街頭惡鬥，無非爲了爭地盤。也同時承認，他們有個「强大的敵人」，那就是飛龍帮。

最意外的收獲就是：有人從中穿針引綫，將唐人街各個不同堂口的黑帮，重新組織起來，合理地分配唐人街所得的利益。但是，至今爲止，這一項努力仍未成功。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飛龍帮」認爲他們已經够强大了，遲早唐人街的一切利益將歸於他們所有。所以他們根本不同意「聯盟」。

阿生聽了夏力和助手的一番說話之後，也覺得這點收獲很重要。

他知道一切已到了决定性的階段，阿生，夏力和幾個主要助手們，立刻召集了一次臨時會議，以决定下一個步驟。

爲爭地盤　黑帮內鬨

彭祖尼有如驚弓之鳥，只稍睡片刻，立即又從噩夢中紮醒。

不知是否心理作祟，祖尼彷彿聽到門外有異聲；但當他留心聽下去時，一切又歸於平靜。

他不會忘記那三名華人殺手的追踪，若非阿生够機警，相信他已遭不測。——最低限度他的內心就有這種想法。

其實，那三名殺手也是國際特警人員所扮演的，其目的無非爲了加强對彭祖尼的一種無形壓力，迫使他被阿生牽着鼻子走。

現在彭祖尼再也睡不着了。

他看看那度房門，但那裏面似乎毫無動靜。他以爲阿生一定在裏面睡着了。

彭祖尼由大沙發椅上坐了起來，燃點了一支香烟，獃獃地想了好一會兒。

他忽然走到房門前，傾耳細聽，但裏面毫無動靜。

於是他又去撥了一個電話。

「志成嗎？」彭祖尼壓低聲音問道。

「是的。」對方也是一個男子的聲音，「你可是祖尼？」

「不錯。你小心聽着，我告訴你一個地址，然後你開車到附近來接我。」

「好吧！你說好了。」

彭祖尼說了這兒的地址。阿生帶他進來時，絕無掩飾，所以他知道這兒是什麼地方。

彭祖尼撥完了那個電話之後，一直留心着房內的一切動靜。

他焦急地看着腕表，只要中午十二時一到，他就會離開這裏。

他希望阿生不會這麼快就出來。

萬一阿生在中午十二時醒來，他必須找個藉口離開他；雖然阿生並未制止他離去。但是由於阿生與警方有連絡，所以彭祖尼一直有戒心。

他對阿生的身份一直感到可疑，所以還是早些離開他好。

× × ×

這是一個美國人的家庭。

但是這時候戶主都不在家。

那十八九歲的少女芝芝，只是這家庭的一員，她父母是美國人，都上班去了。

除了少女芝芝之外，還有三名中國青年人，他們都是「鬼影帮」的領袖。

這時即使警探們要搜索「鬼影帮」的成員　發夢也想不到他們會躲在這裏。然而身爲鬼影帮首領何路的一名心腹——雷志成，他就知道何路和二名助手在這兒。

雷志成不久之前接到彭祖尼的電話，因此他也致電芝芝家中，向鬼影帮的首領報告此事。

鬼影帮首領何路的確是爲了避開警探的追踪才暫時躲到這兒來。因爲芝芝是他的女朋友，同時他也知道芝芝的父母這時不在家中。

唐人街社會之中刹那之間似乎發生了許多意料不到的事，所以何路被迫暫時避一下風頭。他須要冷靜地思想一下，分析一下目前的形勢；因爲太多的事情令他莫明其妙。

雷志成終於也開車到達芝芝的家中來了。

他將唐人街今天的情形，以及彭祖尼用電話與他連絡的情形，親口對何路說了一次。

何路自從凌晨時份開始，就悄悄離開了唐人街；他不想被他的敵人找到，更加不想讓警探們找到。

何路早在雷志成未來之前，已經想好了一套計劃。所以當雷志成到達之後，他便帶同二名心腹助手，一齊離開了芝芝家中。

何路到底有什麼主意？連雷志成也不知道；雷志成只知道他跟彭祖尼約定的時間快要到了；當車子去到那兒的時候，相信時間一定過了。

何路也担心彭祖尼可能等得不耐煩，所以一邊催促雷志成把車子開快一些，一邊將一支手槍拔了出來，檢視了一番。

何路是鬼影帮的首領，一直以來，極得帮衆的尊敬。

鬼影帮裏面的人都知道他爲人機警，行踪飄忽，有時連心腹助手也不知道他身在何處，帮衆們都認爲他是名符其實的鬼影。

現在何路到底又要怎麼樣？殺人滅口嗎？然則，彭祖尼就危險了。

彭祖尼與雷志成是私底下十分要好的朋友，所以兩個人才會雙雙加入鬼影帮。

但是現在，雷志成內心儘管更焦急、更担心也沒有用，反正他就無法通知彭祖尼。

雷志成也知道一個身爲黑帮首領的人，對殺人根本不當作一回事。他不敢追問，只有靜觀其變。

在另一方面，雷志成也有另外一種想法，就是他已經知道了彭祖尼的處境；他估計當他們的車子開到那幢公寓式住宅之後，時間上可能超過了約定的「中午十二時」。

彭祖尼可能等得不耐煩，一走了之。

雷志成就是希望彭祖尼提前離開那地址，以免被何路殺害。

因此，雷志成在有意將車速減慢。

可是如此一來，反而被何路責備。

何路一怒之下，叫雷志成將車子開往路旁停了下來，然後由何路一名助手負責開車。

雷志成更加担心，但又無可奈何。

何路的心腹手下利友文將車子開得相當快；而且揀着一些較少車輛行走的馬路，所以在感覺上就顯得更加快了。

何路一直沒有說出自己的計劃，只向雷志成問及他與彭祖尼電話中交談的情形。這令到雷志成更加爲彭祖尼担心。

車子終於按址找到了那幢公寓式住宅大厦去。

何路只留下雷志成在車子裏等候，親自帶了二名心腹手下進入那大厦。

但只到了門口，就被一名管理人員攔住了去路。

「先生，你們找那一家人？」管理人員很有禮貌地問。

但是，何路沒有答話，只向一名心腹手下遞了一個眼色。

那名心腹手下魯廸會意，拔出手槍指嚇住那名管理員：「要命的，切勿作聲！否則你會死得不明不白！」

管理員於是乖乖的，不敢作聲。

何路帶了一名心腹手下利友文直闖上大厦的二樓。

沿途上，他們未受到任何阻攔。

何路根據較早時雷志成的提供，按址找到了那個住宅單位。

何路拔槍在手，閃到門外一旁，向利友文遞了一個眼色。

利友文伸手輕輕叩了兩下門。

門果然開了。

出現在門後的，是彭祖尼。

彭祖尼當然認得何路和利友文二人，他感到有些驚奇。

何路把一隻食指放到唇邊，示意彭祖尼切勿作聲；彭祖尼也担心吵醒房間裏面的阿生，自然也不會聲張。

彭祖尼探首出來跟何路招呼，然後想轉身把門掩上。

何路問：「裏面只有一個人麼？」

「是的。」彭祖尼還不明白何路的意

思。

何路一邊阻止他出來，一邊示意他返回屋內去。同時低聲問：「他有槍嗎？」

「似乎沒有。」彭祖尼說。

何路又低聲對彭祖尼道：「你去敲門，騙他出來。去吧！」

彭祖尼看見何路和利友文有槍在手，也想到了幾分。

他過去敲門。

門內沒有反應。阿生可能睡着了。

彭祖尼望望何路，何路示意他繼續敲門。彭祖尼惟有照做。

這一次，彭祖尼敲門敲得比較大聲。房內有了反應：「誰？」阿生顯然有濃濃的睡意。

彭祖尼立刻答：「是我！彭祖尼。」

「有什麼事？」阿生在門後問了出來。看情形，他正由床上落來，步向房門這邊來。那聲音彷彿夾雜着呵欠似的。

房門開了。

阿生果然穿着睡衣，出現在門後。

「什麼事？祖尼。」阿生抓抓後腦，打着呵欠，伸着懶腰。

豈料彭祖尼還未答話，已有二個人影出現在他眼前，那是何路和利友文。

在吆喝聲中，兩支手槍對住阿生。

阿生彷彿從噩夢中驚醒，愕然地瞪住各人：「什麼事？你們是誰？」

「少說廢話，快些跟我們離開這裏。」何路命令着。

「你要我到那兒去？」阿生舉高了雙手。

這時候，利友文已將散在沙發上的衣服一手撈了過來；何路則用手槍要脅住阿生離開那裏。

阿生只好穿住睡衣，跟他們一齊落樓去。

樓下，魯廸仍以手槍要脅住管理員，所以管理員眼光光看着阿生被人押上汽車，也表現得一派無可奈何的神氣。

× × ×

汽車在行進中。

阿生無可奈何地問：「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何路道：「你應該猜得到的。祖尼，不如由你告訴他吧！」

「好的，大哥。」彭祖尼說，「這位就是我們鬼影帮的首領何路。本來你是我救命恩人，我們不該如此無禮！但是這是迫不得已的事，希望你原諒。」

阿生道：「什麼迫不得已？我一點也弄不明白。」

何路道：「只要你合作，你很快就會明白。正如祖尼剛才所說，你是我們朋友，是他的救命恩人，我自不會難為你。你大可以放心吧！」

阿生苦笑一下：「這是綁架，但我有什麼值得你們使用這種手段？」

何路道：「你要明白，並不困難，很快我就會將情形告訴你。」

車子最後在芝芝的家門前停了下來。

芝芝以驚奇的目光盯住他們。

阿生被押了進去之後，芝芝立即將大門關上。

何路道：「你可以隨便坐，我女友是這兒的主人。但我警告你，你切不可企圖逃走！」

「好吧，現在請你坦白告訴我，究竟想將我怎麼樣？」阿生問。

「現在不是我告訴你，而是你要告訴我！到底你是什麼人？」

「中國人。」阿生道，「你難道還會以為我是美國人麼？」

「別裝蒜了，你的底子，沒有人比我更清楚。」何路充滿殺機地，冷然一笑。

「你既然知道了，還問來何用？」阿生也惟有硬住頭皮道。

「你叫阿生，對吧？」

「是的，男人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這也不是什麼秘密。」

「你有個師父叫呂偉艮，對嗎？」

「也對了。你的確知得很多。」

「但是，你師父師母均已離開了美國，為什麼你還不走？」

「我本來想走，但不知怎的，總有些事情把我留住了。」

「什麼事？」

「你知道我師父是呂偉艮，那麼，你可知道他是何方神聖？」

「一個跛足的中年人，江湖上的朋友稱他為鐵拐俠盜。」

「你知道就最好不過。然則，他的所作所為，相信閣下亦略有所聞吧？」

「聽說他很有民族情感，更有江湖義氣，喜歡鋤强扶弱。」

「對了，我們師徒二人這些日子來一直留在外國，目的無非為了揀機會，帮助一下我們中國僑胞，解決一些困難。」

「怪不得有人見到你在中國餐室的命案現場，與警方人員在一起。」

「老實說，假如不是因為死者是個中國少女，我才懶得去理。」

「在警局門外，及時把祖尼救走，也是因為他是中國人麼？」

阿生點點頭：「不錯，當時我剛想離去，可以說是事有湊巧，因利乘便。」

「你對我們自己中國人果然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何路又說：「既然如此，閣下何不加入我們？」

「加入你們？」阿生感到意外地怔了一怔。

「是的，老實告訴你，我十分仰慕你師徒二人，也非常須要像你這種人才。尤其是目前這個時候，你更顯得可貴。」

「你太過獎了。」

「我說的都是實話，並非誇張你。假如你加入我們鬼影帮，我可以讓你立即成為我的副手。同時我也可以向你保證，我們會盡力協助你，找出殺死廖小麗的兇手來。」

阿生心裏想：這也好，反正他也希望了解一下唐人街黑帮組織的內容。

雖然身為國際特警的阿生，萬一特警的身份被人識破，那將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

但是，阿生又覺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冒險是無可避免的事。

阿生於是答應下來。

何路與阿生握手，同時又叫阿生進房間去換回他自己的衣服。

阿生這時還穿上了睡衣，但他的衣服——外衣和鞋襪等，臨離開那住宅單位時，已被何路的人一併帶來了。

這兒畢竟也是人家的地方，何路亦知道不能久留，所以他叫阿生穿回外衣之後，就準備離開芝芝的家裏。

豈料就在這時候，何路的一名助手利友文忽然由窗口那邊走過來，不知對何路說了一些什麼，只見何路急忙衝向窗前。

街上出現了幾輛可疑的汽車。車子後面人影幢幢，顯有所圖。

何路一邊催阿生快些更換衣服，一邊叫各人戒備。

何路看見那些人正逐漸散開，目標可能正是這裏。他担心地說：「我們可能被包圍，有誰認得那幾輛車子麼？」

他的心腹助手魯廸道：「他們似乎是唐人。」

但另一名心腹利友文却說：「不！剛才我見到還有白種人和黑人呢。」

「會不會是警方人員？」何路喃喃地說。

阿生在房中更衣時，已聽到了各人的交談，也忖測得到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所以他加緊更衣，連扣子也未扣好，便跑了出來。

何路等人伏在窗後觀察，阿生也過來往外觀察了一會。

阿生當初還以為那是警方人員，但看佈局又不大像樣。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車上的人早已紛紛散開，分別埋伏在屋外各處。幾輛汽車則開到街頭街尾佈陣，阻塞住去路。形勢看來萬二分險惡。

何路埋怨心腹發覺得太遲，他們顯然已陷入包圍網之中。

阿生已因為屋外各人的走動，而看到了好一些人影；他們之中的確有黑人，也有白人，甚至有幾個像是中國人。

這些人分明有槍，而且正在佈陣，將這間屋子團團包圍住。

阿生試探地問何路：「你以為他們是誰？會不會是你的仇家？」

「我也不清楚。」何路說，「會不會是警方人員？」

「不似。」阿生分析說，「警方一定有警車，或者軍裝人員在內，而且，也會使用揚聲器。」

阿生心裏自然也明白，屋外這班人決不會是國際特警人員。因為國際特警方面，早已跟阿生有了默契，決不會輕舉妄動；假如他們要救阿生，早已在未離開偽裝的公寓住宅時，就該動手了。還怎麼會讓何路等人在那兒要脅管理員，自出自入？

換句話說：阿生是自願上當的。國際特警方面一直處於被動，不肯露面，毫無疑問，自然也是阿生的主意。

否則，以那幢偽裝公寓式住宅的設備，到處有秘密電眼監視，又怎麼會讓何路這小撮人為所欲為呢？

阿生曾經聽過「飛龍帮」與唐人街以外的美國黑帮聯手的事。假如屋外就是他們這帮人，何路他們就的確處於險境。

但除了「飛龍帮」之外，還有一些什麼人？

阿生自然也不明白；何路等人有危險，他亦無可避免。

他對何路說：「不要等了，除了致電報警之外，就只有求救！」

何路也給提醒了。

是的，既然逃不了，為什麼還不向外求救？這樣總好過獃在這裏等死。

局勢已經越來越明顯，他們正陷於重重包圍之中。

街頭街尾各有二至四輛汽車打横列陣，所有由外面想開入來的汽車，都被勸諭改道；而担任指揮的，都不是交通警員。

何路回頭一望，看見他的女友芝芝獃在電話一旁，神情木然。

何路以為電話可能被人截了綫，急急忙忙走了過去。

他從芝芝手中將聽筒奪了回來，豈料一聽之下，連他本人也呆住了。

阿生和其他人根本無法想像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何路聽到一個男子的聲音不斷地「喂」了幾聲。

「……聽到了沒有？」那男子在聽筒的另一端叫出來：「我叫你把何路叫出來，為什麼你不作聲？」

「我就是何路，你是誰？」何路立刻作出反應。

「你就是何路麼？好極了！」對方又說：「你可知道我是誰？」

「金大龍，我認得你那囂張的口音。」何路生氣地說：「你想怎樣？」

「死到臨頭，你似乎一無所知！」金大龍在電話中說，「你已經被我們包圍住了，目前你只有兩條路，一條是立刻出來投降，另一條是死於亂槍之下，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當然明白，其實我早已經明白了，你不過想做我們唐人街的大教父。」

「不錯，我也不怕坦白告訴你，我們已征服了黑鷹帮，至於白鷹帮、華昌、自己友……等等小組織，更是微不足道。現在就只差你。如果你仍不相信我有力量消滅你，你不妨到窗前往外張望一下。你會明白的。」

「你這狗養的！」何路氣得呱呱叫：「竟然向黑鬼和白人借兵！」

「原來你已目睹一切，那更好了，證明我並未欺騙你！」

何路說道：「你殺了我，你也逃不了的。」

「我不會殺你。」金大龍道，「我不在現場，此事與我無關。對嗎？但我們畢竟還是朋友，所以我才好言相勸！」

何路氣得面色紅了一陣，又白了一陣，正想發作，阿生這時却過來向他打手勢，示意他掩上了講筒部份。

何路內心的怒火雖然難消，頭腦還保持一定程度的清醒，自然知道處境十分之危險。

他照阿生的意思，按住了講筒部份，不讓他們之間談話的聲音傳了過去。

阿生這時才低聲對何路獻計。

當何路的手掌離開了那講筒時，何路便故作猶疑地說：「你不過想我讓出唐人街的地盤而已，可否讓我考慮一下？」

「沒有時間了。」金大龍說，「你立刻帶同你的人，慢慢地高舉雙手出來。假如你心頭不大，我想安置你。」

阿生顯然聽到了對方說了一些什麼，

又向何路示意。

何路終於又低聲下氣地說：「好吧！事到如今，我也無話可說。現在我就帶他們出來！通知你的手下吧！」

「識時務者爲俊傑，我們到底同是黃帝子孫，我不會難爲你的，放心吧！」金大龍得意洋洋地說。

電話掛斷了！

何路獃在那裏，瞪住阿生等人。

阿生道：「把你的衣服脫下來！」

何路不明白阿生的意思：「你想怎樣對付他們？」

阿生解釋道：「這件事已擺得十分明顯，他們一定曾經派人跟踪你，所以才會知道你躲在這裏。讓我假扮你出去，希望引開他們的視綫，然後你們擇路而逃！這可能還有一綫生機！」

何路道：「他們有備而來，只怕不易逃得脫。我想再撥個電話，召來救兵！」

何路已急不及待地，將聽筒拿起來。

「怎麼，你想致電報警麼？」聽筒中竟然又傳出了金大龍的聲音。

原來他一直未掛綫。

由外面撥入來的電話，對方如果未掛綫，除非用另一具電話通知機樓，否則難以使用。金大龍這做法分明是故意的。

金大龍這時又說：「能繼續與我保持連絡，是你的福氣；萬一我叫人把芝芝家中的電話綫截斷，你便死實了。」

「我並非報警。」何路給阿生教精了，他不再魯莽，心平氣和地說：「我明知你習慣使用了這種方法令到電話無法與其他人連絡，我又怎會致電報警？」

「你意思是：你還有話要跟我說？」

「是的。我想獨個兒出來，先跟你談談。」

「我們之間，已沒有什麼好談了，你不出來，我們有辦法入來！」

阿生又在一旁打手勢。

何路會意地說：「不如讓我助手跟你談。」

電話迅速轉到了阿生的手上。

阿生只「喂」了一聲，金大龍就在電話中問：「你是利友文？」

「是的。」阿生順水推舟的，答了之後又說：「金先生，我們同是江湖中人，應該有些江湖義氣，目前你佔了上風。我們是無話可說。但你別忘記時間對閣下十分不利。」

「所以我才不准你們再拖時間。」

「目前我們手無寸鐵，在街上談判不方便，你帶人入來好了！」

其實阿生使用的，是一種心理攻勢；他明知飛龍幫的人如果想入來，早已經闖進來了。

金大龍果然又說：「別當我傻瓜，你們最少有三支槍，怎會手無寸鐵？」

阿生道：「但三支手槍，無論如何也抵擋不住手提機槍的威力。這樣好嗎，現在我就代表大哥出來，先跟你談妥了，我們再在唐人街碰頭。」

「不！你們一定要一齊出來。在我金某面前，別再要花招了！」

「你要我們一齊出來，不外乎只有一個目的，企圖用亂槍把我們掃死而已！」

「傻瓜，如果我們要把你們置諸死地，根本無須將你們包圍。」

「好吧！」阿生佯作屈服下來，「我們現在就由前門出來！」

「一個跟住一個的，出到大門之後，逐個將手槍棄於門前的草坪之上，然後沿住行人道，慢慢的行過來！明白嗎？」

「金先生，我會把你的吩咐，告知我大哥。他會照做的。」

「不錯，你們只有照我說話去做，因爲你們已無選擇之餘地！」

「是的，我們現在就出來，希望你的人能手下留情！」

「放心好了，除非迫不得已，否則，我們也不想驚動警察。」金大龍又說：「你們必須在三分鐘之內出來，否則，我們不會負責後果。」

電話又再次掛上。

阿生對何路說：「你們做事太大意，難怪處處吃虧！」

假如在平時，何路不會接納阿生這外人的批評；但現在情形却不同了。

他對阿生問計道：「現在該怎辦？」

「事到如今，惟有見一步行一步。」阿生說：「看情形，他們沒有可能等到警察來才動手。」

何路也明白這兒四周的環境。

這兒隣近沒有太多的住宅，大部份的隣居們，都上班去了。

毫無疑問，時間上的拖延，對何路他們十分有利，問題是人家不會讓他們再拖下去！

因此，阿生的說話變得十分有道理，目前只有見一步行一步。

何路對他女友芝芝道：「親愛的，你自己保重了。」

芝芝焦急萬分，却又不知如何是好，她吻了何路一下。

何路等人正想離去，芝芝忽然又叫住各人：「請等一等。」

何路以爲芝芝捨不得他，回頭望了她一眼，豈料一直顯得張惶失措的芝芝，這時候却在她的目光之中，閃爍着陣陣的靈光。

「何路，他們不會放過你的！」芝芝說：「不如我帶你們闖闖運氣。」

「由後門走？」何路彷彿已明白了芝芝的用心。

但芝芝道：「不！由地道走。」

「地道？」何路和阿生等人均感到意外，彷彿發現了一條生路：「那是什麼地道？」

芝芝解釋說：他家中有個地牢，本來是要來堆放舊物的。

芝芝是個早熟的少女，也是個典型的美國飛女，十五六歲已開始出來交男友，經常被父母責備，有時還會將她囚禁在地牢下面，禁她外出。

芝芝有一次在地牢中被她父母足足囚禁了一整天。

當時她苦悶到極，雖然地牢之內，有通風系統，但却暗無天日。

結果，她從地牢裏堆放的舊物之中，找出了父親用來做園藝工作的剷子和鋤頭等物，將一幅牆壁亂挖一通！

由於地牢的鐵門已被她父親在外面鎖上了，所以她明知由前門無法出去，只有

退而思其次！

她知道靠街道這邊，外面的行人道是挖空的，那是用來放置煤氣喉，水喉，電綫，電話綫等等之用。

只要挖通那幢牆，也就可以進入街外的地道去了。

結果，牆被挖穿，她果然成功地逃了出來。

但此事一直不讓父母知道，她出外玩够了之後，又回到地牢去。

因此，芝芝的父母一直不知其中秘密，而芝芝也樂得保密，以防萬一再被囚禁時，亦有一條生路。

後來，芝芝的父母對她管教得沒有以前那麼嚴厲了，這也許是由於芝芝的年紀已逐漸長大有關。所以，地牢中的秘密，芝芝也因爲日子太久，差些兒忘記了。

若非眼見愛郎危在旦夕，她也不會有此「靈機一觸」的情形出現。

何路正感到前路茫茫之際，難得有這條生路，於是他們先將大門關好，各人迅速走入地牢裏面。

芝芝指揮各人先將一些雜物搬過一旁，找出她口中的牆洞。

這時候，地牢上面已隱約傳來了陣陣急促的叩門聲。

各人心中都明白，飛龍幫的殺手已等得不耐煩了！

芝芝率領各人由牆洞中攢了出去，沿住積水的地底通道，急急而行。

芝芝既然有過行地道的經驗，所以老早已帶了一支電筒引路。

地道中本來就暗無天日，加上積水路滑，各人必須小心翼翼。

芝芝突然止了步。

跟隨而來的人都不期而然的，吃了一驚。

芝芝首先弄熄了手電筒，這時各人都可以看得見，前面有光綫。

芝芝回頭低語何路道：「前面可能有人下來修理煤氣管或者電綫，大家小心一些！」

何路和阿生他們都知道，這時候假如回頭走，危險更大，因爲「飛龍帮」的人這時候萬一已破門而入，說不定已找到地牢中來了。

因此，他們只有往前走！

這種地下通道，每隔若干遠，即有一個出口，以便各類公共建設的技工們，可以進入地下修理通道上的各種設備。

前面有光綫現出，就是那兒的一個出口處的鐵蓋被人揭開了。

爲什麼會有人將蓋掩揭開，可能是修理地下設備的工人要進來工作吧！

然而阿生却不這樣想，因爲在視綫所及的範圍之內，根本見不到有人，反而那圓形出口之上，似覺人影幢幢。

與此同時，背後彷彿有雜亂的步聲傳來。

「走吧！」阿生說：「他們可能已發現了我們的逃亡路綫。」

事實上，何路等人亦無抉擇餘地，只有往前走，希望還來得及逃離此地。

於是他們急急再沿住地道，朝那圓形出口處進發。

圓形出口處有鐵製的垂直吊梯，何路的心腹利友文首先由該處爬了出去！

其他人這時已清楚聽到，後面的步聲不但越來越明顯，而且越來越急促。

毫無疑問，那些人已發現了何路他們的逃亡路綫了。

阿生走在最後，他沒有跟其他人爭先恐後，因爲對於眼前此等場面，對阿生來說，根本就是見慣了。

何況，阿生心目中另有他一套計劃，這也就是他故意落後的目的。

利友文沿住鐵製的垂直扶梯上去，後面的人亦魚貫上去。

利友文的脚步一度頓住，很快又在吆喝聲中繼續往上爬。

站在洞口外面的人吆喝着說：「別裝蒜了，我們早已料到有此一着。」

另一個的聲音則警告道：「慢慢的上來，誰先動手，就先殺誰。」

毫無疑問，對方的確比他們高强，最少人家已料到他們可能由地道中逃出來，於是一邊派人入屋追殺，另一方面則派人在這兒「恭候」。

後面那空洞洞的回聲越來越響亮，各人絕無抉擇餘地，假如未出洞口的人要繼續往前走，後面的「追兵」可能向他們亂槍掃射。

因此，各人在槍咀的指嚇下，只有乖乖的，一個跟住一個，慢慢地出去。

因爲那鐵製的垂直扶梯不大，不可能讓所有的人一下子擠了上去，所以只有一個跟一個，而阿生則是最後一個。

既然「後有追兵」，那麼，走在最後一個，也不見得有什麼好處。

最後，阿生也必須在那圓形的洞口冒出頭來。

一批荷槍實彈的槍手們，分別在汽車裏裏外外，監視着各人。

槍手們可能担心警方快要開到現場，所以急急命令何路等人登上停在道旁等候着的汽車。

阿生仍然走在最後。

何路等人已被押上了一輛房車去了。

那房車不大，所以很快已擠滿了人，輪到阿生時，已擠不進去，因爲房車之內，除了一名司機之外，還有二名荷槍實彈的槍手，一左一右的，分別坐在後排座位之上，小心監視着各人，雖然何路等人的手槍均已先後被槍手們繳去了，但飛龍帮的人都知道何路等人絕非善類。他們不得不小心加以監視。

阿生既然無處擠身，只有被押上另外一輛汽車裏去。

阿生事前並未料到有此一着，所以當他在擠滿了人的汽車門前駐足時，槍手們命令他回頭登上另外一輛汽車之際，阿生也感到有些愕然。

不過，阿生畢竟是個懂得隨機應變的人，大陣大仗的場面，他也見過不少！

因此，阿生只是稍爲驚愕，隨卽又說道：「我大哥身體不好，可否讓我問候幾句？」

阿生所指的「大哥」，自然是已經登上了第一輛汽車的何路。

他也不等背後的槍手回話，已彎腰對何路遞着眼色道：「你頭痛病發作，自己小心保重啊！大哥。」

一時之間，何路竟然不知如何與阿生對答，因爲事實上何路並沒有什麼「頭痛病」。

不過，何路早已從唐人街父老輩口中聽過了「鐵枴俠盜呂偉艮」的威名，也曉得呂偉艮有個鬼靈精的徒弟阿生。

阿生剛才一番話，可能包涵着另外一種意思在內，只是他根本想不明白。

阿生被槍手推上了另外一輛汽車去了，何路仍在想着阿生「話中的眞意」。

「頭痛病」？何路不由自主地，伸手摸着自己的腦袋。

如此一來，連他的女友芝芝也以爲他眞的在「頭痛」呢。

其實，何路只是担心自己可能有什麼地方見不到的，阿生剛才一番說話亦肯定有另一種用意存在，只是自己滲不透他的眞正用心而已。

那一邊，阿生被押進了另外一輛汽車之內。

阿生故作無可奈何地，輕輕嘆了一口氣，然後又向一名槍手示意道：「可否讓我抽支烟，提提神？朋友。」

那是一名黑人槍手，他用以監視住阿生的手槍配有滅聲器。

車子還未開行，因爲阿生所在的第二輛房車還未坐滿人。

那黑人很有人情味，但也很機警，他用手搜了阿生的衣袋各處一遍。

然後，遞了支香烟給他。

黑人坐在阿生身邊，一隻手握住了手槍，另一隻手摸出了烟包。

他正想用他的左手再摸出打火機時，阿生制止了他：「不必麻煩你了，我有這個——」

阿生隨即由口袋中，摸出了一盒火柴來。

假如剛才不是那黑人搜索過阿生的口袋，知道他並未携帶任何武器，他決不會讓阿生探手進口袋中去。

現在阿生摸出來的，也確實只是一盒火柴——極之普通的火柴。

阿生爲自己燃着了一支香烟之後，若無其事地，將殘枝扔出車窗外面去！那動作既自然，又瀟洒，根本無可疑之處。

但這對阿生來說，却是最具關鍵性的一着。

也許應該這樣說：這一着對仍留在車外的人更爲重要。

只是那支燃點着的火柴枝投入那個圓形的洞口之後，不到一秒鐘光景，便發出了「隆」然一聲巨响！隨即火光熊熊。

洞口附近仍有人站立，他們來不及逃避，紛紛被燒着。

爆炸聲接二連三傳出，彷彿剎那之間，引爆了一連串的炸彈。

阿生是唯一知道這件事後果的人，所以他及時俯伏下來。

儘管他能及時伏下，連串的爆炸却來自地道之下，因此那些車子却被拋得七顛八倒。

阿生雖然知道「這一支火柴的後果」，但却不知道它會嚴重到這個程度，因此阿生當時也頗爲吃驚。

爆炸是由地下通道上那些洩漏出來的煤氣所造成的。

阿生在地道下面走動的時候，已經思索着如何脫身之計。

他力求脫身，並非爲了別的，只爲了讓鬼影帮的首領何路等人，看得心服口服，這對今後他的計劃甚爲重要。

因此，阿生當時不但不爭先恐後，還故意讓自己走在最後。

阿生就在他沿住地道前進時，向那些煤氣喉做了手脚。

地道中架起的煤氣喉很長，其中難免有些因日久失修而顯得脆弱的地方。

阿生是個學過武功的年青人，他臂力相當，內功亦到家，只須加些氣力拉一把，那些煤氣喉就會被拉斷。

煤氣喉被拉斷了之後，自然洩出大量的煤氣。阿生也計過算過，這時候地道之內必然充滿了易燃的煤氣。

所以，那關鍵性的「一支火柴」，立刻就引起了一場連環爆炸。

由於震力太大，附近的人和車都受到影响！

有些人被拋上了半天，有些人帶着滿身火球隨地滾。

有些汽車被拋離現場，有些則着火焚燒。

現場一片混亂。

阿生既然是唯一知道此事前因後果的人，自然不會坐失良機。

他立即發難，先趁勢奪去了那黑人槍手那支滅聲手槍。

當時阿生他們那一輛汽車正被震得七顛八倒之際，黑人槍手根本防不勝防，阿生當然輕易得手。

阿生奪得手槍之後，車子亦已平靜下來，幸好沒有翻轉。

阿生迅速推開車門，將黑人槍手推落車下去。

槍手固然意料不到，坐在車頭的司機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當那司機知道後面有事發生時，爲時已晚，阿生已迅速用手槍指住他的頸後：「快些開車吧！如果你不想死的話！」

司機無可奈何，只有開車。

車外的槍手們死傷遍地，根本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自然也沒有人追來。

阿生忽然又命令那司機停車，這時車子已開離了現場頗遠。

司機被阿生伸頭過去搜身，然後又命令他離開汽車。

阿生由後面座位爬向前面，目的是要由他自己來開車。

幸好這車子雖然被震盪過，還不致損壞。

妙計脫險　奇謀突襲

何路終於恍然大悟！

原來阿生故意說他「頭痛病」，目的是暗示他小心自己的頭部。

就在何路伸手撫摸着他的腦袋之際，外面突如其來地發生爆炸。

强大的震力令到汽車離地拋起，也將車窗玻璃震得粉碎，若非何路以手摸頭，他的頭部可能亦因此而受傷。

事實上，阿生那一句莫名其妙的說話，不但引起了何路的思潮，也引起了其他

手下和他女友芝芝的疑心。

因此，他們都在想，這位「鐵枴俠盜唯一的門生」，到底有什麼妙計足以令他們反敗爲勝。

就像猜謎一樣，正當各人猜測之際，外面已見一片混亂。

何路既然悟出了阿生「語出有因」，自然也不會坐失良機，立即叫出了一聲暗語，利友文和魯廸首先動手，迅速將身畔的槍手制服。

彭祖尼和雷志成他們，也一呼百應地，在前面的座位上，將司機推落車下去，急忙開車。

形勢剎那間改觀。

車外的飛龍帮和他們請回來的槍手們，在驚天動地的情況下，根本無從制止鬼影帮的人駕車逃去。

阿生故意將車子停在一旁等待，等到何路等人的車子開到時，阿生即揚聲叫道：「你們先行一步，我隨後趕來。」

何路等人的汽車稍停片刻，聽了阿生的話之後，又再開走。

他們這時候不再担心逃走，只担心後面有飛龍帮的殺手追來。

阿生也果眞見到有一輛汽車匆匆追來，他立即開了一槍。

阿生的槍法有名的準繩，子彈擊中了前面的輪胎。

何路等人的車子去得不太遠，也可以見到阿生殿後退敵的情形，車中各人大爲讚賞。

飛龍帮有數名站得較遠離洞口的殺手，此時仍未受傷，所以見狀立即開車追來，但被阿生那一槍擊中了車子前面的輪胎之後，迅速失去了控制，「轟隆」一聲，撞向道旁一條燈柱，車內各人登時昏了一陣。

阿生隨即開車追上何路等人的汽車。

何路一邊吩咐前面的人開車，一邊伸手車窗之外，豎起了一隻大姆指。

那是給阿生看的，阿生當然也見到。

其實阿生這一場神彩萬分的表演，又何嘗不是做給何路他們看的。

苦只苦了飛龍帮和他們請回來的美國黑社會殺手們，事前他們絕未想到失敗得一塌塗地。

當然，他們更想不到遇上一個阿生。

× × ×

「果然是名不虛傳！」剛踏入唐人街鬼影帮的總部，何路就對阿生讚不絕口，「以前我聽人家說你們師徒二人如何了得，以爲只屬誇張之言，但經過今天目睹一切之後，我再也不敢懷疑了。」

阿生捧住一杯由利友文遞過來的酒，苦笑一下，道：「其實這是大家的功勞，加上各人的運氣而已，我並無什麼了不起之處。」

何路洋洋自得地說：「經過了這一次之後，相信飛龍帮的人，再也不敢做吳三桂了。」

何路的心腹手下魯廸道：「難道就這樣算數麼？大哥。」

何路道：「當然不可能，快替我搭一個電話給金大龍，我要他們都給我滾出唐人街。」

利友文於是過去撥了一個電話，但是對方却沒有人接聽。

何路立即下達命令：「派人去接收飛龍帮的一切，他們再也無還架之力了。」

「慢着！」阿生忽然又走過來說，「我們手上的皇牌還不够，這件事交給我辦如何？」

經過這一次精彩萬分的「反敗爲勝」之後，何路對阿生已是言聽計從。

何路道：「我們在唐人街有六七十人可以調動，魯廸可以帮你召集。」

「我只須十個人就够了，」阿生又說：「今天以後，相信你的帮衆可以倍數增加。」

何路欣然道：「一切靠你了。」

阿生回頭問魯廸：「我們有多少武器可以動用的？」

魯廸道：「只有手槍和利刀。」

「這已經足够了，召集他們到車子裏等我吧。」阿生拔出那支繳自黑人槍手的滅聲槍，仔細檢驗了一番，又向利友文討了一柄鋒利無比的尖刀。

最後，他才與何路等人告辭。

何路親自祝福他，送他到門口，然後才折返房中，審問數名俘虜——他們全是飛龍帮的年青人。

飛龍帮的人已承認借助外人的力量，目的是要做唐人街的霸主，想不到他們偏偏遇上了阿生，也是合該倒霉。

× × ×

阿生落到街上，那兒已有二輛大房車在等待着他。

二輛房車之內，分別坐了十個人——每車五個，包括魯廸在內。

阿生發覺他們都很年青。每個人都以仰慕的目光瞪住阿生。

阿生知道在他未下來之前，魯廸一定對各人誇張過自己，所以這輩年青人會用這種目光看他。

阿生向各人先作了交代：「我們此行並非爲了殺人，目的是乘勝追擊，先發制人。」

這班年青人之中，有不少是剛剛才被魯廸召來的，在此之前，他們並未見過阿生，但從魯廸的口中，他們已知道阿生來頭不少。阿生又告誡各人：非到迫不得已，切勿開槍殺人。

吩咐好之後，阿生才下令開車。

飛龍帮的總部，就在一條相當僻靜的街道之上。

阿生經魯廸指點之後，知道一幢樓宇的二樓，就是飛龍帮的總部所在。

阿生爲安全計，叫魯廸再撥了一次電話上去。

電話是由街口一個電話亭撥出的。

魯廸故意問：「金大哥在嗎？」

「金大哥」自然就是指金大龍了。飛龍帮裏面的人，都習慣了稱他大哥。

接電話的是個男子，他答道：「他剛有過電話回來，不久就會回到這兒來，你是誰找他？」

魯廸道：「十分重要的事，那麼，我半小時後再撥來吧。」

「不，如果你眞的有重要事情，也不必等半小時後，大約十多分鐘，他們就會回到這兒來了。」接聽電話的人顯然以爲他是飛龍帮裏面的「自己人」。

魯廸掛了綫，然後走出電話亭，將情形對阿生說了。

阿生於是分配人手，有些留在汽車裏，有些人走上對面天台，有些則埋伏在街上。

阿生只帶了一個魯廸，親自登上二樓「飛龍帮」的總部去。

× × ×

阿生按過門鈴，門外很靜。

門內有人問：「誰？」

「我約好了金大哥，他叫我來這裏等他，大約十分鐘後他就回到這兒的。」阿生在門外揚聲道。

門果然開了。

阿生第一個撲了入來。

開門的人很年青，假如他不是見了魯廸是鬼影帮的人，他還不會引起疑問。

阿生看見他想回頭走，一手抓住他，利刀架頸、沉聲問道：「屋子裏還有些什麼人？」

「沒有第二個，只有我一個。」那年青人吶吶地說。

他不會說謊的，即使說謊也沒有用，因爲魯廸已迅速持槍衝到屋後去。果然沒有人。

阿生担心金大龍等人就快要回來，不敢多說，先將那年青黨徒綁手、塞口。推入房內。

魯廸倚窗下望。阿生則在屋內屋外指手劃脚、指揮鬼影帮的人佈陣。

一切準備妥當，嚴陣以待。

× × ×

約莫十分鐘過後，街上出現了幾輛彷彿由「戰場」開回來的汽車。

此等汽車車身有傷痕，凹凹凸凸，蓋滿了塵土，車內有傷者。

各車停下之後，受輕傷與未受傷的人，紛紛將傷者抬上去。

二樓就是「飛龍帮」的總部，但各人也顯得非常之吃力。

第一批進入屋子裏的人還不知道陷入重圍之中，因爲他們這時都疲倦已極，個個軟倒在沙發之上。但第二批入屋的人之中，却有着身爲首領的金大龍在內。

金大龍十分機警，人未進入屋內，已感覺得到情勢有些不妙。

他一邊向手下提出警告，一邊伸手拔槍戒備。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突然寒光一閃，一柄利刀自梯間飛插而來。

刀鋒如矢，剛好將金大龍的衣袖釘牢在那廢木門之上，令到金大龍準備用以拔槍的右手無法動彈。

金大龍的手下紛紛採取行動，可惜也遲了半步。

阿生的滅聲手槍先發制人，二名金大龍的左右先鋒先後倒下去。

鬼影帮的人紛紛飛撲而出，飛龍帮的人立即陷於重圍。

由於事出突然，令到金大龍等人全無反抗的機會，全數束手就擒。

阿生指揮若定，叫人撕下窗紗紐作繩索，將部份受了輕傷的綑綁起來。

又令鬼影帮衆將金大龍和未受傷的人押上車去，先行帶走。

阿生只留下魯廸一人協助他，來處理現場。

阿生撥了一個電話到警局去，叫他們通知十字車到這兒來將傷者送院救治。

魯廸雖然不大贊成阿生這做法，但也無可奈何。因爲他的首領何路不但欣賞阿生，事實上阿生的表現也令人讚賞。

阿生臨走時將一些指紋抹去，又對那些被綁的傷者說：「你們切勿對警方講出今天的實情，否則出院後再也沒有人收留你們，同時鬼影帮的人也不會收留你。甚至還會對付你。但是，如果你們識做的話，一切將成過去！」

魯廸也知道阿生是基於人道立場，才會通知警方。

至於剛才一番說話，分明又是維護鬼影帮的。因此，魯廸對阿生絕無半點懷疑，反爲覺得他做得十分瀟洒。

× × ×

飛龍帮慘敗的消息，迅速傳遍了唐人街的華人社會。

相反，鬼影帮的聲名大震。

由此影响，唐人街一些較小規模的黑社會組織，大爲吃驚。

然而却沒有人想像得到鬼影帮何故突然之間聲威大振。

只有鬼影帮裏面的人才了解，他們手中又多了一張皇牌。

這張皇牌就是阿生。

× × ×

阿生這時正在鬼影帮的總部之內，與何路等人開會。

在美國，沒有「非法集會」這項罪名，假如那是香港，他們當然不敢如此明目張胆了。

如果說「這就是資本主義的一大缺點」，相信一定有許多人同意。

儘管美國如此「民主」，仍然有人嫌「不够民主」，警方往往也爲了維護此等「民主」，而變得束手束脚。

明白了上述的情形，對美國社會爲什麼有這麼多非法會社，也就不會感到驚奇了。

阿生在美國逗留的日子已經不少了，所以他知道警方若要循正途去對付這班人，簡直就是「望天打卦」！

爲什麼說是「望天打卦」？

因爲在美國， 有足够的人證，物證，才可以送一名疑犯上法庭。

既然參加黑社會不算犯法，打架傷人，甚至殺人也要十足的證據，那麼，疑犯只要稍爲聰明一些，即可輕易脫罪。

國際特警之所以秘密成立，目的無非是爲了維護正義與和平。他們不分國籍，不分種族與地區，更不受地區性的法例限制。

他們做事只基於一個原則，値得做的就盡一切方法去做。

也許就是由於他們不受地方政府的管束，所以許多人不一定喜歡他們，甚至有些政府更視他們如眼中釘。

阿生在會議中正式宣佈加入鬼影帮，立刻引起一片掌聲與歡呼。

阿生跟何路等人握手互賀，他們對這一次的成功均感驕傲。

但阿生聲言不會以此爲滿足。

他對鬼影帮的人說：「飛龍帮借助外力，一定遭到唐人街一班行內人的非議，我們現在要進行的是另一項計劃。」

何路忙問是什麼計劃。

阿生說出一項更龐大的行動，他要對美國黑帮進行一項致命的打擊。

何路和鬼影帮一班高級幹部，都感到有些愕然。

阿生也知道他們的內心想法。

鬼影帮的人並非「懼外」，亦非「崇洋」，只是事實上美國黑帮的勢力十分龐大，有些組織更是國際性的，例如「黑手黨」就是了。

「黑手黨」的勢力絕不限於美國，意大利各地也有此組織的分支存在。

但近年來的發展，黑手黨已非局限於意大利人，許多黑種人和美國本土人（非意裔的）也有參加該組織。

至於以黑人爲主的「黑豹黨」，却是以政治性爲主。

但是，除了上述的「黑手黨」和「黑豹黨」之外，還有不少令人震驚的黑社會組織，他們不但手段殘酷，更擁有槍械：

阿生所以要將「飛龍帮」首領金大龍生擒活捉，目的也就是爲了查明這班美國人屬於那一個黑社會組織。

「飛龍帮」首領金大龍曾被阿生等人帶到一處秘密地點審訊。

起初金大龍很固執，什麼都不肯說，鬼影帮的人十分生氣，有人提議用下列方法懲誡他：——

第一，將他倒吊，然後鞭打，再不說，就用更重的酷刑。

第二，通知他父親。他父親很富有，可以勒索一筆可觀的金錢。

否則，就送他到警方那裏去。

但是阿生却反對上述做法。

阿生解釋，任何暴力的對待，皆屬違法，向他父親勒索，更加可以招致警方插手。

當然，現在事情發展到此爲止，已足以招致警方的干預。

街道上的强烈爆炸，曾招致死傷。但是，只要他們有足够的「不在塲證據」，仍然可以「置身於事外」。何况死傷者盡是黑社會份子，相信警方亦只以「械鬥事件」去處理。

結果一番爭辯之後，阿生說服了各人。由他獨自去審問金大龍等人。

金大龍想起那塲大爆炸，雖然到今仍有餘悸，但是他本身不但是個富家子弟，還是個黑帮首領，自然不會輕易低頭。

但阿生却充份掌握了他的心理。

阿生告訴金大龍，飛龍帮從此之後已經消失，假如他不同意此點，阿生就不會再維護他，只有讓鬼影帮的人以殘暴手段對付他。

相反，假如金大龍乖乖的合作，阿生可以保證金大龍無恙歸去。

金大龍本來就是一名富家子，只是讀書不成，才交上了一班壞朋友。在一班壞朋友的慫慂下，自封爲王，組成了「飛龍帮」。

「好奇」加上了「逞强」，令到金大龍對黑人物的生活方式一度十分着迷。但看見了這一次血淋淋的場面，他開始有些胃反。

他覺得自己的確是「自作孽」，有富家公子不去做，爲什麼要做個亡命之徒？

加上阿生單對單的勸諭，金大龍也眞的有些後悔過去的一切。

阿生鑑貌辨色，知道金大龍有些意動，立即又鼓其如簧之舌，勸他說出實情，因爲「飛龍帮」既已瓦解，他能安然無恙，已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金大龍終於被阿生說服，但求保證他安然返回家中，他願意供出一切。

阿生就以他個人的安全作保證，交換他供出與美國黑社會合作的詳情。

原來「飛龍帮」果然是心存大慾，企圖雄霸唐人街。

他們計劃逐步消滅唐人街各大小黑帮，然後將唐人街的地盆「據爲己有」。

美國黑帮協助他們，據說也有條件，條件之一就是他日飛龍帮在唐人街的收益，必須「四六分賬」。那就是「飛龍帮」佔六成，美國黑帮則佔收益的四成。

然則那黑帮又是個什麼組織？

根據金大龍的作供說，那是美國一個新興的黑社會組織，名稱頗爲古怪，叫做「電話黨」。

「電話黨」的起源，是由於一班西班牙移民子弟像中國青年一樣，終日遊手好閒，爲了找點金錢花用，便經常以電話去恐嚇，勒索一些怕事的人，以及商戶。

由於數目不大，許多人基於怕事的心理，多數會滿足他們。

豈料就因爲這樣，令到這班人得寸進尺。最後越做越大胆，由電話勒索而變爲暴力搶刼，再進一步招兵買馬，組成了「電話黨」。

「電話黨」雖然由西班牙移民子弟發起，但今日的成員則包羅萬有。

他們的成員除了西班牙裔的美國人之外，還有黑人。勢力也相當龐大。

由於「電話黨」無論如何比不上「黑手黨」等黑社會組織，所以他們也自量力，不敢觸怒黑手黨，也小心「越界」。

儘管如此，黑社會組織的本質就是欺善怕惡，與我國早期的「洪門組織」實在不可比擬。所以，爲了擴張勢力範圍，他們既不敢侵犯「黑手黨」，也就惟有退而思其次了。

恰巧唐人街「飛龍帮」也有意思獨霸紐約唐人街，於是兩者一說即合。

以上只是「飛龍帮」與「電話黨」聯手進攻「鬼影帮」的一些前因後果而已。

又據金大龍對阿生說，他們打算先征服「鬼影帮」，再對付唐人街其他較小的組織。

他們原本計劃先擒「鬼影帮」首領何路，想不到偏偏遇上了阿生。

阿生這次運用自己的機智反敗爲勝，也有着與金大龍相同的想法，那就是利用「鬼影帮」的現在聲勢，進一步征服唐人街的其他帮會組織。

當然，阿生並非爲了「鬼影帮」的利益才會這樣做。

阿生內心有他的另外一套想法。只是他沒有將自己的內心想法說了出來而已。

在未對付唐人街黑帮之前，阿生爲了增加聲勢，決定對付「電話黨」。

基於「民族意識」作祟，阿生深信只

要征服「電話黨」，將來要「回師」征服唐人街內的華人黑幣，也必然事半功倍。

因此，當阿生訪問過金大龍之後，便轉向另外一間房。

這間房之內，囚禁了「電話黨」的幾名黨徒，有黑人，亦有白人。

這幾名「電話黨」黨徒，有些受了輕傷，但早已由「鬼影帮」的人爲他們包紮、敷藥。

「鬼影帮」的打手在阿生的指示下，將四名「電話黨」黨徒分別隔離起來。現在阿生只是面對其中一名。

這名黨徒叫占格蘭，很年青，大約只有十八九歲左右的年紀。

占格蘭很害怕。阿生也是因此才會選中他先行問話。

占格蘭不但承認「電話黨」對唐人街的野心，也供出了「電話黨」活動的範圍，以及他們「秘密總部」之所在。

阿生特別提醒占格蘭，他的同黨們也在其他房間，分別接受「鬼影帮」的問話，假如他們的口供不同，就證明其中一個說謊。

阿生說：目前他們已是勢成騎虎了，假如他不講眞話，沒有人可以保證他的安全。

看來占格蘭的確是個意志薄弱的人，所以對阿生半句也不敢含糊。

阿生表面上寫下了占格蘭說出的地址，但實際上他們的談話，已在秘密錄音。

另外一些房間之內，其他「電話黨」黨徒，確實也在接受「鬼影帮」的人問話。也同樣地秘密進行錄音。

事後阿生就將此等錄音談話互相印證，發覺大致上都一樣。

因此，現在阿生在開會時，便對「鬼影帮」的成員們，說出了他的計劃。

他說：「電話黨的人，可能正在到處找尋占格蘭等人的下落。我主張先將一個人放走。」

何路道：「這班人是我們手上的皇牌，怎麼可以隨便將他們放走？」

阿生笑了笑：「只要你相信我，『電話黨』勢必是我們囊中之物。不過，我們須要一批頗先進的科學器材。」

「我知道你是個非常有辦法的人，我當然相信你。」何路又說：「但是，電話黨也不是善類，我勸你切切小心。」

阿生道：「正因爲他們不是善類，所以我才先揀他們下手！」

阿生又說：「黑社會這一行十分現實，越有力量，地盤越大。只要征服電話黨，唐人街這小撮華人黑帮便不足爲患！」

何路還是有些担心：「我還是要先聽你的計劃再說。」

阿生道：「我的計劃須要保密。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我可以告訴你一個人。」

何路於是把其他人撤出房外。

阿生也將他心目中的計劃，告訴了何路。

何路覺得阿生這辦法的確可行，但必須小心保密，假如洩漏風聲，就不會收到預期的效果。

何路重新將外面的手下召入來，分派各人出去購買阿生所須要的器材。

× × ×

警探已經不止一次進入唐人街調查。

反黑組警探要知道「鬼影帮」的人的行踪，因爲有消息說，地道爆炸的事，可能與鬼影帮的人有關。

但是，唐人街的中國人，個個守口如瓶。

看過鬼影帮對付飛龍帮的手段，還有誰敢「出賣」他們？

不過有一項消息傳出，自從該項事件發生之後，鬼影帮的高層人物，早已離開紐約，有人說他們去了南部渡假，也有人說他們北上加拿大。

總之，鬼影帮的大名，目前已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鬼影帮帮衆之中，仍有不少出現於唐人街，但他們表面上都是個「善良市民」，又沒有犯罪紀錄，只要他們說一句「不知」，警探也就無可奈何。

至於那輩「同道中人」——唐人街的其他黑社會人物，也開始對「鬼影帮」的人另眼相看，自然更加沒有人敢去惹怒他們。

既然同樣是黑社會中人也怕了「鬼影帮」的人，也難怪唐人街那些善良百姓守口如瓶了。

無論如何，「鬼影帮」經此一役之後，已奠定了他們在唐人街黑社會世界中的地位。

當然，沒有人知道這完全是阿生設計的功勞，也沒有人知道阿生的眞正用心何在。

阿生的眞正目的就是，徹底了解唐人街黑社會的內部結構。

其次，就是要調查出殺死廖小麗的兇手。

由於阿生的介入，紐約警方實際上已受到了壓力，國際特警爲了阿生的安全問題，已將此事秘密通知了紐約警方。

因此，紐約反黑組警探的調查，只是表面性的。

假如反黑組探員眞的要追查下去，自然也不會只限於到處查問兩句那麼簡單。

相反，假如他們完全不理，那時一定會惹起各方面的懷疑。

因此，他們一方面去查，但又保持不深入，讓阿生有大展身手的機會。

紐約警方固然由於國際特警的壓力，另一方面他們也深信阿生將來所得的一切有關資料，國際特警必有副本送來。

警方深信此等資料的副本，對他們以後治理唐人街社會秩序方面，一定大有帮助。所以紐約警方才會樂於合作。

現在，阿生開始進行他的下一步計劃了。

「電話黨」黨徒占格蘭是第一個被選中，獲得釋放的俘虜。

占格蘭一直以爲這一次九死而無一生的機會，因爲通常兩帮黑社會惡鬥的結果，落入對方手中的俘虜，總是會成爲犧牲品的。何況對方還是一班中國人組織的年青黑帮呢。

阿生將一個手提箱親自交給占格蘭。手提箱很新型，像流行的占士邦式公事箱。

「這是什麼？」占格蘭問阿生。

阿生道：「錢。裏面是二十萬元的美

鈔，給你大哥的。」

「爲什麼要給這麼多錢給卡遜？」

「不是給他個人的，是給電話黨的。第一，作爲一種賠償。因爲在這次事件中，你們損失太大。第二，作爲一種表示。希望這小小的金錢，只是一個開始，希望以後我們還有機會合作。你要不要看看數目。」

占格蘭道：「不必看了，難道我還不信你麼？而且我這麼幸運，獲得你們寬大對待，內心十分感激，我一定會把這些錢，足數送到首領卡遜的手中。原封不動的，你儘管放心好了。」

「我也相信你。」阿生說，「假如你有胆吞下這筆錢的話，相信我們不找你，電話黨的人也會找你。」

「是的，識法忌法，我不會那麼不顧道義的。放心吧！」

阿生把箱蓋打開了一次，裏面果然塞滿了花花綠綠的鈔票。

× × ×

阿生親自用車子將占格蘭送到一個街口。那裏有個電話亭。

占格蘭落車，阿生也隨即將汽車開走了。

占格蘭進入電話亭之內，將手提箱放在脚邊，然後撥了一個電話號碼。

「誰？」電話搭通了之後，對方一個男子的口音問道。

「我是占格蘭，大哥在嗎？」

「你是占格蘭？」

「是的。你可是佐里拉？」

「正是。」佐里拉在那邊問：「占格蘭，你在那裏？大哥正四處找你。」

「說來話長，先叫大哥聽電話，回來之後，慢慢再說好嗎？」

「好吧！你等一等。」

電話中又傳來另一名男子的聲音。

此人帶有西班牙口音，他正是「電話黨」的首領卡遜。

卡遜是西班牙移民。他焦急地問：「占格蘭，你在那裏？」

「我就在一個街口一個電話亭之內。」占格蘭又說，「你吩咐過我們，萬一有事發生，事後切勿直接返回總部，所以我才先給你電話。」

「你做得好極了，占格蘭。」卡遜又說，「你就在電話亭等我吧！我現在就派車來接你。同時我提醒你，留意有沒有人跟踪你？」

「沒有。」

「好極了，你在那兒等着，我即刻派人來。」卡遜隨即掛綫。

占格蘭並沒有將手提箱的事告訴卡遜，目的是讓他有一種「突如其來的驚奇感覺」！

他走出了電話亭，只等了三分鐘左右，就可以見到一輛車子開了過來。

那是他所熟悉的汽車。

當車子開到身旁時，占格蘭果然認出那是卡遜一名心腹萊利。

萊利打開了車門，示意占格蘭坐到身旁來。

占格蘭挽住手提箱登上汽車，但萊利並沒有立即開車。

他一邊搜索占格蘭，一邊又問：「這手提箱是誰的？」

「給大哥的。」占格蘭知道卡遜是個相當審愼的人。

「誰給他的？」

「鬼影帮。」

「裏面是什麼？」

「鈔票。」

「嗯！你不是開玩笑吧？」

「不是開玩笑，是眞的；我親眼見過，裏面是二十萬大元。」

「他們爲了什麼會給大哥這麼多的錢呢？」

「中國人畢竟是太怕事了，他們明明佔盡了上風，結果却爲了息事寧人，自動賠給我們二十萬大元。」

「嘿！有什麼稀奇，雖然這一次我們損兵折將，但是，他們却担心我們電話黨向他們報復，所以寧願損失一筆金錢。」

「先打開箱子，讓我看看。」

「對不起，箱子加上了封條。」

「這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占格蘭苦笑了一下，「這是二十萬大元啊，如果不加上封條，萬一我從中落格，怎麼辦？」

「你看過裏面眞的都是鈔票？」

「唉！你這個人怎麼越來越長氣了？我是淸淸楚楚的看着他把二十萬元的鈔票放在箱子裏的。他讓我看過之後，就加上了封條，指定要大哥親自拆開點收。」

「唔——拿來拿來！」萊利從占格蘭手中奪過了那個手提箱。

「喂！你幹什麼？」占格蘭不高興叫

了起來。

但是萊利的氣力比他好，終於還是將手提箱搶了過去。

萊利沒有撕下那張字條封口，只用手測量一下這箱子的重量。

「你肯定裏面全是鈔票？」萊利用疑惑的目光瞪住。

「是的。」占格蘭答得很肯定。

「我懷疑你上當了！」萊利又一次用手提起那個手提箱。

「我看過了內容，怎麼會錯？」

「鈔票不可能這麼重。嗯——一定有古怪！」萊利放下了手提箱。

這車中有無綫電話。萊利立刻致電給卡遜，取得了連絡。

「大哥，我現在見到了占格蘭。」萊利說，「他帶了個奇怪的手提箱回來。」

「什麼奇怪的手提箱？」卡遜在電話中感到萬二分驚奇！

「根據占格蘭說，裏面是鈔票，但重量方面不大對勁。」

「為什麼你不打開看看？」

「箱子有封條封口，占格蘭說一定要你才可以開。」

「那混蛋！叫他跟我講吧！」卡遜生氣地，在電話中咆哮。

於是萊利將電話交到占格蘭手中。

占格蘭也知道萊利乃他首領卡遜的心腹，他惟有實話實說，將阿生吩咐的，從頭說起！

卡遜在那邊聽了，也感到事態十分可疑。

卡遜命令萊利將手提箱的封條折去，檢查一下，看看裏面是否有炸彈？

既然是卡遜親口發出的命令，占格蘭自然不敢違抗。

事實上也難怪卡遜這麼信任萊利，他比起占格蘭的確機警得多。

現在連占格蘭也感覺得到，那箱子的重量確實不大對勁。

於是由萊利先將封條撕下。

箱子並未鎖上，只是將開關扣上而已。因此，封條撕下後，便即可開啓。

首先出現眼前的，果真是一疊一疊的鈔票。為數約二十萬元。

然後，萊利又將鈔票撥開，下面果然是另有機關！一些東西正在閃動！

就在這刹那之間，占格蘭和萊利二人，迅速在汽車裏俯伏下來。

那是下意識的反應，因為車門早已關上了，他們不可能將箱子扔出車外。

但是這種情形如果讓旁人見到，一定會感到十分可笑。

可不是嗎，假如那手提箱是一個改裝的「箱型炸彈」，那麼，這時萬一真的發生爆炸，他們這樣子伏在車廂裏又有什麼用？

然而當時他們根本忘記了一切步驟，只是給那些閃動的燈光嚇得手足無措。

但是，那箱子並未發生爆炸！

「哈哈……」一陣陣帶着諷刺性的笑聲，自箱子中傳出！

如此一來，萊利和占格蘭二人都嚇得慌了手脚，甚至比聽到炸彈爆炸還更為吃驚！

當然，假如這時候炸彈真的發生了爆炸的話，他們簡直連吃驚的機會也沒有；因為那時候他們一定被炸得血肉模糊。

當笑聲停止了之後，有人在說話：「看你們怕成這副樣子，怎不叫人笑彎了肚皮？」

萊利左望望，右望望，一隻手已摸向了身上手槍的槍柄。

但是，車外根本沒有人。

笑聲是由箱子裏傳出來的。

「不要找了，傻瓜。」那聲音又說道：「這不是什麼鬼怪，只是一副電子傳眞機。」

「你是誰？」萊利壯着胆子問。

「別問我是誰，我是要找你們大哥談判的。把這手提箱帶回去給卡遜吧。」那聲音道。

占格蘭想起了，那是阿生的聲音，怪不得似曾相識。然而，他在何處？

「你……你怎可以見到我們？」萊利實在感到可怕！

阿生笑道：「科學一日千里，這有什麼值得稀奇？電子傳眞儀器，電視台也常常用以實地轉播突發性新聞，只是這一種手提式的，比他們用的更新式，更簡便而已。同時也不怕告訴你，這東西已經過我們悉心改裝！」

經過阿生一番解釋之後，萊利和占格蘭似乎比較安靜下來了：

剛才閃動着的，是一些儀器上面的燈號。

手提箱的箱蓋之內，彷彿一面鏡子，另一邊——也就是箱面，實際上這時候也起了一陣轉播作用。因此前前後後的現場情形，阿生都可以在另外一處地方見到。

儀器是用乾電池發動的，而且絕大部份經過阿生親自動手改裝！

因此市面上根本未見過這種東西，也難怪占格蘭和萊利看得口定目呆了。

阿生這時候又說：「別獃在這裏了，我有非常重要的說話，要跟你們大哥詳談。快些將這箱子帶回去！」

萊利對住那「怪物」道：「你讓我先撥一個電話好嗎？」

「找卡遜嗎？」

「是的。」

「好吧！」阿生終於同意了。

於是萊利又再使用汽車中的無綫電話跟卡遜連絡。

當卡遜在電話中聽了萊利的報告之後，也感到莫名其妙。因為他這一生人之中，也從未跟一個「箱子」對過話。

於是，他問萊利道：「那是否一枚炸彈？」

「不！不像啊！」萊利又說，「據他們解釋，這只是一部電子傳眞機，但經過改裝。」

「你肯定不是炸彈？」卡遜還是不大信心。

「不！不是，」萊利道，「計時炸彈也不是這樣子的。」

「好吧！你帶回來讓我看看。」卡遜也受到了好奇心的驅使

萊利掛了綫。

他正待伸手把箱蓋掩上，但阿生的聲音立即將他制止：「不要關上它，箱子一經打開，就最好不要關上，否則會失靈。因為這些儀器都非常之敏感。」

萊利無可奈何，只有將手放開。

「開車吧！」阿生彷彿就在他的身邊一樣，命令着。

萊利惟有開車。

× × ×

屋子裏的人，包括卡遜在內，都以極其驚奇的目光，瞪住了那個會說話的手提箱。

萊利和占格蘭二人都分別交代過了！

那箱子沒有蓋上，剛才是由占格蘭和萊利二人捧住上來的。

那些燈號一直閃個不停。但阿生的聲音却靜止着。

卡遜聽說還有一批鈔票散發在汽車裏，於是又叫人去收拾過來。

但是，卡遜是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是一批偽鈔。他氣得摑了占格蘭幾記耳光。

「這算是什麼？」卡遜感到被人愚弄了。

豈料就在這時候，阿生開聲說話了；剛才的情形，其實他都見到了。

那是由儀器即場轉播過去的。

阿生剛才不作聲，完全是由於流動式的轉播卡車正在移動。

阿生用聲音喝止卡遜：「不要打他！這些事與他無關。他始終是你最忠心的手下。」

卡遜怔了一怔！

他第一次從箱子裏聽到了聲音，也第一次感到無限的驚奇！

「箱子是我們托他帶回來的。」阿生又說：「鈔票無疑是假的，但目的只是為了吸引你們的興趣，若非如此，他怎肯把這箱子帶回來給你？」

「但是……」卡遜吶吶地，瞪住哪一怪物似的箱子，「你……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的目的很簡單，只為了與你交談一下。」阿生又說，「你當然可以代表電話黨了，對不？」

「是的，當然可以。」

「那麼，請你先坐下來，因為我有許多話要跟你說啊！」

卡遜像一個聽話的孩子，乖乖的坐了下來。

他身邊的人至少有七八個圍繞着那個手提箱，但與「箱子」對話的，只有卡遜一個。

卡遜和其他人都不會懷疑這箱子的性能，它就有如一副電眼，自始至終的，監視着這屋子裏面的一切。

因此，卡遜坐好了之後，阿生又透過箱子的傳音系統說：「你可以抽烟定一定神，可惜我只能見到你面前几子上有一包二十支庄的香烟，却無法為你點火。眞對不起。」

卡遜和他的手下又呆了一呆！

事實上那几子之上，的確有一包二十支庄的美國香烟。

卡遜的確須要定一定神。

於是他順手將一支香烟放到了他的唇邊，一名站立一旁的手下，為他點火。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阿生突然又叫道：「喂！你的打火機，不要太接近這裏。這箱子太敏感，快離開這一些！」

那大漢急忙弄熄了打火機上的火焰。

卡遜也將座位移開了一些。

「好了，現在我們可以開始了。」阿生說：「卡遜先生，閣下就是電話黨的首領，沒有錯吧？」

「是的。」卡遜答了。

「那麼，你一定知道一件事，就是鬼影帮被襲擊的事。」

「我說不知道是騙你的。因為占格蘭他們已落入你們手中……」

「你明白當然最好。除非你把你的黨徒置諸不理，否則，你一定要老老實實的，跟我們展開一次談判。」

「你想我怎樣？」

「我首先要你承認兩件事情：第一，你們電話黨須要直接負責襲擊鬼影帮的後果。」

「這點不成問題。」

「其次就是：你必須承認，你企圖侵佔唐人街的利益。」

「那只是飛龍帮的主意。」

「你可知道飛龍帮的首領已落入我們手中？你也有三個人仍在我們這裏。」

「他們怎樣了？」卡遜在衆手下面前，裝出一派關心的樣子。

「他們都很好。」阿生說，「不信你可以問問占格蘭。」

「然則，你現在找我談判，又是什麼意思？」

「我代表鬼影帮要求你賠償損失，數目就像我們奉上的偽鈔一樣。」

「二十萬？」

「不錯，十分準確。」

「這太過份了。」

「一些不過份，我們之間本來就是河水不犯井水，你不該使用這種手段。」

「金大龍是我朋友，我只承認被利用。」卡遜道。

「那是你們之間的事，但有了占格蘭等人為證，電話黨越界侵犯鬼影帮，則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這是已成過去的事，我們何必斤斤計較，反正這一次，我這方面死傷的也不少。」

「如果你是我，你會算數麼？」阿生說，「如果你不立即付錢，我只有提出另外一個要求。」

「什麼要求？」

「解散電話黨。」

「這是什麼意思？」

「以後電話黨歸併入我們鬼影帮。」

「那有這種道理？」

「沒有道理的事太多了。朋友，你不答應，就只有等着瞧了。我只怕你會後悔！」阿生說得十分認真！

卡遜悄悄向身邊一名助手遞了一個眼色！

他以為這情形未必會被那電眼見到，豈料阿生竟然及時發出了警告：「不要隨便走動；否則你們可能後悔不及！」

所有人都呆住了。

卡遜的助手原本想悄悄離開該處，有所圖謀，但被阿生一叫，登時呆在一旁。

卡遜道：「你們這樣是什麼意思？」

「讓你知道一件事：中國人不容易隨

便被人欺？！」

「我們沒有欺負你們，只爲了帮朋友。」卡遜說道。

阿生「嘿嘿」地笑：「可惜，金大龍沒有機會再見你，否則，他一定令你啞口無言。四六分賬的事，你心中有數吧！」

「金大龍現在何處？」

「目前在我們手中，不久便送往警局！」阿生又說：「你們也是——」

卡遜突然出其不意地，拾起几子上一個烟灰缸，用力擊向那個手提箱！

「嘩啦」連聲！手提箱中的儀器亦即受到破壞！

一股股濃烟冒出，阿生的聲音再也沒有由該處傳出！

然而那些濃烟却令到室內各人爲之嗆咳不已！

有些人一邊咳，一邊昏倒地上！

有些人明知昏倒了，也勉强趁住未倒地之前，衝向大門那邊，希望及時離開了這間屋的範圍。

就當一名大漢將大門拉開之際，外面似覺人影幢幢。

但是開門的人已無法再支持下去，像喝醉了酒似的，一歪一倒的軟了下來，倒臥在地上，動也不動！

沒有人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因爲屋子裏的人，全都被一種迷魂氣體焗得昏倒了過去！

虎穴擒兇　險中求勝

卡遜和他的手下們，紛紛從噩夢中驚醒。

「這是什麼地方？」卡遜問身邊的助手萊利。

萊利也是剛剛醒來，仍然感到頭昏腦脹，一片模糊。

他抓抓頭皮：「似乎是醫院。」

「簡直就是醫院。」占格蘭在另一張病床插咀答道。

卡遜吃驚地望望門口那邊！

他不知有沒有看錯，房門竟是一度鐵閘。

有人正開閘入來！

「好極了，你們都醒來了。」果眞是有人入來，卡遜等人不是發夢，也沒有看錯。

進來的，是穿上了警員制服的人。而且是幾個。

卡遜怔怔地問道：「我們怎麼會在這裏？」

「你們怎會在這裏我不知道，也不是我管理的範圍。」一名警長說，「現在我只奉命拘捕你們，因爲你們參加破壞性的械鬥，造成人命損失，以及破壞政府公物。你們可明白麼？」

卡遜呱呱叫道：「我不承認，我要見律師。」

「稍後你可以召來你的律師。因爲你是正式的美國公民。」警長又說，「但現在我要向其他人宣讀警誡詞！」

這時候，卡遜等人才明白，原來這兒並非醫院那麼簡單；而是一間囚禁受傷犯人的「羈留病房」。

怪不得房門之上裝上了鐵閘了。

門外還有武裝警員把守，通道之上還有兩重鐵閘。可算得是關防重重。

警長向各人循例宣讀了警誡詞之後，便帶了同來的警員，退出房外。

那度鐵閘又鎖上了。

卡遜納罕地問：「究竟我們發生過什麼事？眞奇怪！」

「我彷彿記得：那手提箱曾發生爆炸似的，冒出了一股濃烟！」有人說。

另一個搭訕道：「大哥，你用烟灰缸投向那個手提箱，事情便因此而發生。」

又有人說道：「我們可能上了警方的當！」

卡遜道：「你們切勿隨便認罪，我會請律師爲我們脫罪。」

鐵閘門外，又傳來了一陣步聲。

有人在交談。

原來是一位律師帶同他的助手來了。

門外的警員開了閘門，讓律師入來。

卡遜感到無限驚奇：「誰通知你？你怎會知道我在這裏？」

「不是你給我電話麼？」律師的神色比卡遜更加莫名其妙。

「眞奇怪！」律師的助手在旁插咀道：「電話是我接的，對方明明白白說是卡遜先生，於是我問發生了什麼事，對方就叫我通知律師趕到這裏來，設法保釋你們出去。」

「不！肯定不會是我。」卡遜道，「我剛剛醒來不足十分鐘。」

「可能是你的朋友。算了吧，反正我已經來了。」律師又說，「到底你犯了什麼事？剛才我與警方負責人連絡過，他們要告你蓄意謀殺以及存心破壞的罪名。」

「那眞是活見鬼！」卡遜對律師道，「別說這許多了，你先保我出去再說。」

「根據本州現行法例，警方要提控你的罪名非常嚴重，你們都不能保釋出外！」律師說，「現在你只有將一切實情告訴我，以便將來在法庭之上爲你辯護。」

「好吧！」卡遜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我自始至終，只是被人利用……」

卡遜於是把他和金大龍勾結，企圖消滅鬼影帮的事一一說了出來。

律師聽了，也束上了眉頭。

律師担心地說：「這件事很痲煩，警方和聯邦密探都十分重視那天發生的爆炸事件。那天的爆炸，不但人命死傷，都損毀了公共建設。輿論提出了質問，國會亦下令調查。」

卡遜喊寃地說道：「此事與我們何關呢？」

「你怎可以說無關？」律師道，「你儘管有權在法官面前否認，但是，不幸的是，你有三名活生生的黨徒證死你。」

卡遜吃驚地瞪住床前的律師：「你是說，曾落入鬼影帮手上的范達他們麼？」

「正是他們。」律師說，「可能是反黑組警探秘密跟鬼影帮的人達成了協議，不幸的是，反黑組正大受壓力之際，又茫無頭緒。」

卡遜知道這位律師在警界中有許多朋友，過去他一向維護自己。

因此卡遜壓低了聲綫問：「你有沒有向你警界中的朋友打聽過？」

「都打聽過了。」律師道，「否則我

也不會知道得這麼多。」

「他們怎說？」卡遜又焦急地問。

「總之都是怪你不好，這次你實在是太過魯莽了。」律師埋怨道，「范達他們已答允出任警方的證人，證明這次事件是由你和金大龍二人策動。因此這一次，只怕你令我十分頭痛。」

「你在外面，還知道了一些什麼？」

卡遜忽然覺得一切已陷於絕望之境！

律師無可奈何地搖搖頭：「總之你千不該萬不該，不該惹上了中國人。」

卡遜看見律師的表情，更感吃驚！

他怔怔地問：「你的警界朋友，有什麼高見？」

「任何事情只要引起國會的注視，就沒有轉圜之餘地。」律師又說道，「由於街上的爆炸事件太過轟動，警方必須找出罪源與禍根；即使是寃枉的也無可奈何，何況還不是寃枉的呢！」

卡遜道：「但是，我們並未放過炸藥呀。」

「誰說你放炸藥？」律師道，「專家不是呆子，他們早已查出那是一次意外，沒有人放過什麼炸藥。爆炸只是烟火引起的，湊巧地道中有煤氣漏出，而你們偏偏在那時候把地道的出口蓋掩揭開。爆炸就此發生。」

「他們既然知道了眞相，何必再入我們的賬內呢？」

「但事態因你們而起，這就必須追究了。」律師又說，「專家和證人們，都證明你們當街開槍追殺過一些在逃的中國人，有些坊衆亦挺身而出，爲警方作證！」

「那眞的是給金大龍害死！」卡遜敲打着自己的腦袋。

警方人員在外面催促着。

律師只好帶同助手離去！

臨行時，卡遜一再要求律師設法將他們保釋出去。

這位律師是他的常年法律顧問，卡遜一向都非常信任他。

但是這一次，連律師也表示絕無把握了。

卡遜嘆了一口氣，失望地倚在病床之上。

卡遜眞不服氣。

別說卡遜不服氣，這裏的每一個人都表示不服氣，可不是麼，他們連怎樣被安置在這間「羈留病房」之內也懵然不知。

就像發了一場噩夢一樣，事情來得十分之突然。

然而眼前一切都是現實，絕對不會是「夢」。

律師和他的助手，警長和那些警員們，沒有一個是假的，也不可能假。

儘管卡遜不服氣，但事實上他是失敗了，只是他至今仍未明白，到底自己是怎樣敗了下來的。

×　×　×

正如卡遜的律師中所講的一樣，紐約警方受到國會的壓力實在太大，因此，警方不得不份外重視這一宗「黑社會當街械鬥案」。

由於阿生幕後的努力，令到紐約警方的反黑組拘捕了大批黑社會人物。

阿生混入「鬼影帮」臥底的事，國際特警固然知道，紐約警方也有默契。

因此，反黑組要抓一些什麼人，幾乎完全是出自阿生的主意。

阿生因爲一方面要繼續留在鬼影帮之內明查暗訪——追查殺死女收銀員的兇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向紐約警方作出一個交代，所以才決定將一些黑人物交給警方處理。

阿生利用了最先進的電子轉播儀器，改裝在一個手提箱之內，然後用一輛汽車裝成現場接收的轉播站，目的並非就是爲了戲弄卡遜他們那麼簡單。

阿生最大的作用還是將他們一網成擒，集體送上法庭，澈底瓦解「電話黨」這個美國黑社會的帮會組織。

這種套取口供的方式，在美國是不能獲得法律承認爲有效的。但是，阿生仍將副本秘密交給了辦案的警探。

但是最重要的證人還是：與占格蘭一齊被阿生他們抓去的三名「電話黨」的黨徒。

因爲警方提出的交換條件，令到這三個人對他們的同黨反顏相向，在法庭上指證卡遜與金大龍等人的罪名。

警方的交換條件就是：只要他們出庭指證，他們雖然也是「電話黨」一員，仍獲得赦免——

結果，卡遜和他的「電話黨」黨徒們，金大龍和他的「飛龍帮」帮衆人們，均先後在法庭上定了罪，分別入獄。

這件事似乎完結了，但對阿生來說，他認爲只是一個開始而已。

阿生本來以爲廖小麗可能是「飛龍帮」所殺，又或者他們借助「電話黨」的殺手力量，進入唐人街行兇。

至於殺人動機，極有可能是爲了唐人街地盤的利益而起。

但是，經過連番偵查，結果只可以證明飛龍帮勾結電話黨。

他們密謀瓜分唐人街地盤的事已獲得證實，但槍殺廖小麗和企圖行刦中國餐室的事，却無證據。

阿生也不是斤斤計較證據的人，但事實上是：一切跡象顯示，飛龍帮和電話黨根本與此命案無關。

阿生不是那種草草了事的人，他用他的眼睛之外，還肯用腦，所以一切傳言、謠言，對他都起不了作用。

既然命案仍無結果，阿生也不想鬼影帮的人，太早落入警方手中。

因此，儘管警方反黑組人員已將飛龍帮和電話黨這兩派黑人物送入獄中，鬼影帮的人却可以安然無事。

雖然當初阿生加入鬼影帮時，鬼影帮首領何路曾答允爲他找出殺人兇手，他甚至暗示飛龍帮可能與此案有關。

但是，阿生是個有經驗的國際特警，他感覺得到，何路根本無能爲力帮他去找出兇手是誰。

所以，當飛龍帮和電話黨的人雖則紛紛落網，阿生並未同意紐約警方將「殺死廖小麗」這條罪名加諸各人身上。

當然這只是幕後的事，甚至連鬼影帮的人也不知道阿生竟然可以左右警方的意思。

他們只以爲警方不加上這項罪名，乃

由於「缺乏證據」而已。

無論如何，經此一役之後，鬼影帮在唐人街範圍之內，固然聲威大震，就是在美國黑社會世界裏，也「聲望」高漲。

身爲首領的何路，自然心滿意足，同時內心也明白，這全靠阿生！

鬼影帮內的每一個人，對阿生都十分尊重，何路更是言聽計從。

在公事上，阿生是鬼影帮裡的一名功臣。

在私事上，阿生也算得是何路的救命恩人，因爲當時如果沒有阿生，他可能死得不明不白！退一步說，即使不死，也落入飛龍帮之手，後果自可想像了。

但是現在，飛龍帮已不復存在，鬼影帮的人不但沒收了昔日屬於飛龍帮的地盤，也令到唐人街內一些小規模的黑社會，紛紛自動歸併於鬼影帮。

因此，鬼影帮的勢力眼見越來越大，唐人街的父老們，也越來越担心。

但在另一方面，好一些店戶反而悄悄鬆了一口氣，爲什麼？

道理十分簡單，以前一家店戶可能要應付二個以上的帮會。

往往這邊交了保護費之後，那邊又來了另外一帮。

名目上是「保護費」，但交了費用之後，從未有人眞正負起「保護」之責。

店戶不勝其煩，只有賠錢送賊，自嘆倒霉而已。

但時至今日，唐人街內絕大部份的店戶，只須交出小數目的保護費給鬼影帮，就沒有人敢再來伸手。

因爲代表鬼影帮收下這筆保護費的人，清楚表示過，任何人再來收錢，就設法拖住他們，然後通知鬼影帮的人。

也就是說，鬼影帮已實際負起了保護之責，有些店主也認爲「値得」！

當然，阿生內心十分反感，他一向知道僑胞們的生活絕不輕鬆，收入亦並非一如想像中那樣豐富。

所謂到「金山去掘金」只是一個歷史名詞而已，每個出洋「捱世界」的僑胞，一分一毫賺來皆有血有汗。

不過，阿生在事情了結之前，除了容忍之外，只有從旁和緩一下。

阿生也曾對何路表白，他不贊成暴力對付不交保護費的人。

他甚至要求何路「分等級」收保護費，生意好的收多些，不好的收少些。

何路因爲阿生不但武功了得，而且足智多謀，加上唐人街之內，仍然有其他黑社會存在，明爭暗鬥，勢所難免，所以，何路對阿生不得不敬重他三分。

然而，稍爲熟悉阿生的僑胞們，不但不知道這是阿生緩兵之計，反而在內心暗自責備，指阿生不該助紂爲虐。

另一方面，國際特警方面爲了阿生的安全計，不時派人扮成小販，遊客等等各式人物，伺機混入唐人街之內監視。

他們一方面要暗中保護阿生，另一方面更加要與阿生取得連絡。

×　×　×

阿生是個相當機警的人，他老遠已認出了一名同事，那是一名華籍國際特警丁克明。阿生習慣了叫他：「小丁」。

小丁扮成一名刷鞋童，蹲在一家飯店的門外路邊等生意。

阿生故意過去光顧他。

阿生一邊讓小丁替他刷鞋，一邊故作若無其事的看報紙，其實那只是一種掩飾，他們正在低聲交談。

阿生問小丁：「夏力有什麼口訊帶來麼？」

「隊長想知道你幾時回去歸隊？」小丁一邊刷鞋，一邊說道。

「目前仍然無法確定，殺死廖小麗的兇手，仍未找到。」

「隊長說：算了，這些事還是讓警方去理，總部要我們搗毀鬼影帮。」

「算了？我這麼辛苦混入來，爲了什麼？我不會半途而廢，至於鬼影帮，我還要利用他，你叫隊長忍耐一下……」

阿生話未說完，那邊已有人揚聲招呼他。

阿生回頭一看，原來是何路的一名心腹手下——利友文。

阿生担心他從小丁身上找出破綻，因爲小販也是鬼影帮勒索的對象。

他指指一間茶樓：「進去找個座位等我，一分鐘後我入來。」

利友文是一個二十餘歲的打手，樣子也長得不錯，就是無法擺脫黑人物那一副咀臉。

利友文果然進了那間茶樓去。

阿生乘機對小丁道：「你走吧，切勿讓他們看出破綻。」

小丁也會意，匆匆爲阿生服務完畢，收了錢之後就走。

阿生入到茶樓，看見利友文已在一個卡位之上開了茶等他。

這時將近中午，也是茶樓最旺市的時候。

阿生在利友文對面坐了下來。

利友文一邊爲阿生斟茶，一邊說道：「你身邊有錢嗎？」

「你要錢幹嗎？這頓茶由我做東道好了。」阿生道。

「不，我只是手緊，想借數十元。」

「你要多少？」阿生一邊掏出了銀包，一邊問道：「太多就沒有，二十元够了吧？」

「無三不成幾，借我六十如何？」

「太多了，你上次借我六十元還未清還給我，怎麼你總是不够錢用？」

「賭輸了。」

「在那裏？」

「還不是在唐老九的架步內麼？」

「少賭一些，十賭九騙啊？」阿生抽了兩張二十元面額的鈔票出來，遞過去給利友文：「今天我身邊沒有太多的錢，全副身家才得六十多元。」

「謝謝你，前後共欠下你一百大元了？」利友文苦笑一下。

阿生道：「你還記得中國餐室的命案麼？」

「那些事，誰有空去記它？」利友文又說：「不過以我私見，認爲這是外國殺手的所爲。」

「何以見得。」

「中國人怎麼會如此心狠手辣。」

「嗯——」阿生想了想，又對利友文

說：「假如你有這方面的消息，記得通知我。」

「我眞的有點不明白你這個人，像我們這種人早上不知晚上的事，有得吃就吃，有得玩就盡情去玩吧，那些事何必去管，你反正又不是警方的偵探。」

「我雖然不是偵探，但我不會忘記，那個死者是中國人。」

「中國人又怎樣」利友文道，「每年在外國死掉的中國人不知多少，算了吧，聽我說，不要自尋煩惱！」

阿生不再作聲。

事實上，身爲一個黑人物，阿生不該對這宗案子表現得太過關心。

利友文吃了一些東西之後，便要先行告退。

「你約定了人麼？」阿生問他。

「是的。」利友文看看阿生。

阿生道：「那麼，你先走好了，這裏由我來結賬。」

「結賬？」利友文道：「在這裏吃東西何必付錢？傻瓜，你付給他們，他們也不敢收的，何必斤斤計較？」

阿生立即說道：「他們也要本錢的，怎麼可以不付賬？況且，這家茶樓也有付保護費給我們，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你這個人眞的是——唉？算了算了！你喜歡付就付吧？」利友文站了起來，拍拍阿生：「我先進洗手間一會就走！回頭見！」

阿生對利友文這種人只有討厭，但形勢上偏偏迫着他成爲他的同黨，阿生有時想想也感到啼笑皆非。

利友文進了洗手間去。

阿生忽然又聽到一種極之低沉的聲音，自他背後傳來，那人先說出了暗碼，阿生知道他是警探。

「韋倫探長要我傳個口訊給你。」那人在背後另一張座位之上，與阿生「背頂背」的，隔着椅子的背靠。

阿生不敢回頭張望，以免引起別人的懷疑。

他佯作閱報，背後那人亦然。

只有報紙張開了才可以掩飾他咀部正在張合地說話。

那人又對阿生說：「那女屍已解剖，竟然有了身孕。」

「有了多少日子？」阿生記得杜老闆說過，廖小麗移民美國，未足一年光景。

「四個月了。」

「韋倫有何高見。」

「你最好查查死者的私生活，這點似乎有些帮助。」

「我明白了。」阿生又問：「還有些什麼消息？」

「探長要你不要將這件事拖得太耐，否則，受害的可能是你。」

「回去對他說：我十分感激他的關懷，同時提醒他與夏力隊長保持連絡，容忍比一切都重要。」

「你的同黨回來了，小心！」那探員亦不敢再說下去。

阿生放眼望過去，只見利友文果然已由洗手間出來。

但是，他沒有返回阿生這邊，他早說過去完洗手間之後就要走。

阿生也以爲利友文由大門走出去，豈料他竟然走向櫃枱。

由於距離太遠，阿生不知道他跟那中年人說什麼。

不過阿生却知道那中年人叫岑萬年，是這間「萬年香茶樓」的老闆。

看情形利友文這種人是不會悄悄去付錢的，何況阿生也早已說得清楚，這頓茶由他來作東道主呢。

阿生果然沒有料錯，岑萬年與利友文交談了片刻之後，面有難色。

但是到了最後還是無可奈何地，由收銀機裏取出了一叠鈔票，交到了利友文的手中。

利友文這才匆匆離開了茶樓。

阿生心裏十分的生氣，他立即結賬離座，直追了出去。

×　×　×

「站住！」阿生吆喝了一聲。

利友文感到意外的地回頭一望：「原來是你？幹嗎？」

「我正想問你幹嗎？」

「這是什麼意思？」

「我問你，萬年香茶樓，有沒有交保護費給我們？」

「有啊！」

「誰負責收？」

「我不管這些，所以不大清楚！」

「好極了，既然你不管這些，剛才的事，你有什麼解釋？」

「剛才的事？」

「你以爲我是瞎子麼？」阿生十分生氣：「岑萬年給你多少？」

「哦，原來你是指那些錢。」利友文苦笑道：「我還以爲什麼事呢？那只不過是我向他借來的，何必大驚小怪？」

「借？」阿生斬釘截鐵道：「你向我借也沒有還，何況岑萬年這些店主？請你告訴我，到底你向他借過了多少次？」

利友文面色一沉：「你這算是什麼意思？」

「算是什麼也好，你不交代清楚，最好跟我回去見大哥。」

「別用大哥來壓我，大不了我是欠下你一百元，其他事你可是管不了？」

利友文說完就走，根本沒有再去理會阿生。

阿生只好回到萬年香茶樓去。

阿生本來想向岑萬年查問一下，但岑萬年看見阿生就想走。

可惜櫃圍之內這時候只有他一個人，沒有別人負責收錢，他想避也避不了。」

阿生也知道目前自己的身份是「鬼影帮」的人，難怪像岑萬年這輩正當商人，對他感到厭惡。

偏偏阿生目前又不可以逐個向他們作出任何解釋。

阿生走近櫃圍旁邊，叫了一句：「岑老闆。」

岑萬年也只是苦笑點頭。

阿生道：「相信你一定認識利友文，剛才我還見到他在這裏。」

「是的，我認識他。」

「他經常向你借錢？」

「嗯——算了，別提了！」岑萬年無可奈何地苦笑一下。

「你有交保護費麼？」

「當然有。」

「那麼，他還用什麼藉口來向你勒索呢？」

「借啊。」

「他借過多少次了？」

「我也記不起來。」

「有還過麼？」

「唉！算了，別提了！」

「你老實點告訴我，否則，以後你一定損失更大！」

「我……我知道你也是他的人。」

「你錯了！」阿生差些兒想說出眞相，但回頭一想，又改變了口風道：「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未必每一個人都貪婪，如果不是我看不過眼，我又怎會來找你查問！」

「利友文先後向我借過……前後大約總有十數次了。」

「每次數目多少？」

「有時一百幾十，多則二三百。」岑萬年嘆了一口氣，「像我們這種小本生意，年中能賺幾多？總之……」

「夠了，你不必再說下去了。」阿生取過櫃枱上的紙和筆，寫了一個電話號碼交給岑萬年：「以後除了應交的保護費之外，任何人再敢向你借錢，你都可以打這個電話找我。」

岑萬年猶疑地，將那字條收下。

阿生回頭正想離去，忽然背後有人招呼他！

阿生轉身一看，却是個似曾相識的年青人。

那年青人身穿制服，分明是這裡一名侍役。

阿生終於記起了，他是中國餐室的一名侍役何偉。

剛才可能人太多的關係，阿生竟然沒有留意到他。

「喝茶吧！」何偉招呼阿生。

「我剛喝過了。」阿生又問：「你不在中國餐室啦？」

「是的，最近轉到這兒來，」何偉說：「剛才我見到你與利友文老兄在一起，想不到你們竟然是朋友。他走了麼？」

「你指利友文？」

「是的，我也認識他。」

「嗯──」阿生靈機一觸，順水推舟地說：「不怕坦白對你說，我們也只是剛交上了朋友才不久呢，是哩，你覺得他爲人如何？」

「噢，不錯啊！」

「不錯？」

「我的意思是說：他這個人還是不錯啊？」

阿生苦笑一下：「但據我所知，他比你更爛賭。」

「不，你攪錯了」何偉道：「我不否認自己爛賭，但利老兄是絕不爛賭。」

「聽說他在唐老九的賭檔裏輸過很多錢？」阿生故意說。

「誰說的？」何偉又道：「我幾乎是唐老九那賭檔的常客，但從未見過他，更不要說到下注和輸錢了。」

阿生想了想，又問何偉：「會不會另有一檔由唐老九主持的賭檔？」

「沒有，據我所知，僅此一家，別無支店！」何偉笑了笑，「除非你有地方再開一間，但也不是九叔主持的了。」

阿生聽了何偉的話之後，感到更加可疑了，到底利友文除了賭博之外，還有什麼可供他花費那麼多錢？

照計一個人若非迫不得已，决不會攤大手掌向別人求借貸的。

再想起利友文的俊俏外型，也不像是個吸毒的人。

「不賭，不吸」之外，還有什麼？難道爲了女人麼？

阿生覺得，像利友文這種人固然要認眞對付，但有些事情似乎比這些更爲急切，那就是廖小麗的命案。

× × ×

阿生跑到中國餐室來──這也就是廖小麗命案發生的現場。

午飯時間已過。

阿生看見老闆杜子才親自坐在收銀機後面負責收銀。

唐人街的菜館老闆們，大都是「身兼數職」的。

有些由店前做到店後，收銀啦，洗碗啦，幾乎樣樣都可以做。

阿生過去搭訕道：「杜老闆，爲什麼不請個新人回來帮帮手？」

「小本生意，人工又貴，得過且過啊！」杜子才顯然認得阿生。

阿生道：「以前那個女收銀員廖小麗，你一定還記得吧？」

「我怎麼會不記得？唉！別提了，提起她我就難過。」

「小麗有什麼親人在這裏？」

「一個姑母。」

「幹什麼的？」

「在另外一家餐室洗碗碟。」

「你覺得小麗平日怎樣？」

「很難說，現在的女孩子，唉……儘管她來了唐人街未够一年，但據她姑母說，她經常去夜街，有時去到三更半夜。」

「在那兒可以找到她姑母？」

「京都餐室，你只要找三姑，那兒的人就會知道是誰？」

「謝謝你。」阿生又問：「她什麼時候下班？」

「通常很夜，但近來我們都提早休息，一點左右吧！」

「你知道廖小麗生前一直與三姑同住麼？」

「是的，三姑當她女兒，千方百計才把她弄來，想不到……唉！還是不要提了，有時我也替三姑難過。」

阿生又問道：「你以爲這是一宗刼案嗎？」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會不會有人存心要殺小麗？」

「你說什麼？」

「我懷疑不是刼案，而是有人買兇殺人。」阿生道。

「小麗不該有仇人。」杜子才道：「她平日也不會開罪別人。」

「沒有仇人，但一定有愛人。」阿生道：「杜老闆，請你想想淸楚，她平日跟那一些人來往？」

「嗯……她平日在這兒很正派，但離

開我這兒之後，我却不清楚，不過，許多時有個男人來電話找她！」

「她有沒有提過那男人是誰？」

「沒有。」

「這件事當初我也以爲是刼案，但現在我敢肯定，這是情殺案，所以，如果你眞的同情死者的話，盡可能從中帮個忙，想想她生前有沒有提及任何男人。」

「上下班她一向準時，除了電話之外，也沒有男人來找過她。」

「電話多數是誰接的？」阿生因爲發覺電話並不在櫃枱之內，而是在那邊的一角。

「有時是我，有時是侍役們，因爲小麗多數坐在這兒收銀，所以多數由我們聽了，才叫她過去聽。」

「那男子的聲音，你當然認得吧？」

「如果再有機會聽到，一定認得。」杜子才說。

「謝謝你，杜老闆。」阿生又說：「今天我們談話的內容，最好不要對別人提及，明白麼？」

「我明白了。」

× × ×

阿生離開中國餐室之後，跑到幾條街以外的「京都餐室」去。

阿生來想找三姑。

但餐室中人說：三姑已經沒有上班好幾天了，可能又轉到另一間餐室去。

因爲這種洗碗碟的工作，是每天計薪的。

三姑也可能病倒在家中

總之，餐室中這幾天以來，一直沒有人見過三姑。

阿生抄下了她的住址，決定登門造訪去。

阿生覺得，三姑一定最清楚小麗的私生活。

雖然在此之前，警探可能已拜訪過她，因爲她是死者唯一在唐人街的親人，但是，老一輩住在唐人街的人，英語水準一般很低，相信三姑亦難例外。

那麼，警探也未必問出什麼索綫來。

阿生畢竟也是同聲同氣的中國人，所以他希望這一次的拜訪，會有奇蹟出現！

但是當阿生按址找到住宅單位去的時候，却呆住了。

大門關上了。

阿生敲門敲了很久，也沒有人應門。

阿生在直覺上感到有些不妙，於是他用他的方法去開門。

阿生的開門方法非常之簡單，他只用一條小小的鐵綫。

門開了，阿生立即嗅到一陣令人作嘔的氣味，那是腐屍的氣味。

三姑死了！

她的屍體已開始腐爛。

阿生悄悄退出，將大門掩上，然後抹去了自己的指紋。

× × ×

阿生出到街上，找到了一座公共電話亭，進去撥了一個電話給韋倫探長，將三姑的死訊，以及他查得的消息，在電話中告知了探長。

韋倫乘機問阿生：「你到底要留在鬼影帮多久？」

阿生道：「只要抓到元兇就走！」

「但是，我和夏力都替你担心。」

「放心好了，我會照顧自己的！」

「希望你別忘記，你正身在虎穴。」

× × ×

晚上，阿生未有外出。

這兒是鬼影帮的宿舍，阿生和好一些人都住在這裏。

這裏下一層就是鬼影帮的總部，兩者之間有梯級貫通。

利友文也住在這裏。

宿舍內的人都出外去了，只留下阿生和利友文二人。

「爲什麼你不出去？」阿生知道利友文很少這麼「定性」。

利友文道：「我要等一個電話。」

「女朋友的？」

「嗯──」利及文用鼻子答了，然後又抽了一口香烟。

「今天的事，我想跟你談談。」

「什麼事？」

「你不該再向一些商戶伸手。」阿生道：「他們大都付了保護費。」

「你最好不要再針對我，」利友文十分不高興，「我們還是各管各的，你何必多事？」

「上天安排我們在一起我們就是朋友，我看你可能另有心事。」

「你說什麼？」

「你說你在唐老九的賭場中賭輸了，但是我知道那是謊言，你根本就不喜歡賭博。」

「爲什麼你這麼關心我？」

「我覺得你沒有理由到處向人借錢，目前大哥給你的已經不算少了。」

「你這人眞是太過豈有此理，我的事何必你來管？」

「我也知道無權管你，但是，假如你再這樣會破壞鬼影帮的聲譽，我就唯有向何路告發！」

「你要脅我？」

「不，只是勸你。」

「我也不妨警告你，你如果再多事，我對你也不會客氣。」

電話就在這時候響了起來。

利友文急忙過去接聽。

「是的，我就是……」利友文在電話中支吾着。

阿生雖然不知對方是誰，但看情形，可能是一個約會。

利友文可能因爲阿生在他身邊，所以顯得不大自然。

阿生很知機，於是他匆匆離開了宿舍外出，如此一來，利友文就可以暢所欲言了。

「你究竟是誰？」利友文支支吾吾的變得有點生氣，在電話中質問。

「我只要你答我，錢籌足了沒有？」那人比利友文似乎更加兇，更加惡。

「我只可以籌到五百。」

「不，一定要一千。」

「明天如何？」

「不，今晚，照原定時間。」那人又說：「如果到時不見你來，我惟有把那東西轉送給警方。」

「好吧，我立刻再去想辦法，不過，

可能因此而過了約定的時間。」

「不會的，我知道你有辦法。」

那人在笑聲中，將電話掛斷了。

利友文氣得面上紅了一陣，又白了一陣。他狠狠地把話筒擲向電話座之上，然後返回他的寢室去，找出一支手槍，小心檢閱過槍膛中的子彈。

最後，他才匆匆離開鬼影帮的宿舍。

他的口袋裏早已預備好了一個信封，信封中有一千元美金。

剛才他對那人討價還價，又說可能遲到，其實只是一個陷阱而已。

他不但不會遲到，甚至會早到，因爲他要看看該處的形勢。

他希望省下這一千元之外，還希望「斬草除根」，以後永無後顧之憂。他一邊開車，一邊注意時間，他估計自己可以比原來約定的時間早到十分鐘左右。

十分鐘時間應該够了。

× × ×

阿生把手一揮，截停了一輛在身邊開來的街車。阿生匆匆登車，然後指住前面一輛房車對司機說：「請你跟住前面那黑色的房車，但不要太接近他！」

街車司機答應了一聲。回頭又問阿生：「你是警探？」

「不！」阿生的注意力集中在前面，內心却在怪責這司機未免太多事。

其實，多管閒事的正是阿生他自己。

剛才他佯作外出，其實却伏在宿舍的街門外傾耳細聽。

阿生雖然聽不淸楚，也不知道是誰致電話找利友文。但是，當利友文生氣時，不由自主地，會將聲綫提高，所以阿生總算聽出了一些兒眉目來，假如他沒有聽錯的話，利友文正被人勒索。

阿生於是心裏想：誰不知道利友文是鬼影帮帮主何路的左右先鋒之一，現在這情形，簡直有如虎頭捫虱。

後來阿生聽到他擲聽筒，又步入房中，阿生這才匆匆落樓。

剛才阿生見他開車離去，也截了一輛街車跟踪他。想不到那街車司機竟然這麼嚕嚕囌囌，阿生忍不住回頭望了他一眼。

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更覺啼笑皆非。原來問阿生是否警探的「街車司機」，本來他自己正是警探——他是韋倫探長喬裝的。

阿生向他開玩笑地說：「你幾時改行了？」

「爲了等你這筆生意，我守候了大半晚。」韋倫探長又說：「那傢伙幹嗎？」

「他是何路的心腹手下。」阿生說：「這傢伙可能是被人勒索，所以我要跟踪他。」

「你所講的那個三姑，死去已超過七十二小時。」

「死因呢？」阿生雙眼仍釘住前面。

「被人用利刀刺殺。」

「有綫索麼？」

「沒有。」韋倫又說：「不過，門扭之上有個可疑的指紋，這對我們可能有多少帮助。」

「你到唐人街來幹嗎？」

「還不是爲了找你麼？」

「找我幹什麼？」

「我們不能等了，局長下令，必須加緊掃蕩唐人街的黑社會，但在未與你取得連絡之前，我們又不敢亂動。」

這時候，前面由利友文所駕駛的一輛黑色房車，終於停了下來。

「那是一間酒吧！」探長又對阿生說：「你先下車，我設法安置好這車子之後，回頭就來。」

阿生看見利友文進了那間酒吧去。

這是一間唐人開設的酒吧。

利友文入去之後，他向四下裏打量了一遍！這時候只是晚上九點左右，人客不太多。

那人約他十點，他早到了。

他不知對方是誰，但對方說知道他是怎樣的，屆時自會找他。因此，他揀了一個十分有利於逃走的位置，坐了下來。

他後來又入過洗手間，再找後門。

他要盡量了解這裏面的一切，也要留心每一個出入的人客，因爲他們之中，可能有勒索者在內。

他循例要了一杯酒，但他不斷警惕自己，切不可喝醉。

突然有人在他前面坐了下來。

儘管燈光是那麼的昏暗，他也可以認得出對方是誰。

「想不到竟然會是你。」利友文冷冷地說。

坐在他面前的，正是侍役何偉，他也在笑，而且笑得更冷。

「錢帶來了沒有？」何偉問。

「先讓我看看底片。」利友文伸出了手板。

何偉把一個信封交給利友文。

利友文從裏面取出了一張底片，在燈光下看了一看。

底片中有一男一女，男的正是他！

「上次向我勒索的也是你麼？」利友文問道。

「是的，我輸得太多。」何偉答得十分冷靜。

「你怎麼拍到這些照片？」

「坦白告訴你，我也看中了廖小麗，不幸給你棋先一着！」何偉呷了一口酒，又說：「我偷拍下你和小麗幽會的照片，目的本來是準備日後要來要脅小麗，向她求愛，但是，後來我才發覺，你是鬼影帮的人。」

「你怕？」

「怕當然有些怕，但你也切勿輕舉妄動，否則，吃虧的是你。」

「你的意思是，你手上還有我們的底片？」

「不錯，否則，我又怎敢現身？」何偉又說：「只要警方知道你是小麗的情人，你就有麻煩。」

「你很聰明，」利友文無可奈何地苦笑，「我雖然沒有殺死小麗，但只要警方知道我是時時約她的男友，也肯定會有麻煩！」

「對啊！所以，這一千元代價，根本不貴。」

「這一千元可以給你，但除了底片之外，你爲什麼還要保留一張？」

「那是爲了保證我生命的安全，」何偉道：「我想過了，你給我十萬也沒有用的，回頭我收了錢之後你就會殺我，但現在我有了保證，只要懷疑是你殺我，我朋友就會代我把一封預早寫好的信寄給警方，信中除了寫出你和小麗的關係之外，還附有一張你們幽會的照片。」

「哈哈……你眞聰明！」利友文忽然面色一沉，「不過，當小麗被殺時，我有時間證人，證明我不在場的。」

「既然如此，你何必怕成這樣子？」

「我不想影响鬼影帮。」

「不！你並非因爲鬼影帮。」說這話的人並非何偉，而是另外一個人。

那是阿生。阿生的突然出現，令到利友文和何偉二人同感驚愕。

阿生說：「你殺死小麗，是由於她有了身孕，令你手足無措，因爲我知道你有一個情婦，她決不允許你跟小麗結婚！」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利友文瞪住阿生，出奇地問。

「我不但知道你來了這裏，還知道你殺了另一個女人——那是小麗的三姑！」阿生說。

「你胡說八道。」利友文站了起來，「快給我滾！」

酒吧中人看見有人吵架，立即亮燈干涉。阿生沒有理會他們，繼續對利友文道：「因三姑見過你，也許小麗生前時，對她提及你，所以你怕查案的警探遲早會找到你這兒來，於是你一不做二不休……」

利友文也不等阿生講完，已自懷中拔出了他的手槍來。

但是阿生是何等樣人？

阿生既是有備而來，自然也不會讓對方輕易佔到上風。只見阿生飛起一腳，利友文應聲後仰，手槍也不由自主地飛脫！

何偉趁勢想溜出酒吧門外，但韋倫探長已帶人及時趕到。

阿生與利友文扭作一團，直至警探揚聲吆喝，叫他們住手，利友文仍不顧一切的，企圖掙脫阿生的糾纏，突圍而出。但是，阿生是一個武功相當的人。徒手搏鬥，利友文無論如何也不是阿生的對手。

一個只得一副牛力，一個却懂得借力，前者吃虧是肯定的，後者則代表了功夫的奧妙。結果，利友文終於還是給阿生制服下來了。

酒吧老闆娘呱呱大叫，要阿生他們賠償，後來還是給韋倫探長出面，表示他們是警方人員，回頭一定照數賠償。

大批警員開抵現場，實際上較早時已有大批便衣開入了唐人街，因此只須一聲號令，警方人員即可雲集！

阿生眼前情勢發展至此，示意韋倫探長，派人到唐人街各處大舉搜索，只要稍有可疑的黑社會份子，也被帶走。

刹那間，唐人街弄得鷄飛狗走，各堂口的黑社會人物以事出突然，大都走避不及，紛紛落入了警方手中。

當然，這輩黑人物並非個個有罪，但警方的大舉搜捕，最少也可以起個阻嚇作用。唐人街的父老們，都爲之額手稱慶。

餐室侍役何偉雖然犯了勒索罪，但由於他肯與警方合作，指證利友文就是謀殺廖小麗的元兇，所以法庭只是輕判懲誡。

利友文有個情婦，但却垂涎廖小麗的美麗，設計勾引她上釣，進而與她幽會，不幸却有了身孕。發覺時已有了四個月。

利友文知道情婦兇悍，於手足無措之際，把心一橫，冒充刧匪，幪面闖入中國餐室，將小麗射殺。

要不是阿生鍥而不捨，根本不可能讓他落網，只要他肯讓何偉繼續勒索金錢，就天不知地不覺。可惜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殺人者死，一切似乎早有了安排。

利友文被判了死刑，但唐人街的黑帮依然存在。

廖小麗夢想着到美國去，揀個如意郎君，過天堂式的生活，却想不到遇上了一個大色狼，還賠上了性命。

假如她死而有知，一定有「悔不當初」之感。

小麗的姑母——三姑，也是給利友文所殺，正如何偉所說的一樣，因爲只有三姑知道他和小麗的關係。

假如三姑把這秘密告訴警方，警方一定找出許多綫索來。

因此，一不做二不休，利友文終於一錯再錯。正是死有餘辜。

廖小麗死了，她到底代表了什麼？

她代表年靑一代，也代表了夢想到美國移民享福的年靑少女。

有些人明知山有虎，偏向山中行，爲什麼？

只因爲有太多的夢想！

當然，不一定每個人都如此不幸，但像廖小麗一樣，那邊沒有親人照顧，自己又語言不通，何必還涉重洋？

故事完了。

但是人間的悲劇似乎永遠也演不完！

（完）

葉問兩戰西洋拳師

嚴霜　文

由於詠春拳是嚴詠春所創，故此它的一拳一掌，十分柔和，似乎沒有強大的勁，可是，練習已久，能够使用連消帶打的招式，就可以一招挫敵，本文所說的故事，包括詠春和永春的黐手，但是一招獲勝，先說佛山都司衙門教頭王泰初挑戰的事蹟，這位王教頭在都司衙門任職軍中教頭，已經有許多年，擅長滿州拳脚的袖裏藏花一招，跟強敵交手，伺機出擊，雙手齊出，把對方身體整個箍實，使勁一挾，受擊之人，便會弄到肋骨折斷，吐血身亡，他已經使用這一招擊敗了許多名高手，偶然在宴會上與東莞永春派教頭馮錦濤同席，王泰初冷然說：「馮師傅，古人有云，拳怕少壯，可見拳術一向都是以少壯之人拳脚有勁，特別値得崇拜，我不信一個女子所創的拳脚能够打赢渾身是勁的少壯派拳師，如果你肯當面賜教，我非常高興跟你過招。」

王泰初講完這句話，就在酒席前面擺下子午馬，雙臂如鐵，大聲催促，馮錦濤看了認爲無法推辭，索性站起來向對方抱拳爲禮，說：「敬請王師傅指教。」

馮錦濤雖是口中發言答應接招，但却

沒有攻勢，甚至毫無準備，只是踏穩二字箝羊馬，目光燜燜，注射對方的一雙手，他自己的兩手低垂．毫無招式，看來似乎輕敵。

王泰初是個火性的人，非常焦急，看見對方不但沒有發招，而且兩手垂下來，好像存心輕視，他怒不可遏，大叫一聲，立刻進馬、以雙龍出海一招向馮錦淸中上路撲攻。

雙龍出海有兩種打法，一種打法就是左右兩手向對方的胸部發招，另外一種打法剛剛相反，右拳向對方臉孔打出，左拳同時發招，向對方的胃囊進攻，一上一下，由於這兩拳所進攻的全是要害，只要其中一拳打中，便受重傷，王泰初一向喜歡以硬拳硬馬發招、出手便即搶攻，那一招雙龍出海又快又狠 實在不易招架，殊不料碰着永春派的抱牌手 剛剛尅制 左右兩手分別向對方兩條手臂擋格，跟着左拳向對方的口鼻之間打出．王泰初想不到馮錦淸打得如此快速．他的雙手已經打盡，無法回救，「砰彭」一聲，口和鼻同時中拳．鮮血流出 頭暈眼花．完全失去戰鬥力．他最擅長的袖裏藏花絕招，沒有機會要出來，已經宣佈打輸，酒也不喝，滿臉羞慚，便即離去。

此後馮錦淸就在佛山祢司衙門担任軍中敎頭，代替王泰初的職務，上述那一頁夢痕指出永春拳的黐手，如果練習得有斤兩，便可一招取勝。

後來馮錦淸每日到蓮花地與詠春派高手找錢華𣁽究武藝．故此，找錢華跟他兩人的招式甚爲接近 可以說永春和詠春兩派相差甚微。

葉問在十歲已經喜歡練武，他的父親是殷商，慕名拜訪找錢華，叫葉問登門執弟子禮，故此，葉問只是在十四歲的時候，已經懂得詠春派的奧妙，苦練不絕。

十六歲的一年，葉問離開佛山，到香港來，在聖士提反讀書，因爲他每戰必勝，所有的同學都公舉他爲大哥，那時間同學中有一名洋人的子弟叫做賓拿利，身材雄偉，拳風甚勁，其父是西洋拳師，他苦學多年，自命不凡，平日隨時揮拳毆打華人，學校當局獲悉，置之不理，該校的同學多次向葉問投訴，希望葉問爲國增光，把他痛毆一頓。

當時葉問負責用中國拳術跟西洋拳作戰，希望把賓拿利挫敗，那天他知道賓拿利在球場玩籃球，他故意在運動場的一角紮馬開拳，表演詠拳春術，他知道賓拿利一向輕視中國拳術，必定走過來挑戰，果然不出所料，賓拿利忽然標馬上前，冷笑一聲，說：「摸手摸脚，也〞是中國拳術嗎？」

葉問說：「對，這是中國最出色的少林拳，非常微妙，絕非西洋拳所能及，而且專打特別勇猛的西洋拳師。」

賓拿利哈哈大笑，說：「你的體型細小，遠比不上我，發拳無勁，不堪一擊，跟西洋拳比較，有天淵之別，如果你不相信，斗胆落場跟我過招，那就可以令同學分得出高下來。」

葉問正是渴望他挑戰的，聽了這句話，正中下懷，說：「我當然有胆跟你用拳脚分高下，爲了避免你說我們中國人用脚暗算，我可以對你說知，我只用拳掌，絕不起脚，但要首先聲明，倘若我把你打傷，流出血來，乃是你自取其辱，不要責備我。」

最後的兩句話，葉問故意說得响一點，一來希望吸引附近的同學不再打球，走過來圍觀，另一方面，讓同學做個見證，萬一眞的打傷對方，不能在校長面前控訴他。

賓拿利仍然輕視他，縱聲狂笑，說：「如果你能够打傷我，我當然不會追究的，你看着吧，我的一雙鐵拳，在拳力機上面發招，一拳就重三百磅，深信你一拳也捱不起。」

葉問笑笑說：「你不必多言，請即發招。」

那時圍觀的同學愈來愈多，葉問擺出了詠春拳的招，下邊的一雙脚只是微微站着，上邊的兩隻手却是低垂下來的，賓拿利不理會他以甚麼招式應戰，大喝一聲，直衝過來，連打幾拳，又快又勁，俱是用鈎拳向葉問頭上打去的，葉問疾忙退馬，連閃兩閃，到了對方第二拳打來，他不再閃了，連消帶打，壓任對方來拳。跟手以短拳打出，快如閃電，一拳打中賓拿利的鼻子，鮮血由鼻流出來，正如他預先估計一樣，一招就可以把對方打到流血，不過，所流的只是鼻血，並非內部受傷，賓拿利相當的佩服，而且當時給他打到頭暈眼花，不敢戀戰，知難而退。

此後賓拿利就不敢當衆誇張如何擊敗中國拳術了，葉問此舉，大快人心。

不久之後，葉問又再跟一個摩囉差的拳王挑戰了，那時香港的警察多數由印度人担任，中國習慣把這種人稱做摩囉差，就算當面招呼，仍叫做差哥。

這種稱做差哥的人，專打小販，葉問看在眼裏，異常震怒，决心報復，他知道在摩囉廟附近有一名稱做拳王的摩囉差名叫拜耶星，身高六尺過外，非常粗壯，手段最兇，他穿了警察制服，有槍在身，恍如巨人，小販看到他走近，紛紛散開，故此，他反而不容易捉到小販，爲了達成任務，他故意穿便服，而且身上沒有帶槍，在鬧市穿插，看見小販就打。

葉問等候多時，有一天忽然跟他碰頭，故意走近他，笑着說：「拜耶星，你多多有好人。」

這句話是仿效摩囉差學習中國話却又講不正的口音，實際上等於諷刺，拜耶星平時惡慣，聽了此言，睜大一雙眼，喝問一句：「你知道我是誰呢？」

葉問說：「我當然知道你綽號殺人王，專打中國人，不過你不敢打我。」

由於葉問的體型跟拜耶星相差太遠，拜耶星聽了怒火攻心，不再開言，隨即右拳向葉問的臉部痛擊，葉問早有準備，雙手齊出，剛剛黐住對方的右臂，另一隻手就向對方撲攻，仍是短拳，不過一招把拜耶星打中，不但流出鼻血，而且打落兩隻門牙。

拜耶星痛極雙手掩口疾走而去，葉問由此就在港島方面初露頭角，沒有設館授徒，但已使一般番書仔知道他的拳脚厲害，把他稱做中國拳王。

——完——

龍虎雙傑故事

龍乘風·文
子成·圖

迷幻槍王



殺人圖滅口　黑帮暗火併

六月十二日，凌晨一點三十五分。

在一間燈光黯淡的餐廳裏，三個長髮青年剛結了帳，正想離座的時候，突然其中一人慘呼一聲，就仆倒在地上，完全不能動彈。

他被一把兩尺長的東洋刀連刺三下，不死才是怪事。

其餘兩個長髮青年見狀，大驚失色，連忙奪門而出。

但在另一張桌上，突然衝出了三個戴着雨帽，穿上黑色手套的大漢。

他們的手裏，都握着一柄斬牛骨用的刀。

刀聲霍霍，亂砍亂劈，整個餐廳叫聲、哭泣聲大起，亂成一團。

這個時候，這間通宵營業的餐廳的生意極其旺盛，其中差不多佔了一半都是女孩子。

她們個個花容失色，還有人險些被三文治噎死。

四個手持殺人兇器的惡漢，狂攻三個長髮青年。

三個長髮青年早已倒下了一個。

餘下兩人，各吃了兩刀，仍然拚命奪門逃跑。

可是，他們已無法逃得遠，四個兇漢又緊迫上來。

雙方的距離很近，斬骨刀與東洋刀彷如斬瓜切菜的，砍個不亦樂乎。

黃台之瓜，何堪再摘。

就算這幾個大漢不再追殺，他們也已受傷極重，此刻再添十七八刀，就算他們有十條性命，也得同時完蛋了。

× × ×

凌晨一點三十七分。

血案已結束，歷時不超過兩分鐘。

三個長髮青年慘死在利刀之下，一段可怕的故事就從這裏開始……

× × ×

六月十二日清晨七點零五分。

邱燦堂坐在那張早已殘舊的沙發上，一雙濃眉彷彿打了個結。

他的身材並不高。

但在他的身上，却有一股無法形容的勁，使人覺得他有一股懾人之力。

他今年已六十出頭，他的頭髮已開始變成灰白。

但他的威儀，也因年紀的逐漸增加而顯得更爲懾人。

雖然現在已是中子彈時代，但他的衣服型式，還是保留在四五十年前的時候一樣。

他喜歡穿紡綢大褂，脚上永遠都是黑布鞋、白襪子，就像電影裏的黃飛鴻一模一樣。

唯一有所分別的，乃是黃飛鴻是一個身懷絕頂武功的俠士，而邱燦堂却是一個黑帮的老大。

× × ×

除了極少數的人之外，一般人都稱呼

邱燦堂爲老邱。

老邱年輕的時候，是個賭徒，但却逢賭必輸，而且每每輸得很慘。

那時候的老邱，就像一條餓透了的大鯨魚。

他的胃口實在是太大。

有一次，他帶着三十塊錢的賭本，在賭檔裏贏了八千多塊。

那時候，他在一間雜貨店裏當伙計，月薪只有六十塊錢。

他忽然間就贏了八千多塊，這筆數目是相當驚人的。

可是，他居然在贏了這筆錢之後，又再乘計程車到另一家更大的賭場碰運氣。

連他自己都不知道還應該贏多少錢才收手。

在那一家更大的賭場裏，他的運氣似乎不錯，兩個小時之內，他又贏了兩萬多塊。

連同那八千多塊計算在內，他已足足贏了三萬塊。

可是，他居然還是不願意就此罷手。

結果，幸運之神終於離他而去，他的幸運變成了倒霉。

在不足半小時之內，他這三萬塊錢就像流水般倒了出去，最後只剩下十塊！

× × ×

在邱燦堂的「賭博歷史」裏，這是令他畢生無法忘懷的一頁。

三十塊贏了三萬塊，仍然不肯收手，結果被打回原形，還要輸掉二十塊。

自此之後，他足足五年沒有賭博。

不論大賭小賭，甚至是三兩毛錢的小賭局，也一概不賭。

他拚命的工作，拚命的賺錢，拚命的儲蓄。

五年之後，他在銀行裏居然有兩千塊錢的存欵。

那時候，兩千塊錢可不能算是一個小數目，別忘記他的月薪還只是六十塊錢而已。

他的老闆是一個著名的守財奴，邱燦堂在雜貨店裏工作了六七年，從未加過一塊錢的薪金。

他終於辭職。

他辭職之後，就拿着兩千塊錢去找舒成。

× × ×

舒成是邱燦堂的朋友。

朋友有很多種，而舒成却是老邱所有朋友之中，最卑鄙無恥的一個。

舒成本來就是三教九流中最下流的一種人。

爲了金錢，他不惜出賣任何一切。

屬於他自己的，固然出賣，不屬於他自己的東西，只要有機會，也照樣出賣可也。

他也是個賭徒。

而且，他那種賭勁兇狠的程度，絕不在昔日的老邱之下。

當老邱找到舒成的時候，正是舒成最意氣風發的時候。

他這兩天的手風極順，手頭上有千多塊錢。

當他看見老邱的時候，還以爲老邱知道自己贏了錢，前來求借。

當時舒成的臉色很不好看，一張臉緊繃繃的，像是刻薄成性的富翁，碰見了一個懇求施捨的乞丐一樣。

但老邱並不是來懇求施捨，也不是向他賒借。

他提出一個建議，要與舒成合作。

當舒成聽完老邱的建議之後，緊繃繃的臉立刻變成眉飛色舞。

他認爲老邱的建議好極了。

老邱的建議是：「合作開設賭檔」！

× × ×

開賭檔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資金與人手缺一皆不可。

除此之外，還得要攪清楚門路，最少得有一個後台支撐着。

他倆只有三四千塊，當然談不上資本雄厚。

但大賭場開不成，弄個小賭檔總是可以的。

小賭檔的注碼賭得不大，而且在橫街窄巷裏擺設，隨時開賭，也可以隨時收。

這只是小生意。

但小生意逐漸就做得大起來。

舒成是在黑社會裏混的，雖然面子並不大，但總算給他弄得頭頭是道，憑着不怕死的胆色，居然把小賭檔逐漸擴充，變成大賭檔。

然而，舒成的脾氣十分暴躁，他並不受到手下的愛戴。

他們反而喜歡另一個老闆——老邱。

× × ×

老邱自從經過那次慘痛的敎訓之後，他開始明白了一個道理。

在賭桌上能夠眞正贏錢的，通常都只是賭場的老闆。

賭徒十賭九輸。

只有賭場的老闆，才是眞眞正正的大贏家。

所以，他戒賭。

他不做賭徒，而立志要做一個賭場的老闆。

當然，這一門生意也必需要冒相當的風險。

但老邱似乎天生就有一種冒險的性格，雖然他本來並非黑社會中人，但他在這個圈子混了兩三年之後，名氣居然蓋過了舒成。

他們合作的生意，越做越大，所獲的利潤也越來越多。

然而，舒成却在這個時候，竟上了毒癖。

他開始的時候吸食鴉片，後來改吸海洛英。

他不但吸毒，而且性情越變越壞，動不動就向手下大發脾氣。

他甚至經常痛毆手下。

結果，毆人者人亦毆之。

在一個黃昏，舒成正在吸食海洛英的時候，突然有六隻粗大的拳頭向他身上的要害招呼。

常言有道，雙拳難敵四手，何況還是以一敵三？

倘若舒成是個武林高手，那當然自當別論。

可是，他並不懂得技擊，而且身材也不及對方三人健碩。

他們把他打得不成人形。

舒成頻頻討饒，但他們並不動憐憫之心，拳如急雨，越打越是兇狠。

舒成捱了多少拳？

連驗屍官也驗不出來，只知道他被人用重拳毆打無數下而致死。

他的體內大量出血，骨頭最少斷了二三十根。

這當然是兇殺案。

但兇手沒有被抓着，這件案就這樣地一直被擱下來。

× × ×

舒成死後，在組織裏當然只剩下一個老闆。

那是老邱。

老邱對舒成的遺屬照顧甚週，而且撥出了大筆金錢，送給舒成的妻子作爲生活費用。

但從此之後，賭場的生意，就與舒家絕對沒有關連，老邱已成爲賭場的唯一大老闆。

沒有人加以非議。

因爲舒成實在太令人討厭，他死亡的消息傳出後，他的手下居然大事慶祝。

老邱聽見這件事之後，曾板起臉孔痛斥手下。

他給人的印象，是公平正直，大公無私的。

所以，他成功了。

× × ×

老邱的計劃，終於一步一步的實現。

他要成爲一個有財、有勢的黑社會大亨。

經過了三十多年的風風雨雨，他總算有了極大的成就。

當然，他的「成就」只是對他自己有好處，對於整個社會來說，他非但毫無貢獻，而且還害得不少人傾家蕩產，破壞了不知多少個美滿幸福的家庭。

人生在世，誰不在賭。

但眞正的贏家，又有幾人？

× × ×

六月十二日清晨七點三十分。

老邱坐在那殘舊的沙發上，已足足半個小時。

他在等待一個人的報告。

直到七點三十一分的時候，他等待的人終於來了。

那是老邱的汽車司機，也是老邱的保鏢。

他叫小謝。

小謝的身材並不小，足足有六尺高，他簡直就是個巨無霸。

但老邱仍然喜歡稱呼他小謝。

小謝在老邱的面前，就像是一隻馴服的獵豹。

老邱看見小謝之後，第一句就問：「查出了沒有？」

小謝點點頭。

老邱的臉色，沉重得就像風雨前夕的天氣：「是甚麼人幹的？」

小謝深深的吸了口氣，才緩緩的道：「殺死金彼得等人的，是趙鬼臉手下。」

老邱冷冷一笑：「是誰主使的？」

小謝道：「趙鬼臉。」

老邱立刻霍聲從沙發裏直跳了起來。

他就像一座正在爆發中的火山。

但奇怪，他忽然又忍了下去，並沒有過份的衝動。

老邱儘量保持冷靜。

因爲他正面臨着一個極大的挑戰。

× × ×

老邱的衣着雖然保守，但他的手下，却不乏新潮派的人物。

金彼得、何亞西和司徒文都是很追得上潮流的時髦青年，同時，也是老邱的得力手下。

他們絕對服從老邱的命令，而且相當忠心。

如果不是老邱，他們早就被一個放高利貸的吸血鬼活活打死。

然而，他們的命運，始終難逃死於非命的厄運。

他們昨夜在一間餐廳裏，被人用亂刀斬死。

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血案，他們三人犧牲了性命，但更大的危機，却隱藏在後頭。

爲了這件事，老邱感到無比的憤怒。

他決定要找趙鬼臉算帳。

× × ×

趙鬼臉在三十年前，是一個很英俊瀟洒的男人。

那時候他的名字並不叫鬼臉，而是一帆。

趙一帆這三個字，現在已很少人知道，人人都叫他趙鬼臉。

一個英俊瀟洒的男人，怎會變成「鬼臉」？

那是因爲他太「風流」。

他的風流，已跡近乎下流。

他欺騙過不少女人，也糟塌過不少黃花閨女。

他有一張油滑的咀巴，同時更有一隻「魔手」。

這一隻「魔手」，專偷女人的心。

他是個偷心賊。

爲他而神魂顚倒的女孩子，正不計其數。

但她們結果都很失望，甚至很痛苦。

然而，天理循環，報應不爽。

這一個竊玉偷香的風流賊，終於遭遇到「滑鐵盧戰役」。

他在一個小寡婦的香閨裏，被人用繩索緊緊的縛着，然後一張俊俏的臉孔就被人用鋒利的刀片狠狠的割了十八次。

這十八刀割下去之後，這個英俊的男人就變成了比吸血殭屍還難看百倍的怪物了。

自此之後，趙一帆不見了。

因爲他已變成了趙鬼臉。

× × ×

趙鬼臉的臉孔變得難看無比之後，他的心腸也彷彿比從前變得更加醜陋。

他開始了另一種生活。

那是販毒的生活。

據說舒成染上毒癖，最大的「功勞」還得要歸功於趙鬼臉。

現在的趙鬼臉，仍然時常與女人混在一起。

而且，與他在一起，都是很漂亮，又

年青的女孩子。

當然，那完全是金錢作祟。

如果他不付錢，又有那個女孩子願意陪伴這一個又老又醜的怪物？

趙鬼臉絕不在乎別人對自己的看法怎樣。

他的宗旨是：

「拚命賺錢，也拚命的玩女人。」

他越拚命賺錢，被他害死的人也就越多。

黃、賭、毒三大害之中，毒品遺禍社會最烈，這是絕對不容爭辯的事實。

當然，販毒很容易賺錢。

但部份黑人物，對於販毒絕不沾手。

老邱就是這種人。

儘管他開設賭場，同時也開設不道德的場所，但他絕不販毒。

他沒有忘記舒成是怎樣倒下去的。

如果舒成沒有吸毒，他的壽命一定可以活得長久一些。

因爲他吸毒，因爲他已趨向慢性自殺的路徑，所以他老邱決定提早結束他的生命。

這是老邱的秘密。

也是半公開的秘密。

但沒有人同情舒成，絕大多數的人，都認爲舒成早就應該死在老邱的手下。

× × ×

六月十二日下午六點零六分。

老邱帶着十五個手下，分乘三輛汽車駛到近郊的一間豪華別墅。

那是趙鬼臉的地方。

老邱的手下，就像十五隻兇猛的豺狼一般，直向別墅之內闖去。

老邱的下達命令是：「把趙鬼臉揪出來。」

但老邱的手下闖進別墅之後，很快就急急退出。

他們雖然找到了趙鬼臉，但却沒有把他揪出來。

因爲趙鬼臉已變成了一具屍體。

老邱立刻問小謝：「他眞的死了？」

小謝道：「不錯，他的臉上血肉模糊，好像捱了一槍。」

老邱呆住了。

他正想找趙鬼臉算帳，想不到趙鬼臉却已變成了死人。

人既死，當然一了百了。

他連忙吩咐手下離開這間別墅，他不想沾惹到不必要的麻煩。

但麻煩的事情是否已遠離他而去呢？

× × ×

六月十三日上午九點正。

賀彼得探長剛睡了兩個小時，又再繼續他底忙碌的工作。

本市連續出現兩宗驚人的兇殺案，使到本來已經工作繁忙的賀彼得，更加忙個不亦樂乎。

他剛離開住宅，立刻就發現到街角不遠處，有一輛鮮紅色的跑車。

跑車上有兩個年青、瀟洒、穿着隨便，但却令人看來很順眼的男人。

賀彼得一怔。

他當然認識他們。

因爲這兩人就是龍虎雙傑——龍大衞和高森。

這一輛鮮紅色的跑車，是高森在前個星期才換購的。

高森就是有這種脾氣，每逢有漂亮的跑車面世，他就心癢癢的，總要換一輛新的來發洩發洩。

他在跑車的身上能發洩些甚麼？

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當跑車在公路上風馳電掣的時候，他整個人的情緒就進入一種高度刺激的境界。

他喜歡冒險。

雖然，他知道開快車是極其危險的，但他仍然無法完全控制自己。

不過，近幾個月來，他開快車的速度，總算比以前減低許多。

也許，那是受了龍大衞的影响。

以前，龍大衞也喜歡開快車，而且胆色絕不稍遜於高森。

但自從他結婚之後，開快車的機會少了，漸漸地好像不懂得怎樣開快車。

連高森也受了他的影响，開車的速度大不如前。

其實眞正影响高森的並不是龍大衞，而是龍大衞的新婚太太趙寶茜。

趙寶茜每次見到高森，便像母親教訓兒子似的，再三囑咐他別再開快車。

除了趙寶茜之外，賀彼得也經常警告龍大衞和高森二人，切莫違犯交通條例，亂開快車，使警方增加不必要的麻煩。

趙寶茜是勸告。

但賀彼得却是警告。

× × ×

賀彼得看見高森又換了跑車，不禁皺眉嘆了口氣。

這人的確是個典型的花花公子。

賀彼得一向都不喜歡花花公子。

但對於高森，却有點例外。

也許那是由於高森曾經替他解決過不少難題，甚至好幾次從危險的環境中，挽救過他的性命。

高森曾經救過賀彼得，那是事實。

但賀彼得也曾經救過高森的性命，他們之間，誰也不欠誰的。

賀彼得走了過去，對高森道：「你換這輛跑車又花了多少錢？」

高森笑了一笑，道：「別那麼俗氣，見了面，總是問長問短的，我可不是個犯人。」

賀彼得咳嗽一聲，道：「又有甚麼新發現？」

高森凝注着他，緩緩道：「我的最新發現，對你來說很有重要性。」

賀彼得一怔。

「有甚麼事，爽爽快快的說，別賣關子。」

高森笑了笑，道：「我發現你的精神很差，而且眠睡不足。」

賀彼得差點沒氣得昏掉。

龍大衞也忍俊不禁，笑道：「彼得，你的精神的確很差，近來最少消瘦了好幾磅吧？」

賀彼得嘆了口氣，忽然問龍大衞：「你可認識趙鬼臉？」

「趙一帆？」

「不錯，咦！你連他的眞正名字都知道了？」

「怎會不知道，我擁有關於這個人的資料，絕不會比警方的檔案少得多少。」

「你覺得這個人怎樣？」

「該死！」

「該死？」賀彼得又嘆了口氣，道：「事實上這個人確是人類中的渣滓，該死有餘，但他現在死了，却又替我帶來不少的麻煩。」

高森淡淡道：「有謀殺案發生了，你當然會感到麻煩。」

賀彼得道：「普通的謀殺案，我未必會插上一手去理會，但這一宗謀殺案，却牽連到幾個龐大的黑社會組織。」

龍大衞道：「你担心這是黑社會大火併的開始？」

賀彼得嘆了口氣：「趙鬼臉被殺，看來與日前發生的一宗街頭斬殺案，大有關連。」

龍大衞道：「據說警方已開始懷疑趙鬼臉是那一宗斬殺案的主謀者？」

賀彼得點點頭，道：「不錯，但現在看來，又有點不像，很可能連趙鬼臉都是給別人利用的。」

高森道：「倘若如此，案情就更複雜得多了。」

賀彼得忽然看看腕表，然後道：「我現在先回偵探部，看看有甚麼新的發展，對於閣下兩位，還是那句老話，別——」

他還未說完，高森便已笑道：「別開快車，車速不得超過八十咪，對不？」

「八十咪！」賀彼得瞪大了眼睛：「這裏可不是格蘭披治大賽車，有甚麼地方可以讓你的汽車在這麼高速之下行走？」

龍大衞笑了笑：「當然有，而且你絕不能控告他開快車。」

賀彼得一呆。

龍大衞又神秘地一笑，然後說下去：「他是在女朋友的床上開快車呀，你懂不懂？」

賀彼得登時大笑。

高森却立刻一拳重重的打在龍大衞的小腹上。

× × ×

捱了高森這一拳之後，龍大衞並不覺得痛，却覺得肚子有點餓。

賀彼得已回到警局。

高森道：「你既肚子有點寂寞……」

「何謂肚子寂寞？這又算是甚麼文法？」龍大衞道。

「寂寞等於空虛，肚子寂寞就是肚子空虛的意思。」

「不倫不類之至。」

高森忽然嘿嘿地一笑，低聲道：「不倫不類的文法，總比不倫不類的人好得多呀。」

龍大衞的臉色也是微微一變。

因爲他已從汽車的照後鏡中，看見後面有一輛汽車在跟踪着自己。

車上有四個不類不倫的人。

他們看來是嬉皮士，但却比絕大多數的嬉皮士都還更「新潮」得多。

新潮並不是一件壞事，但過份的標奇立異，就難免令到一般人有反胃之感。

龍大衞與高森絕不能算是保守派的人仕，他們也傾向時髦，愛好新潮的事物。

但背後那輛汽車的四個人，簡直就可以用怪物這兩個字來形容。

高森冷冷一笑。

他忽然開動跑車，絕塵而去。

後面的那輛汽車，毫不放鬆。

幸好賀彼得不在場，否則他的眼睛一定會瞪得比萍果還大。

高森開快車的本領，是第一流的。

他本來就是個開快車的高手。

但背後那輛汽車的駕駛者，似乎也是個很有「胆識」的傢伙。

但有「胆識」未必一定有好的技術。

高森一眼便已看出，這個嬉皮士開快車的本領並不怎麼高明。

他嘆了口氣，忽然把跑車駛進一個露天的停車場上。

他把汽車停在停車場上，是不希望再與這一輛汽車再鬥下去。

他担心對方這一輛汽車在街道上橫衝直撞，會傷及無辜。

那是他絕對不願意看見的事。

高森的車子剛停下，嬉皮士駕駛的汽車亦已相繼駛至。

那輛汽車的速度，仍然極高，差點沒有把高森的車子撞個正着。

高森心裏有氣。

倘若這兔崽子把他的新跑車撞壞，他一定會給他們一個重重的教訓。

但現在，要教訓別人的似乎並不是高森，而是那些嬉皮士。

× × ×

四個嬉皮士，四把童軍刀。

這四個人一下車，居然就拔出了刀子，指嚇着高森和龍大衞。

龍大衞望了高森一眼。

高森淡漠地一笑：「想不到今天居然會是一個麻煩的日子。」

龍大衞道：「誰麻煩？」

高森道：「當然是這四個不倫不類的傢伙大有麻煩。」

那四個嬉皮士，駕車的是個臉色灰白，頭髮染成焦焦黃黃的短褲漢子。

其實看他的裝扮，已不能用「漢子」這兩個字來形容。

他最少有八分像個女人。

而且像個又老又醜的女人。

但他的身手，却居然很敏捷，高森剛說完那句說話，短褲嬉皮士便已一刀向他的腰眼上狠狠的插去。

高森的心中，大是憤怒。

此人一言不發，一上來就施以狠辣的殺着，倘若給他一擊命中，就勢非重傷不可。

幸好高森畢竟是空手道的高手，同時，他在國術上的成就也絕對不弱。

短褲嬉皮士雖然這刀插得又快又準，但却給高森輕易地閃避開去，並在對方的胸膛上打了一拳。

短褲嬉皮士心有不甘，又再屈起膝蓋，想撞高森。

但是高森的動作，却快得令他無法想像。

他的膝蓋剛屈起，背上又再重重的捱了一腳。

短褲嬉皮士蹌踉倒退。

其他三人連忙把他扶穩。

龍大衞冷冷一笑：「你們是甚麼人，

何以一見面就要動刀子?」

短褲嬉皮士咳嗽一聲，其他三人又再欲舉刀襲擊龍大衛與高森。

但短褲嬉皮士却沉喝一聲，道：「退下!」

其他三個嬉皮士似乎很聽從短褲嬉皮士的命令，果然乖乖退下。

短褲嬉皮士把刀子拋進汽車之中，並且囑咐其他嬉皮士亦把童軍刀拋進汽車之內。

龍大衛和高森相望一眼。一時之間，倒摸不清楚對方的來意。

短褲嬉皮士忽然站直了身子，伸出了右手。

高森淡然道：「這算甚麼意思?」

短褲嬉皮士正色道：「我現在向閣下道歉。」

「道歉?」

「不錯。」

「但剛才你還想取我的性命!」高森冷冷一笑：「你現在的道歉，請恕我還不能接受。」

短褲嬉皮士的手仍然沒有縮回去，他慢慢的說道：「我叫文可迪。」

「文可迪?」高森的眉頭一皺，半晌才道：「聽說你是趙鬼臉的死對頭。」

文可迪的臉一陣蒼白。

「不錯，趙鬼臉曾經強逼過我打嗎啡針。」

高森道：「現在他已死了。」

文可迪把那隻右手舉起，作了一個起誓姿態：「他的死亡，與我絕無關係。」

高森道：「我也沒有說過這件事情與你有關。」

文可迪道：「剛才我故意向你襲擊，是想試一試你的武功，是否如別人所傳說般厲害。」

高森的臉上，陡地顯出了一個憤怒的神色：「你可知道這種做法有多大的危險，假如我的武功不濟事，此刻豈非已成爲你的刀下亡魂?」

文可迪的臉陣紅陣白，道：「這正是我要向你道歉的原因。」

高森的臉色仍然不大好看。

顯然，他對文可迪的解釋並不怎樣滿意。

龍大衛嘆一口氣，道：「姓文的，明人面前不說暗話，我希望你能把眞正的來意說出。」

文可迪道：「咱們的老闆想見一見兩位。」

龍大衛冷冷一笑：「你們的老闆?」

「嗯。」

「他是誰?」

「這一點……」文可迪乾咳兩聲：「在兩位未曾答應之前，我暫時還不能說出來。」

高森冷哼一聲：「文可迪，你別在咱們的面前耍花樣。」

龍大衛聳肩一笑：「就算你不把他的名字說出，那也沒有甚麼關係，反正我已猜到他是誰。」

文可迪的眸子一亮。

龍大衛淡淡的笑道：「他是不是邱燦堂?」

文可迪楞住了。

他實在想不出龍大衛是從那一點猜出來的。

龍大衛道：「你曾經被人用强逼的手法，注射過嗎啡針，對不?」

文可迪點點頭。

因爲這件事是他剛才說過的。

龍大衛道：「趙鬼臉絕不會隨便動用到這種方法來對付他的敵人，只有邱燦堂的手下例外。」

高森也表示同意龍大衛的見解。

邱燦堂與趙鬼臉，本來就是一雙死對頭。

文可迪深深的吸了口氣，道：「既然你已猜出我們的老闆是邱燦堂，我亦無須再隱瞞，希望兩位能看在燦叔的臉上，去見他一趟。」

龍大衛沉吟半晌。

他忽然盯着文可迪，道：「這件事情我們會加以考慮。」

文可迪道：「燦叔的確很與想兩位接觸一下，他現在正等着兩位。」

龍大衛臉色一沉：「朋友，我說過這件事需要考慮一下，你不必加以催促。」

高森冷冷一笑：「如果你們剛才不是亂動刀子，也許我會對你們的印象稍好一點，但現在你們可以首先回去，倘若咱們要見邱燦堂，也不必勞煩四位引路。」

文可迪無話可說。

最後，他只好與其他三人，駕車離去了。

× × ×

六月十五日，黃昏。

邱燦堂坐在賭場的帳房裏，仔細的翻閱一本帳簿。

雖然他的年紀已有一大把，但他仍然毋須配戴眼鏡，就能把蠅頭般細小的字看得清清楚楚。

這是他近來感到有點自豪的地方。

就在他把帳簿剛剛看完的時候，劉二聾子悄悄的走過來，在他的耳朵邊說了幾句說話。

邱燦堂的眸子陡地一亮。

劉二聾子並不完全是個聾子。

他的左耳聾，但右耳的聽覺能力仍然相當良好。

他辦事的能力，更備受邱燦堂的欣賞呢。

當邱燦堂不在賭場的時候（事實上他也絕少會在賭場之中，因爲近來警方經常掃蕩非法賭場。），劉二聾子就是賭場裏的最高權力負責人。

劉二聾子說完這幾句話之後，就緩緩的退開一旁。

邱燦堂沉吟半晌，忽然站起了身子，走出了帳房之外。

× × ×

邱燦堂的賭場，就算不是本市最豪華的，相信也差不到什麼地方去。

這裏的賭客，其中不乏在本市具有名望的紳士闊少，而且還有不少銀幕上的大明星。

雖然不少地下賭場都被警方掃蕩，但直到目前爲止，這裏還是沒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邱燦堂果然並非等閒之輩可比。

現在，他已從帳房之中，踏步到賭場

之內。

番攤、牌九、百家樂、廿一點、骰寶、還有十三張，每一張賭桌旁，都擠滿了賭客。

其中最熱鬧的，似乎是番攤。

邱燦堂徐徐地走過去。

只見攤桌上的鈔票，像流水般押在「二、四」這兩門之上。

「一、三」兩門，注碼却少得可憐，只有區區幾千塊。

邱燦堂再看看「攤路」。

只見最近開出的十五口攤，分別是：3、4、2、2、2、4、4、2、2、2、4、2、2、4——

換而言之，「2、4」這兩門攤，已連續開了十四次之多。

「1、3」這兩門，居然變成了「盲門」。

賭徒的性格，有人喜歡故意執拗，但跟風的人却更多。

押在「1、3」這兩門的只有數千塊，但押在「2、4」這兩門的却差不多足足有二十萬。

一口攤的投注額達到二十萬，這是一筆驚人的數字。

荷官已準備敲响桌上的一個鈴鐺。

鈴鐺一敲响，就要停止接受下注，然後揭盅。

但就在這個時候，一把清亮的嗓子响起：「等一等。」

沒有人去注意這個人。

每一個人的眼睛都注視着桌上的盅。

但等，那人把一疊鈔票押在「1、3雙角」時，每個人的面色都有點變了。

那是整整一大疊巨額鈔票，每一張的面額都是一千塊。

這一筆投注，恐怕最少也超過十萬。

每個人的目光，都開始向這個押注的人望去，有些人還在暗暗的冷笑。

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把賭注押在「2、4」這兩門之上，他們當然不希望這個人贏錢。

因爲他若贏錢，他們就會輸掉。

押這一注的，是個年青瀟洒、西服筆挺的青年人。

在這一座地下賭場裏，絕大多數人的衣飾都很光鮮華麗，而且也有不少年青的闊少，花花公子，他們的相貌都很英俊瀟洒。

但若和這個年青人相比，却還是差了一截。

好帥的男人，好豪爽的賭注。

在此之前，這人根本就沒有押過任何一注。

但他一出手，賭注便已令人咋舌。

這一口攤是否眞的會爆個「1」或者是「3」出來呢?

× × ×

荷官的左手又再遞起。

鈴聲一响，立刻就會揭盅。

每一個人都急切地期待開攤的一刻快點來臨。

但就在這個時候，賭桌上忽然又有「拍」的一聲輕輕响起。

人人的眼色都是一變。

只見又是一疊厚厚的巨額鈔票，拋在「1、3」雙角那一瓣之上，押這一注的，是另一個年青人。

這一疊鈔票的數量，比起剛才那一疊似乎更厚一點。

連荷官的臉色都微微一變。

人人都一窩蜂的把賭注押在「2、4」這兩門上，但却有兩個年青人，偏偏故意執拗地押注「1、3」。

押在「2、4」這兩門的注碼雖多，但加起來還比不上這兩個青年人在「1、3」所押下的注碼。

荷官的眼光，有意無意地向邱燦堂望了一眼。

邱燦堂微笑點頭，示意他不必顧慮一切，照樣揭盅可也。

事實上，就算邱燦堂不在這裏，荷官也一定會揭盅。

這些注碼雖然很大，但仍未足以達到令賭場驚訝的程度。

「叮!」

鈴聲敲响。

揭盅!

× × ×

攤子分撥開兩邊，左一大堆，右也一大堆。

只不過十幾秒鐘的時間，就有人叫道：「右邊是3。」

同時，又有人叫道：「左邊是4!」

人叢中爆出一陣沮喪的驚嘆聲。

「眞的爆個3出來啦!」

3!

這一口攤果然眞的爆出一個盲門3!

絕大多數的人都輸了這一注。

但賭場方面也沒有贏錢。

不但沒有贏，而且賠得很厲害。

眞正贏錢的人，是那兩個西服筆挺、英俊瀟洒的年青人。

他們每人的押注，都超過十萬。

× × ×

賭場輸了。

但邱燦堂的臉上，仍然很鎭靜，而且還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那兩個青年人贏了這一注之後，似乎不想再下注了。

邱燦堂含笑上前，伸出右手，對兩人道：「嘻……兩位的運氣很不錯，我就是邱燦堂。」

這兩個年青人，一個穿灰色西裝，而另一個穿着白色的禮服。

穿白色禮服的是龍大衛。

而穿灰色西裝的，則是高森。

他們果然來找邱燦堂，而且還在見面之前，先在賭桌之上贏了二十多萬。

× × ×

二十多萬並不是一個小數目。

但邱燦堂認爲他們贏得很合理，而且也贏得很精采。

當每個人都押注在「2、4」的時候，他們却押注「1、3」，而且重注出擊，一擊就已得手。

他們看得很準，也賭得夠狠。

龍大衛與邱燦堂握了握手，緩緩道：「邱先生的豪華賭場，的確很有氣派。」

邱燦堂道：「兩位賭得更有氣派，老實說，咱們經營賭場的，最怕就是遇上你們這種賭徒。」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江南鄒生

混沌書生

江南鄒生．幼習硬工．能舉三四百斤物．面不變色．嘗從名拳師學技．尤精劍術．鄒本吳門秀才．外表文雅．故人鮮有知其能武者．某年秋試至金陵．囊資雖未充裕．尚可敷衍旅用．不料遇一考友．因病暴卒．無力扶柩回鄉．鄒生向各士子說項．冀集厚金．以周貧乏．大衆不允其請．反責多事．鄒生義憤塡膺．傾囊捐助．不足．乃典衣服與之．是以孑然一身．無心入場應試矣．一日．散步街市．忽見米肆中有丐者．手弄雙鐵丸．其大如碗．置於櫃上．聲言非數千錢不去．掌櫃以嚴詞拒之．丐忽以鐵丸飛擲店夥面．生在旁接而擲之道中．丐乃俯拾以去．翌日．丐持書至．言我師欲與君相見．能枉駕乎．生竟隨之往．已先有十數人在焉．一虬髯者最爲勇壯．接見之下．頗爲道慷．迨酒過三巡．虬髯者曰．今日清飲寂寞．使小女舞劍．以助酒興可乎．突有一女子手舞雙劍．寒光閃爍．不可逼視．生從容起立曰．余不敏．亦有小技．願與令媛對舞．未識長者肯俯允乎．虬髯者好奇心生．知女技不弱．遂慨然諾之．生乃出二劍同舞．於是四劍並舉．霞光萬道．觀者咸謂棋逢敵手．兩不相讓．虬髯者急大聲呼曰．止．二人收劍．分立左右．復謂鄒生曰．觀君之技．非師兄梁大燕所授乎．生曰然．虬髯者曰．是一家人也．遂以女妻之．後鄒生亦不知所往．

高森淡淡一笑，道：「我們有什麼不妥?」

邱燦堂笑了笑：「你們沒有任何不妥，不妥的只是賭場，因爲你們贏了二十多萬。」

龍大衛道：「二十多萬在燦叔的眼中，又算得了什麼?」

邱燦堂道：「這個自然，同時你們也不一定贏，倘若輸了，那可無趣極了。」

龍大衛道：「我們來到這裏，本就是希望能贏一筆回去，現在目的已達到，也該告辭了。」

「告辭?」邱燦堂一怔，繼而笑道：「兩位如果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不妨遲一點才走。」

龍大衛道：「燦叔有何指教?」

邱燦堂道：「這裏談話，不大方便，不如到帳房裏喝杯酒，慢慢再談如何?」

高森道：「爲了趙鬼臉的事?」

邱燦堂壓低了嗓子，道：「這件事還是保持秘密一點的好；趙鬼臉的幕後集團，並不容易對付。」

高森和龍大衛考慮了片刻，終於還是跟隨邱燦堂，來到了賭場的帳房。

× × ×

喝完了三杯白蘭地之後，高森也老實不客氣，把帳房酒櫃中的酒，整樽拿着來喝。

他喝酒一向都很瘋狂。

邱燦堂倒看得有點呆了。

高森一口氣連喝兩大瓶白蘭地，臉上仍然還是毫無酒意。

邱燦堂突然伸出了右手的大姆指：「好！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好酒量。」

「英雄出少年?」高森悠悠一笑：「這句話不大合理，只懂喝酒的不算英雄，而高某的年紀快已三十，早就不能算是少年啦。」

龍大衛也呷了一口白蘭地，然後對邱燦堂道：「燦叔，現在也該是說實話的時候了，你曾派文可迪找我和高森?」

邱燦堂道：「不錯。」

龍大衛冷冷一笑：「他們出動到刀子，很不禮貌。」

邱燦堂的臉色一變，道：「噢！有這種事?」

龍大衛道：「不過我知道這並非你的意思，但文可迪動不動就出刀子來嚇唬別人，這種習慣應該改一改，否則將來遲早會惹上極大的麻煩。」

邱燦堂點點頭，忽然附身在劉二聾子的耳邊說了幾句說話。

劉二聾子聽完之後，點頭不迭，然後就匆匆的離開帳房。

龍大衛淡淡一笑，盯着邱燦堂，道：「你不是叫他去砍掉文可迪的手罷?」

邱燦堂搖搖頭。

「我雖然想懲戒他，但絕不會砍掉他的手。」

高森道：「其實我們只不過希望他能改一改這一習慣，你不必太認眞。」

邱燦堂道：「隨隨便便就動刀子的人，我並不喜歡，他雖然會替我辦過不少事，但年少氣盛，總要挫一挫他的傲氣。」

高森笑了笑，道：「他也不算太傲氣，最少，他在不敵我之後，態度就變得恭

謹起來!」

邱燦堂冷笑道：「但那已太遲了，我根本就沒有叫他出動到刀子。」

就在這個時候，劉二聾子已回來。

他並非一個人回來，在他的背後，還有四個人。

正是那四個嬉皮士。

邱燦堂的臉色很不好看。

文可迪的臉色更覺蒼白。

邱燦堂冷冷的盯着文可迪：「你爲什麼對他們兩人出動到刀子?」

文可迪無法解釋。

邱燦堂突然上前，在他的臉上重重的打了八個耳光。

這八個耳光打下去，文可迪的兩邊臉頰登時高高的腫起。

邱燦堂雖然年紀有一大把，但他打耳光的力度居然不小。

文可迪捱了八個耳光。

其他三人亦一視同仁，都各捱八下耳光。

四八三十二，這三十二個耳光，每一記都打得清脆玲瓏。

四個嬉皮士筆直的站在那裏，連動也不敢一動。

接着，劉二聾子又把他們帶出去。

邱燦堂嘆了一口氣，搖頭道：「這四個小伙子眞不懂事。」

高森淡淡一笑：「老邱，明人面前不說暗話，你找我們有甚麼事，不妨直說好了。」

邱燦堂背負雙手，踱着方步，片刻才道：「趙鬼臉被殺，這一件事你們的看法如何?」

龍大衛聳聳肩道：「這正是我想問你的。」

邱燦堂道：「你可知道殺趙鬼臉的人，動機何在?」

龍大衛沉吟片刻，才緩緩的說出了兩個字：「滅口?」

「不錯!」

邱燦堂皺眉道：「正是爲了滅口。」

龍大衛道：「據我所知，在六月十二日凌晨，追斬金彼得等三人的，是趙鬼臉的手下。」

邱燦堂的臉上，掠過一絲哀痛的神色：「金彼得、何亞西和司徒文，他們都是我一手提拔出來的，但他們却死在趙鬼臉的手下。」

龍大衛道：「但照目前的情況看來，顯然趙鬼臉也是受人所利用。」

邱燦堂冷冷一笑：「所以他現在也和金彼得的命運一樣，都躺了下去。」

龍大衛道：「你知道趙鬼臉是被誰所殺的?」

邱燦堂道：「最少，我知道的事遠比你們爲多。」

龍大衛道：「趙鬼臉一向都與你站在敵對的地位?」

邱燦堂道：「可以這麼說。」

龍大衛道：「你認爲他是被人利用，那麼，你可否把那人的姓名說出?」

邱燦堂點點頭，道：「當然可以，這本來就是我要見兩位的目的。」

高森凝視着他。

「那人是誰?」

邱燦堂坐了下來，神色肅穆地說出了一個人的名字：「他叫密臣。」

「密臣?」

「不錯，密臣!」

「他是個美國人?」

「不，他是中國人，但在三藩市長大的。」

「他的姓氏你不知道?」

「不知道。」邱燦堂神色更凝重：「但他是三藩市黑社會中著名的槍手。」

龍大衛眉心一皺：「趙鬼臉難道就是密臣殺的?」

邱燦堂道：「我雖然沒有親眼看見兇案的發生，但照推斷，這個可能性是相當大的。」

龍大衛道：「你憑那一方面作出這種推斷?」

邱燦堂道：「密臣在三個月前，曾親自來到這裏。」

龍大衛道：「他來到這裏，不是爲了賭錢罷?」

邱燦堂道：「他是來找我的。」

高森插口問道：「他找你有甚麼目的呢?」

邱燦堂道：「他要利用我的地盤和人手，要求我和他合作做生意。」

高森道：「甚麼生意?」

邱燦堂嘆了口氣，良久才道：「迷幻藥!」

龍大衛與高森的眸子同時一亮。

「他從美國運了大批迷幻藥到本市來嗎?」

邱燦堂吸了口氣，道：「我不知道，但他手上有大批迷幻藥，那是事實。」

龍大衛道：「你沒有答應他?」

邱燦堂冷冷一笑：「我雖然經營不法生意，但毒品這種東西，我從不沾手。」

龍大衛和高森沒有反駁他。

邱燦堂這幾句說話，倒是肺腑之言。

龍大衛忽然道：「密臣想侵佔你的地盤?」

邱燦堂道：「不錯，他想藉着我的勢力，把那一批迷幻藥在這裏出售。」

龍大衛道：「迷幻藥遺禍社會之烈，絕不在其他毒品之下。」

邱燦堂道：「我雖然不是一個正當商人，但要我經營這種生意，倒是寧死不幹的。」

高森道：「如此一來，密臣必然對你很不滿意。」

邱燦堂道：「他是個神槍手，而且還與趙鬼臉朋比爲奸。」

高森道：「但現在趙鬼臉已死了。」

邱燦堂道：「那是滅口!」

高森深深的吸了口氣，道：「我現在需要多一點有關密臣的資料，你是否可以供給?」

邱燦堂頻頻點頭：「這一點絕對不成問題，反正他已嚴重威脅我和我手下的安全，能夠多一些人與他作對，對我來說是有利的。」

邱燦堂的說話，已講得相當坦白。

金彼得等三人被殺在前，趙鬼臉被滅口在後，使他感到敵人的手段相當兇殘，現在已差不多達到要短兵相接的時候。

他希望能借助龍大衛和高森的力量，

給予密臣一個致命的打擊。

× × ×

關於密臣的資料，邱燦堂知道的也並不很多。

但最少，總比龍大衞和高森知道得多很多，因爲他們在此之前，根本就連密臣這個人的名字也從未聽過。

邱燦堂甚至有他的照片。

從照片的形像看來，密臣是一個很英俊的男人，他的身材相當健碩，而且五官端正，一貌堂堂，看來爲人很正派，一點也不像個作奸犯科的歹徒。

但龍大衞和高森却很瞭解一點：

——越不像歹徒的人，往往就是最可怕的歹徒。

密臣曾經在三藩市做過職業殺手，槍法奇準。

他是美國某大槍會的成員，並且在多次射擊比賽中獲奪標。

他在本市有一個老朋友，但却已成爲了一個吸毒者。

這人是藍氏企業公司的少東藍夏利。

× × ×

藍夏利的父親，就是藍氏企業公司的董事長藍創勤。

藍創勤只有一個兒子。

但可惜，他這個兒子不務正業，而且還染上了毒癖。

藍創勤憤怒地把兒子趕走。

「你一天不戒除毒癮，就休想再踏進家門半步。」

藍創勤現在是個商人。

但在抗戰的時候，他却是個勇敢的軍官。

藍夏利染上毒癖，已經是兩年前的事了。

現在，藍氏企業公司的人，已很久沒有見過這位少東主。

沒有人知道他去了甚麼地方。

連他的老子也不知道。

× × ×

在一間黑暗的小型夜總會裏，高森已喝了半瓶威士忌。

無論從任何角度看去，他現在的模樣都絕不能與平時相比。

他好像很憔悴，而且穿的西裝更是殘舊得令人眉頭發皺。

他現在甚麼都不像，只像個窮鬼。

甚至像個染上了毒癖的癮君子。

但他沒有在這裏吸毒，只是坐在最角落的一張桌上，不停的喝酒。

夜總會裏有陪酒的女郎。

但他不要。

他只要酒。

× × ×

瓶裏的酒越來越少。

別人一杯一杯的喝，但他却要整瓶的往嘴裏灌。

窮鬼。

癮君子。

又是個酒鬼。

這三種人他都像。

但這三種人全部不會受人歡迎。

所以，他在這間夜總會中，沒有甚麼會眞正的歡迎他。

連陪酒的女孩子，也不希望自己會被這個醉漢窮鬼看中。

但那只是大部份人的想法。

小雪的想法却不一樣。

當高森把威士忌喝剩只有一小半的時候，她來了。

高森沒有叫她。

但她不請自來。

× × ×

「你還記得我嗎？」

小雪輕輕的在他臉上打了一下：「你搖頭是甚麼意思？你已忘記我是誰？」

高森嘆了口氣，道：「我搖頭的意思，是表示還沒有忘記妳。」

小雪笑了。

她笑得好像很開心，一雙眼睛彎彎的，瞳孔裏射出來的光芒却足以令絕大多數的男人爲之陶醉。

高森把瓶裏的最後一口酒喝光，忽然伸出右手抓住小雪的左腕。

小雪的手沒有縮開，身子反而挨得更近一點。

別人都以爲他是個窮鬼，但小雪知道他不是。

他非但不窮，而且花錢的時候，比絕大多數的男人都更闊綽。

在她記憶之中，除了高森之外，肯在她身上花大筆金錢的男人，就只有一個又老又臭的暴發戶。

但小雪不喜歡陪那個暴發戶上床。

高森是令她難以忘記的一個男人。

× × ×

高森的臉有點紅。

但那並不是因爲他已喝醉，而是燈光的顏色。

他突然把她摟在懷中，深深一吻。

這裏的環境，是黑暗的，音樂是喧鬧的，他吻她，一點也沒有惹起任何人的注意。

這種事，實在是太平常了，那就像是在飯店裏吃飯，有誰會大驚小怪？

小雪突然感到有點興奮。

近來，她已很少有這種感覺，再俊俏的男人，都不能打動她的心。

但高森却像有一股令人難以抗拒的魅力，小雪居然有點醉了。

但就在她希望高森再親熱一點的時候，高森却突然在她的耳邊，問了一句令她渾身有冰冷之感的說話。

他問她：

「夏利在那裏？」

× × ×

小雪呆住了。

她忽然用力從高森的懷裏掙開。

她不再笑。

她的臉孔冰冷如雪。

高森又再抓住她的雙肩。

「小雪，妳和夏利很好，我已查得很清楚。」

「那是我們兩人的事。」

「我並不是妒忌，而是不想妳把他害死。」

小雪的臉色一變再變，她也不再客氣：「高森，你再干涉我和夏利的事，我以後再也不要見你。」

高森嘆一口氣，道：「夏利已走向一條死胡同，難道妳不知道？」

「我知道，他吸毒！」

「莫非妳甘願把自己的青春，爲了供給他吸毒而犧牲？」

小雪不再說話了。

高森道：「我要找他。」

小雪道：「你找他？你認識他？」

「我並不認識他，不過，我有他的照片。」

「你爲甚麼忽然對他有這樣濃厚的興趣？」

「那是爲了迷幻藥。」

「迷幻藥？」小雪的臉色在燈光下仍然顯得有點蒼白：「他和迷幻藥有甚麼關係？他只不過是個吸毒者。」

高森嘆了口氣，道：「看來妳對他的了解並不深。」

小雪承認。

有時候，連她自己都不知道，爲甚麼會對藍夏利那麼痴。

直到現在，她忽然發覺，藍夏利的笑容，最少有七分與高森的笑容相似。

難道她迷上藍夏利，起因竟然是爲了高森？

她不願再想下去。

高森的聲音又在她的耳邊響起：

「妳若眞的愛上夏利，現在就應該馬上把他從罪惡的淵藪中挽救出來！」

小雪的情緒很亂。

她不知道怎樣回答高森！

就在這個時候，音樂停頓了片刻。

她正想決定把藍夏利的下落告訴給高森知道，忽然間她的背後一下槍聲響起，小雪立刻應聲倒臥在地上。

伏！

槍聲並不響亮，因爲槍管已裝上滅音器。

但高森仍然比任何人都更早聽出，那是槍聲。

他的身子立刻從椅上躍，他看見一個白色西裝，黑色襯衣，結白領帶的人，正向夜總會大門之外拔足狂奔！

高森剛追出去，冷不防與一個捧着滿盤汽水啤酒的侍應撞在一起。

高森的衣服，被弄得一塌糊塗。

但他並不在乎，他目前最要緊去辦的事，就是把那個穿黑襯衫，結白領帶的兇手抓回來。

那人是個槍手，也是個兇手。

高森已肯定小雪無法活下去，因爲子彈剛好射穿過她的心臟！

掃蕩迷幻藥　鎗王終伏法

在學校裏唸書的時候，高森是全校跑得最快的體育健將。

不論長跑與短跑，他都經常與「冠軍」二字結下不解之緣。

現在，他離開學校已差不多十年，但他仍然跑得和以前般快。

可惜他奔出夜總會的時候，那兇手已截停了一輛計程車。

高森跑得更快，也絕對快不過一輛汽車。

兇手溜掉了。

高森立刻折回夜總會。

這時候，夜總會中一片喧嘩。

小雪被槍彈狙擊，一顆子彈就已結束了她的生命。

顯然，兇手的目的是滅口。

他不想小雪把藍夏利的下落說出。

當高森回到夜總會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把那個侍應生揪起，然後把他拖進洗手間！

× × ×

與高森撞個滿懷的侍應生，並不是個瘦小的傢伙。

他的身材，甚至比高森還更高大！

但高森一出手，就把他弄得手軟脚痹，那人根本還未看清楚高森用甚麼手法對付自己，整個人便已癱軟下來。

他只覺得胃部劇痛，腸臟好像在翻騰不已！

原來高森一貼身，就已在他的胸腹之間，用短拳連抽三下。

這三拳又快又重，別人根本就沒有注意到在兇殺案之後，又有人在打架。

但其實這並不能算是打架。

因爲那侍應生根本就只有捱打的份兒，給人打了三拳之後，就像一條病狗般被拖進洗手間裏。

那侍應生忽然用盡全力，叫道：「這裏是……是女厠……」

高森又在他的小腹上再打一拳。

「高先生……饒……饒命……」

那侍應生痛得冷汗如雨。

高森冷冷一笑：「你這垃圾！居然弄到我的頭上來了，難道你忘記三年前我對你講過的說話？」

那侍應生搖了搖頭：「我……沒有忘記。」

高森毫不客氣，又再屈起膝蓋，向他的小腹上撞去！

「你沒有忘記，我也沒有忘記！」高森冷笑一聲：「三年前你在一間戲院的女厠非禮女童，被我抓住，我說過以後見你一次，就打一次，見十次就打十次！」

他一面說，一面又揮拳，再把那侍應生打得跪了下來。

「別……別再打……你要問甚麼，儘管問好了……」那侍應生已被打得臉青鼻腫。

高森終於停手。

他冷冷的望着那侍應生，滿臉殺氣。

他的記性很好，絕對不會忘記這個人的。

他叫梁溫，身材雖魁梧，但志氣却短小，唯一最大的本領，就是欺負弱小，尤其是女人。

三年前高森已曾經給他一個不大不小的教訓，想不到現在又再狹路相逢。

剛才梁溫故意撞跌高森，目的就是掩護那殺人兇手。

但他這套把戲，瞞不過高森的眼睛。

最要命的，就是高森一眼就已認出他就是梁溫！

× × ×

高森想找藍夏利，但沒有找着，却反而連累了小雪。

他感到又驚又怒。

他希望從梁溫的口中，獲得兇手的綫索。

梁溫知道的並不多！

他只是一個神秘組織的小嘍囉，但他的招供，却對高森有不少的幫助。

最少，高森從粱溫的口中，知道藍夏利的確與密臣有來往。

但兇手是不是密臣，粱溫却不知道。因爲他根本就從未見過密臣。

高森繼續逼問粱溫。

「你既然從未見過粱溫，何以要掩護兇手逃走？」

粱溫道：「他在開槍之前，曾說出了組織中的一句密語，所以我才知道他是自己人。」

高森道：「啊！密語？他說的密語是甚麼？」

粱溫道：「替地行道。」

× × ×

「替天行道」這四個字，高森聽過不少。

但「替地行道」，他却還是第一次聽到。

× × ×

正當高森在女厠逼問粱溫的時候，龍大衛也在打探藍夏利的下落。

藍夏利是個癮君子。

他吸食海洛英，身體已一天比一天差了。

但只要他還沒有鑽進棺材裏，他就絕對不會放棄吸食海洛英。

他已泥足深陷，無法自拔。

龍大衛經過一番功夫，終於查出他與老楚經常交易。

老楚是個小毒販。

要找老楚，並不太難。

老楚經常都在一間蔴雀館裏打牌。

龍大衛眞的找到去蔴雀館。

那時候，老楚已輸了三千多塊，再也沒有興趣打下去。

龍大衛找到老楚，在他的耳邊說了幾個字。

老楚的臉色，立刻變成了猪肝般的顏色。

龍大衛對他說：「我是賀彼得探長的朋友。」

賀彼得探長這五個字，就像是一個焦雷，轟聲的在老楚的耳邊响起。

老楚深深的吸了口氣。

他希望能够盡量不惹上任何痲煩。

他雖然是個毒販，但他的胆量一向都並不很大。

如果他的胆子，有他的眼睛那般大的話，他現在已經是個大毒販。

老楚的眼睛眞的很大。

而他的年紀却已不小。

年老的人，顧慮的事情總是特別多。

他曾經想退出這個圈子，無奈他的開銷實在太大。

他有四個妻妾，十一個兒女，而且嗜賭。

龍大衛帶他離開了蔴雀館。

他們去喝咖啡。

咖啡還未到，龍大衛就開門見山地問老楚：「夏利在那裏？」

「夏利？那一個夏利？」

「藍夏利。」

老楚吸了口氣。

「你就是爲了這個不長進的傢伙來找我？」

龍大衛道：「他長進與否，與你並無關係，你又不是他的老子。」

老楚嘆了口氣，道：「就算是他的老子，也管不了這個道友兒子。」

龍大衛冷冷一笑：「別在我的面前說風凉話。」

老楚一凜。

龍大衛冷冷的說下去：「如果世間上沒有你這種人，夏利也不會染上毒癖。」

老楚的臉色一變，道：「朋友，你別太過份，趕狗入窮巷，可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龍大衛幾乎想一拳就打碎這個人的腦袋。

但他沒有這樣做。

這裏畢竟是公衆場所，而且就算把他痛毆一頓，對於整件事情來說，也沒有甚麼帮助，反而會打草驚蛇。

龍大衛道：「我現在只問你一件事，你最好就老老實實的回答我。」

老楚道：「你眞的要找藍夏利？」

「別再廢話，他在那裏？」

老楚遲疑了一陣。

龍大衛冷笑一聲，道：「賀彼得雖然忙碌一點，但只要我撥一個電話，你的毒窟和手下就會有極大的痲煩。」

老楚咬了咬牙，道：「好，我答應你，但你也要答應我一件事，你以後別再來煩我。」

龍大衛淡淡一笑：「這一點可以，但我只能保證我自己不再痲煩你，但別人對你怎樣，可與我沒有關係。」

× × ×

毒品可以令一個人改變。

這種改變，是趨向崩潰，趨向死亡的改變。

毒品絕不會令人感到有眞正的快樂。

它只能帶給人類無窮的痛苦，無盡的遺憾。

每年，有多少人因吸毒而死亡？

每年，有多少罪案是由毒品和道友所引起的。

毒品，你的名字代表了罪惡！

那是世間上最可怕，最醜陋的罪惡！

× × ×

藍夏利變了！

他的改變，是因爲吸毒！

他的體重，在兩年之內，減輕了三十磅。

他的體魄本來很好，但現在却變成了骨瘦如柴。

但他有一個朋友，很照顧他！

那是小雪！

可是，現在小雪已經死了，他還有別的朋友嗎？

有。

他還有另一個朋友！

但這個朋友却絕對不是甚麼正人君子，他就是擁有大批迷幻藥的密臣。

× × ×

夜已深！

藍夏利躲在密臣的家中後園裏，吞雲吐霧。

密臣在半山區租了一幢小小的別墅。

這裏本來是密臣的地方，但現在密臣

很少回到這裏。

自從小雪被殺之後，密臣就叫他躲在這裏，暫時與外界斷絕來往。

藍夏利感到很痛苦。

因爲他知道，殺死小雪的人，就是密臣。

小雪對他很好，無論她是否眞的愛他，他都很感激小雪！

可是，小雪却死在密臣無情的槍下！

若是換上從前的藍夏利，他一定會想盡辦法，替小雪報仇。

但現在，他沒有這樣做。

他已成爲了毒品的奴隸。

他也許還有感情，但無奈他的精神和體力都已太薄弱。

在這個月以來，他替密臣做過了不少事！

他成爲了一個跑腿。

推銷迷幻藥的跑腿！

× × ×

正當藍夏利在「慢性自殺」的時候，這座別墅的門外，來了兩個年青人！

他們就是高森和龍大衛！

藍夏利忽然聽到有點異聲。

他又聽到密臣養的一頭德國狠犬在狂吠。

但片刻之後，吠聲停止了。

藍夏利在吸毒的時候，實在不願意理會任何事。

既然狠狗的吠聲停止了，他也就不以爲意。

他繼續吸毒。

但正當他感到最「舒暢」的時候，他突然看見自己的面前，出現了兩個人。

藍夏利的臉色大變。

他抬起頭，只見這兩人的臉孔都很英俊瀟洒，但神態之間却有一股說不出的冷漠之意。

「你……你們是誰？你們把多利怎樣了？」

這兩人當然就是龍大衛和高森。

高森冷冷一笑，道：「那隻狠犬，已經被我用痲醉槍擊昏。」

「痲醉槍？」藍夏利的面色又是一變：「你們是誰？」

高森冷冷道：「你不必理會我們是誰，但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

藍夏利深深的吸了口氣。

龍大衛盯着他，慢慢的說道：「我們隨時都可以把你押去警局，如果你激怒了我這位朋友的話，他也隨時可以給你一支痲醉針，然後把你拋進大海裏。」

藍夏利沒有說話。

他知道現在就算自己說甚麼都是多餘的。

高森拿起藍夏利的吸毒用品，冷笑着說：「你雖然吸食海洛英，但總比服食迷幻藥好一點。」

藍夏利立時道：「我沒有服食過迷幻藥。」

高森冷冷道：「有沒有服食過迷幻藥，那是你自己的事，但你給密臣利用，到處推銷迷幻藥，却給整個社會帶來一種難以言喩的災害。」

藍夏利當然矢口否認。

他發誓從來都沒有推銷過甚麼迷幻藥，甚至連迷幻藥是怎樣的也從未見過。

高森嘿嘿一笑。

「你居然會連迷幻藥是怎樣的也從未見過？」

「這是眞的，我只是吸食海洛英，對於迷幻藥這種玩意，完全一無所知。」

高森望了龍大衛一眼。

「他的說話你相信嗎？」

龍大衛搖搖頭，緩緩道：「他說得好像很誠懇，可惜我連一個字都不相信。」

藍夏利的臉發白！

高森冷哼一聲：「夏利，你太不知自愛，你本來是個前途無限的大好青年，但現在你的一生，已給這些毒品所毁滅。」

藍夏利仍然道：「我只是吸食海洛英，從來都沒有吃過迷幻藥。」

高森忽然嘆了口氣，對龍大衛道：「我有一個怪脾氣，就是從來都不喜歡毆打道友。」

「道友」，就是指吸毒者的意思。

龍大衛淡淡一笑：「你從不破例？」

高森却搖搖頭，道：「有時候也偶然會破例的。」

他的話剛說完，立刻就在藍夏利的小腹上重重的打了幾拳。

藍夏利這一次連臉色都藍了。

「別……別再打……」

高森停了手，冷笑道：「怎麼？連這幾拳都捱不起了？」

藍夏利痛得彎下了腰，像一隻蜷曲了的死蝦。

龍大衛看見他這副可憐相，又好氣又好笑。

他若非自暴自棄，又怎會淪落到如此田地？

龍大衛嘆了口氣，道：「你現在的身子很虛弱，絕對捱不了高森的拳頭，如果你還想活下去的話，還是把事實和盤托出的好……」

藍夏利又在搖頭：「我……眞的不知道……」

龍大衛的臉上露出了憤怒的神色。

他突然揪起藍夏利的衣領，然後厲聲道：「你究竟還算不算是個人，小雪爲了你而被密臣槍殺，難道你竟然無動於衷？不打算爲她伸雪寃仇？」

藍夏利的臉有點扭曲！

龍大衛咬了咬牙，正正反反的在他臉上連續打了七八個耳光！

藍夏利的兩邊臉登時腫起半天高。

龍大衛伸出右手，揑住他的頸子：「現在我給你一個最後的機會，你若不再把密臣的下落說出，你立刻就要變成一個死道友。」

藍夏利的身子在發抖！

他雖然在慢性自殺，但他還是不想死的。

他終於屈服。

「別再動手……我……我說……」

龍大衛和高森互望一眼。

他們希望藍夏利不再說謊。

× × ×

黑夜漫長。

在如此漫長的黑夜裏，這個城市發生了多少醜惡的事？

在一間秘密的石屋裏，密臣的神智開

始漸漸清醒。

他沒有喝酒。

原來他居然也吃迷幻藥，而且還上了癮！

小小的迷幻藥，使他進入「忘我」的「迷離境界」已足足十二小時。

現在，他感到疲倦。

不但疲倦，而且空虛。

他討厭疲倦，也不喜歡自己的情緒長期處於空虛的狀態裏。

他需要發洩。

他以爲吃了迷幻藥可以令到自己獲得眞正的發洩。

但現在，他似乎感到有點失望。

他伸手到一張桌几上，想抓住一杯已斟了大半天的啤酒。

但他忽然把酒杯連同啤酒，用力的摔開老遠。

他並不需要喝酒。

他需要的是女人。

× × ×

搖了一個電話之後，他在等待。

五分鐘過去了，她沒有趕到。

密臣有點憤怒的感覺。

他在電話中說得很清楚：「五分鐘之內立刻趕到，否則一槍斃了妳。」

現在，五分鐘過去了。

那個淫賤的騷貨還沒有趕到……

「媽的，混帳，混帳，混帳……」然後，又是一連串粗俗得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是甚麼意思的粗話。

他忽然有一種衝動。

這種衝動並非性慾的衝動，而是殺人的衝動。

他又想殺人！

× × ×

麗安接到了密臣的電話之後，立刻就披上了一件單薄的外衣，匆匆出門。

她住的地方，不太高尚，但也不能算差。

能夠一個人住得起一千多呎的洋樓，她的本領就不能過份低估。

她是個陪酒女郎。

她陪酒，但很少陪人上床睡覺。

但對於密臣，却是例外。

因爲她也染上了迷幻藥的毒癮，密臣可以大量供應。

密臣要她在五分鐘之內立刻趕到，但那是絕對沒有可能的事情。

密臣的說話，她聽得很清楚。

每一句每一字她都聽得很清楚。

——五分鐘之內立刻趕到。

——否則一槍斃了妳！

但麗安一點也不怕。

她知道他有槍，而且槍法很好。

但她又怎能相信，如果自己遲到了的話，密臣眞的會一槍殺死她呢？

這是誰都無法相信的事。

無論任何人，都一定會以爲密臣只是在開玩笑。

但這一次，密臣的說話竟是眞的。

× × ×

當麗安來到那間石屋的時候，大門並沒有鎖上。

麗安輕輕的敲了敲門。

密臣冷冷道：「進來。」

麗安帶着滿臉笑容，輕鬆愉快地踏進屋中。

但是密臣一點也不輕鬆，一點也不愉快。

他的雙手，緊緊的握着一柄槍。

槍管已裝上滅聲筒，只要輕輕一按，子彈就會射出。

但麗安却更加眉花眼笑。

「這一次我不會上你的當，別忘記上次你替我拍照，原來攝影機居然沒有菲林的。」

她跳綳綳的走到密臣面前。

密臣忽然冷冷的說出了六個字：

「婊子，妳遲到了！」

接着，「伏」聲槍響。

安麗睜大了眼睛，她面上的笑容完全僵硬，最後換上一副恐怖的神色。

她拚命的搖頭：「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

她的聲音很虛弱。

因爲子彈已射穿了她的心臟。

× × ×

美麗的麗安，可憐的麗安。

她死了。

她死在一顆無情的槍彈下，而密臣，他却比槍彈更加無情。

連他自己都不能解釋，爲什麼要殺麗安。

他突然覺得自己全身都顫抖。

「我爲什麼要殺她？」

「我是不是已經變成了一個瘋子？」

× × ×

密臣的確在改變中。

他的改變，是因爲服食了迷幻藥。

他不能控制自己，麗安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人，他爲什麼無緣無故的大動殺機呢？

他深深的吸了口氣，盯着麗安的屍體發呆。

現在應該怎辦呢？

× × ×

石屋中有冰箱。

冰箱裏有冰冷的白開水。

密臣用冰水淋濕了自己的頭髮，他必需冷靜下來去處理這一具屍體。

密臣的腦海中，現在只有一個念頭。

這個念頭，就是怎樣把這一具屍體毀屍滅跡！

× × ×

正是夜深時候，密臣駕駛着一輛黑色的房車，來到了郊外一個極偏僻的地方。

在車裏，有六個長方形的盒子。

當汽車停下來的時候，他把這六個盒子悄悄的，埋葬在一株大樹之下。

他早已準備了挖掘泥土的工具。

他挖泥土得很快，只花了十幾分鐘，一切都已順利進行。

他敢保證，絕不會有人發現這個秘密的。

因爲這裏絕少人跡，他把這六個盒子埋葬，很可能在一百年之內，都沒有人會發現。

可憐的麗安。

她竟已一分爲六，被這個吃迷幻藥的兇手埋葬在荒郊裏！

× × ×

這一個晚上，密臣沒有回到那座屋子裏。

他把汽車開到一家不夜天的酒吧門外，然後走進酒吧裏，喝了半瓶威士忌。

但威士忌不能滿足他的需求。

他需要的不是酒，而是迷幻藥。

× × ×

當他離開酒吧的時候，差不多已快天亮。

他又駕駛着汽車，來到了海濱之旁。

他居然想看看日出。

但這裏並不是觀看日出的理想地方，他絕不可能欣賞到太陽從水平綫升起時那種壯麗景色。

他只能看見東方山巒的上空，開始漸漸的亮出了魚肚白色。

黎明終於降臨到這個城市。

密臣希望自己能眞正的冷靜下來，他想戒絕了迷幻藥這種毒癮。

但到最後，他還是不能自我控制。

他又把汽車駛回那座房子之中，在那裏，他擁有大量的迷幻藥！

× × ×

吃迷幻藥對密臣來說，幾乎已成爲了生活的必需品。

他可能不知道，迷幻藥的毒害，遠比酒精的毒害可怕得多。

酒精的毒害，是循序漸進地，慢慢地發作的。

它極少會令到人類就此立即喪生。

喝酒過量的人，大不了做成血管硬化，以及心臟衰弱等等病徵。

由於酗酒者健康狀況漸漸衰退，缺乏抵抗力，稍有任何風吹草動，無法支持，這才會病逝。

但迷幻藥則絕對並非如此。

它會製造出一種狂想，使人十分相信幻想出來的東西屬實。

更嚴重的，是當迷幻藥的毒性嚴重的時候，不管這人是否已經吃過，他在忽然之間就會變成一個恐怖的殺人者！

他可能殺人，也可能自殺！

× × ×

密臣沒有想到自殺。

但他想殺人的這種衝動，却有變本加厲的趨勢。

正當他又準備吃迷幻藥的時候，忽然間門外有人在敲門。

敲門的聲音，使密臣的心跳了一跳。

他拔出手槍，站在門後，冷冷的喝道：「誰？」

門外響起了一個人平靜的聲音：「龍大衞。」

「龍大衞？誰是龍大衞？」

密臣的神色顯得緊張起來。

他並非不知道龍大衞是什麼人，他在捉摸對方的來意。

常言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龍大衞顯然是來對付他的。

密臣很機警，突然開門，然後立即雙手握槍，指着門外的人，冷冷喝道：「別動，一動你就死！」

站在門外的人，的確是龍大衞。

對於密臣的突然亮出手槍，他似乎有點愕然。

密臣又冷冷的道：「這並非玩具手槍，你既然能够找得到這裏，當然對我這個人也有相當的了解。」

龍大衞並不否認。

「密臣，你是一個很好的槍手。」他笑了笑，然後又平靜地笑了笑道：「但現在已不是西部牛仔的時代，拔槍再快，也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密臣冷冷一笑：「別在我面前唸對白，我絕不會上你的當。」

「上當？」龍大衞一笑：「我爲什麼要讓你上我的當？我們之間，根本就無怨無仇。」

密臣說：「那個多管閒事的高森，是不是也和你一起來到這裏？快叫他馬上滾出來。」

龍大衞沉默了半响，忽然道：「你害怕高森這個人？」

密臣冷冷道：「笑話！他算是什麼東西，會令到我產生害怕的感覺？」

龍大衞淡淡的道：「你可知道你的秘密，已完全被人揭露？」

密臣臉上的肌肉一陣抽搐。

他咬了咬牙，怒聲說道：「藍夏利那個小子，我早就該把他卸開八大塊。」

龍大衞道：「你還嫌殺人太少？」

密臣嘿嘿一笑，說道：「就算再殺多一兩個，對我來說也不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龍大衞淡淡地說道：「你本來就是個冷血兇手。」

密臣目露兇光，忽然開槍。

伏！

伏！

伏！

一連三槍，他眞的想要了龍大衞的性命。

但在他還沒有開槍的時候，龍大衞早已比他更快一步，閃到門角之後。

密臣放了三記空槍，臉都紅了。

他自負槍法奇準，想不到在這種距離之下，居然失手。

他的眼中露了殺機，似乎非要把龍大衞置諸死地不可。

但正當他再衝前的時候，背上忽然被人重重的踢了一腳。

這一腳的力度，實在非同小可，差點沒把密臣整個人踢得「飛」了起來。

密臣又驚又怒，反身欲向襲擊自己的人開槍。

但龍大衞的拳頭，也在這時像炮彈般向他臉上轟去！

密臣的動作雖快，但龍大衞久經國術訓練。他這幾拳已把密臣一切的動作都壓了下去。

拳如急雨。

密臣吃了迷幻藥之後，體力已比從前衰退。

同時，他的反應，也不及從前那般矯捷。

密臣發出了一連串慘呼的聲音，他就像一個元寶般跌倒在地上。

直到這個時候，密臣才看見一腳踢向自己背上那人的臉。

他悚然一驚。

那是高森。

× × ×

橫行不法的密臣，他不但把迷幻藥運到本市來，而且連自己也上了迷幻藥的毒癮。

害人終害己，這句說話一點也不錯。

龍大衞把密臣擒下，交到警方。

賀彼得鬆了口氣。

密臣的罪狀，實在太多，恐怕他再也難有重見天日的機會。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無論是誰以身試法，他都會遭遇到法律應得的懲罰。

事情總算告了一個段落。

但龍大衞和高森仍然沒有因此而空閒下來，因爲密臣雖已落網，還有一條不大不小的尾巴拖着。

原來密臣在香港還有一個靠山。

這人就是黑衣教父賀京！

× × ×

賀京是最令賀彼得頭痛的一個毒販。

賀京是賀彼得的遠房叔伯，他們之間一向甚少來往。

最不幸的是，賀京是毒販，而賀彼得卻是本市著名的大探長。

賀彼得曾經找賀京，對他痛陳利害，希望他收手，別再禍及社會。

但賀京卻差點把賀彼得一拳轟出門外去。

「你敢碰我一根汗毛，你將會到地獄裏去當探長。」

賀京的脾氣發作起來，就像一座活火山。

賀彼得無可奈何。

他知道，他們總有碰頭的一天。

× × ×

密臣能夠把大量的迷幻藥運到本市，賀京才是最主要的策劃人。

現在，密臣被捕了。

不但密臣被捕，連那一批迷幻藥也被警方全部搜出。

這一個損失，眞是非同小可。

賀京是本市最兇狠的一個毒販，老邱的手下被殺，雖然主兇是密臣，但賀京從中推波助瀾，也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因素。

× × ×

在密臣被捕的第二天，賀京的臉色難看到了極點。

「他媽的龍大衞！」

「他奶奶的高森！」

「這兩個不知死活的傢伙，簡直就是在找死！」

一連串的咆哮，使賀京的手下意識到，龍大衞和高森的死期將不會很遠。

賀京顯然已動了殺機。

憑他的勢力，要殺死龍大衞和高森這兩個多管閒事的小子，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然而，他們也許忘記了一點。

龍大衞和高森絕不是普通人。

他們能夠替警方屢破奇案，並不是偶然的事。

反而賀京卻知道，這兩個人並不容易對付。

但容易對付也好，不容易對付也好，這一段仇恨還是非要算清楚不可的。

他下了一個命令。

誰能把龍大衞和高森幹掉，每一條性命都值五萬塊！

× × ×

五萬塊！

這一筆數目對於賀京來說，並不是一個很大的數目。

他喜歡搓麻將。

有時候，搓一夜麻將的上落，也會超過此數。

無疑，他很有錢。

但他的手下，除了三幾個得力的助手之外，其餘的人都經常要舉債渡日。

現在，能有一個賺取五萬塊錢的機會，他們都感到很有興趣。

如果能夠一舉把兩人都幹掉，就可以獲得十萬元的獎金。

十萬元這筆數目，在他們的眼中，是一個很大的引誘。

所以，龍大衞和高森忽然就變成了賀京手下人人爭相追殺的對象。

× × ×

在一個靜寂的晚上，龍大衞和高森正在蘭心餐廳中喝咖啡。

蘭心餐廳的麵飽師傅盧滿堂，近來頗有點積蓄，這幾天他居然去了歐洲渡假。

他去了渡假，餐廳裏的麵飽和蛋糕就弄得一塌糊塗，有些太甜，有些太淡，有些簡直不能下咽。

這也難怪，大師傅去了渡假，小師傅們弄出來的麵飽和蛋糕，當然差了一大截了。

幸好龍大衞沒有吃麵飽和蛋糕，他吃的是火腿鷄蛋三文治。

高森卻吃着一個大麵飽，吃得眉頭大皺。

他們答應過盧滿堂，有空的時候，就到蘭心餐廳裏「視察」一下。

原來近日治安甚差，附近經常出現些不三不四的人，似乎有不軌的企圖。

× × ×

正當高森喝完最後一口咖啡的時候，門外忽然有三個頭髮又長又亂，但卻笑容滿面的阿飛走了進來。

看他們的表情，好像剛從馬場贏了大錢似的。

但高森和龍大衞都知道，今天沒有賽馬，這三個人的笑容，也有點異樣。

三個阿飛揀了門口的一張桌子，大剌剌的坐下。

龍大衞的眉頭一皺。

難道這些人就是盧滿堂所指的壞蛋。

他本來已打算結帳離去，但現在卻打消了這一個念頭。

那三個阿飛忽然一齊大笑。

他們本來是滿臉笑容，但現在笑容已變成了充滿殺機的大笑。

其實這也不是笑，而是殺人前的瘋狂大叫！

× × ×

三把長約兩尺的尖刀，刹那間同時亮出，一起向龍大衞和高森撲前。

這三個來勢洶洶，倘若換上別人，必然會被嚇得手足無措。但龍大衞和高森早已有所準備。

當他們的尖刀剛從身上亮出，龍大衞便已準備施展空手奪白刃的功夫，來對付他們。

這一套功夫並不簡單。

他面對的是三個瘋狂的殺手。

至於高森，雖然他也使過這種武功，但自問遠遠不及龍大衞，所以他也不敢托大，寧願以空手道的武功來對付他們。

一時之間，刀光霍霍，殺聲大起，蘭心餐廳的顧客莫不四散奔逃。

高森的空手道造詣極爲不弱，其中一個阿飛剛撲前，一刀揮下，給高森閃過，接着腰間便給高森一記手刀劈過正着。

這一招力道沉雄，阿飛登時給打得爬在地上，半晌都站不起來。

又有另一個阿飛，向龍大衞撲擊。

他的刀法很不錯，倒像是在製造「免治牛肉」。

可惜龍大衞並不是一塊牛肉，他是一個具有深厚國術根基的武林高手。

阿飛連斬七八刀，沒有一刀斬着他。

因爲龍大衞的身手實在是太敏捷，刀鋒還未沾到他的衣角，就已給他閃了開去了。

阿飛越來越急亂。

龍大衞看準機會，突然施展擒拿手，一招「靈蛇纏樹」，差點沒把阿飛的雙腕折斷下來。

阿飛痛得冷汗直冒。

鐺！

尖刀跌落在地上。

龍大衞不再客氣，屈起左膝，就向阿飛的小腹之上大力撞去。

這一撞，阿飛再也支持不住，一聲慘呼，整個人就像個洩了氣的皮球，癱軟下去。

還有另一個阿飛。

這人是三人中體格最魁梧，但卻最怕死的一個。

他眼見兩個同伴都分別被對方擊倒，雖然對方赤手空拳，而且自己則持有厲害已極的殺人武器，可是他的胆色實在太差，見形勢不對，居然不敢戀戰，拔足掉頭便跑。

可是，他還未跑出餐廳，立刻便看見一個人，雙手握槍，同時大喝道：「別動，我是警探！」

看見了手槍，這個阿飛差點沒有跪了下去。

他立刻拋下手中的尖刀，束手就擒。

這個持槍的男人，原來赫然正是賀彼得探長！

× × ×

賀京聞訊，暴跳如雷。

但他卻不知道，賀彼得也正在暴跳如雷。

他一向對賀京採取容忍的態度，但這件事卻使他絕對無法容忍。

他決定對賀京採取行動！

× × ×

深夜一點零六分，賀京從他」住所門前，登上一輛豪華房車。

他要去機場。

他並不愚笨，消息也很靈通，他知道目前自己的情況並不妙。

他已辦妥手續，準備逃到加拿大去。

可是，他的房車還沒有開動，四週突然燈光大盛。

那是汽車的燈光。

這裏爲甚麼忽然會出現那麼多的汽車呢？

原來那是警車！

賀京臉色大變。

他想逃走，但卻已遲了一步。

他坐在汽車裏，咬牙切齒，神態猙獰已極。

他終於難逃法網！

× × ×

賀京被捕。

人心大快。

他與密臣的計劃，已完全粉碎。

對於他倆來說，這是一場極可怕的惡夢。

但對於整個城市來說，這是一件值得額首稱慶的事。

迷幻藥！

可惡的迷幻藥。

它每年殺了多少人？

如果吃過迷幻藥就是代表新潮，那麼「新潮」這兩個字實在太可悲了。

社會不斷進步。

新潮並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走火入魔！

× × ×

龍大衞有點累了。

他忽然想去非洲。

在非洲，他有幾個朋友，他們都是探險家。

龍大衞想經歷一下蠻方生活的滋味。

整個月來，他不斷與他們聯絡。

直到一個月之後，他忽然接到一個令他愕然的消息。探險隊中，有一個隊員居然在深夜之中，闖進一個鐵籠中，與捕捉回來的花豹展開決鬥。

龍大衞接到這個電訊之後，還以爲這個隊員害了神經病。經過再進一步的調查，終於發現到其中的秘密。

原來他染有毒癖。

他居然在非洲食迷幻藥！

× × ×

迷幻藥，是一種具有毀滅性力量的毒品。它可以毀掉別人。更可以毀掉自己！

第一顆迷幻丸，註定終身抱憾！

——全文完——

武俠短篇

烏笛銀鏢

金郎

大漠孤烟直。

在這孤烟下聚着五個看樣子是極其疲憊的漢子，他們相對默然，無聲的熱淚擠着他們皮膚上每一個汗孔，假如他們不是飢餓難熬，而又碰上這倒霉的野兎，相信他們也不敢在這全無遮蔽的荒漠上升起這孤烟。

他們早已想過，寧願飽餐一頓然後死去，總比在飢餓煎熬下死去好些。

他們吃完了最後一口肉，但意料中的事並沒有發生，五隻駱駝仍好端端的站在那裏，也許今天是鐵血兒暫時放下屠刀的日子，但這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

遠處突然揚起一陣風沙。

這五個雄赳赳的漢子像受驚的野馬立即躍起，奔到他們自己的駱駝旁，他們側耳傾聽着，但沒有半點聲響，他們互相使了個眼色，便一起躍上了駱駝。

「呀！」最前的漢子還未坐穩，只見他的喉嚨已被一支銀鏢插着，他想再多說一個字也來不及了，差不多二百斤的龐大身軀，就像一隻冬瓜似的從駱駝背上滾了下來。

其他四個漢子立即橫着身子附着駱駝的腹部，他們並沒有下來，只是以駱駝作爲他們臨時的擋箭牌。

「三弟，不要動！」

但那叫三弟的已忍不住下了駱駝。

「哎！」那叫三弟的漢子又被一支銀鏢射個正着，他也來不及多說一句話，便已伏在地上了，他左面的太陽穴正汩汩流血。

剩下的三人死命的抓着駱駝。

過了一盞茶的工夫，前面又捲起一陣風沙，但他們仍是動也不敢動，唯有忍耐，他們才有機會逃過鐵血兒的銀鏢。

食屍鳥早已在空中盤旋。

不知是那一漢子，突然狂嘯一聲，跟着嘯聲，三匹駱駝便像發了瘋似的，狂奔入風沙裏，兩隻食屍鳥同時俯衝下來。

× × ×

察哈爾望着那三人，他似乎已習慣了壞消息。「下去。」那三人如釋重負的退了下去，這一連串的日子，對察哈爾來說簡直是一場惡夢，他親手訓練的六十四武士，如今只剩下十人，十年輝煌的日子竟是如此收場。

他感到異常的孤單。

× × ×

「恩公！」喜悅的聲音把他從回憶中推回現實，不知什麼時候，他的前面已站着一位朗朗如玉樹臨風的漢子。

「文非，你終於到了！」他的眼睛露出了希望的光焰。

「恩公，我來遲了麼？」

「唉！」察哈爾不禁嘆了口氣，如果文非來早一個月，也許族人不會那麼人心惶惶。

「我在旅途上早已風聞鐵血兒的身手，但恩公應以貴體爲重！」

察哈爾舉起酒杯，一口而盡，文非也舉起酒杯，但只略略沾唇。

「恩公，我今夜便出發，你不用担心，我會把鐵血兒帶回來的！」文非的聲音充滿了自信，察哈爾又再舉杯。

「我要活的鐵血兒！」察哈爾的眼中充滿了怒火，「活——的！」

文非回到房裏，把江南的錦袍脫下，換上族人的夜行衣，回首檢視他那黑黝黝的笛子，在江南一帶，無論黑白道上的人，提起「烏笛才郎」總會提高警惕。

他披上斗篷，一縱身便消失在黑夜的沙漠裏，他是個坐言起行的人，而且恩公對他的期望，他早已了然於心。

文非幼年長於沙漠，雖然他在江南多年，對沙漠一切仍緊記在心頭。

他朝着鐵扎族奔去。

沙漠的夜是奇寒徹骨的，他憑着稀星，沒半點怠慢，三個時辰後他已看到鐵扎族的營居，他伏在一棵巨大仙人掌的陰影下。

關於鐵扎族與察哈爾兩族的世仇，他在孩提時候早已聽過，但印象並不深刻，他此行的目的，也並不是爲了解決他們之間之岐見，他只是希望藉着這機會來報答他的恩公察哈爾，以了却他心中多年的意願。

沙漠的早上是突如其來的，沒有半點預兆，東方早已呈現一片灰白色，灼熱的陽光又開始燃燒這些游移不定的沙粒。

文非把斗篷反了過來，在沙漠上，黃色才是最好的保護色。

鐵扎族也開始活動了。

沙漠是男兒活動的世界，因此，當他看見那騎在馬上的女孩子，他便知道她一定是鐵血兒，何況他很清楚看見她腰間的鏢袋。

他看不見她的臉龐，但無論如何她那纖瘦的身材，竟然是五十武士的斷魂客！

在察哈爾營內，很多武士都把鐵血兒的外形描述給他聽，其實，始終沒有人眞正見過她的正面，因爲見過她的人都無法回來。

鐵血兒的馬竟是朝文非奔來。

他握緊着烏笛。

突然，馬蹄一起，又朝着北方奔去，文非立即施展「神行迷踪」的上乘輕功追上去。

那馬兒走得很快，但那揚起的塵沙成爲了他的目標，過了半個時辰，他仍緊緊的隨着那股塵土。

他知道他這樣追下去一定會失去她的，因此不斷的找尋機會。

馬的步伐果然慢下來，文非立即伏在沙丘上，把烏笛貼着唇邊。

鐵血兒把馬勒着，回首一望。

文非看到她的臉孔，一個如此嬌艷的臉孔，使他也不禁怔住。

鐵血兒似乎發覺有點不對勁，本能地摸着她的鏢袋，銀鏢是她唯一的憑藉。

她下了馬，高大的馬兒遮着了她全身，文非的烏笛已緊撮在唇上。

「嘶嘶……」那高駿的馬兒突然躍起，瘋狂的跑了兩步便像洩氣的皮球倒在地上。

鐵血兒臉色一變，翻身一滾，躲在沙丘下，一片死寂，只有微風輕撫着幼沙。

文非緊握着烏笛，鐵血兒也緊握着八支銀鏢在兩隻玉掌中。

沒有人敢動，只要輕輕一動，死神便會降臨任何一人的身上。

過了一盞茶的工夫，死寂依然。

文非把烏笛略爲提起，八支銀鏢立時射了過來，一支正插在烏笛上，而其他七支已深深地沒入沙堆裏。

文非捏了一把汗，他現在才明白五十個武士也不是平白的喪在她手裏，「銀鏢」鐵血兒比傳聞中更爲可怕。

文非把烏笛上的銀鏢拔出，只見鏢頭上黑得發亮，一看便知是餵了劇毒。

又過了一頓飯的工夫。

文非再提起烏笛，但一點動靜也沒有，文非把烏笛提起，他不敢大意。這狡黠的鐵血兒是不可測的。

他再滾動一下，一陣塵土揚起，沒有銀鏢，沒有聲息。

文非知道鐵血兒已逃脫了。

他拍拍身上的塵埃，提起烏笛，茫茫沙漠，她究竟跑到那裏呢？

鐵血兒對沙漠的一切都是瞭如指掌的，在她放了銀鏢之後，早已趁機會跑到了不遠處一個棗林，說那是棗林，倒不如說是一堆棗叢。

她知道這次遇到了對手，這對手一定不是察哈爾手下的武士，如果是那些武士，早已伏屍在她的銀鏢下，自她出道以來，她是沒有虛發一支銀鏢的！

黃昏，沙漠開始湧起寒風。

文非找到了一處亂石岩，前面兩塊石板剛好成爲天然的屛風，他生了一堆火，怔怔的望着熊火，舉首望天，星仍是那麼稀疏，從星的羅列，他知道他離開鐵扎族營居相當遠了。他想到那年他只不過八歲，隨着父母來到這沙漠，他不知他們倆老爲什麼會來這荒涼的地方隱居，而他竟在一次狂風沙中與他們失散，他失去了他的雙親，而察哈爾也無意中成爲他的恩公。

天剛發亮，文非又開始他的追蹤，他知道那鐵血兒一定往那水源的，如果她不往那水源，她是無法回鐵扎族的，因爲她沒有了馬兒。文非一定要比她早到那處。

主意決定了，文非便施展「神行迷踪」。當他到達水源時，他已發現附近有幾個脚印，他的估計沒有錯誤，可惜他來遲一步，鐵血兒早已離開了。

鐵血兒裝滿了一皮袋的水，她也知道那人一定會來的，但她是一個非常小心的人，她並不明白對手的來路，因此，她決定先回鐵扎族，然後再作打算。

她估計要兩天的脚程才可以回到營居，午間的沙漠是一個噬人的熔爐，她打算晚上才動身，她回到那堆棗叢。

文非也是等待着夜的降臨，他並沒有什麼打算，在這無際的沙漠找一個人好比在沙裏找水一樣，除了運氣之外，他沒有什麼可倚靠的。

當他經過棗叢的時候，他開始知道他的確有些好運道，從脚印的方向他已知他的獵物就在前面，也許是十里或是廿里。

狂風驟起，風沙如刀，文非把斗篷拉起，暫時阻擋一下，風又突然的靜下來，跟着的是一些刺耳的嗥聲。

文非側身傾聽，他心頭一震，不禁失聲地叫起來：「狼！」

如果前面突然出現十個高手，他也不會如此震驚的，生活在沙漠的人都知道，沒有什麼比野狼更可怕！

狼的嗥聲更加响了，悽啞的聲音如夜鬼的啼哭，聲音不知從那裏來。

文非立即取出火摺子，幸好附近有些牧人留下的枯枝，他立即收集了枯枝，燒起一個火圈，把自己團團的圍着。

他剛呼了一口氣，便看見前面一雙雙綠色的眸子，像鬼火的上下左右飄忽，文非再仔細一看，前面已大約有卅隻飢餓的野狼匍匐在沙上，嗥聲此起彼落，如果不是那火圈，牠們早已撲上來了。

但枯枝有限，火終於會熄滅下來的，那羣餓狼彷彿也明白這個道理，牠們正忍耐地等待着，文非立即把烏笛撮在唇邊，略提眞氣，前面的十隻惡狼已中針倒地。

其他的餓狼沒有理會，反而補上死狼的位置，對着文非發出刺耳的哮聲，牠們彷彿等待着美食，不忍離去。

文非再發十針，十隻惡狼也頹然倒下，但又有另外十隻惡狼補上了位置。

忽然，他聽到背後傳來一陣喘聲。

他轉身一望，只見一個黑影正向他奔來，那黑影的背後也有一大羣狼。

「跳進來！」

那人果眞一躍而進了火圈，追着那人的狼也隨着躍上來，文非立即左掌一推，右手烏笛一掃，三隻野狼便倒在火圈內，其他的野狼也不敢再撲過來了。

「多謝公子相救！」是嬌滴滴的女子聲音，文非隨即看看，竟然是鐵血兒。

文非前面的火圈有了缺口，兩隻餓狼閃身而進，剛一撲進便倒下來，喉嚨上插着兩支銀鏢，鐵血兒的出手也不弱。

「多謝姑娘援手。」文非道。

他們已沒有機會再說話，野狼好像等得不耐煩，紛紛撲起。

文非與鐵血兒相背而立。

文非烏笛一揮，連發十針，後面十隻野狼也動彈不得。

鐵血兒那邊也不弱，她連發八鏢，八隻野狼也齊齊躺下，她把剛才躍進來的野狼屍體推向火堆，狼毛立即着火，劈劈拍拍的燃着了。

其他野狼也不敢再囂張，但牠們並沒有退去的意思，文非也把狼屍推往火堆。

火焰熊熊的燃燒着，他們背靠着背坐下。

狼屍在火中燃燒着，肉香與惡臭同時升起，狼羣又一哄而來，但牠們並沒有撲進火圈，而是拚命搶吃死狼的屍體。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四周又回復一片沉寂，狼羣都已散去，火焰也漸漸熄滅。

他們兩人經過一番搏鬥，疲倦使他們無法動彈，就迷迷糊糊的進了夢鄉。

文非睜開眼睛的時候，東方早已發白，他剛坐起，鐵血兒也一躍而起。

他們互相看了對方一眼，再看看四週的狼屍，兩人都忍不住驚呼起來。

那些狼屍亂七八糟的橫臥在地上，看來差不多有五十多頭，全是腸穿肚爛，有些更是首尾不分，肢離破碎，慘不忍睹。

「姑娘受驚了！」

「你是誰?」鐵血兒手按着鏢袋。

「我是射殺你馬兒的人!」

鐵血兒一躍而起，退後了十步，雙手一揚，但並沒有銀鏢，昨晚殺狼時已用罄了。

文非亦烏笛在手，只見他輕身一閃，烏笛一捺，鐵血兒便被他點了穴道，呆站在那裏。

「姑娘你還是跟我回去吧!」

文非正想趨前，眼前突然有一黑影撲來，夾着一陣腥風，文非連忙把頭一低，向後一躍，他定睛細看，只見那隻食屍鳥又再向他雙目撲來，他閃身一避，烏笛一提一按，食屍鳥的脖子也立時斷了。

他仰頭一看，不知甚麼時候四周已蹲着廿多隻食屍鳥，他連忙奔向鐵血兒，用烏笛在她肩頭一按，鐵血兒的穴道已解。

食屍鳥對那些發黑的狼屍沒有半點興趣，本能告訴牠們，斑黑的屍體是有毒的，那些狼是中了鐵血兒的銀鏢。

「姑娘，牠們吃不到屍體，想把我們變為死屍!」文非道。

他們再沒有說話，兩隻食屍鳥已像箭一樣衝向他們，文非立即左手護着鐵血兒，右手橫揮烏笛，食屍鳥却雙爪齊伸，抓損了文非的前臂，鐵血兒也不示弱，雙拳一出，那食屍鳥中個正着，撲着雙翼倒在地上。

食屍鳥是冷靜的殺手，本來，牠們不習慣向活人攻擊的，也許今天牠們太飢餓了。

文非忍着痛楚道：「逃!」

他們拚命向前奔跑，鐵血兒的輕功及不上文非，而文非也減低了速度護着她。

食屍鳥並沒有放過他們，牠們振翼呼嘯，齊向着他們撲來。

文非施展他的烏笛八法，把上盤緊緊的護着，滴水也潑不進去，鐵血兒也拔出短劍，上下揮舞，食屍鳥雖強悍無比，但總無法動他們一根毛髮。

他們且戰且走，過了半個時辰，他們才能躲過了那些食屍鳥的襲擊。

文非的手臂仍然淌着血，隱隱作痛，當他們看見再沒有食屍鳥的踪影時，才稍作停下。

鐵血兒從懷裏拿出絲巾替文非包紮傷口，幸好只是皮外傷，沒有什麼大碍。

「這是什麼地方?」文非自言自語地道。

四野只是無際的沙漠，他們在逃命時已顧不及了方向，只是拚命的向前奔跑。

「你為什麼不逃跑?」文非問。

「逃到那裏?」鐵血兒茫然的問道。

文非拿起水袋喝了一口，鐵血兒立即阻止他：「盡量少喝一些，否則我們永遠逃不出這個沙漠的!」

太陽已漸漸向西沉下去。

鐵血兒站起來，向四周望了一會。

「你看!」她指着東方。

文非順着她的指示望去，只見那邊很遠很遠的地方，有一列房屋，模糊中還好像有人在走動，文非心想：「天無絕人之路!」

可是，他再仔細一看，前面什麼也沒有，仍是一片無垠的沙漠。

「海市蜃樓!」文非失望地道。

夜與嚴寒終於降臨，文非和鐵血兒找到一處可暫避風寒的岩堆，他們嘗過狼羣襲擊的滋味，早已燒了一個火圈，吃着乾麵團。

相對無言，夜顯得冷而淒清。

文非把烏笛貼在唇邊，奏起那柔和但傷感的「憶江南」來，笛聲初起，柔如初升明月。笛聲一轉，宛如春臨大地，百鳥爭鳴，笛聲再起，疾如萬馬奔騰，流星迸裂……

笛聲至此，戛然停止。

「公子為何停止?」鐵血兒詫異地問道。

「唉!」文非放下烏笛，頹然歎息。

「察哈爾是公子何人?」

「恩人，」文非拍拍衣衫，又道：「看姑娘端莊明慧，何以……」

鐵血兒霍地站起說：「我曾在先父母與十位亡兄墳前發誓，定要殺絕察哈爾和他手下六十四武士，如今看來功虧一簣，唉，命運弄人，叫我如何向先人交待?」

文非隱約中見她雙目含淚。

「我遠赴江南多年，你們兩族的恩怨我不大了解，而察哈爾之命我又豈能違背呢?」

鐵血兒淚水已奪眶而出，說出了她的往事。

鐵血兒本來是鐵扎族長的女兒，她上有十位長兄，個個饒勇善戰，可是在一次大火拚中，陷入了六十四武士的重圍，大戰三天三夜，結果，十位兄長受不了他們車輪戰陣，全數陣亡，那時鐵血兒只有十四歲，她並不明白哈鐵兩族的仇恨，但十位亡兄的屍首使她燃起熾烈的復仇火焰，再加上她的父母，又被察哈爾手下暗算，因此，她下定決心要殲滅察哈爾和他的六十四武士，以慰父母兄長在天之靈。

鐵血兒說到這裏早已泣不成聲。

「如今姑娘有何打算?」文非問。

「假如我能走出這沙漠，我仍會繼續我的心願。」她倔強地道。

「可是，我會把你交給察哈爾。」

文非仍安坐地上，手按烏笛，他頓了一頓，便道：「姑娘的身手與暗器我已領教，但我確信你並不是在下的對手!」

鐵血兒驟然彈起，短劍橫胸。

鐵血兒心內亦明白文非的說話並沒有誇張，但她仍朗聲地答道：「公子烏笛功夫雖高於小女子，但皇天不負有心人。」

文非沒有答話，把烏笛放在腦後，慢慢地躺下，閉目養神。

鐵血兒並沒有放下短劍，却趁這機會身形一矮，直撲文非。

文非雙目雖閉，但感到勁風撲面，雙腿一蹬，早已滾出火圈卅尺之外。

鐵血兒撲了個空，但她仍沒有罷手，隨着文非身影連刺七劍。

文非揮動烏笛，輕易把七劍化解。

「姑娘，至此地步，恩仇對我們已無意義，就算你殺了我，你又怎樣走出這沙

漠?」

鐵血兒低首無語。

話剛說完，突然吹來一陣狂風，把他們的火圈全部吹熄，跟着是一陣陣捲起的風沙，文非立即低頭躲避。

風並沒有停下來，捲起的不再是沙粒，而是高達六七尺的沙浪。

鐵血兒是生於沙漠的人，看到這種情形，心知不妙，她似乎已忘記了剛才她正要刺殺文非的事，立即伸手拖起文非。

「狂風沙……」

文非也知狂風沙的厲害，隨着鐵血兒向前翻騰，剛着地面，另一陣沙浪又再向他們覆蓋而來，他立即運起真氣，握着鐵血兒的臂膀，向前連躍十步。

沙堆彷彿脫離了地面像波浪的向他們掩蓋，一浪接着一浪，文非和鐵血兒也一騰再騰，沙浪越來越洶湧，他們也越騰越快，根本沒有喘息的時間。

他們互相的倚傍着，閉着眼睛拚命向前奔躍，沙浪如山洪暴發，要吞噬所有的東西，幸好文非輕功得自真傳，在此危殆關頭，雖被鐵血兒附着，仍是揮洒自如。

鐵血兒已筋疲力盡，她好像被溺的人，拚命抓着文非的臂膀，文非也漸感力弱，呼吸急速，但他仍拚命翻騰。

文非心想：「我幼時也差點被這些沙浪吞噬，幸好被察哈爾及時救起，估不到十年後的今日，也要被沙浪活埋，葬身沙堆了。」

文非已漸陷迷糊，但雙腳仍急用勁。

這一躍至少也有五丈多，當他着地時已全身無力。

幸好沙浪也及時停止。

當文非醒來的時候，太陽已高懸天空，強烈的陽光使他眼也不能睜開，他感到身體被沙堆壓着，幸好沙堆相當鬆散，他一用勁便走出沙堆，只感全身疼痛，唇焦口渴。他稍作定神，四周一望，失聲叫道：「鐵血兒呢?」

他再仔細四周搜索，除了平靜的沙粒之外，什麼也沒有!

突然一陣強光刺進他的眼睛。

「那不是鐵血兒的短劍?」他急忙跑到那短劍處，只見旁邊的沙堆有點蠕動。

他立即扒開沙堆，只見鐵血兒已全身被埋在沙裏，文非已忘記了疲倦，雙手挖沙，不一會已把鐵血兒救起。

鐵血兒臉如紙白，氣若游絲。

文非已顧不了男女之嫌，解開她的衣衫，運力為她推宮過血，幸好鐵血兒根基不弱，不及半個時辰已漸甦醒。

鐵血兒望望文非，又看看自己衣衫袒裼，立取抓起衣裳，滿臉通紅。

文非連忙解釋道：「剛才冒犯小姐，事不得已，請原諒。」

鐵血兒低下頭來，盤膝而坐，吐納運氣，半個時辰，氣力已漸恢復，文非見鐵血兒沉默不語，心中忐忑不安，以為她怪責自己。鐵血兒見他坐立不定，還故作怒氣未消，但她終於忍不住「噗嗤」一聲笑起了來!

文非知她並沒有怒，立即也感到心花怒放，他從未感到這麼快樂，一種甜絲絲，溫馨而興奮，鐵血兒也是心如撞鹿，神采飛揚。他們默言無語相對了一夜，沙漠之夜奇寒刺骨，但他們沒有半點寒冷的感覺，溫暖在他們目光中心底裏交流。

「我們究竟在那裏?」

他們舉目四望，只見黃沙萬里，一望無盡，他們為了逃避狂風沙，拚命狂奔，早已走進了沙漠的深處，但他們並沒有感到半點憂慮，只有漫無目的前行。

日子便在炎熱與嚴寒中消逝，兩人心境雖然開朗，但大自然的侵蝕使他們日形消瘦，水份不足更使他們力氣不繼。

忽然，他們感到背後一陣勁風，文非連忙反手斜撈，抓着一支冷箭，鐵血兒低頭一避，也躲過了另一支!

只見後面兩匹高駿馬兒，坐着兩位英姿颯爽的男兒。

他們說了幾句話，鐵血兒也用同樣的語言與他們交談。

「他們在遠處以為我們是兩隻野獸!」鐵血兒回首對文非道。

文非看看自己又看看鐵血兒，兩人衣衫襤褸，皮膚乾黑，遠看真與野獸無異。

「綠洲在前面!」鐵血兒高興叫道。

他們隨着那兩漢子到了他們的營居，清水食物使他們精神大振。

他們換過衣服，拜見了族長，方知他們已在沙漠中渡過了個多月，鐵血兒編了一個故事，只說出他們在狂風沙中與族人分散，那族長也非常好客，並為他們準備乾糧水袋，又送了兩匹駱駝給他們，族長也曾多次挽留他們但鐵血兒仍執拗婉拒。

文非坐在駱駝上，默默無語，鐵血兒也悶悶不樂，文非拿起烏笛，奏出一闋「悲秋」。笛聲嗚咽，如泣如訴。

一曲既罷，文非茫然低首，放眼望去，只見面前一片青翠，原來是一叢仙人掌，其中一棵有丈來高，枝椏紛繁，滿是芒刺，但在莖頂，却有一朵紅花，在微風中搖擺。他一提氣，雙足已踏上仙人掌的幹上，再借勁一躍，便已至莖頂，他把那胭紅的奇花摘了下來，再一縱身，至鐵血兒的身畔。他把那花兒簪在鐵血兒的鬢旁，鐵血兒不禁伏在他肩上，淚如雨花。

「沙漠也勝不了我們，奇蹟定會再出現的!」文非安慰她道。

行行重行行，鐵血兒已開始認得路途，看來快要回到故居。

「你還是把我交給察哈爾吧!」鐵血兒終於忍不住厲聲地道。

「不，恩仇之事，我在狂風沙中已參透，你還是把我擄回鐵扎族吧!」文非也不禁熱淚盈眶，有道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這「烏笛才郎」也不能飛渡情關。

「你救過我的生命，你叫我如何忍心把你擄去，究竟何謂恩惠，孰是仇讎?」

鐵血兒雙腿發狠，瘋狂似的向前奔去，文非也亦步亦趨，不到半個時辰，兩族營居已在眼前。可是，兩地並無哨兵守望，只見所有房宇營幕，已變成了頹垣敗瓦，人烟杳然，路上間有一兩屍首。

鐵血兒驚駭地道：「他們竟敵不過那次狂風沙。」

他們走進村裏，四處也找不到一個活口，看來一場世仇就在狂風沙中化解了。

文非攜着鐵血兒的手，他現在才隱約明白他父母遠走關外避世的原因。

（完）

虎爪神拳——第一路

由台灣省國術會 尚巧門綜合國術大武道館提供

自從台灣尚巧門綜合中國功夫專業機構為發揚我國寶貴的固有國粹，在台灣省國術會中國功夫月刊連續發表數篇公開介紹幾種拳術及特殊功夫以來，不但讀者反應非常熱烈，亦引起數家雜誌社興趣。

尤其本館把歷代祖傳的「虎爪神功之練功秘訣與練功秘方」不吝提供發表後，更是反應特佳，紛紛鼓勵繼續發表，首先要本館將配合虎爪神功使用的虎爪神拳予以發表給讀者，讀者對本館之摯熱的支持之忱，深為之感動，由衷感激，特此由本館總負責人親自執筆撰文並繪圖，以求圖文並茂，使愛好此道之讀者能獲明細瞭解，不過若有尚未達理想之處，誠祈多多包涵，先此致謝，因本館懷着發揚國粹之赤誠。

古昔至今，各門各派之宗法均着重拳、功同樣重要，故有「練拳不練功，到頭總是空」之訓言，的確是金玉良言。

而虎爪神拳就是與虎爪神功相乘相用的一種功夫，關於虎爪神功於前些時間已在另文中詳細介紹過，可請參閱，而本文恕不再重述，僅將虎爪神拳的第一路招式和練拳要訣予以介紹。

壹．練虎爪神拳之要訣：

1練虎爪神拳時，必需鼓運全身之氣，臂堅腰實，注意腹力充沛，一氣相貫而始終不懈，每一招每一式均起落有勢，如出山乘風之虎，努目 項，又若怒虎出穴與雙爪拔山之威。

2雖然此拳注重必需有猛虎出穴和雙爪拔山之勢，但切忌死猛蠻勁，猛則功夫多浮而鮮沉，必需講究彷如綿綫墜銅錢，抵隙沾實而後全力吐勁，如此沉重如山，則可以氣透膚裏；換言之，並非純剛之力，因純剛則虛浮，剛中存柔巧則沉實快捷，如此勤練既久後，由領悟而得要領而達靈巧之運用，從出手之力在肩穴、拐肘、掌根之三個停處之著力點，始能進而貫透於掌心和指梢，意到即氣隨，捷於聲響之境界。

3虎爪神拳是以拳形握如虎爪，故又稱虎掌，或稱虎爪掌。本身之練拳要領，並非總是注重掌心之功夫，要兼顧指曲節的妙用、伸指的妙用、突然伸指彈勁的妙用、勾指的妙用、掌背的妙用、虎爪掌刀的妙用及肘尖臂緣的妙用。

4此種拳之行拳要領，亦要多把虎的各種姿態及跑跳翻滾、前進後退、上和下、正與反等等、各項外在形勢、動作及內在勁力的運使要領，都要細心觀察，揣摩、研究從模仿到領悟妙用，這是非常重要的。由於虎形的拳在對人體健康上有強壯筋骨之功能，所以達摩就創有五拳，亦以虎拳練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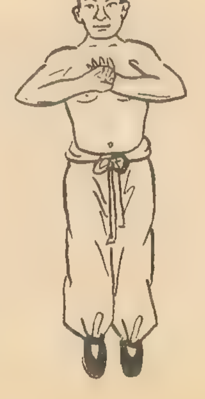
5在秘訣篇首即有云：「柔術之派別，習尚其繁，而要以氣功為始終之則，神功為造詣之精。」而此種虎爪神拳另有虎爪神功，仍以氣功的功夫為始終之則，故練成之虎爪神功的手和掌，均無粗糙起繭之現象，且能使臟腑、筋骨、神志在虎爪神功之練功的進度中，逐漸受到氣功的強壯的好處，故不僅能使虎爪神拳發揮防身自衛的功用，更能藉虎爪神功的氣功獲得強身益壽的利益。

6本虎爪神拳，共分為三路拳套，第壹路是培訓基礎的虎形功夫、虎動作之體會、虎勁力之運使為目的。第式路則是講究虎的攻守步法、身法、趨避要領、制敵技巧為目的。第叁路則是神拳與神功的配合修煉、強筋、強骨、強壯臟腑、治煉充沛氣力、功勁及飽滿的精力和神志，講究神功增強拳法的制勝威效，及健身益壽的功能發揮，敬請本館逐步順利刊出，尤其若能設法印製專著本，則更能有益廣大羣衆。

式．虎爪神拳第壹套招式及行拳說明

第一招　起勢

此勢是以 字形地盆立步，其立法是將腳跟向前稍移，使兩足平排成一字，由於此形較八字形地盤之立法難一點，所以可先將八字形地盤練十餘日，再進而練此。此招全身豎挺，但不可胸腹凸出，要含胸拔背，如此呼吸量多，且肺部不致被胸骨壓着摩擦，最大的優點是含胸，拔背則氣能順利的沉注於丹田，兩眼向前平視，肩肘要自然地沉墜，舌尖抵上顎以生津止渴，肛門要向內向上緊縮，叫做提肛，腰胯震勁，右手拳在前胸，左手掌貼於右拳背，如圖一。



（圖一）

第二招　轉身三甩爪

承上招舉手作禮起勢後，先原位扭腰轉向右，同時順轉身之勢左右雙手握虎爪形，手背向外一齊運勁向前甩出，立即勁貫五爪向兩邊腰際抓回置之，上左步同時右步隨着跟上仍如圖而立。仍隨上步之勢雙手如前所述向前甩而即回，如此再上右步而左步隨即跟上立如圖作用抓動作，共連續作三次，每作一次均吸氣丹田，勁運雙腋下然後運勁肋、掌背作甩及貫勁十指作抓拉之勢。

（圖二）

第叁招　揖拜北斗

承上式，右足向右橫移一步，同時左足跟着騎攏靠上如圖，而左右雙掌吸氣勁貫掌刀及指，由左右雙腰向額上舉刺帶切如圖。然後左足向左側移一橫步，右足亦靠攏騎上如圖，但手勢與前不同，是趁移足橫動之際，雙掌由額上向左右胸脇旁割分而下，立即又由下向額上合沖刺上如圖三，勁要圓滑，手勢要由柔而剛。

（圖三）

第肆招　分摘合捧

承上式，先向前跨出右步，隨即側移左足如圖坐馬樁勢，左虎爪由上招位置向左前上方反掌抓摘，即翻掌心向上由左胯側撈上如捧置於左胸前，右虎爪掌亦由上招位置向右前上方反掌抓出， 摘菓式，然後降下由右腰胯側撈上如捧，置於胸前如圖四。然後右虎爪掌運勁向左側前方抓出，掌心向外，接着左虎爪掌亦向右側前方抓出，掌心亦向外，立即把左右雙虎爪掌由外向下裏往上翻而置於胸前如 四之勢即是。



（圖四）

第五招　環飛雙爪

承上式，右足向後退一步，左足亦後退一步如圖五之坐馬勢，左右雙虎爪掌先是同時由右向左作環圓形一轉如圖，接着左虎爪由圖之原位向左側環形劃弧回原位，右虎爪掌由圖之位向右外側方環形劃弧回於右胸前，如圖五即是。



（圖五）

第六招　虎穴雙印

此招雖與第五招圖示略同，但打法有別。承上式之步位把左足向左斜方快速地移前一步，右足隨即跟上，樁式如圖六，在移步時，左虎爪由前招位置向左側上方反掌揚震打出，如反掌擊敵下顎或頸喉之狀，隨即右虎爪掌運用彈震之勁向正前打出，掌心向前，然後立即雙虎爪掌集中在胸腹前同時向正前彈震打出即收回，掌心均向前，左手在右手之上，如圖六即是，要特別注意此招是運用彈震之勁。



（圖六）

第七招　撥雲採月

承上招，先移左足向右足前一大步，同時左虎爪掌由前招之位置，轉臂由左身側即翻掌，運勁隨着上左步方向打出，打出後立即運爪勁隨着退回左足於原位之勢抓拉於頭上，此乃左式。然後移右足向左足前大跨一步，右虎爪掌由前招位置，轉臂由右身外側翻掌隨跨步之勢向左前方打出，打出後立即隨着撤退右足於原位置之勢，運勁指爪一抓而拉回額上如圖七之形勢，此為右式，有點要注意的就是上左大步時即成為向左之側身騎馬步，而上右大步時，即成為向右之側身騎馬步。打完右式後，立即移右足向正前上一步成前弓箭步，左右雙虎爪掌隨上步之勢，同時運勁向前打出，掌心向前，緊接着右爪向左下，左爪向右下，運勁交叉一按抓即隨着撤右足退回如圖七之原位置之勢，又順勢向上一拉置於頭上兩旁，雙掌約距尺餘，掌心向外。



（圖七）

第八招　掛踢連環

承上招，左足向前墊一步，即蹲身掃出右腿半圈，即順勢扭腰勁挺立起身，同時提掛右腿如圖八，提掛起身後立即以圖八之姿勢向前踢出右腳背，要向右前方斜式踢出，施橫勁又收回如圖。然後又蹲身掃出左腿，是右足向前踏一個墊步而向右掃出，掃出後亦扭腰挺身提掛左腳成圖八之反勢，亦向左前施橫勁踢出左腳背又收回。即向前踏一個左前墊步，蹲身掃出右腿，半圈扭腰挺身提掛右腳並施橫勁向右前方踢出右腳背收回如圖八，以上是三個連環動作，練者可視情況之必要在掃腿時可用手稍作撐地輔助其勢。

第九招　人行虎步

承前招之末，將右足向右前側方提氣跳前一步，有閃而進之勢，右虎爪由左胸脇揚起經頭額順勢向右臂側劃下，然後向前連進二步，姿勢如圖九，每向前進一步，要順勢向前擊出一虎爪掌，勁貫小天星，小天星就是掌跟。



（圖八）

第十招　排山左推掌

當前招最後一步踏穩右足時，立即向左抽退左足一步，坐馬勢如圖九，同時右虎爪勁貫五曲指，在胸由左脇繞面前向右腰旁劃弧形抓下，並接着運勁左虎爪掌跟由左腰側轉腕翻掌向右扭腰運勁推出，然後乘勢以右虎爪掌勁貫指爪由上向下一抓帶撕拉之狀抽回右腰旁，又出左掌轉臂翻掌向右前方擊出，如圖十即是。

（圖九）



（圖十）

第十一招　右虎膀

承上招速轉動上半身向左偏，左虎爪運勁向裏一拉，當右臂膊運腕勁由右後側豎膀向左側一掃，如圖十一，然後左虎爪掌及小手臂配合右虎爪掌心向外送出一震即彈回之勢亦向左前－招作提格之式，如圖十一即是。

第十二招　撼拔雙搥

由前招之末，將雙虎爪掌向腹下兩側運勁沉壓，立即把掌心轉為向上拔起各分置左右太陽穴旁如圖十二，再運勁掌背同時兩手向正前方冲出，最後在前面交叉一格劃如圖之手勢拉回原位，此時掌心再由外轉向內。



（圖十一）



（圖十二）

第十三招　連斫掛踢

承上式，轉身向左，以右手小外臂由上式位置順着向左轉身之勢向右後劃半圓形斫下，繼以左手小外臂由上式位置從右脇側經過，順勢向左後作由半圓形砍下，立即提左脚以足背運勁踢出又縮回，如圖十三即是。



（圖十三）

第十四招　左閃雙擒

承接上招踢出收脚之勁勢，向左側閃身一跳，立式如圖十四，左虎爪掌以四指併排之第二節骨向左前方擊出即收回腰際，右虎爪勁貫五指如勾由左脇側向右腹前作橫勾如圖即是，要靈巧沉勁，馬步要收發容易，不可輕淨却能穩妥。



（圖十四）

第十五招　虎膊雙搖連

承上招左脚，原位不移，足尖先向左移，上右弓箭步以右臂膊順勢向左搖打，運用震力，立即撤回原位，同時打出左臂膊如圖十五即是，係一個連環動作。





（圖十五）

十六招　右揮爪撞肘

上右步，再快速上左斜步，左虎爪掌運勁向左側後方勾狀撕拉，同時右手擺左腰立即曲肘尖由左向右前方頂撞刺出。然後又移左足向左側橫方向一步，右脚跟着向左側移，同時左虎爪繞由右肩旁向左腰拉，亦是勾狀之勁，右手放下繞右上方一圈，至左腰側又運勁向前頂刺如圖十六即是。



（圖十六）

第十七招　翻草尋穴

承上招，右脚向右稍移半步，左手以虎爪右膝前一抓，掌心向下，右虎爪由左小手臂下往右上方一抓一翻，左虎爪同時往後一拉，隨即以左虎爪掌跟運勁往前一送震，立即把右虎爪掌運勁指爪由原位降下右腰旁繼續向右外上方以掌背及四指之第二節往前方掛叩六如圖十七。



（圖十七）

第十八招　前弓左虎膊

承上招之末，即將右虎爪以四指第二節骨隨着轉動小外臂向右後一抽，立即由右乳旁掌心向下，向右前方劃一小圈即冲

擊撞出，隨即配合左虎膊肘由左後向前之右方扭腰轉身成前弓箭步，運勁揮出之同時抽回，其架勢如圖十八即是。

（圖十八）

第十九招　搖身右招肘

接上招進左步，速度要靈捷，左手以擒中帶撥，由右胸前向左腰繼之上右側步，用右臂肘順前進之勢向左前方先運搖撞勁，然後稍降數才向上頂刺即如圖十九。

（圖十九）

第廿招　醒虎返顧

當前面十九招演畢之末勁，乘勢速撤後左半步蹲身，左掌爪由前向下一攔撥即向左上方翻掌托之，右虎爪先由左向右下側－掃格即向胸前拂挽貫勁力撐，面目神態充滿一副精強力足之回首返顧之威勢，如圖廿即是。



（圖二十）

第廿一招　左流星搥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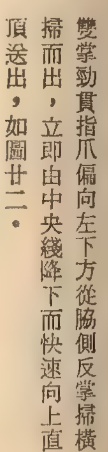
本招含有步法吞吐之妙用，承上招之末勁，先抽退右足　並將右虎爪掌勁貫掌心及指爪由前胸向右後掃擊一掌，順勢速退左足一大步並將左虎爪四指更速勁勾曲，由左上方降下而經左膝旁向前力冲上，勁力注重貫運於四指之第二關節處。接着左掌向右肩側拂按，此時右虎爪勁貫掌跟乘抽縮右脚之乘勢從左腕下方直衝擊而出，最後又把右足踏回原前弓箭步，右虎掌以抓式拉回右腰際，並將左掌在腹下一攔半圈之勢向前力挽勾冲上之，如圖廿一。



（圖廿一）

第廿二招　連環合印爪

演畢前招，立即向左移左脚橫步，右脚同時繼之跟上首先左勾爪由向右肩旁，繼以右虎爪掌接攏並同時向前擠按。然後雙掌勁貫指爪偏向左下方從脇側反掌掃橫掃而出，立即由中央綫降下而快速向上直頂送出，如圖廿二。





（圖廿二）

第廿三招　單掌穿梭

左掌由上招繞左外下方挽至右肩時，右虎爪掌勁貫小天星由右腋側穿出，如圖廿三即是。



（圖廿三）

第廿四招　揮返雙搓

承上招，轉身向後，並把左脚向左側移一步，並再側退閃偏一步，同時左手勁貫小手臂外側及掌背緣處，由前招右肩處順勢旋轉向後左側方掃格，掌爪含有擒拿之意勁和動機，接着運勁右掌心及指爪以彈勁由右耳向左側前方一震隨即收回如圖廿四即是。



（圖廿四）

第廿五招　穿心爪

接上招，上右足一步，右虎爪掌由右耳旁繞向左肩前繞由腹脇縮於右乳際時，左掌由原位擒抽置於左腰際，同時右虎爪掌心及掌跟（小天星）貫勁向前送出，如圖廿五。

（圖廿五）

第廿六塲　揚爪雙挫肘

接上招，先將左右雙臂向左側由上往下旋轉即運勁雙虎爪掌心及指爪由左脇側向右前方掃出。然後即扭腰轉身，曲臂由左肩側向前方搖身頂冲。立即原步位蹲身坐馬，將雙小臂轉成雙手掌心向上一齊以雙掛拳降墜壓於雙脇，再運勁轉臂曲臂由下向上再冲雙肘，雙手掌心均向左右雙頰如圖廿六。



（圖廿六）

第廿七招　分水雙掛

承上式之後，轉身向左半坐身形，由兩膝前招位置先向左右外側打開降下，由兩側同時向胸前集中捲上至胸乳間再向兩肩旁外運勁分之，掌心向上，勁貫手腕及小外臂。接着上右足一步，雙手再由外經額面集中至喉而至心口窩處，雙手掌心向下併攏一起，勁運雙掌心向前平直地按推而出，立即翻掌勾爪以原來路綫回至喉顎時即向兩肩外力分如圖廿七。



（圖廿七）

第廿八招　餓虎退巢

承上式，先上右足於上招左足前，成向左之側身，左手以擒式向左擒置左腰，同時勁貫右小天星順右脚前進之勢，向敵下顎部位之方向托送擊出，立即抽回右脚騰身後跳坐身如圖廿八，右手順後跳之勢收護於左胸前，左虎爪掌在右側前畫一個大圈至跳坐下之同向左脚壓側反掌攔出如圖即是。



（圖廿八）

第廿九招　騰身單插

承上招之末，左虎爪掌向右胸前翻掌一托即力　於左乳際緊挾左腋，乘翻掌欲托之際，向前招位置之後方騰身後跳一步，立即把右掌往右後捲一個大圈從肩頭往下丹田按壓之如圖廿九。



（圖廿九）

第卅招　旋掌單掛

依前招之位置，轉身向右成前弓箭步，先是運勁右虎爪掌緣及小外臂向右上旋撥，立即降下右臂由左腹側向右上方運彈勁如攻敵之鼻樑部位般一震，不過當右臂要向右上方彈震之際，左手亦由胸前向外抽下以小臂側鋒掃向左臂側如圖卅及卅一即是。



（圖三十）

第卅一招　冲捶雙墜

承上招之末，上左步，左虎爪拳揚擧與右拳合併，即運勁雙外臂內側及雙拳所曲勾緊握之四指由外向中合擊，如擊左右太陽穴之狀即是，接着同時向上一冲天，然後退回左步，向下重壓分置於左右腰際如圖卅二。



（圖卅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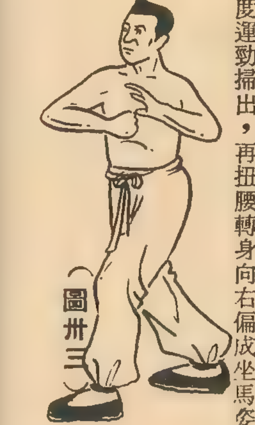
（　卅二）

第卅二招　扭腰拐肘

本招可作四方向打，在此先述原演法。承上招把右脚向左側移半步，即上右脚，先順勢以右橫肘由左向右前方　朝上角度運勁掃出，再扭腰轉身向右偏成坐馬姿勢，以左臂膊運勁由左向右側搖震之，最後又上左半步扭身向左，以右肘尖由右下方向左前上方頂刺之如圖卅三。







（圖卅三）

第卅三招　右旋掃

承上招，先退左足一步，以右曲臂內側由右向左豎臂橫掃，再將左手揮臂由額繞右肩側過腰臍而上，往左側捲掃，右手虎爪運勁由左肩向右脇抓下如圖卅四。

（圖卅四）

第卅四招　雙剪擒羊

接着迅上右足，左手由前招位置向右豎臂（拳在上，肘在下）橫切之，再上左步，膝部及脚脛帶有剪敵前足脛骨之意，雙虎爪掌運勁外臂（腕上肘下部份）向左橫掃一下再向右橫掃一下，即叉手翻掌（變掌心向外）同時剪送而出如圖卅五。



（圖卅五）

第卅五招　金爪齊鎖

承上招，先以原位步，雙剪手交叉運勁由下捲向裏而上繼朝前方向以虎爪拳眼（四指之根部）向前一翻震擊，即把右脚向左膝後拐而退後一步，雙拳齊墜大腿左右側，再退左脚成右弓箭步時，蹲騎馬姿勢雙拳（勾指之半握緊扣拳）向前一齊正面擊出，以冲勁，即挺身翻拳（掌心向上）運勁向兩脇腹側彈挽之如圖卅六。

（圖卅六）

第卅六招　收勢

步回中宮，雙手先握勾指虎爪左向右前方一抓拉回左胸乳際，右向左前一抓拉回右胸乳際，開左右平步成騎馬勢雙手掌背向下，翻掌向頂上貫勁托震，如天王托塔式，才起身併脚，雙虎爪拳掌心轉下運勁向雙腰側壓鎖之，但仍要保持勁斷意末斷，以上爲第壹路拳套卅六招行拳秘訣，敬請稍待第二路，謹此向諸位讀者及先進們的鼓勵敬致謝忱。

（收勢式）

玄機妙算

機智子文．

撒灰損目

錢傳瓘爲吳越王錢鏐的兒子，奉父親的命令率領船隊去攻伐吳國，吳國集合各路的水兵部隊來抵抗，兩軍相遇在狼山的地方，吳軍的兵船順風揚帆前進，錢傳瓘看見敵人的船隊，藉着順風的有利條件來進攻，想到自己的船隊若在逆風中行駛，交戰結果一定會失敗。於是傳令引開船隊廻避對方。等到吳軍的舟艦全部過去，才從後面追逐，吳軍不知其用意調船回頭來迎戰。錢傳瓘立即命令前排戰艦的兵士，每人拿着事先預備的石灰細屑，在船頭藉着風勢拋撒石灰細屑全都向下風的兵船飄颺，使得敵兵都張不開眼睛，這時，錢傳瓘又打鼓助戰，兵船順風而下，向吳軍進攻，吳軍簡直不能反抗地閉着眼受死。結果獲得大勝，奪取很多吳軍的兵艦。

衛姬管仲知伐衛捨衛

齊桓公在早朝的時候，和臣子管仲共謀攻打衛國的計劃。退朝後，回寢宮休息，他的一個叫衛姬的妾子，看了桓公的臉色後，忽然退到堂下，伏地向桓公拜倒，詢問桓公到底爲了什麼要去攻打衛國，桓公一驚，心想：「明明是極機密的事，她怎麼會知道呢？」於是叫起衛姬，問她怎麼得知此事的，衛姬說：「公退朝下堂的時候，氣勢淩人趾高氣揚，有一股殺伐之氣流露出來，但是一看到妾，臉色就變了，好像怕妾的樣子；公誰都不怕，唯獨怕妾，妾因而猜想您八成要動衛國的腦筋了。」桓公經不起衛姬的苦苦哀求，終於放棄了攻打衛國的念頭。第二天上朝，桓公見到管仲，就向他打拱作揖，請管仲先上，管仲心想：「他今天何以對我這般客氣？」於是猜到準是變卦了，他問桓公：「公不打算攻打衛國了，是吧？」桓公又是一驚，問道：「你怎麼知道？」管仲說：「今天公對臣下不是打拱就是作揖，比平常客氣多多，我想八成是公取消了昨天的計劃了。」

晉人知齊師遁逃

諸侯各國聯合起來，攻打齊國，兩軍在平陰地方相遇。齊國的國君心想：「這下可慘了，這麼多國攻打我一國，那我國，鐵定失敗了；硬拚不行，得想個方法開溜方是！」左思右想，想出一條計策。他命令手下士兵們，佯裝十分賣力地在城外挖壕溝，作爲抵禦之勢，好讓敵人以爲齊國下定決心要硬拚到底。果然各國諸侯都信以爲眞，紛紛也在離齊國不遠的地方駐兵紮營，養精蓄銳。第二天，天氣陰霾，視綫模糊，齊國趁此大好機會全軍開溜了。諸侯國們還蒙在「霧」裏，根本不知齊國已人去城空。第三天，齊國有一個叫師曠的人，看到齊國的城中怎麼烏鴉那麼多，而且叫的聲音十分快樂的樣子，「不對！」

師曠心裏想，於是馬上到晉侯面前報告說：「齊軍已經逃掉了！」晉侯一楞，問他何以知道，他說：「齊國的城頭上有許多烏鴉，叫聲悅耳動聽，如果有人來往驚動烏鴉，烏鴉的叫聲是非常急噪難聽的，所以我判斷，齊軍昨天逃走了。」另一個叫邢伯的人，聽見齊國城內有馬在嘶鳴的聲音，於是走告中行伯說：「齊軍已經逃掉啦！」中行伯問他何以知道，他說：「我聽到齊國城內有馬嘶鳴，這是不尋常的，因爲馬只有在迷失方向，找不到馬羣的情形下，才會嘶鳴尋伴。如今定是齊國的馬隊已逃走，幾隻未能及時牽逃的馬匹，在那兒苦苦哀鳴呢！」還有一個叫叔向的人，遠遠地看到齊國城頭有許多烏鴉羣集棲息，於是快馬加鞭告訴晉侯說：「齊國的軍隊逃掉啦！」晉侯問他原因，他說：「齊國城頭上，有許多烏鴉棲息，這是怪現象，因爲烏鴉怕人，如果城上人有，烏鴉怎敢棲息呢？所以齊軍逃光了，整座城都空啦！」

司馬洛傳奇故事

風流小飛賊（一）

馮嘉・文　子成・圖

公司爆竊　不敢聲張

有人說，人從森林裏逃出來，就是因爲人是萬物之靈，懂得進化，所以就不願意繼續居住在森林裏了。然而結果他們還是住在森林裏，因爲城市就是另一種森林——鋼筋水泥的森林。這裏一樣是充滿了危機，一樣是一個弱肉强食的世界，祇不過那是另一種危機，另一種弱肉强食。

現代的城市是特別像森林的。那些聚集而向天空發展的大厦，就像是一棵一棵的大樹，而這些大樹，每一棵的本身也像是一座獨立的森林。不明白這些森林的組織的生物是很容易迷路的。

這一隻生物則顯然是很懂得這種森林的組織的，可能比城市中的其他人類更懂，這是一隻很小的生物。是一個人類，但是祇是一個小孩子吧了。然而他却是在做着普通小孩子不會做的事情，走着小孩子不會走的路。他也是穿着小孩子不會穿的那種衣服。

這個並不普通的小孩子，身上是穿着一件緊身的黑色衣服，好像夜行衣。事實上亦是夜行。他正沿着一條繩子，爬上一座二十層高大厦的外牆。

黑色的衣服，爬在大厦的最黑暗一面，在黑夜的掩護之下，就是街上的人望上來，也是發現不到的。

那根繩子的末端有一隻鈎子，就是扣在第五層的一條邊緣上。這個小孩子就沿着繩子爬上去。假如有人看見他，眞會懷疑他是一隻猴子了。因爲他的動作通常是猴子才能做到的，或者是飛賊才能做到的。但他却不是一隻猴子。而通常飛賊又不會是孩子。他却是一個看來祇有十二歲的孩子。

一個小飛賊。

他爬到了第五層樓那條突出來的邊緣，就把繩子收起來，束成一束，塞進腰後的一隻暗袋裏，再抬頭向上而望望。上面直通到天台，還有十五層，却是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讓他搭上那隻鈎子的，因爲再沒有像他現在蹲着的那條邊緣了。每一隻窗子都是關着的。

他一點也不慌張，胸有成竹似的緣着那邊緣移動，扶着牆壁。

這個小飛賊扶着牆壁走感覺到很困難。因他要預算風的影响力，實在很難前進。於是後來他就索性讓自己一跌跌下去。

假如有人看着他，眞會給他嚇出一身冷汗。不過他一跌却是胸有成竹的。他剛好用雙手抓住邊緣，讓自己吊在那裏，身子的重量就全賴雙手支持了。風又來了，把他吊在那裏的身子吹得搖搖幌幌的，然而這却並不影响他的進度。

因爲他現在又是以另一種不同的方式前進了。他一手交一手，一手交一手，這樣就不大受風力的影响了。手的感覺，當然是比脚的感覺要靈活得多的。

於是他不久就到達了轉角的地方，而轉了角，馬上就幾乎完全不受風的威脅因爲那轉角的後面乃是風吹不到的地方。而且，更重要的就是祇有這邊才能夠繼續向上爬。就是因爲這一邊，靠着牆壁的地方有一根水管通向上面。

這個小飛賊現在就是沿着這根水管向上爬上去。水管有一邊是緊貼在牆壁上，而有牆壁在阻礙着，就祇有半條水管可以用力了。

小飛賊就是這樣相當迅速地向上升上去。也許，他也有一個優勝的地方，就是他是一個小孩子。小孩子的身形比大人小得多，受障礙的程度也較小。而且，小孩子的身子也是較輕的。

就這樣，他爬到了第十層樓，就停下來了。那裏剛好有一個金屬的扣子，用以把水管釘牢在牆壁上的。這個扣子就剛好可以讓他比較穩當地站得住脚。

這時，這個小飛賊又把身後那隻袋子裏的那束繩索取出來了。他現在的目標是距離他大約十呎之外的一隻小窗子。那是一隻小小的透氣窗，大約祇有一方呎的面積，現在，這隻透氣窗子祇是開了一點點而已，那條縫隙，最寬的地方也不過是祇有半呎。

小飛賊小心地把繩頭上的鈎子拋過去，鈎子就準確地搭中了那隻窗閂。他拉緊了，再把繩子的另一段在自己的身上縛好，便放棄了水管，身子就像蕩千秋似的蕩了過去。

他就變成是吊在那隻小氣窗的下面了，而他的體重就全賴那條窗閂支持。也還好他是一個小孩子。假如他是一個大人的話，窗閂能否支持住他的體重，就實在很成問題。

他大概也不很放心，馬上就拉着繩子向上升上去。減少了吊着的時間，假如那窗閂是不够氣力支持着他的體重的，那他也不讓那窗閂有機會斷掉了。

他到達了窗口，就扳住窗緣，把支持力移到了那窗緣上，同時他亦把鈎子拿開了，搭在窗緣上，再收緊繩索，使自己變成是釣在窗緣上的。這就安全得多，而且也方便得多了。

他把那窗閂提起，把窗閂向上推起，推到最盡，然後他的另一隻手又伸進袋子裏一掏，掏出來另一件工具，這則是一根小小的長形硬木，他就把硬木向窗縫處一塞，放手。這硬木的角剛好塞住了窗縫的空位，那窗子就無法再蓋下來了。

於是問題暫時解決了，他敏捷地爬進了那窗洞之內。

這也可以說是整座大廈唯一可以鑽進去的窗洞了。其他的窗子不單是關着那麼簡單，而是根本打不開的，都是厚厚的玻璃牆，整座大廈都是最中央空氣調節系統調節空氣，可以說這裏面的人白天所吸的全部都是人工的空氣了。祇有這種小小的通氣窗能讓空氣換一換。雖然是在高空，四無扳援的牆壁上，這氣窗還是開得特別小，祇可以讓一個小孩子爬得進去，大孩子就爬不進了。也許這窗子的設計也是有着防盜的成份在內的。

窗內的就是洗手間。也難怪，洗手間裏的氣味，不能够單靠空氣調節系統抽出去，非要開一隻小窗子不可了。白天，這裏的小窗子一定風很大，洗手間裏的冷氣一直是有進無退，從冷氣槽射出來，然後就從這窗子出去，不會再抽回冷氣機之內。這洗手間裏的部份的冷氣槽的設計一定是較爲特別的。

自然，現在是晚間，冷氣是已經停了。這整幢大廈全是寫字間，晚上是沒有人的。這樣的空氣環境，更加可以保證晚上這個時間沒有人。還逗留在裏面的人根本不可能辦公，不然就熱得要命，除非是把這一整層樓的冷氣也開了吧。並沒有冷氣。而且，又沒有燈光，假如有人在這裏，就不會沒有燈光了。這也是屋裏沒有人的一個最佳保證。

小飛賊走進大廳裏，這座大厦是那麼大，很顯然這是一間規模非常大的公司，這家公司的大厦中就有一隻巨大的招牌。很有趣，這隻招牌標出來的名目，倒是與孩子的身份很配合的。這是一家玩具出口公司。

會客廳裏，也有好幾座巨大的玩具模型。

這個小飛賊似乎到底還是一個小孩子，看見了這些巨大的玩具模型，就樂起來了，在那座大廳裏面走來走去，左邊摸一把，右邊也摸一把。幪着的臉，唯一可以露出較爲明朗表情的部份就是咀巴的部份，而他的咀巴現在就裂開來，成爲一個開心的微笑。

到底他不是一個普通的孩子，而是一個特別的孩子。他是一個小飛賊。在耍過了一陣之後，他又恢復正經了，他的表情也嚴肅起來。他向公司的內部走進去。他進入了另一座大廳，而這裏則有點學校的課室的味道，因爲這裏面排列着好幾十張的打字桌子。在白天，當有人辦公的時候，這個地方一定是相當吵耳了。

打字員也要聘用這許多，可見得這家公司的營業規模是多麼龐大。當然，單單憑這家公司所佔的面積，以及這座大厦的租值，亦是可以把這一點看出來的。

小飛賊通過這打字大廳，再進一重，就是到了另外一間集體辦公廳。這裏則是雖然沒有間格，那些桌子也是分成一堆一堆，明顯地自成一個一個單位。看來在這裏面工作的人，職位又是較差一點了，每一個單位由一個較高級的職員主持，而旁邊有一些其他較低級的職員輔助的。就像海洋中的一簇一簇羣島。

再進去就是一條走廊，走廊通進另一座較小的會客廳，而這座會客廳中都是可以看到四度關上的房門的。這裏面當然是更高一級的職員所在的地方了，每一度門裏都是一位高級職員的辦公室，而這裏的客廳乃是他們所用的。

每一度門上都有一隻名牌。

小飛賊選擇了門上有着「總裁」銜頭那隻名牌的那度門。至今爲止，他都不需要開亮電筒之類帮助照明，就是因爲這裏的窗子全部都是很寬大的玻璃牆，下面有城市的燈光反射上來，這裏面並不是完全黑暗。

總裁的門則是鎖上了的，就這樣扭不開。小飛賊這時便進一步施展他的飛賊本領，從身上取下來小小的一串鎖匙，逐條探進匙孔裏。

他這個人雖然小，本領却是眞行的。他弄了幾下之後，那度門便開了。當然，這門匙也不會太複雜的，並不是作防盜之用。

總裁室裏那隻保險箱，才是作防盜用的。

那隻大大的保險箱是由一副號碼鎖管制着，小飛賊似乎認爲這保險箱比外面那度房門更加容易打開，他走過去，毫不遲疑地就把號碼扭動，扭了一個又一個。世界上沒有神算這一回事的。假如他所扭的號碼是正確的號碼，那他一定並非得自靈感，而是另有內幕情報的了。

他所扭的號碼是準確的。當他停止了扭動之後，把保險箱的門一拉，那門就打開了。

就在此時，警鐘就刺耳地响了起來。

小飛賊無疑是有一些內幕情報，才能把保險箱的門這樣順利地打開來的，但是，他也似乎沒有足够的內幕情報，並不知道保險箱打開了之後，警鐘就會响起來。

也許警鐘的設備祇有總裁知道，總裁身邊的人雖然打探到了保險箱號碼，却不知道保險箱門一打開，警鐘就會响的。

警鐘响了，小飛賊呆了一呆，但是並沒有慌張地逃走，而是仍然繼續做他開始了做的事情，那就是把保險箱裏放着的三隻玩具狗熊取了出來。

小飛賊繼續弄着那幾隻玩具狗熊。過了一會，空氣系統忽然開放了，發出一陣「隆隆」的聲音。小飛賊這時才把頭抬了一抬。假如熟悉這座大厦的習慣，就會知道是那關鎖了的升降機也開了。升降機的

開關是與這空氣調節系統的開關一起的。

總而言之，這表示小飛賊停留在這裏的時間是不能夠太久了。而事實上，遠遠而來的警車的警號聲也指出了這一點。即使大廈的看更人還不敢上來，警車一到，警察則是必定上來的。這保險箱的警鐘看來不單是會當場响，而且必然還是直通警局的，警局方面亦是馬上接到消息，就通知附近的巡邏車趕來的。一定是正在附近的巡邏車，不然就不會來得這樣快了。無論如何，小飛賊是不能久留了。

他把那些玩具狗熊放回保險箱之內，關好保險箱的門，匆匆出了總裁室，又把總裁室的門關好了，便直走向洗手間去。

小飛賊進入了洗手間，仍然還是沿着他來時的路出去，又爬出了那小小的窗子，把窗門放回了原來的角度，而鈎子搭在窗緣，支持着自己的體重。不過，他却是不能夠慢慢地沿着繩子垂下去的。他不會有這樣多的時間。

他也顯然是明白這一點的，因此他就先把繩子放長了很多，繩子的一端，則是仍然繫着那隻鈎子，而那隻鈎子則仍然是搭在窗子的邊緣上。那根繩子放了好長的一段。

然後小飛賊的兩隻脚縮起來，撐着那大廈的牆壁，忽然發力一撐，整個人就飛出了空中，好像一隻跳虱似的。

大約二十呎之外就是另一幢建築物的天台，至於高度的方面，則是低了大約兩層樓，也即是差不多有二十呎了。

他就飛越了這二十呎的距離，以及降下了這二十呎的高度，到了對面那座天台上，落在天台的地面上。

他就是這樣便離開了他進行盜竊的現場了。

那根繩子則是仍然繫着他的腰間，而另一端則仍然是繫着那隻鈎子，鈎子則搭在對面的窗緣上的。

他執着繩子，行前兩步，使繩子略爲鬆弛，然後發力抖了兩下，那隻鈎子便脫離了窗緣，而他再發力一扯，鈎子便向他這邊飛過來，他一手接住。

這個孩子匆匆收拾好了繩子，而警車已經在樓下停下來了。那是最先來的一部警車。其他的警車還是陸續有來。

街上是熱鬧起來了。

小飛賊把繩子收好了，走向這大廈的天台的門口。到了天台門口的時候，才發覺那天台門是推不開的。一度鐵門，已經從裏面下了門閂，而且可能這門閂還是加了一把鎖的。看來他要離開這天台還是有點困難的。

在那邊那座大廈，熱鬧的情況更是有增無已。果然，大廈的看更人一時不敢登樓，因爲他們沒有武器，而他們認爲這大廈祇有一個出口，祇要守着這個出口，竊賊就反正是無法離開的，所以就先等到警察來再算。現在警察來了，他們便領着警察乘升降機上樓，而餘下一個看更人則與另一些警察在樓下守着。總而言之，他們認爲竊賊就是逃不脫的。

他們到達了那間玩具公司，進入了大廳。

看更人反而不知道應該往那裏找，他祇是知道警鐘聲是來自這一層而已。來的警察則知道警鐘的來源是總裁室，因爲在警車上用無綫電與總部聯絡，已得到知會了。他們就直趨總裁室，同時也分出幾個警察去搜索其他的部份，包括這間公司的洗手間。

領頭的警官，扭扭總裁室的門。扭不開。

一個警員說：「人可能還在裏面！」

「也可能是逃走了！」那警官說。

那另一些警員很快就搜索過而回來報告了，一個警員說：「沒有看見人！」

他們可以搜的地方並不多，祇有洗手間而已，他們在洗手間裏的時候也根本就沒有注意洗手間的窗子是那麼小，他們就沒有考慮到會有人能從那裏爬出。

他們即使伸頭出窗外去看看，亦是不會看見什麼的了。

「好了，」那警官吩咐，「你們逐層搜索吧，走樓梯下去！你們走上面。」

那些警員們心裏已在叫苦了，因爲這麼高這麼大的一幢大廈，要逐層搜索，實在是一件苦事，而且並不是每一層都像這一層那麼統一的，每一層都會有不少可以躲藏的地方，要搜遍的話，就得花好一大番工夫了。

「沒有人逃得出去的，」警官說，「我知道這座大廈的格式！」他馬上就作了這個錯誤的判斷。

「這門——我們應該把它撞破嗎？」其中一個警員問道。

「不必了，」警官說，「那裏面還有好幾度門，都是鎖着的，可能是在其中任何一間房間裏，也可能已經不在，我會試試把公司的負責人叫來好了，他應該有門匙的，而且，反正也是要他們的人回來才知道失去了什麼。」

這個警官所作的步驟也不算得是不好了，在通常的情形之下，他的確是應該這樣做的，他不過是作了錯誤的判斷，然而這種錯誤的判斷却又是勢所難免的，誰想得到竊賊會是一個孩子呢？

他打了電話，向總部作了這個要求，而這間公司的總裁在六分鐘之後就趕到了。而且帶同了總務。

總務有鎖匙可以打開其他高級職員的房間的房門。他匆匆把所有的門都打開了。如臨大敵的警方人員們發現並沒有人躲在任何一間房間之內，而那座保險箱的門亦沒有被打開。

「唔——會不會是電路出了錯呢？」那玩具公司的總裁皺着眉頭說，「也許這祇是誤會而已？」他的語氣，很希望這是一場誤會，這本來亦是人同此心的。

「可能是誤會，」那警官指出，「也可能是竊賊拿到了東西逃掉了！」

「也可能是警鐘一响，他還來不及拿什麼東西就逃了。」有一個警員提議。

那警官瞪了他一眼：「在這種情形之下，他還有空把保險箱的門關好，又把房間的門關上嗎？」

那個警員碰了一鼻子灰，也祇好苦笑聳聳肩，不做聲了。

那警官又說：「你看看有沒有失去什麼吧，我們在外面等你！」這是由於爲了避嫌，不想看着那個總裁開保險箱而看到他扭的是什麼號碼。

事情很有條理地分幾個方向進行。那個警官則在外面主持。而在總裁室裏，那個禿頭而戴着深度近視鏡的總裁李亮能則把保險箱打開了，手一直都在微微地顫抖着。

當他打開了門之後，他第一件拿的東西却是裏面的二隻玩具狗熊。

雖然這不過是玩具，應該不會值很多錢的。很明顯地，這兩隻玩具狗熊是有着玩具以外的價值的，否則的話，並不會如此慎而重之地給收藏在保險箱中了。

這位玩具公司的總裁以發抖的手在狗熊的背後摸着，在那些毛的中間摸到了一個洞，手指插進去，向下一劃，就好像是伸進一把刀子似的開了一條縫。原來那裏面是暗藏着一條拉鍊的，拉鍊的耳却不是在外面，所以要用這個方法弄開來。他把拉鍊弄開之後，便可以從狗熊的肚子裏取出暗藏的東西了。這兩隻狗熊原來是空心的。

他從狗熊的肚子裏取出來的原來是一隻透明塑膠袋，裏面裝着的是一些白色的粉末。

他把這隻膠袋小心地檢驗着。外表看上去，必然是與原來的樣子沒有很大的分別，所以他才要這樣反覆地加以檢驗。但也許有一點點不同，或者是心理作用吧了，他結果還是不放心，就取出桌上的報紙刀來，在那膠袋上刺了一個小小的洞，讓那膠袋內的氣味可以透出來。他就用鼻子湊在那小孔上嗅一嗅，那種化學物品，通常都是可以憑氣味而辨別的。

他嗅了一嗅，再嗅一嗅，又再嗅一嗅，似乎還不肯相信自己的嗅覺，恐怕那膠袋的氣味會影响他的嗅覺。但是結果他還是嗅清楚了，他可以肯定，那小孔裏透出來的並不是他要嗅的氣味，事實上，他根本沒有嗅到什麼氣味。

他的臉色也因此而變得很難看了，忽然之間軟了下來，軟軟地在那張總裁椅上坐下。

那膠袋內的東西已經給人家換去了。連同膠袋一齊換去。拿走了原來的膠袋，而換進了一袋顏色相同，他是完全沒有相同氣味的粉末。他這裏的確是失竊了的，但是失去了的却是不能夠聲張的東西，事實他現在這樣檢驗也已經是相當冒險的行爲了，警察就在外面。不過他知道警察在未得到他的同意之前是不會亂闖進來的。

終於，這個總裁打開了門，對那警長說：「你們請進來吧。」

警長率領着兩個警察進去，可以看到保險箱還是開着，但是，沒有看見那兩隻玩具狗熊。這兩件東西一早已經給另外收藏起來了。不過那些警探們並不知道這保險箱內本來有些什麼東西，他們當然亦不會知道那裏面是失了這樣兩件東西了。

「失去了什麼嗎？」警長問。

「沒有，」那玩具公司的總裁說，「沒有失去什麼。」

「這眞奇怪了，」警長說，「你肯定嗎？一定有人打開保險箱，警鐘才會响起來的！」

「也許，」總裁的臉上露着一個很牽強的微笑，「是綫路方面出了毛病吧！」

那警官却不能接受這看法。

他說：「我記得你這種保險系統的綫路是很可靠的，不會無緣無故自己出錯，所以我認爲你最好還是查清楚一點。祇有人打開門，警鐘才會响起來的。」

「我已經查清楚了，」那總裁有點啼笑皆非的說，「我知道保險箱裏有什麼東西！」

天下間那有自己的保險箱出了問題而不看清楚的？又那有失去了東西不承認的？雖然現在却正正是這種情形。世事是奇妙的。

「既然如此，」那警官說，「很可能竊賊是一聽到警鐘响就把門關上找地方躲起來，而希望我們以爲綫路是出了毛病。假如是這樣的話，這個竊賊是應該仍然躲在這座大廈裏面的，我們得好好地搜索一下。」

那個總裁聳聳肩，說：「很可能是這樣。」

「既然如此，」警官說，「這個竊賊應該是還在這座大廈裏面。他是沒有那麼容易逃出去的。我們現在正在搜索，你最好也留在這裏，這是手續上的問題！」

那個總裁無可不可地表示同意了。他此時的心情實在是矛盾得很了。他知道是有竊賊來過的，因爲他知道他這裏的確是失去過東西，假如竊賊是眞的逃不掉的，那就會給捉住，而警方就會知道失去的是什麼東西了。

那時怎麼辦好？而另一方面說來，假如捉不到這個賊，又不是一件好事，因爲捉不到賊的話，那失去了的東西就必然是沒有希望物歸原主的。

他沒有別的辦法，也祇好坐在那裏等着接受命運的安排了。

× × ×

其實那個賊是早已不在那裏了，亦已不在對面的天台上面了。這個小飛賊找不到下樓的路，就祇好暫時躲在天台那間小屋的後面，看着他剛才到過的玩具公司裏燈光通明，有很多人在走來走去，不過顯然並沒有人有興趣向屋子的外面望一眼。於是這個小飛賊便離開他躲藏着的地方，把鈎子搭在天台的欄河上，把自己吊下一層樓，到了那座大廈頂層的一座後面小露台上。這座小露台是望不見那座失竊的大廈的，他首先肯定了的就是這一點。

這個小飛賊到了露台上，把繩子一抖，那隻鈎子便脫離了頭上那天台的欄河邊，跌下來，回到他的手中。他轉身走進露台之內，才發覺他是看錯了一點。

當他吊下來時，他首先是望望露台之內的房間，看到那是一個住宅單位，露台的裏面是一間睡房，而睡房之內的床上是沒有人在的。然而此時他才發覺原來這是一間連同浴室的套房，與睡房相連的浴室的門縫內現時就正透着燈光。他也可以聽到有水聲在响。原來這間睡房的主人是正在洗臉，而沒有把睡房的燈亮起來。這個小飛賊在露台旁邊蹲下來，不敢進去，因爲浴室裏的人很難講會在什麼時候出來的。那是一間很大的房間，他要走相當長一段距離才能夠到達門口的。

小飛賊沿着繩子爬下這露台，就沒有人看到。現在他到了這露台上之後，他就更不担心了。祇有在他爬下來的時候才是

可疑的，現在他既已下來了，就並不可疑了，別人望過來的話，應該會當他就是這間屋子裏的人。

小飛賊伏在那裏不敢動，現在担心的則是屋內的人了。他是不適宜再爬回天台上去的。

而小飛賊的計算倒是沒有錯誤的，他並沒有足夠的時間橫過這個房間而從房門口出去。當他伏在那裏看着的時候，浴室的門就打開了，正在入浴的人就出現。

那是個美麗的女人，她站在浴室的門口把身上的水珠慢慢地一點一點抹乾，而小飛賊則伏在露台外面，身子緊貼在牆上看着她。似乎這是小孩子不懂得欣賞的風景了。應該不懂的。

她終於把身子抹乾了，就把毛巾在浴室中掛回了，熄了浴室的燈，在黑暗中走到床邊，在床上倒下來。

那個小飛賊仍然伏在露台之外等着。

那個女人躺在床上，寫意地動着手脚，享受着浴後的舒暢。

小飛賊則看得見，那是因為小飛賊是在接近得多的地方。他把臉伸出一點，就可以看到她的一隻脚的脚底，這就是離他最近的部份。另一隻脚的脚底則是踏在床上的，因為那條腿子是屈曲了起來。

這個女人有時伸直一條腿，有時把兩腿都伸直，也有時把腿張開，有時把腿合起來，有時兩條腿都屈曲了。有些人在能夠入睡之前是動作很多的。

後來，她終於放平了兩條腿，不動了。這就是表示她已經陷入了朦朧之境了。

這時她的視覺是暫停了，聽覺也是處於半鬆懈的狀態，她並沒有聽到那輕輕接近她的脚步聲。她祇是忽然之間感覺到有一個人坐到了她的胸膛上，一隻枕頭壓住了她的臉。她忙伸手去推，却又發覺坐在她胸部的人也用雙脚把她的手臂踏住了。

她忙發力掙扎，被枕頭塞住的咀巴發出「唔唔」的聲音。

她的身子也扭動着，要把身上的人拋開。

「不要動！」那人低聲警告，「不然我就把你割開成幾塊了！」

那個女人的身子一硬，就不敢動了。枕頭壓着她的臉，她看不見對方，不過聽對方的口氣，就像是持有利器似的，她最好還是不要吃眼前虧。而且經過了幾下掙扎之後，她也已經試出了對方的力氣是比她大得多的，就是這隻枕頭也已經可以使她窒息了。

她恐懼地低聲說：「你……請你……不要傷害我！」

她把身子也放軟了，就這樣不動。那個人把壓在她的臉上的枕頭迅速地一轉，也不知道怎的，枕頭便已經轉到了她的後腦的下面去，把她的後腦墊着，而那枕頭套則是套着她的臉。換句話說，她等於是頭部連同枕頭一起給套進了枕頭套之內了。她的臉則祇是給那薄薄的枕頭套罩着，雖然看不到什麼，呼吸却是沒有問題的。也許這還是她第一次體驗到原來枕頭有此妙用。

跟着她的手脚又很快地給用繩子縛起來了。那繩子也是縛得非常之快的，就像這個人對於這件事情非常熟練，或者起碼於對於綁縛東西是很有經驗的。

那個人把枕頭套的邊緣上的帶子縛一縛。那些帶子本來是用以制止枕頭套從枕頭上脫下來的，現在則剛好用以防止枕頭套離開她的臉上了。

雖然是在這樣尷尬的環境之中，她還是不覺奇怪這個人究竟是什麼模樣的。

她就這樣被那男人强姦了，當她痛得不由自主大叫起來時，她的頭上馬上受到了重重一擊。

滿天星斗，知覺失去了。她就這樣不動了，也不會掙扎。

× × ×

另一方面在那邊，那間玩具公司裏，分層搜索竊賊的工作還在進行着。

初步的搜索是什麼人都沒有找到。

這時已有更多的警探來了，而且連那安裝警鐘的專家也給找來了。這個專家的工作就是要來判斷一下究竟是不是綫路出了毛病。

那個地方簡直亂作一團，而那個叫李亮能的總裁則是癱軟地坐在那裏，好像完全沒有察覺周圍的動亂，就像身上的骨頭已沒有了，不能支撑他站起身，而他的臉色則是像一個死灰一樣！那警官坐在客人的椅子上。

那個安裝警鐘的專家的工作是比較快就完成的，他轉過來，關上保險箱的門，說：「我看還是有人來開過這保險箱。」

「你要肯定才好。」那警官說。

那人聳聳肩：「我是設計這東西的人，難道我還會弄錯嗎？其實情形是很簡單的，假如單單是警局裏的警鐘響，那就可能是警局那一部份的綫路損壞了，假如單單是這大厦的警鐘響，那就可能是大厦的綫路出了毛病，兩條綫路是不同的，既然一齊響起來，那顯然問題就是在這警鐘上了，這警鐘沒有毛病，並沒有誤觸的可能性，所以，一定是有人開過這保險箱，不懂得按下保險掣，所以就響起來了，一定是這樣的，沒有理由會是警鐘的綫路出了毛病。」

「你是肯定有竊賊來過了？」那警官問。

「我想不出有甚麼其他的原因了。」那個防盜專家說。

「那眞古怪了。」警官說：「我們已經上下搜索過一遍，却就是找不到人。」

其實，李亮能大可以代替那個防盜專家回答疑問的，因為他的東西已經給換走了，那當然就是有人到這裏來過，但是他又不能講出來，因為那是不能夠見光的事情。

「那是與我無關了。」那個防盜警鐘專家說，「我祇是來為你們解答警鐘不響的疑問，現在我已經給了你們答案，假如沒有甚麼疑問的話，我也得走了。」他看看錶。

「好吧。」那警官聳聳肩，取出一本簿子來，說：「請你先簽簽這裏吧，這是手續問題吧了。」

那人在簿子上簽了名字，就走了。

警官又轉向李亮能：「李先生，你不是也趕着要走吧？」

「不是。」李亮能說：「我並不是有事，我今天晚上是有空的。」

「好吧。」警官說：「你在這裏留下來是最好了，到底這是你的事情，假如我們找到了竊賊的話，有你在場也會好一點的。」

李亮能點點頭，還是軟軟地坐在那裏，心裏好像有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也不知道希望甚麼好，看來不論事情發展成怎樣，他都是不得了的，他很希望有一杯酒。

於是他走過去打開酒櫃，取出一瓶酒來，說：「你們幾位要不要喝一杯酒？」

那個警官馬上搖頭：「我們在值班的時候是不能喝酒的。」

李亮能也不堅持，就自己喝起來。

那些警察和警探們是愈來愈多了，如臨大敵地再一次作逐層的搜索，他們結果還是沒有捉到甚麼賊。他們終於肯定了那個竊賊並不是在這座大厦裏面。

「媽的。」那警官得到了報告之後又咒罵起來：「究竟那個傢伙有沒有弄錯？會不會是他自己的東西裝得不好，卻賴在別人的身上去了？假如是有賊，那是不可能逃出去的。」

李亮能聳聳肩，不表示意見，這個結局，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這可以說是第三個結局，但這仍然不是一個好的結局。

警鐘並不是失靈自响的，賊人不可能逃出這個地方，然而又找不到，那表示甚麼呢？那就是他有很大的嫌疑，有人會懷疑他是監守自盜，中飽私囊了。做這種生意，沒有人是肯絕對信任甚麼人的。

這使他更加要多喝一杯酒！

「李先生。」那個警官問道：「你眞的肯定你是沒有失去甚麼嗎？」

「我甚麼時候講過我失去了東西？」李亮能顯得有點不耐煩地。

警官聳聳肩：「這是手續問題吧了，假如你肯定你是並沒有失去甚麼，那我們就收隊，請你在這裏簽一個字，你明白的，假如他日你發覺原來是失去了一些東西的話，追究起來，我就痲煩得很了。」

李亮能祇好在那張紙上簽上了名，他說：「我也可以走了吧？」

「當然可以。」那警官說：「我們一起走好了。」

他們一起離開那座大厦！

李亮能回到他自己的家裏，還是繼續喝酒。

他的家裏也有酒，好幾次，他想拿起電話來打，但是都把手縮回了，還是等明天吧，明天，報紙上就會將這件事情刊登出來，那時他要解釋就也會比較容易一點了。

× × ×

第二天早上，在上班之前，李亮能首先就是看看報紙，果然他那件事情，已經是給刊登出來了，而且還受到大大的渲染，就像這是一件十分離奇的竊案，那個竊賊簡直是會隱形或者是有翅膀似的，雖然給那許多警察包圍着他還是有本領飛出重圍。

李亮能開了車子出街，在路上停下來，停在一座電話亭的附近，而用電話亭中的電話打出去。

李亮能接通了之後，那邊一把聲音說：「太空公司。」

「我是李亮能。」他說：「太空人在嗎？我有些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談談。」

「請等一等。」那把聲音說。

過了一會，還是那把聲音說：「有話請講吧，李先生。」

「昨天晚上我那裏出了事。」李亮能說：「你大概也聽過吧？那是一件很離奇的事。」

「我聽過了。」那邊一把低沉的聲音說：「我現在最感興趣的就是有沒有失去甚麼？你們那裏有些很有價值的運動。」

「我那裏有兩隻有身紀的玩具。」李亮能說：「但是它們已經流產，再也不會生產了。」

那邊一時沉默下來。

李亮能則緊張地等着，等待「太空人」講下一句話。太空人終於說：「這是甚麼意思呢？流產了？」

「眞胎換了個假胎。」李亮能說。

「你有甚麼解釋嗎？」太空人問道。

「有人進來採用偷天換日的手段。」李亮能說：「我們剩下了一些假東西。」

「這個解釋很不合邏輯。」太空人說：「警察在那裏找清楚了，並沒有找到賊人，假如有人偷去了，怎麼會捉不到賊人呢？」

「我也不明白。」李亮能說：「本來是不可能的，假如有人偷，就應該是逃不出去，事實上根本就進不來。」

「假如進得來，就逃得出去了。」太空人說：「當然，正如那位防盜專家所講，警鐘的响，決不會是誤响的。」

「當然了。」李亮能說：「假如是誤响，我們怎可能失去這些東西呢？」

「不是我們。」太空人說：「是你失去了這些東西？」

李亮能深吸了一口氣：「但是──但是──這個──」

「所有的跡象都是矛盾的。」太空人說：「不可能有人進去又出來，而且還有你那保險箱也是不容易打開的，怎麼可能有人一下子就打開，拿走了東西，而又在這樣短的時間之內換掉了東西逃去了呢？你那保險箱的號碼還是沒有固定呢，隔幾天就要換一次。」

李亮能又深吸了一口氣，奇怪地說：「你──你怎麼知道呢？」

「我知道很多事情。」太空人說。

「你的意思是──」李亮能說。

「你失去了那批貨。」太空人說：「你却不能作出一個滿意的解釋。」

「但是失去東西的時候我本人也不在場呀。」李亮能慌張地申辯道：「假如你以為是我有甚麼古怪──」

「我們並不是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的。」太空人說：「我們的分析就是，東西失掉以及警鐘响根本就是兩回事，不一定東西失掉的時候就是警鐘响的時候的，是不是？」

李亮能又呆在那裏了，他倒是當局者迷，不錯，正如他早一些時候所想的，這一門生意，根本就沒有信任這個名辭，一有出事，就誰都不信任誰了。

太空人冷冷說：「假設東西是早已換掉了，而警鐘則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才响

呢?」

「這個——這個——怎麼可能呢?」李亮能說。

「開保險箱的時候就祇有你一個人。」太空人說：「因此沒有人可能看見你從保險箱之內拿出了一件甚麼東西的，譬如你預備了一件定時會觸响警鐘的儀器，而當你把保險箱門打開的時候，你把這東西收起來了。」

「你不能這樣講我的。」李亮能吼叫起來，「假如是我偷去的，我為甚麼要掉換，我大可以打開保險箱之後就宣佈失去了那兩隻玩具的，我大可以事先把那兩隻玩具也拿走，這不是更好嗎?」

「但是你又不能夠解釋為甚麼有人要偷去兩隻不值錢的玩具。」太空人說：「以及這兩隻玩具為甚麼要愼而重之地收藏在保險箱之中的呀!」

「我並沒有做這件事情。」李亮能叫起來道。

「這根本就不是一個解釋。」太空人說。

李亮能的汗出得多到像下雨。

他吶吶着說：「好吧，太空人，你不信任我，我也不怪你，這件事情由我來負責好了，雖然這會使我傾家蕩產，這批貨就算是我買下來好了，然後我們再查一查是誰幹的。」

「怎樣查呢?」太空人問。

「把這些東西偷去的人總要賣出去的。」李亮能說：「這樣大的一批，假如有人放出，我們應該可以查得出來的。」

「人家賣的，不一定就是你失去了的吧?」

「我最近缺貨得很厲害。」李亮能說：「來源不易，假如有人放出——」

「這就正是我的意思。」太空人說：「就當是你買下來的吧，因為缺貨，你一轉手就可以賣得更高價錢了，這樣你不是大獲厚利。」

「但是我並沒有——」李亮能說。

「我們不要你的錢。」太空人說：「我們要的是貨，就是因為貨源奇缺，我要你的錢沒有用，我必須得到貨，貨失去了，我就很麻煩了，我答應了很多方面，假如我交不出貨，那怎辦?他們都是並不吝嗇金錢的，他們祇是想得到貨吧了。」

「但他們一定會諒解的吧。」李亮能說：「他們應該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他們知道這件事。」太空人說：「但是他們怎知道是與我有關的呢?我難道要宣傳一番，說我是經過你的手取貨的嗎?這種生意要保持高度秘密，我們不能夠把自己的秘密翻出來看的，是不是?而且，這種生意，人家亦不管你會有甚麼苦衷。你說了要交貨，他們就是要貨，不論你發生了甚麼事情，他們要的還是貨，我也是一樣的，我不管你發生了甚麼事情，錢已經付了給你了，現在我要的就是貨。」

「我——我會盡力找回來的。」李亮能說：「你得給我一點時間。」

「三天!」太空人說。

「甚麼?三天。」李亮能大為反感地說：「我們本來約好了的交貨日期，就是三天呀。」

「正是。」太空人說：「我要依期，你就當沒有發生過這件意外，因為別人也是當沒有發生這件意外的。」

「但三天——你不信任我。」李亮能叫着抗議，然而，他的聲音却像是在哭似的。

「我一直都是信任你的。」太空人說：「我們不是一直都相處得很好嗎?你依期交貨，我當然就會繼續信任你，而且我們當然亦會繼續相處得很好了。」

電話忽然掛斷了，似乎太空人還沒有講完最後一個句，就巳斷了綫似的，李亮能還是不心息，連忙掏出角子來，納入電話機內，把電話再打一次，又打通了，還是那把接綫的聲音說：「太空公司。」

「我想找太空人。我是李亮能。」

「對不起，李先生。」那把聲音回答道：「太空人現在在歐洲，不能跟你通話了。」

「怎會呢?」李亮能說：「我剛剛幾秒鐘之前還跟他講着話的呀。」

「對不起，李先生。」那把聲音說：「你一定是弄錯了。」

「但——但——」李亮能吶吶着。

「假如你有甚麼話說。」那把聲音說：「請你留下話來好了，我會轉告。」

「算了。」李亮能說着，頹喪地掛了電話。太空人不講道理了!

太空人祇是要得回那些東西，即使李亮能肯賠錢也不行。錢並不重要，貨才是最重要的，由於貨源難得，就是貨最要緊了。李亮能也不是不明白這一點，但問題就是他要把貨交出來，就是由於貨源困難，他即使肯出錢再買一批回來塡補也辦不到了。

李亮能就像一具行屍一樣走出電話亭，回到他的車子中。

李亮能把車子開動了，他的車子一直開到了公司對面的停車場，停好了，然後回到他的公司去。

他一進門，公司裏的人就馬上靜下來了，他們顯然剛才是正在議論紛紛，談論着昨夜所發生的事情，而總裁回來了，他們就不好意思再談下去了。也還好李亮能就是老板，他們也不敢怎樣，沒有圍上來向他問長問短。

李亮能進入了他的寫字間，他的女秘書抬起頭來叫了一聲早晨，又說：「李先生，是要咖啡嗎?」

「很好。」李亮能說：「給我一杯咖啡，濃一點的。」隨即又補充一句：「不要糖。」

女秘書詫異地瞥了他一眼，因為李亮能每天早上回來總是要一杯咖啡，不過則從來不會是不要糖的，但她也沒有做聲。

她把一杯熱騰騰的咖啡拿來了，李亮能本來還想在咖啡裏加進一點酒，不過又改變了主意，大清早喝酒總是不大好的。

他的女秘書遲疑了一下，說：「李先生，我也聽到這裏昨天晚上出了事，有失掉甚麼嗎?」

「沒有。」李亮能搖搖頭，「我有說失去了甚麼嗎?」

「唔——」女秘書舉起手中的記事本子，「今天，利達公司的楊先生會來——」

李亮能揮揮手：「算了，今天的約會，都替我推掉吧，改期好了。」

「但是——」女秘書說。

「我今天不舒服。」李亮能說：「我不想見客。」

女秘書沉默了一下，無可奈何地聳聳肩：「好吧。」她也不問理由。

後來，她看見李亮能從裏面出來了，李亮能的臉色仍然不大好看，李亮能對她說：「我有點事情要出去一趟，也說不定甚麼時候才能回來，這裏的事情你替我處理一下吧。」

「很好。」他的女秘書點頭。

李亮能不再用自己的車子了，他祇是截了一部的士，叫的士司機載他到一間屋子去。

那是一間設備豪華的屋子，在一座山坡上，而屋子是有一半伸出去的，屋子的露台就是懸空的，像山坡上伸出的一隻架子。

這屋子的主人是一個很瘦的人，唇上蓄着兩撇稀疏的小鬚，眼睛很有神，一副精明能幹的樣子，他顯然是一個遲睡遲起的人，現在時間也不算早了，他的身上却還是穿着一套睡衣。他就在那座露台接見李亮能。他正在吃早餐。

「你要吃些甚麼嗎?」那瘦長的人問道。

「不必了。」李亮能推辭道：「我已經吃過了，我也不大有胃口。」

「那麼來一杯橙汁吧。」那人說：「

李亮能無可不可地聳聳肩，那人從那一大盅的鮮橙汁之中給他倒了一杯!

「有甚麼指敎嗎?」那小鬍子問道：「好久沒有見你了，李兄，難得你光臨寒舍。」

「祇是有點事情要跟你商量一下。」李亮能說：「你知道的，我們這種人，總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了。」

「是呀。」小鬍子說：「謀生要緊，我們還不是享清福的時候，不能夠像那些有家當的人，祇顧閒聊，不過，謀生也是為了吃，假如連吃都不顧，那就實在太對不起自己了，所以假如你不介意，讓我吃完了再談吧。」

李亮能無可不可地揮揮手，這個瘦長的小鬍子繼續進食。

後來，小鬍子終於吃飽了，用巾抹着咀，小鬍子說：「現在我們可以談了。」

「我是為了生意而來的。」李亮能說道。

「甚麼生意?」小鬍子問。

「是你那種生意。」李亮能道：「雪花。」

小鬍子望望天：「天氣這麼好，看來不會下雪吧，而且這個地區也不是下雪的地區。」

「別開玩笑吧。」李亮能說：「你知道我講的是甚麼的，彼此都心照了，又何必還兜着圈子說話呢?」

小鬍子微笑：「你得明白，這種生意，是見不得光的，你這樣公然來找我，有人看見你來，那就不大好了。」

「媽的!」李亮能不耐煩地說，「你究竟在賣什麼關子?不認識你的人，當然不知道你是幹什麼買賣的了，但是認識你的人，不論你怎麼躲，都是知道的了!」

「好了，好了，」小鬍子又微笑着，「反正你也已經來了，就是不談什麼，人們也當我們是已經談了，所以我們就索性來談吧。」

「這樣好一點了，」李亮能說，「我們剛才講下雪，假如五公斤的純白色雪，你認為行價是多少呢?」

小鬍子伸出五隻手指來擺了一擺。

「這是什麼意思?」李亮能說，「五?五百萬，五千萬?」

「這是一個不字!」小鬍子說。

「我知道近來市場是困難一點的，現貨奇缺，」李亮能說，「不過——」

「我乾脆講一句好了，」小鬍子說，「我不碰。我不敢碰你的東西。」

「你是做這生意的，」李亮能說，「你不敢碰，還有誰敢碰呢?而且我又不是要你白做，我是願意出錢的，照現在的市價，你應該可以得到很大的利潤!」

小鬍子又嘆了一口氣：「李兄，我眞不明白你，你也不是剛剛出道的了，怎麼這種事情你都不懂呢?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就是你要交易，也應該秘密一點呀，你這樣來找我，等於害我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李亮能說，「我剛才也講過了，你是做這生意的，要找，總是找你了。」

「總之我不敢碰你的東西，」小鬍子說，「也沒有任何人敢碰你的東西。也許你還沒有聽到消息吧?不過，你應該也是最後一個聽到消息的人，假如沒有必要的話，也沒有人願意自動告訴你的。」

「什麼消息?」李亮能問。

「你有五公斤雪花要出賣，」小鬍子說，「以目前的市場情況來說，這當然是很搶手的，不過消息傳出就是，誰碰你的東西，誰就大禍臨頭了。」

李亮能的咀巴張得大大的，成為一個洞，好久，這個洞才合起來，他才能夠講話。他說：「你弄錯了，誰說我要出賣?我是要買!」

「你在開玩笑!」小鬍子說，「我聽到的消息就是你會出賣。」

「誰的消息?」李亮能問道。

「可靠的消息!」小鬍子說，「我的消息來源總是可靠的。」

「太空人?」李亮能問道。

「我不知道什麼叫太空人，」小鬍子說，「總之我可以告訴你，錢雖然愈多愈好，不過假如沒有命去享的話，那就再多也沒有用了!」

「我不明白，」李亮能說，「你並不是那麼胆小的人。」

「我怕的人，並不多，」小鬍子說，「不過，我也知道有些什麼人是值得我怕的。」

「你完全誤會了，」李亮能說，「難道你不知道昨天晚上我的公司出了什麼事嗎?」

「許多人都知道，」小鬍子說，「不過有些人知道得多一點，有些人知道得少一點。」

「你知道就行了，」李亮能說，「我失去了五公斤，現在我就得買五公斤回來補充，而且我是很急的。」

「我聽到的故事却不是這樣的。」小鬍子說道。

「難道你以為我——」

小鬍子一擺手，連忙打斷他的話：「請別誤會，李兄，我沒有這樣的意思。這不關我的事，我是保持中立的。我跟你不也一直都是好朋友嗎？」

「既然你還承認我是朋友，那最好不過了，」李亮能說，「我想要五公斤雪花，你替我想想辦法如何？」

小鬍子的手指輕輕地撫弄着上唇上的小鬍，他說：「好吧，我可以幫你這個忙。我就替你把這件事情宣傳出去好了。」

「我並不是要宣傳什麼——」

「不過我看就是宣傳也沒有用的，」小鬍子說，「看在老友面上，你要我替你宣傳一下，我就替你宣傳一下好了，但是不會有人相信，尤其是你的老板！」

「媽的，」李亮能吼叫道，「誰告訴你我要宣傳？你以為我是對你講着玩的嗎？我那裏失去了五斤，我就得買五斤來塡回。假如你現在交得出五斤貨來給我，我是馬上就可以付錢給你的！」

「問題就是在這裏了，」小鬍子說，「現在，誰能夠賣給你五公斤呢？雪白的雪花是來自土耳其和伊朗那邊的，而那邊今年剛好失收，又受到國際性的重重管制和破壞。雪是下不成了，假如要泥土，倒是可以的。」

他們所講的貨有雪白和泥土二種顏色，泥色的當然是便宜得多，也容易得到，而雪白的那一種，想要得到則眞是談何容易。正如小鬍子所講，最近就是因天氣和人為的關係，要五公斤更是極難的事情。

「難道你認為我不打算付錢給你的嗎？」李亮能說。

「即使你馬上拿一箱子現錢來給我，」小鬍子說，「我也是不會有貨交給你的。假如不是這樣的話，你的雪花也不會失去了！」

「媽的！」李亮能叫道，「你認為是我自己吞沒了，卻虛報失竊嗎？」

「我是你的朋友，」小鬍子說，「我不想參加什麼意見，我祇能告訴你，我幫不了你什麼忙。我不能替你再買到五公斤白雪花，這是事實。假如你要把五公斤白雪花賣給我，我也不敢碰，因為我是得到了警告的。我想每一個認識你的人都得到了這警告了。你即使再去找別人，也是多餘的！」

「你眞的相信是我偷了？」李亮能問道。

「這種事情是最難講的了，」小鬍子說，「做我們這一行，好多時候都會蒙上難以洗脫的嫌疑，但亦有些時候我們會不擇手段，什麼都幹得出來。這就是為了利之所在，假如這種生意不是那麼賺錢，就不會這樣了。我勸你還是好好保重吧！」

李亮能霍的站起來：「好吧，我走好了，既然你不肯幫我的忙！」

「別這樣說吧，」小鬍子也站起來送他，「我不是不幫你的忙，我幫得你什麼呢？假如我告訴你我相信你，這又有什麼用處呢？你不需要我相信你，你需要相信的人不是我！」

李亮能沒有再跟小鬍子說話，就大踏步着離開了那間屋子。

他還是乘一部的士回到市區去，而這一次他則是到銀行去了。也許他相信小鬍子提供的意見，知道他即使再去找別人，也是一樣沒有用處的。

他去的是銀行裏的私人保管箱部，他在那裏是有一隻私人保險箱的。他現在就是到那裏去開保險箱拿東西。他把保險箱捧進那些為顧客而設的私人小房間，打開蓋子。

像一般租用保險箱的客戶一樣，他也是在保險箱之內存放着些重要的東西，例如文件，金條，現鈔之類。不過他同時亦放着一件並不是很多人都有的東西，那就是一把手槍——連同一隻子彈夾。

現在李亮能要拿出來的就是這把手槍了，他把子彈夾納進了槍中，在身上縛好了那隻皮袋，插進了手槍，在外面有上裝遮蓋着，就不容易有人看得出這槍的存在了。

李亮能走出銀行再截了一輛的士，讓的士把他載到另一個地方去。那裏是一座商業大厦，跟他辦公那一座亦是大同小異的。他隨着那潮水般的人進入升降機，讓升降機把他送到了樓上。

他升上去的是一家進出口公司。規模就近似李亮能自己那一間那麼大的，有很多職員正在忙碌地工作着。

李亮能對那個女接待員說：「請替我對趙經理通傳一聲，我要見他。」他遞上他的名片。那個女接待員收下了，說：「請你先坐一坐，李先生！」

李亮能在會客廳中坐下來了。他心中頗有點不舒服，是那種不服氣的不舒服。這是為了他是一個特別的訪客，他是應該給招待進裏面的特別接待室的。那裏面是專為一些身份特殊訪客而設的。怎麼可以讓他跟那些兒生意的經紀們在一起呢？他與他們根本不是同類的人。

但顯然並不是那個女接待員弄錯了，因為李亮能看見她打過電話到裏面去通報的。

李亮能等了整整一個鐘頭。

他終於忍耐不住了，跳將起來，走到那個女接待員的桌子前面，氣沖沖地說：「究竟怎麼樣了？你們趙經理究竟有沒有空見我？假如沒有空的話就早點出聲！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對不起，李先生，」那接待員陪笑着說，「趙經理正在開會，你請坐一下吧，我再打電話進去問問！」她又拿起電話打進裏面去。雖然李亮能沒有遵照她的勸告，不肯離開她的桌子前面，卻還是聽不到她對電話裏講了一些什麼。她在這種事情上似乎是經過特別訓練的。

李亮能看着她講完了。她放下電話，以比較特別的眼光打量着李亮能，說：「請進去吧，李先生！」

李亮能一直走進了經理室。這一次他所見的趙經理，在型格的方面則是剛好與那個小鬍子相反了。趙經理是一個胖大的人，靠在那張大皮椅上，抽着一根雪茄。

「請坐請坐，」趙經理揮揮手，又從襟袋裏抽出一根玻璃紙包着的雪茄來，遞給李亮能，說：「來一根這個吧！」

「別弄什麼把戲了，」李亮能說，「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來找你，你卻叫我在外面坐了一個鐘頭！」

「我還以為你已經明白我的意思了。」趙經理說。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李亮能吼叫道，「你有什麼話講，你講出來好了，不要吞吞吐吐！」

「是你來找我的呀！」趙經理一攤兩手，「所以，有什麼話講，還是你講出來好了！」

「我要五公斤。」李亮能說。

「你在開玩笑！」趙經理說。

「什麼開玩笑？」李亮能咆哮道，「我等你個多鐘頭，跟你開這個玩笑嗎？」

「我聽到的故事是你有五公斤要出賣的。」趙經理說。

「哪裏聽來的胡說八道？」李亮能問道。

「我聽到的故事也說你這五公斤不能夠碰，」趙經理說，「碰了的人就有難了。本來嘛，在目前的市道而言，五公斤是一個非常富於吸引力的數量，可惜的就是我跟你是相熟的，假如這個數量的東西到了我的手中，我也很難解釋了！」

李亮能深深地吸入一口氣，瞪着趙經理：「我還以為你是我的朋友呢！」

「我是你的朋友呀，」趙經理說，「所以我才把我聽到的故事轉告你。假如不是朋友，又怎麼做得到這一點呢？」

「我要你幫忙的是替我買五公斤！」李亮能說。

「既然是朋友，」趙經理說，「你就別跟我開玩笑好不好？以目前的情勢，怎麼可能找得到五公斤呢？」

「你們都以為是我偷掉了！」李亮能說，「你聽到的故事來源就是說我是監守自盜的，是不是？用不着騙我了，我聽你的口氣就聽得出來，但是，你認為我會這樣做嗎？」

「我並沒有想到這個問題，」趙經理又表示無可奈何地一攤兩手，「有些事情，就是我管不着的。」

「你回答我一個問題吧，」李亮能說，「為什麼有人這樣肯定是我拿走了呢？即使是我自己承認了，也要查清楚才敢肯定呀！只不過一夜時光，就已經肯定是我了！」

「有些事情是我管不着的。」趙經理說。

「假如他們眞是認為是我拿了，」李亮能又說，「他們還會浪費時間散播一個什麼故事嗎？他們已經把我捉起來，要我供出那些東西是收藏在什麼地方了！」

趙經理的神情第一次嚴肅下來。他說：「看在老朋友的面上，我免費贈你一句話吧！你的毛病也許就是把警察招惹來了，這樣，他們當然不敢碰你了，但是這樣一來，他們也更不高興了。聽我一句忠告，好自為之吧！」

「媽的！」李亮能說，「這裏面一定有點古怪！」

「假如我幫得了你，我一定幫你的，」趙經理說着嘆一口氣，「可惜這——這一次——」

李亮能站起身來，離開那裏。

出了門口，李亮能更加感覺到人海茫茫，不知何處去了。他有一間公司，又有一個豪華的住所，然而他卻是感覺到沒有地方可以去，頗有無路可逃之概。結果，他還是回到他的公司去。

他對女秘書說：「現在沒事了，有什麼約會，照舊好了！」

女秘書詫異地瞥了他一眼，但照例沒有表示意見。李亮能吩咐她怎樣做，她就怎樣做。

李亮能若無其事地繼續他每日的工作，似乎已經渡過了恐慌時期，而鎮靜下來了。他的女秘書也以為他是這樣。看上去，李亮能似乎已經沒有什麼異狀了。直至下班的時候。大家都下班走了，李亮能卻留下。

他那個女秘書到底是一個盡責的女秘書，李亮能留下來，她也不好意思離開了。李亮能自然看得出來。他對她微笑：「你還是先走吧，我在這裏等一個電話。」

那女秘書祇好先走了，雖然她感覺到這件事情是並不尋常的。李亮能在她走了之後，就坐在那裏吸着香烟，等待着。

公司裏的什役也走了之後，李亮能就眞正是單獨一個人留在公司裏了。這個時候，李亮能才開始行動起來。他在公司中走來走去，檢查着每一個地方，找尋竊賊進來的路徑，因為他肯定是有竊賊進過來而逃出去了的。雖然那個設計防盜警鐘的專家否定了這一點，李亮能卻知道這是眞的，因為他是失去了東西，他也知道他不能夠對什麼人說出來，也不會有多少人相信。當昨夜警方的人員在這裏的時候他不能夠這樣做，現在，他就可以這樣做了。

他花了大約一個鐘頭時間調查這件事情。不過，他還是查不出什麼頭緒來，他也去看過洗手間，因為洗手間有窗子，那裏是唯一可以進來和出去的孔道，但是經過了一番考慮之後，他還是放棄了窗子，認為那裏的可能性是並不高的。

他終於肯定他解不了這個謎，也祇好快快地離開了，下到樓下的時候對看更人講了一聲，請看更人替他把升降機的門鎖起來。

李亮能出到街上的時候，天色已經開始昏暗下來了。他開了他的車子到郊外去，在郊外的酒店，一個人吃了一頓晚飯。懷中那把槍好像愈來愈重似的，就像是一種預兆，告訴他他是快要用得着這件武器了。

李亮能的表面上沒有什麼表示，鄰近看見他的人，也會認為他是一個孤獨而寂寞的人而已，可並沒有想到原來他的心境乃是如此地混亂的。他也是在那個地方逗留了很長時間，直至快要關門才離開，離開之前去打了一個電話。他找的是一個叫「阿球」的人。

他說：「阿球，我需要你的幫忙，我那件事情你大概知道的吧？我想跟你談一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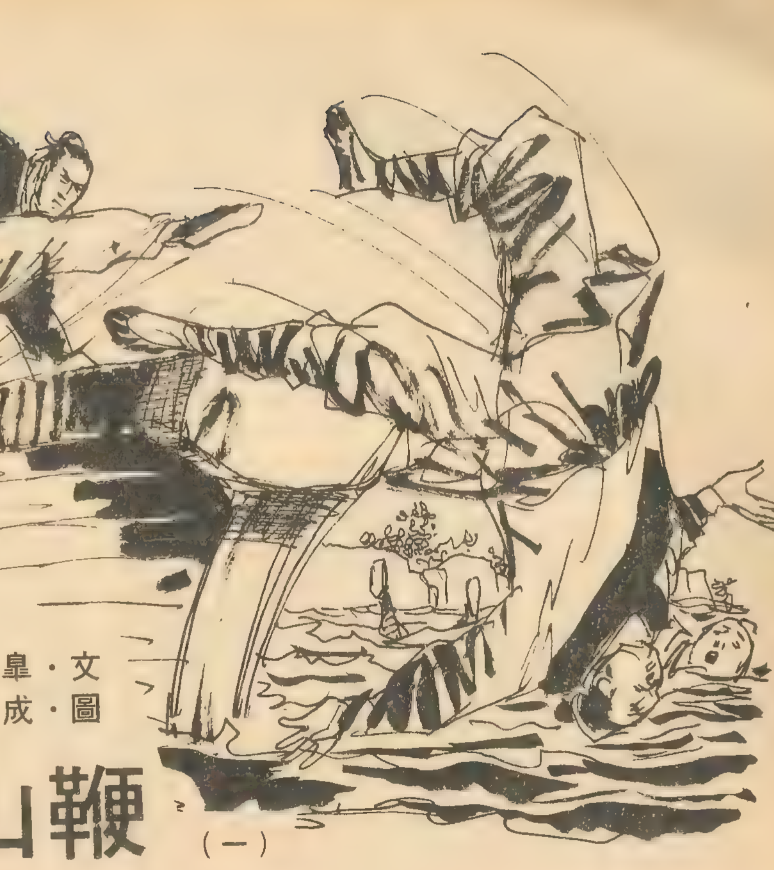
「談些什麼呢？」阿球問。

「我想跟你見一見面，」李亮能說，「在電話上是不方便談的，是不是？」

「唔——不要緊，」阿球說，「我們還是在電話上談好一點。」

一時，李亮能的身子微微發硬，因為同樣事情又發生了。阿球不願意與他面談，也等於是小鬍子和趙經理不肯幫他的忙一樣。

—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子成・圖

無情趕山鞭（一）

無情浪子　偏逢痴情嬌娃

落霞餘輝照着一片寧靜的野渡。

這是最後一班渡船了，雖然只有一位渡客，船伕仍要解纜待發。

「等一等，等一等，船家，好像有客人來了。」

「是麼？公子，噢！小的怎麼沒有瞧到？」

「錯不了，你等着就是。」

船伕以懷疑的眼光向岸邊小路投下一瞥，空山寂寂，那裏有半隻人影？

坐在船頭的渡客，是一位年約二十，頎長英俊的藍衫少年，他忽然微微一笑道：「現在該聽到了吧，船家。」

此時船伕的確聽到了，一股急驟的蹄聲，正隨風送入他的耳鼓。

片刻之後，山道上果然出現一人．騎，而且是白衣白馬，顯得醒目已極。

馬上是一位姑娘，杏眼桃腮，風姿嫣然，鬢際一隻紅色步搖，隨着馬蹄不斷顫動，模樣兒十分逗人喜愛。

離渡船還有一丈遠近，白衣姑娘已由馬背拔了起來，嬌軀有如天馬行空，向船頭凌空瀉落。

當她雙腳找到船板之際，竟然立足不穩，如非藍衫少年拉她一把，說不定會一頭栽下水去。

「姑娘，妳受了傷。」

「是的，追騎將至，咱們得快走。」

這位姑娘的確受了傷，雪白的衣衫之上，印有不少鮮紅的血漬。

藍衫少年凝神一聽，道：「不錯，姑娘的仇家果然來了，船家快牽馬上來。」

船家牽馬上船，但划出不及兩丈，十餘騎健馬已像旋風般追到岸邊。

追騎發出一聲長嘯，三條人影忽然以蒼鷹搏兔之勢，向渡船凌空急撲。

白衣姑娘面色一變，她似乎想不到來人的功力如此之高，而且還要趕盡殺絕。

一個身負創傷的孤身女子，怎當得這三人凌空一擊，白衣姑娘的處境，自然是萬分險惡了。

但，「噗噗噗」三聲巨响，那三條大漢忽然去勢一頓，身形一個翻滾，竟一起栽進水中，待他們再冒出水面，渡船已遠達十丈以外了。

白衣姑娘吁出一口長氣，嬌軀一擰，向藍衫少年雙拳一抱道：「多謝。」

藍衫少年道：「舉手之勞罷了，姑娘何必介意。」

白衣姑娘道：「救命之恩，如同再造，請公子賜告名諱，小女子必有一報？」

藍衫少年淡淡道：「不必。」

白衣姑娘神色一呆，她不明白藍衫少年適才為什麼出手相救，現在又這麼冷漠無情。

她口齒微動，但欲言又止，直待船到彼岸，他們未再交談一言。

白衣姑娘在藍衫少年上岸之前，搶先交給船家一塊銀子道：「這是公子跟我的船錢，够了吧？」

船家道：「多謝客官，够了？」

白衣姑娘代付船資，藍衫少年也沒有說一個謝字，只是雙拳一抱道：「告辭！」腳尖一點船板，縱身揚長而去。

東行約莫半里就是海角鎮，此時已經暮色蒼蒼，藍衫少年就找到一家客棧住了下來。

他只不過剛剛訂好房間，門外蹄聲得得，白衣姑娘跟踪而至。

此時正當投宿的時間，鎮上的客棧也只此一家，白衣姑娘跟他再度相遇，在情理上說，並不出奇。

他沒有理會白衣姑娘，晚餐餐後逕自回房歇息。

翌晨天剛破曉，他便準備上道。

「伙記，算賬。」

「啊，客官是？你的賬已經由一位女客人會過了。」

「哦，她人呢？」

「走了。」

代他會賬的自然是白衣姑娘了，他雖然覺得有點過意不去，但人則已經走了，他也無可奈何。

由海角鎮北上，是通洛陽的大道，藍衫少年迎着涼爽的晨風，在不急不徐的走着。

大道上行人不少，如果發覺身後有馬蹄之聲，也算不得怎樣出奇。

只是這蹄聲如若一直在身後响着，走了數十里絲毫未變，這就有點不比尋常。

藍衫少年的身後就有一股馬蹄之聲，它像寃魂不散似的，出海角鎮不久就一直在身後跟着。

大道人人能走，只要別人不碍着他，他也不能管人家怎麼個走法，因此他依然我行我素，連回頭瞧看一眼都沒有。

到辛莊，應該打尖了，他找了一家酒館坐了下來，這回他終於看清楚了，跟在身後的居然是那位白衣姑娘。

她不是早走了麼？為什麼會落在他的身後？

這是藍衫少年心裏的疑問，他沒有說出口，甚至神色絲毫不變，連表情也瞧看不出。

他向店小二要來酒菜，獨個兒自斟自酌，對那位跟踪而來的白衣姑娘，根本就不予理會。

「公子，請問小妹能够借用一點地方麼？」

他不理人家，人家却找上門來了？

這也難怪，茶樓酒肆，是公衆的地方，只要有銀子誰都能來。

而且食客爆滿，誰也不能一個人佔用一張桌子，白衣姑娘借用食桌的一角，並沒有什麼不對。

因而他淡淡道：「姑娘請便？」

白衣姑娘要來飯菜，他們彼此默默的飲食。

良久——

「公子……」

「唔。」

「是去洛陽？」

「不錯？」

「咱們是同路，一道走，公子不會反對吧？」

「這是大道，在下無權反對。」

「多謝公子。」

「不必。」

「唉，小女子生不逢辰，命薄如紙，昨日如非巧遇公子，蓬門弱質，只怕早已遭到賊人的毒手了，公子救命之恩，小女子銘感五內。」

「我說過，舉手之勞，姑娘不必介意呢。」

「公子心胸豁達，施恩無所希求，但再造大恩，小女子就不能等閑視之了。」

「那是妳自找麻煩，告辭。」

他丟下一錠銀兩，告訴店小二連白衣姑娘的飯錢一齊付給，算是投桃報李，兩無所欠。

出店之後，他就放步急馳，對女人他沒有好感，因而想甩掉白衣姑娘。

祇不過大道上旅客頗多，他不便施展輕功，為免惹來驚世駭俗，所謂急馳只是較常人快了一點而已。

但，他終於又聽到了蹄聲，而且越來越近，看來他是甩不掉白衣姑娘了。

出辛莊約莫十里，十餘名大漢忽然攔住去路，他知道麻煩來了，這般人正是在海角渡口向白衣姑娘找碴的。

藍衫少年的處世原則，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果這般人只找白衣姑娘，他就懶得再管這樁閑事了？

他想得不能算錯，可惜別人却放他不過。

「朋友，你的腿不够長，終於叫咱們堵上了。」

說話的是一名虬髯滿腮的彪形大漢，正是被他逼落伊水中的一個。

藍衫少年停下腳步，冷冷道：「堵上了又怎樣？在下並不怕你。」

虬髯大漢道：「好胆量，你知道咱們是誰？」

藍衫少年道：「不管你們是誰，十多人欺負一個弱女子準不是什麼好東西。」

虬髯大漢怒叱道：「咱們欺負弱女子？哼，如果你的老婆逃了，你能不抓她回來？」

藍衫少年一怔道：「這位白衣姑娘是你的老婆？」

虬髯大漢道：「在下沒有這個福氣，她是我家二主人的妻子。」

藍衫少年道：「貴主人是誰？」

虬髯大漢道：「西門羽，朋友必然有過耳聞。」

藍衫少年愕然道：「西門世家？」

虬髯大漢道：「不錯，你還要管閑事麼？」

不待藍衫少年回答，白衣姑娘忽然大叫道：「公子，他胡說，我不是西門羽的妻子。」

虬髯大漢道：「二主母，妳怎能這麼說，家醜不可外揚，無論怎樣妳得跟咱們回去！」

白衣姑娘撇撇嘴道：「你稱我二主母，你必是西門羽的奴僕了，惡奴欺主，應該受怎樣的處罰？你說。」

虬髯大漢呆了一呆，忽然哈哈一陣大笑道：「柳千千，如果妳還在留雲山莊，朱某自然會聽妳使喚，現在麼，妳是二主人的逃妻，留雲山莊的叛徒，朱某奉命擒妳，妳就不必擺主母的架子了。」

白衣姑娘面色一變道：「柳千千?她當眞是西門羽的逃妻?」

虬髯大漢哼了一聲道：「不必裝了，柳千千，今天妳縱然舌粲蓮花，朱某也不會放過妳的。」

此人語落招出，掌力帶着勁風，猛向白衣姑娘的肩頭拍來。

白衣姑娘錯步旋身，避過虬髯大漢這凌厲的一擊，同時一掌飄出，纖纖玉指急划對方的脈門。

這位姑娘雖是身負創傷，功力倒是不弱，如果單打獨鬥，虬髯大漢的勝算並不太多。

藍衫少年不願再待下去了，別人是家務事，他實在沒有插上一手的必要。

但他身形剛一移動，四名勁裝大漢已在他身前一字排開，其中一名手橫長刀的大漢道：「朋友，你不能走。」

藍衫少年一怔道：「爲什麼?」

持刀大漢道：「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頭。這點道理你應該懂得。」

藍衫少年道：「你們想留下我?」

持刀大漢道：「朱大哥適才說過，家醜不可外揚，我兄弟情非得已，希望朋友能够鑒諒。」

藍衫少年劍眉一掀道：「聽說留雲山莊是個十分可怕的所在?」

持刀大漢道：「江湖上的確有『寧做刀下鬼，不入留雲莊』的流言，其實咱們莊主十分好客，只要朋友跟咱們走走，就會知道在下決非虛語。」

藍衫少年冷冷道：「在下的確有意到留雲山莊長點見識，但不是今天。」

持刀大漢面色一沉道：「朋友既然知道留雲山莊，就應該知道本莊的規矩。」

藍衫少年道：「是內情不容外洩，出手不留活口，對麼?」

持刀大漢道：「不錯，希望朋友不要逼迫咱們動手。」

藍衫少年道：「你可否知道在下是誰麼?」

持刀大漢道：「正要請教。」

藍衫少年道：「承蒙江湖朋友抬愛，送給在下一個渾號。」

持刀大漢道：「哦!」

藍衫少年冷冷道：「浪跡天涯，六親不認。」

持刀大漢一楞道：「無情浪子?」

藍衫少年道：「正是，無情浪子在對敵之際，出手也是決不留情的?」

持刀大漢道：「無情浪子可以唬唬別人，對留雲山莊充字號，你是打錯了主意，上!」

人影急閃，四柄長刀由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部位，向他劈了過來。

這只是一刀，這一刀却像天羅地網，罩向藍衫少年的全身，似乎他每一寸肌膚都在長刀籠罩之下。

好厲害的武功，好凌厲的刀法?

但，不論留雲山莊的刀法如何凌厲，他們這一刀却沒有碰到藍衫少年。

一絲輕輕的笑意由藍衫少年的嘴角現出，他向四名持刀大漢瞥了一眼，道：「借用你們的一句話，希望不要逼迫在下出手?」

四名大漢互相瞧了一眼，長刀一挺，再度攻了上來。

這一次較適才那一刀更加凌厲，而且招式綿密，有如泛濫的春水，像此等厲害的刀法，江湖上實在少見。

祇不過他們依然沒有碰到藍衫少年，而且噗噗幾聲巨响，他們一起摔了出去。

這一摔他們再也爬不起來了，因爲藍衫少年說過，他出手決不留情的。

留雲山莊名震江湖，只要提到他們，任何人都會忌憚三分，偏偏他們碰到天不怕地不怕的無情浪子，使留雲山莊遭到第一次的挫折。

在一旁觀看的勁裝大漢還有八人之多，此時一片怒吼，紛紛攻了上來!

適才以一敵四，現在以一敵八，無論無情浪子的功力有多高，他再也不敢大意了。

無情浪子從來不帶兵刃，一條腰帶就是他惟一的武器。

其實只要善於運用，無論進攻防守，腰帶可以佔不少便宜，它能够當做鞭、棍、槍、鐧、筆、刀、劍、鎚，甚至可也當做任何兵刄使用。

它是無情浪子唯一的兵刄，但無情浪子却很少使用它，現在强敵當前，又是以一敵八，他就不得不借重從不輕用的腰帶了。

藍光急閃，勁風獵獵，慘呼之聲此起彼落，一條條人影像死狗般被摔倒出去，只不過片刻之間，留雲山莊的八名高手，沒有一個還能爬得起來。

這般人栽了，而且栽得十分之慘。

另兩名纏鬥白衣姑娘的大漢原已佔了上風，但他們瞧到此等情形，怎敢再門下去?

虬髯大漢沉鬱的一哼，道：「朋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留雲山莊不會放過你的。」

無情浪子淡淡道：「在下從來不爲以後着想，你不必在這裏唬人，不過貴同伴並沒有死，在下只不過叫他們安靜一下吧了?」

他不想再留在這裏，也沒有瞧看白衣姑娘一眼，伸手彈了一下衣衫，再將腰帶繫好，一轉身逕向大道奔去。

他走了，白衣姑娘怎敢再留，嬌軀一幌，縱身躍上馬背，雙腿輕輕一磕，逕自跟了下去!

她追上了無情浪子，却沒有與他交談，仍像以前一樣，一個前面走，一個後面跟，就這麼默默的走着，當夜色降臨之際，伊川城已經在望了。

無情浪子的脚程原本十分之快，此時他速度未減，却忽然一擰身跨進道旁一座茶亭。

暮靄蒼蒼，伊城在望，不趕緊到城裏歇息，這般時辰去茶亭豈不是大反常情?

跟住他身後的白衣姑娘微微一呆，接着輕盈的一笑，也停下馬兒走進茶亭。

無情浪子哼了一聲道：「柳千千，咱們有仇?」

白衣姑娘道：「公子言重了，兩度救命之恩，小女子粉身難報，咱們之間那兒來的仇恨?」

無情浪子呼的一聲站了起來，大聲吼叫道：「你難道不知道留雲山莊的可怕，

妳難道不明白留雲山莊從不放過一個敵人麼?」

白衣姑娘幽幽道：「小女子自然明白，留雲山莊睚眦必報。」

無情浪子冷冷道：「那好，妳倒是說說看，爲什麼妳要將我拉進你們仇殺的漩渦?」

白衣姑娘道：「這你不能怪我，第一次是你自己插手的。」

無情浪子一怔道：「這個……好吧，就算我第一次是自願插手，現在呢?妳這麼寃魂不散的跟着我又算什麼?」

白衣姑娘一嘆道：「留雲山莊睚眦必報，公子既然伸了手，你就跳不出這一漩渦了，咱們現在是風雨同舟，小女子跟着你只不過想照顧你的生活而已，男孩子多半粗心大意，是少不了女人的。」

無情浪子怒哼一聲道：「聽清楚，柳千千，我不需要妳照顧，如果我要女人，天下女人多的是，還輪不到妳柳千千。」

無情浪子絕情的言語，白衣姑娘絲毫都未放在心上，只是微微一笑道：「公子，我不叫柳千千，她是我孿生的姊姊，我名叫柳烟烟，我這次來到江湖，就是爲了尋找我失踪多年的姊姊。」

無情浪子冷冷道：「不管妳是烟烟還是千千，有一件事我要向妳提出警告。」

柳烟烟道：「公子請說。」

無情浪子道：「妳如果再跟着我，我就殺了妳。」

柳烟烟淡淡道：「那你就動手吧。」

無情浪子道：「妳這是什麼意思?」

柳烟烟道：「因爲我除了跟着你別無選擇，要殺，你動手就是。」

無情浪子勃然大怒道：「這麼說，妳是跟定我了，好，我就殺了妳。」右掌倏伸，突然向柳烟烟的頭頂劈去。

他含怒出招，這一掌自然不會太輕，只要劈中柳烟烟的頭頂，她這條可愛的生命八成會擺在這裏。

但，她竟然不閃不避，反而緩緩闔上了眼皮，粉頰上的神色也顯得很寧靜無比。「噗」的一聲巨响，無情浪子這一掌當眞劈上去了。

只不過他的臂膀轉了彎，劈斷了茶亭邊的一顆小樹。

「喂!柳烟烟，妳別以爲我會憐香惜玉。」

「我知道。」

「那妳爲什麼不閃不避?」

「唉，小女子不幸被留雲山莊找上，生命已像風前燭光一般，隨時都可能熄滅，能够死在你的手裏，實在求之不得，我何必要躲避呢?」

「妳……」

「不要生氣，公子，時間不早了，咱們最好在城門關閉以前趕到伊川，否則就要露宿郊外了。」

無情浪子是無情的，但他却於無意中惹上了這麼一個魔星。

她跟定了他，而且生死不懼。

不過無情浪子也是放浪的，他浪跡江湖，四海爲家，瞧多了人情冷暖，也就什麼都不在乎了。

他向柳烟烟仔細打量一眼，覺得這位姑娘美勝嫦娥，風華絕代，有這麼一個人侍候，未嘗不是人生一樂。

於是哈哈一笑道：「好，咱們走。」

他們終於在城門關閉之前進入伊川，並在一家「迎賓」客棧住了下來。

翌晨，無情浪子買了一匹駿馬，兩人聯騎上道，逕向洛陽進發。

這一路之上，柳烟烟噓寒問暖，千依百順，讓無情浪子獲得前所未有的人生享受，使他感覺到男人爲什麼喜歡女人，的確有他的道理。

這天傍晚時分，他們趕到了洛陽。

此地文物鼎盛，商業發達，要「玩」的確是一個好去處。

浪子自然是喜愛玩的，歌台舞榭，茶樓酒肆，都少不了他的足跡。

只有一種地方他不去，那就是秦樓楚館，依紅偎翠的所在。

這樣倒便宜了柳烟烟，因爲他無時無刻不跟着無情浪子，他不去找尋女人，柳烟烟自然少了一份難堪的尷尬了。

在一個華燈初上的夜晚，天空飄起絲絲細雨，無情浪子扶着柳烟烟的酥肩向他們居住的客棧走着。

他喝了不少酒，有了很濃厚的酒意。

不過他沒有醉，因爲他還能查覺他們四週隱伏着極大的危機。

「烟烟……」

「嗯，公子。」

「如果妳忽然遇到一羣惡狗，妳該怎麼辦?」

「那不要緊，我習過乞丐帮的打狗棒法。」

「嗯，辦法倒是一個，如果惡狗太多，妳就打不勝打了，這樣吧，待會我來對待惡狗，你先回到客棧去，好嘛?」

「不，公子，我要帮你打狗。」

「我就知道妳不會聽話的，不過這羣惡狗非比尋常，你可得當心一些。」

「謝謝，公子，我會當心的。」

無情浪子居然情意綿綿，對一個相識才不過幾天的女孩子關心起來了，這豈不是一件怪事!

這的確是一件怪事，怪得連那些潛伏暗處，準備向他作致命一擊的敵人都在按兵不發，想瞧瞧這一幕精彩的表演。

其實，無情浪子還是無情的，那綿綿情話只是故作姿態，轉移潛伏者的視聽而已。

及人影閃動，慘呼之聲迭起，他們現在才明白敢情上了無情浪子的大當。

一般人常說亡羊補牢，爲時未晚，但亡羊畢竟是失去，這怎能算聰明的辦法?

這般潛伏者自然不算聰明，聰明的早已趁着混亂之際，逃出重圍，回到客棧去了。

柳烟烟自然也逃出了重圍，她的酥胸還在不停的起伏着。

「公子，你眞行，適才快得幾乎像風一般。」

「好啦，別說廢話了，去睡吧。」

「可是，公子，你不洗洗……」

「那……我替你洗。」

「啊，不敢勞動，姑娘請。」

適才情話綿綿，現在語冷如冰、、、烟在無可奈何中只得退了出去。

好在這一夜還算安穩，沒有人再找他們的麻煩。不過洛陽他們不能再待下去了，只得再換一個地方。

待走出洛陽之後，柳烟烟忍不住詢問道：「公子，咱們去那裏？」

無情浪子兩眼一翻道：「妳說該去那裏？」

柳烟烟道：「我不知道，反正你去那裏我就跟到那裏。」

無情浪子忽然暴怒道：「妳這不是說廢話麼？既是這樣妳還問些什麼？」

柳烟烟委委屈屈的道：「好嘛，公子，我以後不問就是。」

無情浪子哼了一聲道：「喂，柳烟烟，妳到底想怎樣？總不能寃魂不散似的跟我一輩子吧！」

柳烟烟螓首一垂道：「如果公子不嫌棄，我就跟你一……」

無情浪子冷冷道：「好辦法，可惜我對女人沒興趣，妳的好意只有心領了。」

柳烟烟道：「公子，你當眞這麼無情麼？」

無情浪子道：「妳以爲是假的？」

柳烟烟櫻唇一噘，嘆了一口氣道：「如果這是命，我也只好認了。」

無情浪子一懍道：「柳烟烟，妳在說些什麼？」

柳烟烟螓首一抬，她沒有再說什麼，但却以幽怨的眼神向他投下一瞥。

無情浪子暗忖：「這下可糟了，平白無故的拾來一個大包袱，如果摔她不掉，豈不累死人？」

於是他哼了一聲道：「柳烟烟，妳的家在那裏？」

柳烟烟道：「我沒有家。」

無情浪子道：「沒有家？那妳的父母呢？妳總不會是石頭縫裏迸出來的吧。」

柳烟烟幽幽道：「我自幼就失去了父母，與千千相依爲命，後來被家師收留，常往崑崙習藝，三年前千千私自離山，家師一氣病倒，竟然與世長辭……」

無情浪子啊了一聲，問道：「令師是誰？」

柳烟烟道：「家師法號一篁，很少行走江湖。」

無情浪子道：「原來如此，哦，妳們姊妹連一個親戚都沒有麼？」

柳烟烟道：「以前聽家母說她有一個弟弟住在徐州，好像名叫龐春泉，唉，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在我的記憶裏，舅舅就從來沒有跟我家往來。」

無情浪子道：「也許妳舅舅有不能來的原因，不管怎樣，咱們到徐州找他。」

柳烟烟道：「公子，你是不是想丟掉我？」

無情浪子道：「龐春泉是妳唯一的親人，難道不應該去瞧瞧？」

柳烟烟道：「可是我要找千千。」

無情浪子道：「說不定令姊去了徐州，咱們此去豈不是一舉兩得。」

柳烟烟無可奈何的道：「好吧。」

他們沿關洛大道往東行，第一天歇在鞏縣，第二天趕到鄭縣，一路櫛風沐雨，趕得辛苦已極。

馬寨是鄭縣西門城外的一個村莊，這裏也有客棧食堂供給旅客食宿。

距馬寨還有一箭之遙，無情浪子忽然一勒韁繩，道：「好傢伙，又給他們堵上了。」

他的語氣聽來頗爲輕鬆，其實柳烟烟已經芳容大變。

堵他們的自然是留雲山莊的屬下了，但陣容之龐大可以說前所未見。

堵在正面的是二十名懷抱長刀的大漢，左面十名鈎鐮槍，右面十名長弓手。

這般人全是留雲山莊的精銳，每一個都具有傲視武林的一流身手，現在他們居然排出如此強大陣容來對一雙少年男女，可是他們是存着志在必得之心了。

柳烟烟悄聲道：「公子，咱們逃。」

無情浪子冷冷一笑道：「妳認爲逃得了麼？」

的確，此時逃走爲時已晚，這般人已經圍了上來。

一名抱刀的長髯老者好像是他們的頭兒，他向柳烟烟雙手一拱道：「孟元見過二主母。」

柳烟烟撇撇嘴道：「我跟你們說過，我不是柳千千，你們爲什麼不肯相信？」

孟元道：「老朽是留雲山莊的總管，幾乎日日見到二主母，妳說不是柳千千，只怕連妳自己也不會相信。」

柳烟烟道：「我跟柳千千長得很像，因爲咱們是孿生姊妹，希望閣下不要張冠李戴，否則誤了你們的正事，你就要吃不完兜着走了。」

孟元道：「妳說的也許是眞的，問題是妳跟咱們二主母長得太像，在下實在分辨不出，這樣吧，妳先跟咱們回莊，我想二莊主一定分得出眞假的，如果妳當眞不是二主母，老夫保證放妳就是。」

柳烟烟冷哼一聲道：「你保證？一個奴才也敢保證，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孟元面色一沉道：「柳千千，妳叛離留雲山莊，已經觸犯本莊的莊規，老夫雖然不能殺妳，可也能夠讓妳受一點活罪，希望妳識相一點，如若老夫一聲令下，妳再後悔就來不及了。」

柳烟烟無論怎樣都不會跟他們去留雲山莊的，雖然明知處境極端不利，仍然銀牙一挫道：「要我跟你去留雲山莊，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有什麼本事你使出來就是。」

孟元道：「既然如此，在下只好得罪了。」伸手向身後一招，二十名使刀高手立即像狂風般的捲了過來。

柳烟烟使的一對短劍，口中一聲嬌叱，迎着幾名大漢惡鬥起來。

別看她身材嬌弱，好像被風一吹都會吹倒似的，其實她一身功力極爲高明，雙劍翻飛之間，像兩條銀色的遊龍，寒芒急閃必有一名敵人仆倒下去。

不過敵人太多，她實在接應不暇，時間一久，後果就難以預測了。

無情浪子也沒有閒着，除了十名鈎鐮槍，還有七八名使刀的纏着他惡鬥，刀光劍影，鬥得兇猛已極。

在無情浪子的感覺，這十名使鈎鐮槍的大漢身手極爲不凡，而且鈎鐮槍是較長的奇門兵刃，如果用來對付柳烟烟，她的雙劍就沒有用武之地了。

他決心先除去這十名具有危險性的人

物，身形一個旋轉，藍腰帶忽伸忽縮，鬥場之上立即現出一片扣人心弦的奇景。

他是以腰帶捲飛勁裝大漢的長刀，同時將長刀送進使鈎鐮槍的胸腹，只是長刀滿空飛舞，敵人却一個個哀嚎着倒斃下去，片刻之間，使刀的兵刃全失，使鈎鐮槍的只有兩人還活着。

無情浪子技壓全場，可當得上江湖罕見。

孟元身爲留雲山莊的總管，自然經過不少大風大浪，但無情浪子這身武功，他依然目瞪口呆，驚嚇得面無人色。

這是無情浪子的又一次勝利，他相信孟元不敢再作蠢動，這一關自然算是過去了，於是他纏上腰帶，準備離開現場。

他剛剛轉過身來，柳烟烟忽然嬌呼道：「公子小心。」

同時弓弦急響，勁風攝衣，十隻强弩一起向他攢射過來。

他太大意了，認爲留雲山莊的門下已經嚇破了胆，不會再有攻擊的勇氣，這也是他低估了敵人，留雲山莊威震江湖，豈是這麼容易被嚇倒的！

而且鐵箭長弓是留雲山莊的一絕，他們不只是神射手，具有百步穿楊之能，弩箭的勁力也十分强大，連護身罡氣都擋它不住。

柳烟烟這一驚非同小可，她急忙掏出一把龍眼大小的彈丸，抖手一揮，向留雲山莊的門下擲去。

在一陣波波聲後，地面忽然冒起一片濃烟，這回孟元等當然害怕了，他們恐怕濃烟有毒，不敢不向後面撤退。

柳烟烟在烟幕的掩護下迅速抱起無情浪子，然後奔向她那匹白馬，撫着牠的頭頂道：「雪兒，快順着官道跑，晚上再回來找我。」

雪兒是一匹通靈的寶馬，牠昂首一聲長嘶，放開四蹄，沿官道急馳而去，無情浪子所騎的那匹常馬也跟着雪兒馳去。

柳烟烟是用金蟬脫殼之計來引開敵人，這項計策使用的十分成功，敵人沿着官道追去，她却抱着無情浪子南下，逃進嵩山山區。

此時已是歸鴉繞樹的薄暮時分，她找到一個隱秘的山洞停了下來。

放下無情浪子，再長長一嘆道：「公子，你不要緊吧？」

「不要緊，這點傷算得了什麼？」

「家師的療傷靈藥十分有效，你忍住一點，我替你將箭拔出來！」

「好的，妳拔吧。」

她先取出傷藥，再撕掉一件衣衫，然後才拔出鐵箭，敷藥包紮，手脚輕巧溫柔，片刻之間便已完成。

「公子，疼不疼？」

「不疼，謝謝妳。」

「別這麼說，公子，我對不起你。」

「不管誰對不起誰，有兩件事我要告訴妳。」

「公子請說。」

「第一件事，我不喜歡看女人流淚，以後在我的面前，妳最好忍住一點。」

「是，公子，我不哭就是。」

「第二件事，咱們都餓了，趁天還沒有全黑，快去找點東西回來塡肚子。」

「好，我這就去。」

她抹乾淚水，翻身奔出洞外，在天色全黑之前終於趕了回來。

他不敢走遠，只是找了一些地瓜山芋之類，好在他們都是江湖人，只要是吃的都行。

吃飽之後，天色已經全黑，現在是晦日，星月無光，四野像潑墨一般的黑暗。

黑暗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山區嚴寒，他們未帶被褥，所帶的衣衫也不多，如何能渡過這漫漫長夜？

練武之人多半能耐寒暑，但也要看他能不能運功抗拒而定，無情浪子傷勢沉重，根本就無法盤膝打坐，雖然睡着也能運功，效用就差得太多了。

夜色逐漸深沉，寒風像尖刀一般由洞口侵入，無情浪子在咬着牙根忍受，却禁不住身軀不停的發抖。

柳烟烟也在寒風中瑟縮着，不過她能運功拒抗，還能夠忍受下來。

她的眼眶却有點濕濕的，是在替無情浪子感到難受，只是她不敢哭，因爲無情浪子不喜歡女人流淚。

最後她想到了一個禦寒的辦法，人體取暖。

爲恐無情浪子反對，她只是輕輕的偎到他的身後，就這樣，一個漫長的寒夜，終於被他們渡了過去。

翌晨，柳烟烟再去尋找食物，並用一塊凹下的山石取來山泉供應無情浪子飲用，然後替他換藥，替他包紮，噓寒問暖，眞箇體貼備至。

八天悄悄的過去了，無情浪子的傷勢已大爲好轉，當寒夜再度降臨之際，他們又依偎在山洞之中了。

「烟烟——」

「嗯。」

「我原是討厭女人的。」

「現在呢？」

「好像女人還有點用處。」

「就只有點用處？」

「也許……」

也許怎樣？他沒有說，她也沒有問，因爲無情浪子在進行另外一種動作。

「烟烟，我要……」

「你……要什麼？」

「要妳。」

「唔……」

「妳答允了？」

「嗯……」

孤男寡女，夜夜依偎，縱然是柳下惠復生，只怕也難脫一個慾字。

但當事過境遷之後，無情浪子却說出一段無情的話來。

「烟烟。」

「嗯。」

「妳可知道我的渾號？」

「知道。」

「妳不後悔？」

「多情却似總無情，無情偏是有情人，我賭了。」

「啊，烟烟，這可是一場豪賭啊！」

「我想是値得的。」

「但願妳是贏家。」

「謝謝你，公子，我，你的傷已逐漸痊癒，咱們何日離開這裏？」

「此次我被箭傷，是因爲功力不足，我想在此地停留一段時日，準備向留雲山莊討回公道。」

「你要在此地練功？」

「是的，終年浪跡江湖，藝業多已生疏，否則就不會落得今日的下場了！」

無情浪子要留此練功，柳烟烟自是千依百順，好在她的愛馬雪兒已經找來，今後尋覓食物，倒是可以省掉不少時間和氣力。

一幌經月，無情浪子的功力已大爲增進，預計再過三五天，他們就可以出山上道了。

這天，晌午時分，無情浪子練功完畢，按往常，柳烟烟必然會遞過一杯用竹節盛着的山泉，再替他輕輕揩拭着遍身的汗水。

這是溫馨，是享受，使他覺得女人竟有這麼多的用處，他以前討厭女人原是一種錯誤。

想到這些，他笑了，這是發自內心，沐浴在幸福中的微笑。

然而他的笑容只不過剛剛湧上面頰，它就忽然凍結住了，因爲他瞧到了那匹白馬，「雪兒」。

柳烟烟適才就是騎住雪兒出去的，現在雪兒回來，却失去了牠的主人。

無情浪子的心頭大大的一震，暗忖：「我只不過剛剛接觸到幸福，它就這麼快的忽然消逝？」

他返身撲進山洞，抓起包裹像狂風般的捲了出來，足尖一點地面，已經躍上雪兒的背脊。

「快，雪兒，咱們去找你的主人。」一聲長嘶，雪兒像箭似的射出谷口，沿着一道山脊，發足一陣狂馳。

越過幾重山頭，牠在一片斜坡之上停了下來，無情浪子一眼瞧去，心頭又是一慄。

這兒留有不少打鬪的痕跡，殘枝斷梗固然到處都是，那一灘灘的鮮紅血水更使人觸目心驚。

他躍下坐騎到處尋找，找遍方圓十里，沒有發現半點人跡。

依那片打鬪的痕跡判斷，柳烟烟可能被人所擄，擄她的自然是留雲山莊了。

留雲山莊名震江湖，但天下武林同道，竟沒有一個知道留雲山莊的所在。

這是武林中最大的一個秘密，曾經有人想將它揭開，一幌多年，留雲山莊仍是一個秘密，想揭密的却全都離開了這個世界。

現在再也沒有人想探索這個秘密了，留雲山莊的聲譽，更是响遍宇內，如日中天。

無情浪子浪跡江湖，他自然知道這些，柳烟烟如果當眞是被留雲山莊所擄，那就如同天人永別，今生今世再也沒有相見之期了。

只不過無情浪子究竟不是常人，明知山有虎，故往虎山行，爲了柳烟烟，他決定闖闖留雲山莊。

他知道留雲山莊不會放過他的，倒也不必去找他們，只要他不離開江湖，他們遲早會送上門來的。

因此，他騎住雪兒，信馬由韁的在山道上奔馳着，直到紅日含山他才停了下來，其實並不是他自己想停，是有人攔住他的去路。

攔路的是兩名神色驃悍的勁裝大漢，一眼瞧去，就知道他們決非常人。

「朋友，這麼晚了，到咱們這裏有何貴幹？」

「在下路經此地，想求一食一宿。」

「這個在下做不得主，請朋友稍待片刻。」

「那就有勞了。」

片刻之後，那名勁裝大漢去而復返，向無情浪子招呼道：「朋友，請。」

他牽住雪兒，跟住勁裝大漢的身後，轉過一片密林，便是幾戶農家。

這就有點怪了，荒山野嶺，農家獵戶，怎會有這等驃悍的人物？

而且這兩人好像專門在等待他似的，對雪兒，他們似乎十分注意。

自然，也許是他太過疑心，名駒寶馬，人人喜愛，多看幾眼也是常情。

再說，無情浪子見過不少大風大浪，縱然有什麼意外，他相信一定應付得來，因而神色坦然跟了過去。

農戶只有三家，中間的一戶，房舍較大，勁裝大漢拍着較大的一戶道：「朋友，請將馬匹栓在樹上，家主人正在廳堂相候。」

無情浪子道了一聲「多謝」，栓好馬匹，再跟着勁裝大漢走進農舍。

進門是一個小小的前廳，沿走廊過天井就到達農舍的廳堂。

廳堂不大，一眼就可瞧得明明白白，無情浪子這一眼瞧去，他的神色竟然爲之一呆。

廳裏立着三個人，是一男二女。

男的年約四旬，面白無鬚，身着紫袍，雙目神光銳利，令人有一股威儀迫人的覺。

一個山野農家，何來如此人物？

這位紫袍男子的確十分出衆，但令無情浪子動容的並不是他。

不是他自然是那兩名女的了，難道她們是國色天香，舉世無雙的美人？

不，她們也算得是人間殊色，但無情浪子動容的並不是爲了這個。

因爲與紫袍男子併肩而立的一名白衣女郎，她的長像與神情，分明就是他正在尋找的柳烟烟。

因而他衝前幾步，忘情的呼喚着。

「烟烟，我終於找到妳了，烟烟，可是妳……」

柳烟烟與他有合體之緣，雖未明媒正娶，也算是他的妻子了。

而且他這位妻子，對他愛逾生命，他們是儷影雙雙，寸步都不分離的。

如果這位白衣女郎當眞是柳烟烟，不必待他呼喚，她必然會奔馳過來。

現在她沒有過來，也沒有呼叫，當他呼叫烟烟之際，白衣女郎的表現是一副茫然錯愕之色。

難道她不是柳烟烟？

如果不是柳烟烟，必然是她的姊姊千千了，千千不是逃出了留雲山莊麼？難道她是躲在此地？

無情浪子的思緒迅速的一轉，他不得

不將未竟之言嚥了回去，因爲眼前情況不明，他的言語必須保留幾分。

他不說，紫袍男子却笑了起來。

「她是烟烟的姊姊千千，你認錯了，不過你能够認識烟烟，咱們就不是外人，你貴姓？」

「在下麼，江湖朋友都稱我爲無情浪子，閣下的萬兒怎樣稱呼？」

「在下西門羽，朋友請坐。」

「什麼，你就是西門羽？聽說……聽說……」

「朋友不必顧慮，有話儘管直說。」

「柳烟烟被人追殺，在下曾經伸手救她。」

「有這等事，她被何人追殺？」

「來人自稱是留雲山莊的部屬，他們誤認烟烟是千千，說她是閣下的逃妻。」

「哦，哈哈……」

西門羽以及白衣女郎柳千千，在神色一怔之後，同時哈哈大笑起來。

半晌，西門羽面色一整道：「朋友，你該不是說笑話吧，千千是在下的愛妻，咱們從未有過一日的分離，再說，在下離開留雲山莊前來嵩山，是應少林掌門慧能禪師的邀請，迄此時爲止，離莊不過旬日，據在下所知，敝莊門下並無一人行走江湖，怎會有敝莊追殺烟烟之事？」

這回輪到無情浪子發怔了，他簡直是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

當面的白衣女郎是柳千千決不會錯，除了攣生姊妹，她不會與柳烟烟的音容神情如此之像。

那紫袍男子也必然是西門羽，由他那迫人的威儀及氣度以及與柳千千的夫婦關係，他的身份是不必懷疑的。

那麼無情浪子近日的遭遇應該如何解釋？

往事歷歷在目，腿部創傷猶新，都是千眞萬確的事實，但這些事實除了一個柳烟烟，幾乎會被西門羽所否定。

難道那般追殺是冒用留雲山莊之名？

留雲山莊名震宇內，任誰都會對他們忌憚三分，居然有人敢冒用留雲山莊之名，而追殺的對象又是西門夫人的同胞妹子，這又該作何解釋？

這的確是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它深深的困擾着無情浪子，但在一陣沉吟之後，他終於發現了一綫曙光。

「請問二莊主，貴莊的總管是不是名叫孟元？」

「不錯，你認識他？」

「應該認識，因爲他曾經率領大批高手圍攻在下。」

「這麼說，你是不相信我了，好吧，留雲山莊一向謝絕江湖朋友，在下願意破例歡迎你到敝莊作客，不知道你肯不肯賞光？」

無情浪子道：「二莊主言重了，這是在下的榮幸。」

「好，咱們就這麼說定了，俏紅，快給客人準備一點吃的。」

俏紅就是立在柳千千身後的青衣姑娘，她應了一聲「小婢遵命」，轉身向一道側門走了進去。

西門羽道：「客中不便，沒有什麼好的招待，請朋友多多原諒。」雙拳一抱，逕與柳千千轉入後進。

西門羽夫婦只不過剛剛離開，小婢俏紅就已走了進來。

「公子，請用餐。」

「有勞姑娘了。」

用餐之處是在東廂，那兒好像是一個客房，靠窗一張書桌，酒菜就擺在書桌之上。

無情浪子向客房瞥了一眼，回顧俏紅道：「姑娘用過餐了？」

俏紅道：「早用過了。」

無情浪子道：「那麼姑娘請歇息吧，此地不需姑娘招呼。」

俏紅道：「好，小婢告退。」

待俏紅退出之後，無情浪子才開始用餐，一壺美酒，幾樣可口的菜餚，這一頓晚餐是他近幾個月來最痛快的一次。

他並非酒徒，但也能喝幾杯，任何烈酒一壺準醉他不了。可是現在他却醉了，而且壺中的美酒還沒有喝去一半。

酒醉容易誤事，有時也是一種享受。

無情浪子的確正在享受，因爲奇異的夢境正一個一個的接踵而來。

他好像跟巨蟒搏鬥中過毒，好像坐過轎，好像乘過船，而這些經歷之中，都由柳烟烟在親切的侍候着。

這是一個夢，只要是夢，無論美夢惡夢總會醒來的。

他果然醒了，但溫馨在懷，口齒留香，似乎在不久之前，他曾經有過一段風流艷遇。

而且當他雙目乍張之際，眼角餘光瞥到白紗飄飄，在門外一閃而逝。

「這不像是夢，這是眞實的，那白紗的主人一定就是柳烟烟。」

他腦中這麼一想，立即大聲呼叫着：「烟烟……烟烟……」

他口中喊着烟烟，同時想彈身躍起，將柳烟烟追趕回來，只是他僅僅彈起一點點，又軟弱的跌了下去。

「啊……」

無情浪子是何等人物？怎會軟弱得像大病初癒一般？這太意外了，使他忍不住發出這聲驚呼。

其實何只是躍不起來，出乎意外的還多着呢。

首先他發現自己是躺在一張錦榻之上，並不是坐在農舍東廂的那張書桌之前。

這的確不是農舍的東廂，由那些高貴的陳設判斷，很容易就可以瞧出。

但這是什麼地方，自己爲何躺在這張錦榻之上？

這是必須明瞭的問題，因而他縱聲呼叫着：「有人麼？來人呀。」

他連喊數聲，一點反應也沒有，好像這裏本來就沒有人，他還是宿酒未醒，還在美妙的夢境之中。

不過他的頭腦十分清醒，他知道這決不是在做夢。

他掙扎着走下錦榻，走出門外，一陣清風吹來，他的精神爲之一振。

此地是一個海島，只見巨浪排天，驚濤拍岸，那一望無際的大海是他從來沒有瞧到過的。

新奇使他暫時忘了一切，挪動軟弱的雙腿，慢慢走向岸邊。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子　成・圖

艷四幽

郎中醫怪病　着手即回春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揚州首富徐正庭，人稱徐百萬，他的兒子徐寶玉，於遊仙女廟時，突然暈倒在廟中，被書僮救回家中之後，終日昏迷不醒，名醫束手，全家惶然，徐夫人親到仙女廟求見主持，懇請予以施救，主持答應是夜過府診治，但夫人歸家後，突有一黑衣郎中到來，聲言擅醫奇難雜症，徐百萬見到這個怪郎中，口出大言，疑信參半，但爲救子心切，只好一試，怪郎中要求先看公子病情，才能開方，於是徐百萬便帶他入內爲公子診病……

徐寶玉躺在床上，微閉着雙目。數日未進飲食，臉色有些蒼白。

譚長風擠在床前，暗中運功戒備，如若這走方郎中，有什麼陰謀，立刻出手施爲。

黑衣人把過脈後，又捏開徐寶玉牙關看了一陣，側身在他前胸處停了一陣，點點頭，站起身子，道：「嗯！令郎的病很怪？」

徐百萬道：「算得是疑難雜症了？」

黑衣人道：「不錯，……」

說完了「不錯」兩個字，突然沉吟不語。

徐百萬忍不住道：「大夫，你究竟能不能醫治小兒的病？」

黑衣人道：「能！不過……」

徐百萬接道：「要銀子，只管開價，只要能醫得好小兒之病，銀子我不在乎，不過，你說過醫不好分文不取。」

黑衣人笑一笑，道：「自然，如若在下要收銀子，自會有把握醫治好令郎的病的。」

徐百萬道：「那麼閣下，現在還是沒有把握了？」

黑衣人道：「令郎雖然很虛弱，但他的脈象不亂，嚴格的說起來，他並沒有什麼病。」

徐百萬道：「如是無病，他又怎會倒臥床上昏迷不起？」

黑衣人拿起了串鈴，道：「咱們到廳中說吧！」

譚長風搶前一步，道：「老奴替大夫帶路。」伸手提起了黑衣人的藥箱。

黑衣人想阻止，但却忍了下來。

譚長風當先引路，行入大廳。

大廳中仍然擺着酒。

徐百萬焦急地道：「大夫，想好了沒有？」

黑衣人道：「在下開個價，徐東翁攷慮一下。」

徐百萬道：「好！只要你能醫好病，我想價錢咱們好談得很，你說吧！」

黑衣人伸了一個指頭，道：「這個如何？」

最後他在一塊山石之上坐下，投目海天，觀賞這前所未見的奇景。

天地是如此的偉大，個人却這般渺小，感懷身世，他又陷入回憶之中了。

他想到柳烟烟的失踪，想到嵩山山區巧遇留雲山莊的二莊主，結果他就落到這般下場。

無情浪子不是常人，任何鬼蜮技倆都瞞他不過，可是他却馬失前蹄，弄得這般不生不死。

「這是一個陰謀。」他這樣想着。

留雲山莊從不與江湖上任何一門派交往，也沒有任何一個知道留雲山莊的所在，如果少林掌門慧能禪師能够派人去留雲山莊，西門羽又會應邀前來，那麼留雲山莊就不會如此神秘，江湖之上也不會有那些傳言了。

顯然，他不是巧遇西門羽，這是有計劃的安排。但，柳千千並未逃走，留雲山莊爲什麼要張冠李戴，硬說烟烟是千千，要抓她回去？

烟烟千千是孿生姊妹，烟烟行走江湖，就是爲了尋找千千，留雲山莊縱然認錯了人，也應該聽聽烟烟的辯白。

還有，留雲山莊爲什麼這樣對付他這個浪跡江湖的無情浪子？要他死麼？他已經落入他們的掌握，殺剮聽便，可是他們却將他廢去武功，拘留海島，這些道理他一時實在想不明白。

有一點他是十分明白的，他的生命捏在別人的手裏，好像風前點的蠟燭，隨時都有熄滅的可能。

他要自救，也想查出留雲山莊究竟在玩什麼陰謀，但先決條件必須恢復武功。

這些思緒如同電光石火一般，在他的腦海一轉，他還待想想他的武功是怎樣失去的，如何才能恢復，一聲嬌喚已由身後傳來。

「啊，公子，小婢到處找你，你却跑到這兒看海來了。」

無情浪子回頭一瞧，來人是柳千千的貼身侍婢俏紅，他想起來了，當日在嵩山山區的農家是吃了這位姑娘弄來的酒菜才失去知覺的，這位姑娘是關鍵性的人物，對付此人不能稍存大意。

他雖是心存戒備，面上却不動聲色的道：「在下醒來找不着人，只得來瞧瞧海上風光了。」

俏紅道：「回去吧，公子，海邊風大，你的身體還未復元，會受不了的。」

無情浪子站了起來，脚下顯得有點虛浮，俏紅急忙扶着他緩緩向來路走去。

回到他居住處，發現還有一個全身翠綠的姑娘正在收拾屋子，俏紅忽然面色一沉道：「小翠，你適才跑到那裏去了？」

這位姑娘原來名叫小翠，她對俏紅似乎頗爲畏懼，因而嚅嚅道：「我只是走開了一下，立刻就回來了。」

俏紅道：「以後再不好好的侍候公子，別怪我不講情面！」

小翠道：「是，多謝姊姊，以後不敢了。」

俏紅道：「公子只怕餓了，快去取食物來。」

小翠應聲奔去，片刻之後，取來一鉢清粥，四樣小菜，無情浪子的確餓了，也就不客氣的飽餐起來。

飯後由小翠去收拾，俏紅却陪着無情浪子閒聊。

「姑娘，這兒像是一個海島？」

「不錯，這兒是留雲島。」

「哦，我記得曾經在嵩山一個農家向貴上人借宿，怎麼會跑到島上來了？」

「這實在是小婢的大意，還望公子不要見責。」

「姑娘言重了，到底是怎麼回事？」

「是這樣的，當時公子飲酒過量，睡後不久你又跑出去了。」

「哦。」

「不幸公子遇到毒蟒，咱們雖然將你救回，只因中毒過深，二莊主雖是耗盡所帶的靈藥，也只能保住你暫時不死。」

「你們無可奈何就將我帶來這兒？」

「是的，能治病的藥材很多，但不便一起帶在身上，對嗎？」

「姑娘說的對，在下應該謝謝二莊主夫人。」

「哦，我醒來時好像見到二莊主夫人。」

「不錯，她來看過你。」

「不敢當，怎敢勞動二夫人，咳，姑娘，這留雲島是在那裏？在下孤陋寡聞，姑娘不要見笑。」

「聽說在黃海，但茫茫大海，水天相接，本島究竟在那裏小婢也弄不明白。」

「姑娘說的是。」

「公子只怕疲勞了，快去歇一會兒，往後天長日久，咱們再慢慢聊吧。」

俏紅叮囑小翠好好侍候貴客，便告辭退出房去。

無情浪子的確有點疲累，但思潮起伏，好像海邊的浪濤般，怎樣也靜不下來。

由俏紅的敍述，留雲島是在黃海，他沒有接觸過海，但也知道黃海是在蘇魯二省及朝鮮之間，此地距離嵩山何止千里，他被別人弄來竟毫無所覺。

他輕輕嘆息一聲，緩緩走向錦榻，無情浪子會落得這般田地，這是他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當他坐上錦榻，回頭一瞥之際，他發現小翠睜着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正在呆呆的瞧着他。

他忽然心頭一動，輕輕咳了一聲道：

「小翠姑娘……」

小翠道：「什麼事？公子。」

無情浪子道：「適才我去海邊散步，倒叫姑娘受了委屈。」

小翠螓首一垂道：「都是小婢不好，怎能責怪公子？」

無情浪子道：「我倒有點不解，姑娘與俏紅身份相同，妳爲什麼如此怕她？」

小翠道：「這個……」

無情浪子道：「在下一向喜愛獨自散步，有時候睡到半夜都會一個人出去走走，姑娘又不能時時守着在下，這該如何是好？」

小翠螓首一抬，面現惶急之色道：「公子，求求你，你可不能害我！」

無情浪子道：「姑娘如此良善，在下怎會忍心害妳，我只是喜愛走走而已，但多年習慣，一時很難改得過來，其實在下已然失去武功，又身困孤島，插翅難飛，要姑娘寸步不離的監視在下，實在是多此一舉。」

（未完）

徐百萬笑一笑，道：「是一百兩，還是一千兩？」

黑衣人道：「徐東翁怎麼不往多處說一些呢？」

徐百萬道：「難道是一萬兩？」

黑衣人道：「對！一萬兩黃金，如是徐東翁一時之間，湊不出這許多黃金，折合成銀子也行。」

徐百萬呆了一呆，道：「大夫，你沒有喝醉吧？」

黑衣人道：「沒有，區區滴酒未沾，何醉之有？」

徐百萬道：「唉！我實在想不出，世上有什麼藥物，能價值一萬兩黃金？」

黑衣人道：「有些藥物，價值萬金以上，可惜，那些藥物，就算肯出十萬兩黃金，也未必能買得到，至於令郎的病，確實用不到那些黃金難求的藥物，而且，也無法奏效。」

徐百萬道：「你是說，小兒的病情，已然是藥石罔效了？」

黑衣人緩緩說道：「也可以這麼說吧！不論如何名貴的藥物，也無法醫得好令郎的病，因爲，醫他的病，實在用不着藥物。」

徐百萬詫異地道：「不用藥物，用什麼？」

黑衣人道：「技術，一種很神奇的技術。」

徐百萬奇道：「那技術就值得萬兩黃金？」

黑衣人道：「技術本來無價，要看人而言，像你徐東翁這樣的身份，揚州首富，萬黃兩金使令郎返魂重生，實在不算太貴。」

徐百萬道：「大夫，這好像是……訛詐……」

黑衣人冷笑一聲，接道：「這話太難聽了，生意不成仁義在，漫天要價，就地還錢，要多少銀子是在下的事，還多少錢，是你的事，價錢不對，在下可以不看這個病人，在下告辭了。」

提起藥箱，大步向外行去了。

徐百萬急道：「慢着。」

黑衣人道：「什麼事？」

徐百萬道：「可以還價？」

黑衣人道：「談生意嘛！我可以要，你自然可以還。」

徐百萬道：「我出一萬兩銀子。」

黑衣人搖搖頭，道：「見風漲，我現在，是要一萬一千兩黃金了，一兩黃金拾兩銀，一萬一千兩黃金，折合白銀壹拾一萬兩。」

轉身又向外而行去。

徐百萬氣得臉色大變，高聲說道：「站住！」

黑衣人已然行到大廳門口，聞聲停了下來，道：「徐東翁還有事麼？」

徐百萬道：「你有把握能醫好小兒的病？」

黑衣人笑一笑，道：「着手回春，保證令郎立刻清醒過來。」

徐百萬臉上無限痛苦，道：「好！我認了，十萬兩銀子。」

黑衣人道：「不！現在是十二萬兩銀子了。」

徐百萬一下子跳了起來，道：「又要漲了一萬。」

黑衣人笑了一笑，說道：「我說過，見風漲，等我走出這座客廳，徐東翁再回心轉意的時候，我可能就要拾五萬兩銀子了。」

徐百萬歎息一聲，道：「現在，我終於明白，可憐天下父母心了，好吧！就十二萬兩銀子，不過，我要立刻見效。」

黑衣人道：「那是當然，他會立刻清醒過來，也會立刻吃些東西。」

徐百萬道：「眞有這麼靈驗，我那十二兩萬銀子，就非化不可了。」

黑衣人笑一笑，道：「不是區區誇口，令郎這種怪病，除了在下之外，放眼當今之世，只怕很少有人能够醫得。」

徐百萬道：「大夫，你是說能够立刻使小兒清醒過來？」

黑衣人道：「是啊！」

徐百萬道：「好！只要你能使小兒清醒過來，在下就立刻付錢。」

他實在很有錢，十二萬兩銀子，雖是一個驚天動地的大數字，就算是很有錢的人，也必須要一段時間籌措，但徐正庭却一口答應下來。

一下子能付出十二萬兩現銀，徐正庭果然不愧爲徐百萬。

黑衣人站起身子，道：「徐東翁既然相信了在下的醫術，也肯付出了十二萬兩銀子的代價，咱們最好去看看令郎。」

徐正庭道：「我派人把他抬到大廳中來。」

黑衣人道：「好！在那裏替令郎醫病，都是一樣。」

徐正庭回顧了譚長風一眼，道：「去把少爺抬入這大廳中來。」

譚長風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片刻之後，帶着兩個大漢，抬着一張軟榻，行入了大廳之中。

軟榻下面，有四個特製的木腿，可以隨時放下。

徐公子就仰臥在那張木榻之上。

譚長風揮了揮手，示意兩個大漢退出去。

望望緊閉着雙目的愛子，徐百萬輕輕咳了一聲，道：「大夫，你說你能醫雜症，起沉疴，是不是眞能令犬子立刻清醒過來？」

黑衣郎中笑一笑，道：「十二萬兩銀子，豈是好賺的？在下如表現不出一點精湛的神技，只怕你徐東翁也不願拿出那一筆銀子。」

徐百萬道：「區區拭目以待。」

黑衣人道：「徐東翁，話可要說在前面，在下如能使令郎清醒過來，徐東翁要立刻交出銀票。」

徐正庭正想答話，譚長風却突然接了口，道：「東主且慢，老奴有幾句話，想問問這位大夫。」

黑衣郎中兩道目光，忽然轉注到譚長風的臉上，道：「老管家要問什麼？」

譚長風道：「自然是關于我家少爺的事！」

黑衣郎中道：「哦！」

譚長風道：「老奴行年六十，却還從未見過要索取這麼貴診金的大夫，看一次病，竟然要十二萬兩銀子，這大概是古往今來要診金最貴的大夫了。」

黑衣郎中道：「天下的事，總有一個開始，徐東翁富可敵國，這區區一十二萬兩銀子，想來也不會放在心上了。」

譚長風道：「敝東主雖然有錢，但也不是這麼個化法。」

黑衣郎中道：「徐東翁只此一子，如是病勢難醫，就算有無數家財，也是無法把這些家財，傳諸子孫，人死如燈滅，這些鉅大家財，還不是便宜了別人？」

譚長風道：「大夫說的也是，所以，敝東主才肯答應了你這個請求，付出十二萬兩銀子，希望是保住少爺的性命，老奴想明白的是，大夫使我們少爺清醒之後，少爺是不是就算好了？」

黑衣郎中道：「不錯，算是好了。」

譚長風道：「是不是還要再醫？」

黑衣郎中道：「那倒不用了，在下留下三天藥物，只要把三日藥物服完，就可以完全好了。」

譚長風道：「大夫，你居無定址，萬一我們少爺的病情再變了，又叫我們那裏去找你？」

黑衣郎中笑一笑，道：「我如能使他清醒過來，你們就應該相信我能使他不會再病倒。」

譚長風道：「大夫，我們少爺究竟是生的什麼病？」

黑衣郎中道：「你們少爺中了邪。」

譚長風道：「中了邪？」

黑衣郎中道：「中了邪，是一種藥石罔效、無法治療的病，只有在下才可以治療。」

譚長風道：「大夫，你如走了之後，我們公子的病，會不會再患呢？」

黑衣郎中道：「不會。」

徐正庭望望仰臥在榻上的愛子，道：「大夫，你可以動手了。」

黑衣郎中笑了笑，慢步行到了木榻之前，口中唸唸有詞。

突然，他伸出右手，按在徐寶玉的前胸之上。

這不像大夫醫病，倒像是和尚、道士在逐鬼。

黑衣郎中右手按在了徐公子的胸前，左手却對着徐百萬伸了過去。

徐正庭道：「大夫，這是幹什麼？」

黑衣郎中道：「銀票。」

徐正庭呆了一呆道：「犬子還未醒過來，對麼？」

黑衣郎中道：「快了，只要在下一拿開右手，令郎就可以醒過來了。」

徐正庭道：「我們不是早就巳經說好了麼？」

黑衣郎中道：「說好了什麼？」

徐正庭道：「說好了，你使犬子清醒之後，我再付銀子。」

黑衣郎中笑一笑，道：「至少，我可以看到銀票吧！」

徐正庭點點頭，道：「好！長風，去取銀票來。」

譚長風轉身而去。

徐正庭目光轉注到黑衣郎中的身上，道：「大夫，我徐正庭是什麼人，難道還會賴了你的銀子不成。」

黑衣郎中笑一笑，道：「我並不是怕你賴，只是想把事辦的更圓滿一些。」

徐正庭道：「更圓滿，這話是什麼意思？」

黑衣郎中道：「數字太大，如是徐東翁現在不付出來，令郎清醒之後，你可能會很心痛這筆錢，但我相信，你會忍痛付出來，不過，你還有很多門下士……」

徐正庭接道：「他們怎能作主。」

黑衣郎中道：「他們可以影响你少付一些對麼？」

譚長風道：「大夫，老奴有幾句話，如是說的不對，還望你多多包涵。」

黑衣郎道：「好！你說吧！」

譚長風道：「大夫，怕敝東主不付錢，要從兩方面說起，如是敝東主先付了錢，大夫不肯醫病，或是無能醫病，那又如何呢？」

黑衣郎中笑一笑，道：「如是我拿了錢，不肯替少爺看好病，只怕我很難離開徐府了。」

譚長風道：「如說到信用二字，敝東主在揚州地面上，可是一言九鼎，只怕，他既然答應了給你大夫十二萬兩銀子，只要能看好少爺的病，他不會給你十一萬玖千九百九十兩。」

黑衣郎中冷笑一聲，道：「你這老奴才，對徐東主，倒是忠心得很啊！」

譚長風道：「老奴吃徐東主的飯，自然是要對徐東主忠心了。」

徐正庭道：「大夫，他說的，也正是我徐某人處世之道，只要你能醫好小兒的病，十二萬兩銀子，雖然數目不少，我還拿得出來。」

黑衣郎中說道：「好！在下相信徐東翁一次。」

只見他雙手在徐寶玉的前胸處，揉搓了一陣，緩緩收回。

緊接着口中唸唸有詞，大喝一聲，一掌拍在徐寶玉的頂門之上。

說也奇怪，黑衣郎中一掌拍下，徐寶玉突然挺身坐了起來，慢慢睜開了雙目。

徐正庭呆了一呆，神情激動的叫道：「寶玉，你醒過來了。」

徐寶玉雙目轉向徐百萬，瞧了一陣，道：「爹，我好餓呀！」

譚長風道：「好！好！公子請稍候片刻，老奴這就去給你取些吃喝之物。」

黑衣郎中道：「現在還不能吃喝。」

徐百萬道：「他巳經餓了幾天沒有吃東西了。」

黑衣郎中道：「他人剛剛醒過來，只怕還無法適應，必須先要服用一些藥物，才能進食。」

徐百萬道：「什麼藥物？」

黑衣郎中道：「我配好的藥物。」

徐百萬點點頭道：「我明白，你可是要錢。」

黑衣人道：「不錯，要銀子。」

徐百萬道：「好！長風，去到賬房裏，開十二萬兩的現期銀票來，付給這位大夫。」

譚長風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黑衣郎中望着譚長風去遠之後，才慢慢說道：「徐東主，無論如何，在下爲令郎醫病的事，暫不要告訴別人。」

徐正庭大感奇怪，道：「大夫，不是我徐某人誇口，只要我說一句話，你就不難成為揚州地面上名醫……」

黑衣郎中搖搖頭，接道：「徐爺的好意心領了，在下是走方郎中，行有行規，在下實在不便作一個當地大夫。」

為什麼會有這麼一個行規，徐正庭沒有問，事實上，他的目光，已經轉注到愛子徐寶玉的身上。

徐寶玉已經坐了起來，慢慢說道：「爹……」

他好像準備行下木榻。

但那黑衣郎中，却一下子攔住了他。

徐正庭急步奔了過來道：「孩子，不要動，你已經暈迷了三天兩夜，這些日子中，你沒有吃過點東西，你的體力不支，好好的躺着休息。」

黑衣郎中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個玉瓶，倒出了藥物。

但他並沒有立刻給徐寶玉服下。

徐百萬沒有問，也沒有催，他心中明白，這黑衣郎中在等錢。

譚長風去了好一陣，才拿到銀票。

一十二萬兩銀票。

徐百萬接過銀票看一眼，交給了黑衣郎中，道：「大夫，這一條銀票你收着，立刻可以兌現的銀票。」

黑衣郎中望了一眼，只見上面寫着保支紋銀一十二萬兩。

那是徐正庭錢莊的銀票。

原來，徐百萬還開了一家錢莊，揚州最大的錢莊。

黑衣郎中收起銀票，倒出了一粒黑色的藥丸，道：「徐公子，服下這個。」

譚長風及時端來一杯開水。

徐寶玉服下藥物。

黑衣郎中把玉瓶交給了徐百萬，道：「這裏面，還有三粒丹丸，每日服用一粒，三粒服完，徐公子就沒有事了。」

徐百萬道：「現在，小兒可不可以吃點東西。」

黑衣郎中道：「可以，不過，不能吃的太多，在下告辭了。」

譚長風一橫身，攔住了去路，道：「大夫，慢一點走。」

黑衣郎中道：「什麼事？」

譚長風道：「大夫可以在徐府中，留住一宿。」

黑衣郎中道：「這是為什麼呢？」

譚長風道：「少爺剛剛清醒，病情還未穩定，也許還有需要大夫的援手。」

黑衣郎中道：「這個倒是不會，他如完全清醒之後，就不會再暈迷過去。」

伸手提起了藥箱，舉步向外行去。

譚長風沒有追出去，大廳外面的台階上，却站着一個人，攔住了黑衣郎中的去路。

是鐵掌羅剛。

黑衣郎中停下了脚步，道：「閣下，擋住去路了。」

羅剛道：「我知道，區區現身於此，就是要擋住大夫的去路。」

黑衣郎中道：「這又為什麼呢？」

羅剛道：「徐公子的病情還沒有完全好去之前，希望你最好不要走。」

黑衣郎中道：「我已經醫好了徐少爺的病，老實說，我沒有理由再留下來。」

羅剛道：「不錯，你醫好了徐少爺的病，但他是不是真的完全好了呢？」

黑衣郎中道：「是！只要他能按時服用藥物，保證他在三天內復元。」

羅剛道：「徐府寬闊，閣下何不多留三日再走呢？」

黑衣郎中道：「在下只是一個走方的郎中，我不能長期停在揚州。」

羅剛道：「走方郎中能要人十二萬兩銀子，才療治一個病人，大概，這件事，也是絕無僅有的了。」

黑衣郎中道：「這是周瑜打黃蓋的事，一家願打，一家願挨！既然徐東翁願意出這個價目，我總不能推辭不受吧！」

羅剛輕輕吁一口氣，道：「大夫說的也是，徐爺不在乎錢，但他却希望兒子的病，能夠完全復元。」

黑衣郎中道：「是！可是徐公子已經好了。」

羅剛道：「你已經賺足了銀子，這個走方的郎中，幹不幹，已經不重要了，何不留這裏，等徐公子的病好了之後，你再離開如何？」

黑衣郎中道：「不！我身懷巨欵，如何能夠不走。」

羅剛道：「唉！其實，你帶這麼多錢，留在徐府中才安全。」

黑衣郎中突然提高了聲音，道：「徐東翁，你這是什麼意思？」

徐正庭說道：「我只是關心小兒的病情。」

黑衣郎中道：「很好，我能使令郎病好，也能使他再死，這十二萬兩銀子，在下不賺了。」

轉身又向大廳中行去。

譚長風出現在門口，擋住了黑衣郎中，道：「你要走麼？」

黑衣郎中笑一笑，道：「怎麼？徐東翁準備把銀子搶回去了。」

徐正庭已扶起了寶玉，在大廳中，來回走動，一個作父親慈愛之情，溢於形色之間。

譚長風却冷笑一聲，道：「咱們只想留下你大夫，在徐府中住上幾天，大夫莫要胡思亂想了，敝東主既然付出的銀兩，絕對沒有再收回的意思。」

黑衣郎中緩緩放下手中的藥箱，笑道：「看來，在下很難和和氣氣的離開徐府了。」

譚長風說道：「怎麼？閣下準備動武了？」

黑衣郎中道：「如是在下不能很和氣的離開此地，似乎也只有放手一拚了。」

譚長風道：「大夫如此口氣，不但醫術精湛，大約武功也很高明了。」

黑衣人道：「走方郎中，行踪無定，如是不練習一些防身之術，一旦遇上蠻橫之徒，豈不是任人宰割了。」

譚長風笑一笑，道：「說的也是，不過，在下還是要先行奉勸大夫幾句。」

黑衣郎中道：「在下洗耳恭聽。」

譚長風道：「咱們只是想留下你大夫幾日，如若你一定要鬧到不可開交的境界，那就怪不得我們失禮了。」

黑衣郎中冷笑一聲，突然一側身子，

向大廳中衝去。

譚長風道：「大夫不可闖關。」左三右四，連劈七掌。

黑衣郎中硬被逼退回來。

雙目凝注在譚長風的臉上，黑衣郎中緩緩說道：「好快速、凌厲的掌勢，閣下原來是一位深藏不露的人物。」

譚長風道：「像徐東主這樣有錢的人，身邊總該有一兩個保護他的人。」

鐵掌羅剛也從後面逼近，道：「大夫，咱們是好意留客，莫要鬧出不開心的事來。」

黑衣郎中冷笑一聲，道：「龍威鏢局的總鏢頭，也作了徐府的保鏢了。」

羅剛道：「閣下究竟是江湖中人，或是走方郎中？」

黑衣郎中道：「走方郎中這一行，也算是江湖中人。」

羅剛道：「如若大夫想憑恃武功，硬行闖出徐府，只怕先要勝過羅某才行。」

黑衣郎中突然仰天大笑三聲，道：「拳脚無眼，一旦動上手，只怕會傷到了徐東翁或是徐公子。」

這是威脅。

譚長風道：「眞要動上手，敝東主和少爺，都會避開，至少，會避到大夫的拳脚難及之處。」

黑衣郎中沉吟不語。

譚長風接道：「咱們確實沒有和閣下為敵之心，只求大夫在徐府留住兩宵。」

黑衣郎中道：「為什麼一定要我留下來呢？」

譚長風道：「大夫眞想知道，老奴只好據實奉告了。」

黑衣郎中道：「在下洗耳恭聽，如是確有在下留此的必要，在下或可答應。」

譚長風道：「因為，今天晚上，我們約好了另外一位大夫來此替公子看病。」

黑衣郎中道：「這事簡單，只要告訴他公子病勢已好，不用來了就是。」

譚長風道：「別的大夫可以，但這個人不行。」

黑衣郎中道：「為什麼？」

譚長風道：「因為，我們化了很大的工夫，才把她請過來，何況，徐少爺這個怪病，就在她們那裏得來的。」

黑衣郎中道：「哦！那究竟是什麼人呢？」

譚長風道：「仙女廟的主持！」

黑衣郎中道：「仙女廟的主持，也會替人看病？」

譚長風道：「仙女廟的人，就算不會看病，但他們逐鬼，去邪的辦法，自成一家，大夫也說過徐公子是中了邪，我們希望大夫留下的意思，就是要看看今晚上仙女廟那位主持到來之後的變化如何？」

黑衣郎中道：「仙女廟的主持，是否會到貴府中來，本來和在下沒有什麼關係，但你們硬要把在下也留下來，實在不知用心何在？」

譚長風道：「看來，只有委屈你大夫一下了。」

黑衣郎中道：「老管家剛才表現那兩招，看來，也是一位很高明的人了。」

譚長風道：「那倒不敢當，在下倒也是練過幾日拳脚。」

黑衣郎中道：「看來，我如果不留下來，只怕兩位也不肯放我離開了。」

羅剛冷冷說道：「大夫是明白人。」

突然一伸出手，提起了黑衣郎中的藥箱。

黑衣郎中微微一笑，道：「其實，這個藥箱，在下要不要也不要緊。」

羅剛道：「哦！」

黑衣郎中道：「不過，在下既然答應了，一定留下來。」

譚長風道：「大夫，別担心你的銀子，敝東主既然付給你了，絕對不會再收回來。」

黑衣郎中笑一笑，道：「可不可以給我安排個住的地方。」

譚長風說道：「大夫的臥室，早已備妥，而且，後廳已備酒宴，準備為大夫接風。」

原本劍拔弩張的局面，一變為一團和氣，但事實上，這只不過由表面的衝突，轉變成一種更深的衝突。

使形勢變得更為複雜。

羅剛和譚長風，半強迫的留下了這位黑衣郎中，究竟是福是禍，連他們心中亦無把握。

留下他，只為了徐寶玉的病情一旦有變時，也好對徐百萬有個交代。

譚長風和羅剛，都看出了這黑衣郎中不簡單，是一個身負武功的高手。

但他究竟高到了什麼程度，兩個人原來準備要和他動手一戰，情勢必要時，就算兩人合力，也要把他生擒下來。

出人意外的是，在最重要的時刻，那個黑衣郎中竟然會改變了主意，答應留下來。

後廳上果然已擺好了酒。

像徐百萬這樣的豪富，廚房中，隨時可以開出個三五桌酒席來。

酒是好酒，菜是佳餚。

酒過三巡，譚長風才把話引入正題，道：「大夫，在下有幾句話，不知是否應該說出來？」

黑衣郎中微微一笑，道：「你的易容手法，實在不錯，只可惜，時間太久了，也會露出一些破綻。」

譚長風索性除了臉上的蒼白髮髯，道：「好！咱們就以眞正面目相見，希望你大夫，也說實話。」

黑衣郎中微微一笑，道：「你們想知道什麼？」

譚長風問道：「大夫，認不認識青蓮子？」

黑衣郎中道：「青蓮子是……」

譚長風接道：「仙女廟中的主持，她今天夜中要來。」

黑衣郎中道：「來替徐公子醫病？」

譚長風道：「正是如此。」

黑衣郎中道：「我有些奇怪，仙女廟的主持，怎會醫病呢？」

譚長風道：「因為，徐公子生的不是病，而是中了邪。」

羅剛突然接了口，道：「大夫，可否以眞實的姓名相告。」

黑衣郎中微微一笑，道：「在下李三奇。」

羅剛呆了一呆，道：「李三奇，可是

風塵三奇中生死郎中李三俠。」

黑衣郎中笑一笑，說道：「不敢當，風塵三奇之中，在下只不過是敬陪末座罷了。」

羅剛道：「那就無怪有如此高明的醫道了。」

李三奇歎息一聲，道：「兩位，徐百萬有的是銀子，我敲他十二萬兩，不算太多。」

羅剛點點頭，道：「不多，不多，不過，李大俠，怎會這麼巧趕到了揚州，又怎麼知曉了這件事情。」

李三奇道：「你總不會懷疑到是我對徐公子動的手腳麼？」

羅剛道：「這個自然。」

李三奇道：「其實，我只是聽到了這件事，不瞞兩位，我已經來過徐府一次，先找出了徐公子的病源，然後，我才離去的。」

羅剛道：「原來如此。」

譚長風道：「請教李大俠，徐公子竟然如此暈迷不醒，在下和羅兄，下了不少的工夫，一直找不出他暈迷的原因。」

李三奇道：「一種很高明的震穴手法，震傷了徐公子的暈穴，只要活開了被震制着的穴道，徐公子就可以清醒了。」

譚長風怔了一怔道：「震穴手法，那是說，他還是傷在江湖人的暗算中了。」

李三奇道：「不錯。」

譚長風道：「唉！一個完全不會武功的孩子，怎麼遭了江湖人的暗算。」

李三奇道：「原因很簡單，他老子有錢，他們想好好的敲一筆，只是沒想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却被我搶了先手。」

譚長風道：「這和仙女廟的青蓮子主持有關了。」

李三奇道：「所以，她才答應今夜中來看看徐公子的傷勢。」

譚長風道：「如若她發覺徐少爺人已清醒呢？」

李三奇道：「我想，他們決不會就此罷手，必然會另外想出新辦法來。」

譚長風道：「唉！李大俠，這個，這個……」

李三奇微微一笑，道：「你不用這個那個了，可是心中很不服氣，我吃了你們東主十二萬兩銀子？」

譚長風道：「在下的意思是，李大俠，既然得人錢財，就該為人消災……」

李三奇接道：「怎麼？你要我幫徐百萬的忙。」

譚長風道：「江湖上有規矩，不管做東主如何富有，但他這些錢，都是經營有道賺來的，而且，李大俠，動下手，就賺了十二萬兩銀子，總不能不聞不問吧！」

羅剛道：「重要的是仙女廟如不罷休，李大俠拿了徐家的銀子，還為徐家種下了禍因。」

譚長風道：「我雖是匆匆一眼，但那一眼，已經使我感覺到青蓮子，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人物。」

李三奇微微一笑，道：「咱們風塵三友，每人都有點毛病，兩位是否知曉？」

羅剛道：「在下只聽說風塵三奇，個個都是俠心鐵胆的人物……」

李三奇接道：「羅總鏢頭，用不着給我迷湯喝，李三奇不吃這個，酒鬼，書生，有些什麼毛病，咱們可以不管，不過在下的毛病，似乎得和兩位說個明白了。」

這時，徐百萬也行了進來，道：「李大俠有什麼事，只管吩咐。」

敢情，他已聽到了三人不少的談話。

李三奇笑一笑，道：「徐東翁在座最好。……」

譚長風已替徐百萬拉張木椅，扶他坐下。

徐百萬道：「李大俠請說，徐某人洗耳恭聽。」

李三奇道：「仙女廟的主持青蓮子，眞正的身份是誰，在下未肯定之前，不敢亂下斷語，聽說，她是江湖上一個很有名氣的人物，至於令公子的病情，明白點說，他是受了人的暗算，非常高明的暗算，高明如八府名醫葉天望那樣的儒醫，也瞧不出來……」

目光一掠羅剛和譚長風，接道：「兩位雖然是武功精湛，但對醫道還不够熟悉，所以，也無法瞧出什麼，他們在下手之時，早已經顧慮到了。」

徐百萬道：「犬子雖然頑劣，但並無大惡，再說，他從未練過武功，怎會招惹上江湖中人。」

李三奇道：「因為，你徐東翁太有錢，他們要好好敲你一筆。」

徐百萬笑一笑，道：「難道他也會要十萬兩銀子。」

李三奇道：「你太過低估他們……」

徐百萬臉色一變，道：「他們會要的更多麼？」

李三奇道：「不錯，但要多少，我說不上來，我只覺得，他們不會很輕易的放過你徐東翁……」

緩緩站起身子接道：「至於，我李某人，要你這一十二萬兩銀子，那是因山西一場大旱，急需救濟，我答應了籌足十萬兩銀子，交給一位朋友賑災，他人還在等我，在下要先走一步了……」

譚長風急急說道：「李大俠你……」

李三奇接道：「如若徐東翁捨得，想法子，使徐公子再暈過去，這事件，不難辦到，徐東翁如是捨不得，那就只好找個替身，你們先和仙女廟主持談談，我在鳴軒客棧候駕三日。」

譚長風道：「李大俠肯仗義相助，咱們是感激不盡。」

李三奇緩緩提起了藥箱，大步向外行去。

羅剛和譚長風同時站起身子，恭送李三奇離去。

徐百萬皺皺眉頭，道：「羅總鏢頭，這個姓李的，是怎麼樣一個人？」

羅剛道：「這個人，是江湖上第一流的人物，風塵三奇之一，是江湖人人敬畏的人物……」

徐百萬接道：「他究竟是個好人？還是壞人呢？」

羅剛道：「大體上說來，他們都是好人，不過，風塵三奇，一向不拘小節，却是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所以，有些人，也不把他們當作正人君子看待。」

徐百萬道：「他一下子，敲了我一十二萬兩銀子，難道還算是好人？」

羅剛笑道：「這也是因為你太有錢了，揚州城中第一豪富，再說，他已經說得很明白了，敲你這一筆銀子，要拿到山西賑災。

徐百萬說道：「唉！其實，他要告訴我捐出十萬兩銀子賑災，那豈不是更好一些麼？」

羅剛微微一笑道：「徐東主，善財難捨啊！他如眞的要向你徐東主，勸捐十萬兩銀子，不但要費盡口舌，最終，只怕你還是不會答應這件事。」

徐百萬沉吟一陣道：「說的也是，一下子要捐十萬兩銀子，實在有些心疼。」

譚長風輕輕咳了一聲，道：「羅兄，我看，咱們應該談談徐公子的事了。」

徐百萬道：「是啊！犬子剛剛醒來不久，我這作父親的，總不能再讓他暈過去吧？」

羅剛道：「徐東主的意思是……」

徐百萬接道：「如若可以，我想替犬子找個替身。」

譚長風道：「公子本人也好，找個替身也好，但最重要的事不能讓別人瞧出破綻。」

徐百萬道：「其實，為什麼不可以告訴青蓮子？就說，小兒的病情已好，他的心意，咱們心領就是。」

譚長風道：「東翁，李大俠已經點的很清楚，這可能是仙女廟中人下的手，他們下手的目的，絕對不是為了對付徐公子，目的只怕還是在找你要錢。」

徐百萬道：「如只是要錢，那也簡單，我再捐一點香火錢就是。」

羅剛道：「徐東翁，你準備捐助好多錢？」

徐百萬道：「為了小兒，再捐個三五千兩也就是了。」

羅剛笑一笑道：「三五千兩銀子，他們會滿足麼？」

徐百萬怔了一怔，道：「不滿足，難道他們要和那位郎中一樣麼？」

羅剛笑一笑，道：「那位郎中，敲了你十二萬銀子，如是他們開了口，只怕還不至此數。」

徐百萬呆了一呆，道：「你說，他們還要敲我十二萬兩銀子。」

羅剛道：「我是說，會更多一些。」

徐百萬道：「那不行，絕對不行，就算他們殺了寶玉，我也付不出那麼多的銀子。」

羅剛道：「那麼多的銀子付出去，實在叫人心痛，不過，他們總歸有辦法取到手中就是。」

徐百萬搖搖頭，道：「就算他們殺了小兒，我也不會再付那麼多的銀子了。」

譚長風一直忍着沒有開口，以他的身份，實在不便說什麼。

但羅剛不同了，他是徐百萬的朋友，也是客卿身份。

當下笑一笑，道：「徐兄，你可以試試看，今晚，青蓮子，那位仙女廟的主持，會給你開出什麼條件。」

徐百萬道：「羅總鏢頭的意思，難道還要小兒再暈一次麼？」

羅剛道：「徐兄，這件事，在兄弟原來的想像之中，不算一件大事，只是覺得它有點神秘，但李三奇的出現，使兄弟有了一種感覺，這件事，只怕不是那麼簡單了。」

徐百萬道：「小兒病勢已好，似乎是用不着再應付仙女廟的主持了，長風，去通知仙女廟主持一聲，告訴她不用來了，順便再捐給他們三千兩銀子的燈油錢。」

譚長風躬身說道：「東主，這個，只怕不太好吧？」

徐百萬道：「不太好，為什麼？」

譚長風道：「公子的病情，如若眞和仙女廟有關，只怕他們不會甘休，下一次的手段，又不知如何惡毒了。」

徐百萬道：「長風，多請幾個人，好好的保護公子，以後，不許他再出去。」

譚長風道：「唉！東主，他們計算公子，只不過是手段之一，他們一樣也可計算東主。」

徐百萬道：「計算我？」

譚長風道：「對！」

徐百萬冷笑一聲，道：「我與他們無怨無仇，為什麼要計算我，過去，我們不知道他們是誰，現在知道了，就不用怕了，明天，我去見見知府大人。」

見見知府大人，顯然，徐百萬準備要以官府的力量解決這件事了。

譚長風皺皺眉頭，但却又不便開口，回顧了羅剛一眼，以目示意。

他究竟只是徐百萬重金禮聘的一個護院武師，有些事，倒是不便和東主直接爭論。

羅剛就沒有那麼多的顧慮了，搖搖頭，道：「徐兄，可是認為官府中的力量，就能夠保護府上的安全了？」

徐百萬道：「難道他們還敢明目張胆的反抗官府麼？」

羅剛笑一笑，道：「徐東翁對江湖中的事情瞭解的大少，如是想借官府以自重，那是一件很大的錯誤。」

徐百萬道：「哦？」

羅剛道：「徐兄，咱們是多年的朋友，有些話，在下既然知道了，不得不先對徐兄說明白，你如決定請官府中人出面，我和敝局中兩位鏢師，必須先行離去，保鏢這一行中，有它的行規，不能和官府中人聯手。」

徐百萬皺皺眉頭，但他還是忍了下去，沒有說話。

譚長風低聲道：「東翁，羅總鏢頭說的却是實言，不可懷疑。」

徐百萬道：「這件事，如不報官，我要這一個敲十萬，那一個要二十萬，就算我有一座金山，也是支應不起。」

譚長風笑一笑道：「東翁，你認為報了官，就可以免去這些麻煩了？」

徐百萬道：「至少，他們不敢再敲我的銀子，再說，小兒的病情已癒，實在也用不着再化銀子了。」

羅剛緩緩站起身子，道：「徐兄，咱們是多年的朋友，既是看法不同，我想，徐兄也用不着兄弟，我先告退，徐兄日後如是還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那就請派人通知兄弟一聲就是。」

徐百萬道：「好！羅兄如此說，兄弟也不便再說什麼了？長風，去支一千兩銀子……」

羅剛搖搖頭，接道：「不用了，咱們既是朋友，這點忙，應該效勞，何況，兄弟也沒出什麼大力。」

帶着兩個鏢頭，辭離徐府而去。

徐百萬望着羅剛的背影，搖了頭，道：「長風，走！跟我一起到府衙一趟。」

譚長風道：「東翁，今天已晚，東翁一定要去，明天再去就是。」

徐百萬沉吟了一陣，道：「長風，你和羅剛，似乎是，都不太喜歡我去稟報官府。」

譚長風道：「不錯，因爲，我們瞭解江湖人物的手段，這一次，對公子下手的人，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不是一般的匪盜，如是東翁覺得官府中的衙役，就能夠維護你的安全，就可能……」

突然住口不言。

徐百萬接道：「長風，可能怎麼樣，爲什麼不說下去。」

譚長風道：「東主，這個麼，在下實在有些不便出口。」

徐百萬道：「不妨事，你只管請說就是。」

譚長風道：「我不知官府中人，能給你多少保護，但我知道，江湖中人如若要展開報復手段，那是非常慘酷的報復。」

徐百萬道：「難道他們敢殺人？」

譚長風道：「不但敢殺人，而且，殺得很殘忍，很澈底。」

徐百萬道：「長風，照你這麼說，我們只有任憑他們勒索了。」

譚長風道：「東主，羅總鏢頭和長風，都不是這個意思，我們只是想請東主改變一個辦法。」

徐百萬道：「什麼辦法？」

譚長風道：「你被那位李三奇敲去了十二萬兩銀子，但是，我們已經把他套住了……」

徐百萬接道：「套住了，這是什麼意思！」

譚長風接道：「他拿去了十二萬銀子，自覺手法用得很高明，不過，他究竟是俠義中人，一旦被人揭穿了跡近勒索的行徑，內心中，總是有些不好意思的感覺，他肯報上名字，那就證明了一件事，他已經決定了助你一臂之力，東主，老實說，這十二萬兩銀子，沒有白化。」

徐百萬道：「長風，江湖中人，靠得住麼？」

譚長風道：「這就是羅總鏢頭不肯奉勸東主的原因。」

徐百萬道：「哦！」

譚長風道：「你不是江湖中人，所以，你不知道江湖中事，也不知道江湖中人的一諾千金。」

徐百萬道：「唉，長風，我總覺着江湖中人，都在打我銀子的主意。」

譚長風道：「羅總鏢頭不會，我譚某人拿了這一份很優厚的俸給，也已經很自足了。」

徐百萬道：「聽你這麼一說，我又被鬧的沒有主意了，長風，這件事，如不報官，那就一切求個平安，仙女廟要多少銀子，我也照付就是。」

譚長風道：「東主，你究竟肯出多少銀子，那位仙女廟的主持是否會答應，這都是我們沒有辦法控制的事，所以，必須過了今夜，才能作決定的原因。」

徐百萬道：「長風，你這麼一說，我還眞的有些爲難了，你說說看，如何來應付那位仙女廟的主持。」

譚長風道：「自然是找一個人，假裝公子，而且，要先把他弄暈過去。」

徐百萬點點頭，道：「要找一個很像的人，如若這眞的是一個計劃完美的陰謀，他們必然記得小兒的形貌。」

譚長風點點頭，道：「看來，東主已經逐漸的了解江湖人物。」

× × ×

夜幕低垂，已是掌燈時分。

仙女廟的主持青蓮子，已如約到了徐府。

迎接青蓮子進入後堂的是徐夫人。

徐公子面色蒼白，仰臥在一張木榻上，紗帳低垂。

青蓮子分開紗帳，查看了一下徐公子的傷勢，回顧了徐夫人一眼道：「夫人，能夠作得主麼？」

徐夫人心中也早已有了底子，點點頭，道：「走！咱們到廳中談談。」

徐府廣深，房舍百間，一連五進的大宅院。

這是第四進院子的客廳，也是徐夫人住的院落。

廳中除了兩盞垂蘇宮燈之外，又點了四支兒臂粗細的巨燭。

照的一室如晝。

兩個女婢獻上茶後，退到一側

青蓮子喝了一口茶後，緩緩說道：「夫人，令郎的病，可以醫。」

徐夫人道：「主持慈悲，那就請大施妙手，挽他一刼。」

青蓮子道：「夫人，請恕我多問，這徐府中事務，一向是由那一位作主。」

徐夫人道：「大事情自然要拙夫作主，小的事情，我就可以作主。」

青蓮子道：「我想，醫好令郎的怪症，應該是一件大事，不知可否把男主人也請出來，大家商量一下。」

徐夫人道：「好，主持既如此說，我這要人請他。」

片刻後，徐百萬進入後廳，隨行一個老僕，手中捧着一個小木箱子，緊站在徐百萬的身後，就因爲手中多了一個小木箱，消除了青蓮子不少的疑心。

不容徐百萬開口，青蓮子已搶先說道：「徐東主，尊夫人說，徐府中事，一向都由你作主，所以，我想和你談談。」

徐百萬道：「主持請說。」

青蓮子道：「令郎的邪病，雖然能救，不過，最好是不救算了。」

徐百萬道：「哦，爲什麼呢？」

青蓮子道：「那可能要化很多錢。」

徐百萬道：「在下只此一子，主持如若能救，那就想法子挽他一刼，至於銀子麼？我想我可以化一些。」

有過了一次很慘痛的經驗，徐百萬已不再任意誇口。

青蓮子雙目盯注在徐百萬的臉上瞧着，久久不發一言。

只因，徐百萬這樣的反應，和她的想像，有着很大的不同。

徐百萬感覺到那目光像刀一樣，看得內心中好不舒服。

青蓮子終於開口了，道：「徐東主，逐邪退魔是件大事，價錢很貴。」

徐百萬付了十二萬銀子，餘痛猶存，實在不願再被敲出一筆，何況，躺在病床上的，又不是眞的徐寶玉。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說說看吧，太多了，我也許負担不起。」

青蓮子緩緩的站了起來，道：「既然是徐東翁怕化銀子，我看，咱們也不用談下去了。」

站在徐百萬身後的老僕人，突然急急說道：「老爺，公子的病，是非醫不可，化點銀子，又算得什麼呢？」

徐百萬道：「一人不知一人苦，你能會瞭解什麼呢？」

目光一掠青蓮子接道：「主持請開個價錢過來，我如能負担得起，我就答應，如是負担不了……」

青蓮子冷冷接道：「那就眼看着徐公子病入膏肓而死了。」

徐百萬道：「這個麼？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青蓮子道：「徐東翁有此想法，老實說，這個價錢都不必開了。」

徐百萬道：「不，不不，如是在能湊得出來，還是救小兒的性命要緊。」

青蓮子道：「好！我姑妄言之，你也姑妄聽之，我要二十萬銀子才够……」

徐百萬差一點暈了過去，道：「妳！妳說多少？」

青蓮子道：「二十萬兩，少一兩也不用多費唇舌。」

徐百萬道：「我付不出，那就讓他死了算啦。」

青蓮子道：「其實，你財資千萬，化二十萬銀子，算得什麼呢？」

徐百萬雙目盯注在青蓮子的臉上，瞧了一陣，道：「我擁資千萬，你是聽誰說的。」

青蓮子笑一笑，道：「千金散盡還復來，我不過是勸你徐員外幾句罷了，至於你要不要醫令郎的病，那是你的事了。」

徐百萬說道：「我出一萬兩銀子，如何？」

青蓮子站起身子，笑一笑，道：「我說過，少一兩銀子也不談，你多珍重，我去了。」

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徐百萬看着青蓮子的背影，並未勸阻，直待青蓮子走得消失不見，才呸了一聲，道：「二十萬兩銀子，難道你不想想看，那是多大的數字，堆在地上，像座小山似是。」

緊隨在身後的老僕低聲道：「東主，她耳目聰靈，你說得如此大聲，他可能會聽到。」

徐百萬道：「聽到了有什麼關係，我就是要她聽到，我徐正庭有點錢，但我這些銀子都是正正經經賺來的，爲什麼要送給別人……」

那身後老僕低聲道：「東主，青蓮子主持已去，東主不用再生氣了。」

徐百萬突然笑一笑，道：「其實，這位仙女廟的主持，也很容易對付，並不是你想的那樣麻煩。」

那老僕輕輕歎息一聲，道：「東主，長風的看法不同……」

徐百萬道：「哦！你有什麼看法？」

譚長風道：「長風覺得，青蓮子已含怒而去，這三五日內，必有報復手段。」

徐百萬道：「我怎麼覺不出來呢？」

譚長風道：「她說的很含蓄，點到爲止。」

徐百萬道：「長風，你看，他會用什麼法子報復我們麼？」

譚長風道：「這個，長風就不太清楚了。」

徐百萬想一想自己有許多的銀子，實在不願遇上什麼意外，不禁心中慌了起來，急急說道：「長風，咱們要防備一下，剛才，我看到了那位青蓮子的眼神，烱烱生光，只怕眞的被你說對了，她也不是什麼好人。」

譚長風道：「長風盡力而爲，不過，善者不來，來者不善，長風拚着一條命，也就是了。」

徐百萬道：「長風，你這不是駭唬我麼？」

譚長風搖搖頭，道：「長風不敢，我只是實話實說。」

徐百萬道：「長風，看來你好像很害怕。」

譚長風道：「長風的生死，不足掛齒，我在替東主担心。」

徐百萬怔了一怔，道：「替我担心，難道他們眞的敢對我不利？」

譚長風歎息一聲道：「東主，我們不是來自一個環境，所以，對事情的看法，也不盡相同，長風既然食了東主的薪俸，唯有盡一己之力，爲東主效命，一旦有了什麼變化，長風必會以死拒敵，只要長風有三寸氣在，絕對不讓他們傷到東主。」

望望廳外的夜色，緩緩說道：「今夜，他們是絕對不會來了，東主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長風去佈置一下。」

舉步向外行去。

徐百萬道：「長風，等一等……」

譚長風停下了腳步，一躬身，道：「東主，還有什麼吩咐？」

徐百萬道：「長風，事情眞如你說的那樣嚴重麼？」

譚長風道：「東主，長風無法給你說明白，不過長風已經感覺情勢不對，一種奇怪的肅煞之氣，已經到了徐府之中。」

徐百萬打了一個冷顫，道：「長風，他們會用些什麼手段？」

譚長風搖搖頭，道：「東主，長風不知道他們用些什麼手段，不過，我知道，他們的手段，一定十分殘忍。」

徐百萬道：「長風，你的意思，應該如何呢？」

譚長風道：「在下的意思，東主未必能够接受，所以，不說也吧。」

徐百萬道：「長風，不要急燥，坐下來，咱們好好的商量一下。」

譚長風道：「東主，長風的意思，是請李三奇和羅剛帮忙，他們才是眞才實學的人，他們捲入了這個漩渦之後，也許能把這件事引入江湖上去。」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俠侶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百里形邀請了一班年青一代的奇俠相叙，被邀的有盧嫗、曲星、萬蛟、柳拂柳、鐵蝶、冷古、駱江元等，不料屆時衆人都依約赴會，正要開筵宴飮時，百里形的師弟卓特巴不速而至，並堅請百里形外出同去辦理一件要事。百里形以私務羈身，要即離去，不能陪侍各位貴賓，只好婉言謝過，並堅請各人留宿兩三天，待他回來暢叙。當百里形與卓特巴離去之後，各人對百里形頓起疑竇，於是，議論紛紛。駱江元爲一探究竟，便趁夜往一竹樓窺探，發覺樓內傳出笑聲……

客邸獲芳箋　夢寐思伊人

江元一驚，心道：糟了！

原來室內說話的人，並非百里形，而是冷古，江元因與冷古不投機，當下作勢便欲離去。

可是在江元尚未起身時，只見一條黑影，宛如一片飛絮般，由窗口飛出，輕飄飄的落在了江元身側。

這人功夫極高，腳下沒有帶出絲毫聲息。

江元不禁驚得退後一大步，打量之下，那人正是冷古。

他含笑相對，背手笑道：「原來是你！我還當是來了夜行人呢！」

江元臉上微微發熱，强笑一聲道：「剛才好像有人在此，追了半天却追丟了！不料却驚動了你！」

冷古聞言輕笑聲接道：「居然能逃過你的追踪，這人的輕功眞是天下少有了！」

江元面上一紅，冷笑道：「這人功夫不但在我之上，恐怕你也不行吧！」

冷古聞言哈哈大笑，却又轉了口氣道：「我一人正在發悶，你可有興入房一談麼？」

江元與冷古雖不投機，可是對他却很好奇，因爲他們都是怪人，也都想了解對方。

江元聞言略思索着，點頭道：「好的！我睡了一下午，聊聊也是好的！」

江元說到這裏，抬目向遠處望了一下，低聲自語道：「便宜了那厮！」

冷古聞言噗嗤一笑，但他却接着說道：「那人已去遠了，不必管他。」

他們明明都知道沒有其人，但却作得煞有介事。

冷古向遠處望了一陣，笑道：「我們一同由走道進房吧！」

江元點了點頭，說道：「好的！」

當下二人走到房後，越上了欄杆，由甬道向內走去。

他們都提足了氣，行動之間沒有一絲聲音。

二人先後入了房，江元見冷古所居，與自己居處一漠一樣，心中好不奇怪，忖道：百里形築這麼多竹樓做什麼？

他們先後落了坐，冷古斟上兩杯熱茶，遞予江元一杯，說道：「喝口熱茶！」

江元接過了杯子，吃了一口，說道：「謝謝！」

二人對坐，似乎沒有話說。

江元雙眼不時望着窗外，有時又望望抬頭。

冷古輕聲說道：「不必看了，那人不會再來了！」

冷古話才說完，江元不禁怒目相視，可是他們二人對視一陣之後，都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笑聲過了之後，又是一陣沉默，冷古問道：「你半夜巡視，莫非發現什麼不對嗎？」

江元知道冷古聰明絕頂，必有所察，當下反問道：「你半夜不睡，莫非也是發現了什麼不對？」

冷古笑着點頭，道：「不錯，我在這裏等人呢！」

江元不禁興趣大增，緊問道：「你等誰？」

冷古含笑不答，江元略一思索，立時明白過來，微笑道：「你是等百里形？」

冷古微微點頭，反問道：「你怎麼知道？」

江元又喝了一口茶，回答道：「百里形根本未曾離開此地！」

冷古聞言雙目發出了驚奇之色，片刻才道：「想不到你也看出來了！」

江元心中不禁暗暗欣佩，心中忖道：這冷古果然非比尋常，他竟看出百里形未離去，我若不是白天看見他，也絕不會想到的！

江元心中如此想，嘴上却道：「我只不過隨便猜想罷了！」

江元才說到這裏，突見冷古與自己作手勢，連忙回過身子由窗口望去，只見老遠有一個黑影子，在樹叢間移動着。

江元不禁一驚，問道：「莫非是百里形？」

冷古點點頭，說道：「恐怕是他……你先隱起來吧，待我裝睡，看他弄些什麼鬼？」

江元連忙答應一聲，將身隱在書櫥之後。

冷古又向窗口望了一下，翻身睡在床上，發出了極大的鼾聲。

江元心中暗笑，忖道：這小子裝的倒怪像！

隔了很久的時間，未見一點聲息，江元不禁有些沉不住處，再聽冷古之鼾聲，也不如先前之大了。

江元由櫥後伸出了頭，輕聲道：「怎麼還不來？」

江元話未說完，冷古已經輕叱道：「噓——不要說話，快躲回去！」

江元無奈把頭收了回去，心中却有些生氣，忖道：這冷古年紀輕輕，却是老氣橫秋的！

江元正在想着，突聽竹樓左端，發出了「吱呀」一聲，聲音雖不大，可是在他們聽來，已很清楚了。

江元心中忖道：這百里形輕功也不算得怎樣好，可是他在江湖上，不過是虛有其名了！

不大的工夫，二人聽那腳步聲，越來越近，並且還聽得房頂上有人輕聲的談着話。

冷古睡在床上，鼾聲大作，可是他心中却是很氣，忖道：在我們門前，居然不在乎，你把我冷古看得太不中用了！

一念方畢，聽一陣衣袂之聲，已然有人縱落在房中，又發出「吱呀——」的一聲。

冷古却拚命的鼾了一聲，那人不禁被嚇得退後一步。

江元在暗處竊笑，忖道：這冷古看樣子是要戲弄他吧！

江元想着由隙處向外望時，不禁使他大吃一驚。

原來站在燈下的，並不是百里形，却是一個全身勁裝的黑衣少女。

她生得柳眉黛目，清麗已極，可是眉目之間，却鎖着一片幽怨及殺氣。

接着一閃之下，又是一條身影由窗口閃入，這一個是十五六歲的少年，生得眉目清秀，看來與那少女是姐弟的關係吧！

那少女回頭向少年輕輕的搖搖手，意似要他小心。

那少年一臉稚氣，分明還是個小孩子，他臉上沒有一絲畏懼，睜着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四下亂看。

他用手指着床上打鼾的冷古，低聲向少女問：「是不是他？」

他的聲音粗啞，嚇得少女花容失色，慌忙用手掩着他的嘴，搖了搖頭。

那少年却睜大着一雙眼睛，好似不服氣一樣的。這時，黑衣少女向床上望了一眼，仍然見冷古熟睡未醒，好似放了不少心。她與那少年使了一下眼色，竟各自由身後抽出了一把青光閃閃的寶劍。

江元看在眼裏，心中不由得暗笑，忖道：這二人分明是初入江湖，像這樣行刺，眞是前所未見！

這時只見到姐弟二人，各人目含痛淚，咬牙切痛，各執寶劍，拚命的向熟睡的冷古刺去。

這時只聽到一聲長笑，冷古凌空拔起數尺，身在空中略一打轉，他們二人俱被點了軟穴，坐在地上。

那少女雙目流淚，咬牙道：「百里形，你殺了我們好了！」

這時江元走了出來，冷古順手把窗戶關上，他也被這兩個刺客弄得莫明其妙。

江元見狀向冷古道：「你把他們穴道解開吧！」

冷古搖頭道：「他們現在悲憤之際，解開穴道又要找我拚命，我點的穴不會傷人，不妨事的！」

冷古說着坐在椅子上，皺着眉道：「你們可是來刺百里形的？」

那少女杏目圓睜，滿面憤容，喝道：

「小賊！落在你手，任你發落，不必多問了！」

那孩子却大叫道：「百里彤，我就是來殺你的，怎麼樣？」

冷古聞言長眉一揚，又問道：「你們認識百里彤麼？」

那孩子一撇嘴，說道：「你就是百里彤！」

冷古見狀忍不住笑了起來，那孩子怒罵道：「你還笑？不要臉，吃了笑婆婆的尿！」

江元見他還是個孩子，忍不住大笑起來。

冷古被那孩子罵得氣笑不得，沉聲道：「你們連仇人都不認識，居然就要來報仇，眞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那孩子紅着臉罵道：「有什麼滑稽？你還不是不認識我！」

那少女似乎覺得事情有些不對，低聲對少年道：「小弟！不要多說話！」

說着她仰起了頭，對冷古道：「那麼你是什麼人？」

冷古微微一笑，道：「妳不必問我，反正我不是百里彤，與他也絲毫沒有關係的！」

說着他左臂輕招，已解開了二人的穴道。那少女似乎對冷古的身手大爲吃驚，他萬料不到冷古比她大不了多少，却有如此卓越的一身功夫。

冷古指着兩張竹椅道：「你們兩位請坐，我們談談一下。」

他們姐弟兩個，遲疑的坐了下來。

那孩子驚異的向冷古及江元望了一眼，問道：「你的功夫怎麼這麼高？誰敎的呀？」

冷古不答他的話，笑道：「那百里彤功夫不在我之下，你們就這樣來報仇？」

冷古一言說得他姐弟二人傷心不已，各自低頭流下眼淚了。

江元見狀忖道：看樣子這姐弟二人與百里彤似乎有着血海深仇一般……

江元想着，不禁說道：「你們不要難過，有事可以告訴我們，說不定可以帮你們個小忙！」

那少女仍是搖頭不答，只是流淚，那孩子拉着姐姐的衣袖，悲聲道：「姐姐，不要哭……我們走吧！再去練功夫！」

冷古及江元雖然冷漠，却是俠義心腸，生就一副嫉惡如仇的性格。

這時見姐弟此二人如此情況，心中不忍。

冷古搓了搓手，說道：「你們不要難過……。」

江元接着說道：「你們叫什麼？請告訴我，或許以後可以帮你們一些忙。」

那少女黯然的搖搖頭，說道：「既然你們不是百里彤，冒犯之處請多原諒，我們要走了！」

江元聞言正色道：「姑娘，我們與百里彤不過一面之交，請你不必多疑，如有什麼效勞之處，尙請明白說出！」

江元說着，報出了自己和冷古的名字來。那少女似乎吃了一驚，睁大着一雙妙目，不住的打量二人。

她對於江、冷二人早已聞了其名，却料不到會在一起遇見。

那孩子睁着一雙充滿驚異的眼睛，看了二人一陣之後，叫道：「啊！原來你們也是小孩子……」

他話未說完，那少女已微嗔道：「小弟！不要胡說！」

她說着抬目對二人道：「我們是姐弟二人，我叫江文心，他叫江小虎，來此是爲了尋仇的！……別的無可奉告了！」

冷古及江元見她滿臉含愁，神情之間甚爲悽楚，知道必有難言之痛，當下，也不好再追問了。

冷古微嘆一聲，說道：「既然姑娘有難言之痛，我們也不再問……不過百里彤功夫高妳數倍，下次千萬不可輕率從事，以免徒傷性命。……我看這位小弟骨骼奇佳，將來定可練上一身超絕的武功，像目前這種冒險，實在不值得了！」

冷古的話，說得二人又是感激又是慚愧，低下頭來，一言不發。

江元也關切的問道：「你們出去可有把握？要不要我們送上一程？」

江文心搖頭，低聲說道：「不必了！謝謝二位的好意，他日有緣再見！」

她說着站了起來，對小虎道：「小弟，我們走吧！」

小虎聞言答應一聲，遲疑着站了起來，他對冷古及江元竟有些不捨，因爲他知道二人都是一身奇技，恨不得多與二人盤旋多時。

冷古看出了他的心意，含笑道：「我與江元兄都是生就怪性，不喜與任何人來往，不過今天與二位倒非常投緣，以後若有事，可到『大悲寺』傳一口信，我隨時可到。」

小虎聞言，閃着一雙明亮的眼睛，問道：「你住在和尙廟裏麼？」

這話問得二人都笑了起來，就連一旁正在憂心重重的江文心，也氣笑不得，說道：「小弟！你這麼大了，怎麼還像孩子？人家怎會住在廟裏！」

冷古也笑着說道：「我不住在廟裏，不過常到廟裏玩就是了！」

這時江元也走過來，說道：「我就住在蓬萊山上，天大的事都可找我！」

文心對二人之熱誠無限感激，她眼睛一紅，含着淚說道：「多謝二位，以後若有借刀之處，自當造訪……小弟，我們走吧！」

她說着向二人姍姍一禮，二人連忙躲開。

文心拉着小虎的手，點脚之下，同時由窗口推窗躍出。

他們雖然帶出了一些聲氣，可是這種輕功已是很少有的了！

江元及冷古同時站在窗前，只見她姐弟二人，已由一條小徑向黑暗處躍去。

那小虎還不時向二人招着手。

二人見他們來去自如，好似對這裏地勢非常熟悉，心中好不奇怪。

冷古回身坐下，說道：「我只當百里彤要來，却發生了這等怪事！」

江元接着說道：「看這姐弟二人衣着

談吐，分明是富貴人家的子女，不知那裏來的一身功夫，又怎會和百里彤有着血海深仇？」

冷古點點頭，說道：「是的！這百里彤越發叫人想不透了！」

江元思索一下道：「我想只要查明了這姐弟二人的身世，百里彤的身世也就可以知道了！」

冷古打了一個呵欠道：「可不是！不過我可沒工夫去查，要查你去查好了！」

江元見他老毛病又發，心中不悅，冷冷道：「我看你不會就此罷手的！」

他們二人之間，立時又充塞了一些火藥氣味了。

冷古避開不答，說道：「我要睡覺，你是在我這裏睡還是回去？」

江元聞言心中好不生氣，忖道：這小子說話眞是無禮極了！

江元想着，冷冷說道：「我自然回去睡，莫非你還待客麼？」

江元此言暗中已在罵冷古，冷古却哈哈笑了兩聲，一語不發。

江元走到窗口，回頭道：「打擾！」

他一語甫畢，肩頭微幌，已越窗而出了。

冷古俯到窗前，扶欄而望之，已然失去了江元的踪跡。

冷古咬了咬嘴唇，自語道：小子！你不要賣狂，早晚我要會會你！

他們二人由於天性特異，不但沒有惺惺相惜之感，相反的莫明其妙地互相仇視着。

江元很快的回到自己那座竹樓，入房之後，把窗戶大開，秋風陣陣吹入，寒涼無比。

他倒臥在床上，心中思索着剛才發生的事。

由這姐弟身上推測下來，可以測得知百里彤的來頭一定不小，由於他富貴的氣派看來，或許還是官宦之家的後人吧！

七八年來，江元也隨花蝶夢走遍了大江南北，雖知道有不少達官顯要，家中養些護院拳師，但却是無名之輩，要說到他們自己習武的，那更是絕無僅有了！

這百里彤就像一個謎一樣，令到江元百思莫解。

江元思索了一陣，毫無頭緒，當下也懶得再想，忖道：只要他不是爲惡之人，那我又何必管它呢！

江元想着起身掩窗，便要睡去。

可是當他走到窗口時，眼角觸到樓下不遠處，有黑影一掠，身形快得出奇，隱在一株大樹之後，看樣子似乎是在觀望什麼。

江元心中詫異，忖道：這裏眞是臥虎藏龍的地方啊！

年青人多半好事，江元發現了夜行人，他怎能捺得下心？

他返身把燈光撥成豆大，由正門繞到樓後，見那夜行人仍伏在樹後，一些沒有移動。

江元知道必定另有他人出現，當下看準了地勢，足尖輕輕一點，身如巨蝶，輕飄飄的落了下去。

由於江元輕功高超，起落之間，沒有一絲聲音，所以未驚動那人。

江元距離那人，約有七八丈的光景，也隱身在假山石後。

江元才把身形隱好，便見前面甬道上，有兩個老者一路交談而來。

另有一個小童，在前面打着一盞頗爲明亮的燈籠，照視之下，看得甚爲清楚。

等他們走近些，江元才看得見這兩個人，原來却是三十左右的壯年人。

那靠前面的人，身材甚是瘦弱，看來似有病容，生得眉清目秀，可是却是滿頭的白髮，遠遠看去如一老人。

另一個人身材不高，但却非常健壯，圓臉大目，皮膚黝黑，頷下留着很長的鬍子。

他們二人邊談邊走，江元聽得那長髯客道：「小魯，這兩天小彤忙些什麼？」

那叫小魯的，聞言笑了一下，說道：「他在這宴請了一些朋友哩！」

說着二人向左折去，等他們走出約有七八丈時，那隱在樹後之人，已自樹後移出。

江元借着月光略一打量，不禁吃了一驚，忖道：怎會是他？

原來這人正是去而復返的曲星！

他睁大着一雙精光四射的俊目，向前面不住的凝望。

這一來江元不禁興趣大增，決心要隨他看個究竟。

曲星略爲猶豫，輕身的跟了上去。

江元也由石後移身，輕輕的綴着了曲星。

秋夜很靜，江元還依稀聽見他們的談話聲，似乎在爭執着一件事情。

百里彤這間莊子，確實是夠大的，江元沿途記着路，怕等下找不回來。

不大的工夫，小童已把二人領到一旁雅房之前，恭身道：「二位爺，今天就歇在這吧！」

那白髮人點點頭，笑道：「很好！辛苦你了！」

那兩人好似是這裏的熟客，他們推開房門入內，室內立時燃了一盞油燈，把他們頎長的影子，印在了窗紙的上面。

室內傳出了低微的談話聲。

曲星好似迫不及待，他竟一振雙臂，拔上了七八丈，輕輕的落在了房頂上，眞比四兩棉花還輕。

江元見他如此大胆，不禁暗自佩服。

曲星雖在屋面上，可是看樣子如臨大敵，他脚下一步也不移動，彎下了腰，似乎是在靜聽動靜。

這時室內傳出了一陣大笑，那長髯客笑道：「哈……這麼說來我又上你的當了？哈……」

隨聽那叫小魯的笑道：「反正這件事你是躲不過，何不放得漂亮些？……喂！大祥，你說這兒還敢有賊麼？」

那叫大祥的說道：「那可說不定，我上回就丢了一件褂子！」

小魯緊接着道：「那我們還是抓賊好了！」

江元聽得他如此說，便覺得有些不妙

了。

那曲星也聽得出話頭不太對勁，移動了一下身子，似要離去。

可是就在這時，突聽窗內一聲長笑，房門開處，兩條身影，鬼魅似的，撲了出來。

曲星似乎大吃一驚，拔脚便逃。

那長髯客一聲長笑道：「小子！你們也太狂了！」

他容曲星已逃出了十餘丈，這才慢條斯理的對小魯道：「我去收拾他，你也別閑着呀！」

小魯笑笑道：「你去你的吧！我還能偷懶麼？」

這時曲星早已不知去向，大祥笑着點了點頭，他雙掌一搓，人如急箭般，斜着射出十餘丈。

江元身在暗處，見他如此身手，不禁大吃一驚，忖道：這人功夫太高，簡直與師父是一輩的人物！

江元才想到這裏，便見小魯回過了身，面上帶着笑容，自語道：還好！只來了兩個賊，要是再多一個，我們就分不開身捉了！

江元聞言，心道不妙，忖道：莫非他已發現我了？我根本連動都沒動呀！

這時江元雙目緊緊的盯着小魯，並且注意到打量四週的地勢。

可是小魯却像沒事人一樣，倒揹着手，在院中散步，不時的對着明月，吟些詩句。

江元心中疑惑不定，却不知他是否眞的發現了自己，又不敢移動。

他倒不是怕事，而是在人家作客，如被誤會爲江湖屑小之流，豈不難堪？

小魯吟了半天詩句，嘆了一口氣，自語道：「月景雖好，可惜沒有人陪我，一個人唸些詩句，也是無味！」

江元聞言，心道：「這老傢伙準是發現我了！」

當下心中尋思對策，又聽小魯說道：「我眞俗人，古來賞月吟詩，非要一人才能有佳句，我自嘮叨無妨，不要擾了別人雅興。」

江元知道自己躲也躲不過，不如乾脆出來。

江元想着，由暗處走了出來，含笑道：「老先生雅興不淺，對月吟詩，眞是快事！」

小魯哈哈大笑，回頭望了江元兩眼道：「孩子！你怎知我老？」

江元笑笑道：「你滿頭白髮，何謂不老？」

小魯又是大笑幾聲，點頭道：「你的脾氣倒與我徒弟差不多，我很喜歡……！來！我們進去談談！」

江元搖頭道：「天晚了，晚輩要回去了！」

他一言甫畢，小魯突然目射異光道：「你就此回去豈不是徒勞往返麼？」

江元聞言心中雖氣，却無話可說，因爲他自己却說不出道理爲何來此，當下思索一會兒，忖道：既然被他發現，乾脆隨他進去，也可看看他是何人物？

江元想到這裏，點點頭道：「如果不妨碍前輩清靜的話，晚輩倒是想得些教誨呢。」

小魯靜靜的聽完他的話，皺眉道：「江湖上却說你生就怪性，我看你嘮嘮叨叨，與一般的江湖人並無多大不同啊！」

他說着逕先入房。

江元跟在後面，心中越感奇怪，忖道：聽他的口氣，好像對我非常熟悉，可是我怎麼一點也不認識他？

江元心中詫異着，已隨着他進入房內了。

小魯指着一張木椅道：「坐——我倒多年不曾與你們年青人聊天了！」

他話說到這裏，便見大祥含笑而入，在他右腋下挾着一人，正是曲星，看樣子被點了軟穴。

曲星見江元也在坐，不禁把一張俊臉羞得通紅。

江元見狀，不禁暗暗吃驚，忖道：曲星也是江湖上頭一號的人物，竟被他手到擒來，可見這人的來頭可不小啊！

這時小魯已然哈哈大笑道：「大祥，你看我請客人多客氣，那像你這麼抓賊似的，往後讓杜呆子知道，不找你算賬才怪呢！」

大祥微微一笑，把曲星放在木椅上，說道：「杜呆子是文雅書生，他可沒空找我窮纏！」

江元知道他們所說的杜呆子，就是曲星的師傅痴書生杜雲海，當下忖道：如此看來，這兩人定是老一輩的人了！

這時大祥伸手向曲星背上拍了一掌，曲星「啊唷！」一聲，這才恢復過來。

這兩怪人，並排坐在床上，面對着江元及曲星，那大祥像審賊似的說道：「你叫曲星，你叫駱江元，對吧？」

曲星與江元聞言點了點頭，却有些奇怪。

大祥又接着道：「你們可知道我們二人是何人？」

江元搖搖頭，心中想着：「曲星跟踪他們，定然知道他們的身份。」

不料曲星也搖搖頭道：「不知道！」

大祥聞言濃眉一揚，喝道：「眞是荒唐！你們連我們是什麼人都不知道，那麼你們在此偷聽些什麼？」

這句話問得二人啞口無言，江元更是莫明其妙，他自己也不知爲何在此偷看。

那叫小魯的見狀笑道：「浦老二，你這話問得就外行了，我們在年青之時，還不是老辦些莫明其妙的事情麼？」

江元及曲星聽他稱「浦老二」，心中同時一驚，忖道：三十年前有個震驚江湖的奇人，名叫浦大鵬，與他的名字相差一字，莫非這浦大祥是他的弟弟？

浦大祥點了點頭，說道：「你的話不錯，由此看來，他們與『老將軍』的事無關啊！」

小魯點頭道：「誰說不是！」

他說着轉對二人道：「你們不必驚訝不安，說起來我們與你們師父也是老友，杜呆子與我們視同兄弟，就是花婆，雖然比我們年長二十年，也是道義之交哩！」

二人聞言越發驚懼，江元忖道：師父已九十餘歲，難道他們已七十多了！

可是在他們臉上再三查看，亦不過三十出頭模樣。

曲星忍不住問道：「請問兩位前輩的大名，晚輩也好稱呼！」

浦大祥聞言笑着望了小魯一眼，說道：「別看我們三十模樣，實際上，都已老了……」

他說到這裏，用手指着小魯道：「他就是蕭魯西，你們定有所聞吧！」

二人聞言不禁大吃一驚。

原來蕭魯西是近五十年來江湖中唯一的怪傑，他武功奇高，並與花蝶夢有着同門之誼，算起來他是花蝶夢的小師弟。

可是他的武功，却不在花蝶夢之下，江元記得花蝶夢以前常向自己說：「江湖中敵過爲師的，不過三兩人，你小師叔蕭魯西便是其中之一個。」

可是，這多年來，江元從未見過蕭魯西。

蕭魯西有個徒弟，名叫桑乾，在十年前爲了十二江湖高手圍攻致死，蕭魯西在三天之內，將那十二高手盡殺之，自後便無音訊，不料今日能得遇。

浦大祥說過之後，停了一下接着道：「我叫浦大祥，這名字你們不會知道，可是我十年前舊名浦大鵬，你們總不會陌生了？」

二人這才知道這人果是浦大鵬，不知何故改成浦大祥的名字。

當下曲星和江元連忙站起，各施了一禮。

江元雖然狂妄，可是卑尊之禮分得極清，再說兩位前輩都是敬佩已久的人，所以也顯得很恭敬。

蕭魯西用手摸着唇上的短鬚，笑道：「我自從徒兒夭折之後，已經十年不出江湖，所以也沒去看望花婆，她還好吧？」

江元聞言一陣心酸，幾乎流下淚來，可是他不想把師父的死訊，在這種情形下宣佈出來。

於是江元強忍着悲痛，含笑道：「謝謝師叔……師父很好！」

魯西點點頭，又道：「我久聽花婆有一高徒，今天看你，果然已得她的眞傳，眞是令人快慰。」

三人却知道蕭魯西又想起了自己的高徒，在那裏一直感喟着。

浦大祥笑道：「我這個人最討厭收徒弟，一個人多自在！」

蕭魯西苦笑道：「那麼你的浦門一派的絕技就要失傳了。」

浦大祥一笑道：「却也未必。」

蕭魯西又轉對二人道：「你們在百里形作客，必然是對他懷疑，才黑夜跟踪我們是麼？」

曲星及江元點了點頭。

蕭魯西接答道：「這百里形的身世不簡單，我們已經查訪了好幾個月，結果却牽涉到一件很大的事情……。我們在此作客，也是爲的要化解這件事，再說……我重入江湖，也想再物色一個傳人。」

蕭魯西說到這裏，曲星及江元同時想到：莫非他想收百里形爲徒？

江元想着便問道：「師叔之意，莫非是想要收百里形入門麼？」

蕭魯西吃吃一笑道：「江元，你太聰明了，不過這却要看緣份。」

浦大祥看了看天色，說道：「好了，你們二人，可以回去了，今晚之事，不必向別人說知，你們可以等百里形回來再談談……。」

「我們明午就走，現在趁天亮前還要辦些事，你們回去吧？」

江元及曲星站了起來，辭別了二老而去。

他們二人在黑夜中，慢慢的踱步回去了。

夜靜如此，他們也沒有一絲脚步聲，就像是兩個鬼魅似的。

沉默了一陣，江元問道：「曲兄，你不是有事回去了麼？」

曲星面上一陣紅，好在黑夜之中，不至被人看出。

他乾咳了一聲道：「唉，這……中途遇見一件怪事，所以折了回來？」

江元知道他是遁詞，心想：你必定是有所爲而回來的……

可是，江元又無法追問，只得納悶於心。

又是沉默了一陣，曲星問道：「你住在那裏？」

江元用手向前遙指一下，說道：「前面那座小樓？」

曲星思索了一下道：「啊，我明白了，原來你剛才在樓上看見了我，才跟了下來是不是？」

江元笑了笑，說道：「是的，我也是一時好奇，別無他意！」

曲星連忙接口道：「沒什麼……我也是好奇？」

江元暗自冷笑，忖道：哼，你也好奇，我看你分明是有所爲而來。

江元想着，嘴上却問道：「你今天住在那裏？」

曲星唔了一聲，說道：「我……我沒地方住？」

江元聞言甚是好笑，說道：「誰叫你要走？人家留你不住，你半夜又跑回來了，弄得沒地方住！」

曲星也是個孩子，不禁生氣道：「沒地方住有何了不起？大不了今天不睡覺就是了！」

江元強忍住笑，說道：「很勇敢！」

曲星氣得一言不發，江元見他孩子氣如此大，心中好笑，忖道：這時他的表情一定很滑稽！

他們又沉默了一陣，可是脚下却是快了，這時已可以看到江元所居的那座竹樓了。

江元一笑道：「曲兄，你今天就住在我那裏好了！」

曲星還在爲剛才的話生氣，聞言哼了一聲道：「不用了，謝謝你……天都快亮了！」

江元笑望向曲星拱了拱手，說道：「那麼小弟先走了啊……欠……」

中華伟人画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漢武帝（西漢景帝元年－武帝後元二年，西元前一五六－八七）

漢武帝，姓劉名徹，西漢第五位君主，在位五十四年。雄才大略，創制良多：建年號、用新曆、重儒術、舉賢良、設太學、興禮樂、理財經，皆垂制久遠。又獎拔勇智，人才蔚起。拓殖之功，尤為前所未有，如征匈奴，通西域，平南越，定朝鮮，開發夜郎滇池，經營閩越東甌，版圖大廓，雄風遠被，漢之聲威，西達地中海東岸，東極大洋，北包蒙古，南逾紅河，文化廣被，經濟暢流，萬方來同。此後漢為中國之代稱，而中國為亞洲之宗主，實儀於此。

姚秀彥敬撰　吳萬谷拜書

他說着打了一個大呵欠，好似疲乏已極。

曲星被他氣得無明火起，冷笑道：「你快去睡吧，討厭……」

江元呵呵笑着，如飛而去，氣得曲星不住的咬牙，但誰又知道，他們日後會成了生死之交呢？」江元如飛的回到竹樓，他確實有些疲倦了。

可是，當他推門入房時，另一樁怪事又發生了！

原來在他的案頭，壓着一紙條。

江元匆匆取過，只見上面寫着：

「夜寒月明，風來樹驚，令我有寂寞之感。入夢不得，獨坐無聊，尋你來談天，不料你夜半更深，還出去了！

我想你一定是一個人看月亮去了，不勝羡慕！」

這條紙條寫得是一筆娟秀的小楷，既無稱呼，又未落欵，但由字跡上看去，似乎是出自女孩手筆。

江元不禁大爲納悶了，忖道：這會是誰呢？我所認識的女孩，只有吉文瑤，鐵蝶和盧嫗三人，吉文瑤並不在這裏。盧嫗長得這麼醜怪，絕不會寫出這筆字，那麼是鐵蝶了？

提到鐵蝶，他腦中立時浮出了一個嬌美的影子，她是那麼的和易可親，永遠對任何一個人表示關切。

她的美，不是在於她的外貌，而是在於善良的心，和甜蜜的笑容。

江元從沒有把她留在記憶裏，可是此刻夜靜燈昏，對箋思人，不禁感覺到她有很多可愛的地方。

江元已十八歲，十八年來，他一直追隨着那個古怪的老婆婆，不要說是女孩子，就是同年紀的男孩子，也很少交往。

花蝶夢的死，似乎給他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因爲他再不能鎮日的守着她，而必須去接觸到一些他應該接觸的人。

他生平的第一封信，來自一個女孩子，使他產生了很好的感覺。

那像是他在睡覺，一聲輕微的呼喚，雖然把他喚醒過來，但他並不空虛，因爲有一個眞實的東西，在陪伴着他！

江元默默的對着那張紙條發呆，雖然他並未決定，這張紙條出自何人之手，但他的腦海中，已遍佈了鐵蝶的影子。

這是很奇妙的，江元從未曾把鐵蝶留在自己的記憶裏，可是當他一想之餘，竟擱她不下了。

他掩好了窗，和衣躺在床上，把那張紙條叠好，小心的收好。

他回憶自師父去世以後，已經一連串發生不少奇妙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他的心情，已不像以前那麼古井無波了！

他靜靜的思索他師父最後的遺言。

「……我死之後，你要把你的怪脾氣改一下，一定要改掉……」

現在他覺得師父的話太對了，他如果不改他怪誕的脾氣，他永遠沒有朋友，亦沒有女孩子，那麼他將會孤獨一生……與他的師父一樣！

如果他能改過這怪脾氣，他將得到朋友和快樂！

於是，他再度的下了決心：「我一定要愉快的與每一個人相處下去！」

作了這樣的決定，他似乎舒適一些，漸漸的沉入了夢鄉中。

他作了一連串的夢——

他夢見他在大海中，追逐着一羣羣的怪魚，那些魚鱗，在日光下發出了五彩的光色。

可是他却極度的興奮，有一種空前未有的神奇感覺，使得他拚命向前泗游。

他並不想去傷害那些魚，可是他却又不捨的追逐，長距離的泗游，也沒有使他感覺到疲乏，只是不停的追……

……

當他醒來時，天光已大亮了！

江元回憶着夢境，覺得很奇怪。

他很少想到魚，就是連海也很少想到，可是他却在夢中得到了它們。

「世上的事就是這麼神奇！」

他這麼想着，發現自己身上，已蓋上了一條薄薄的毛毯，甚是溫暖。

江元有些詫異，但當他看到，木桌上已放了洗漱的用具時，這才明白是何敬所爲。

江元躺了一下，起身洗漱已畢，打開了窗戶，深深的吸了兩口。

窗外的景色實在迷人極了，有一種秋晨獨特的氣氛。

枯黃的樹葉，在秋風中飄搖，暗灰色的天空，看來似有一層薄霧，猶如一塊輕軟的薄紗。

江元不禁看得出了神。

這時房外有輕輕的叩門聲，江元輕咳一聲，房外立時傳過來何敬的口音：「駱少爺，你起來了麼？」

江元聞言答道：「我起來了！」

何敬牆隔答應了一聲，不一會兒的工夫已端進了早食來了。

江元見用具均是上好的磁器，盛着四樣小菜，一小鍋香米及二個酥卷，尚未入口，香氣已撲鼻了。

江元笑道：「辛苦你了，你坐下吃點吧？」

何敬似乎有些受寵若驚，忙道：「不了，駱少爺，我已吃過了！」

江元笑道：「你以後不要叫我駱少爺，叫我名字好了！」

何敬聞言忙道：「小的不敢！」

江元作色道：「人都是一樣，你叫我少爺我直聽不慣，如果你不願叫我名字，叫我大哥也可以！」

何敬想不到這個怪癖的少年，一夜之間變得這麼和藹可親，有些驚喜交集。

他紅着臉，始終不敢叫出，最後在江元一再催促之下，他才低聲叫了一聲：

「駱大哥！」

叫罷之後，二人相視大笑起來。

江元心中很是高興，他才感覺到自己的笑容，可換來多大的快樂，然而在以往，他却太吝嗇了！

江元是個熱血男兒，變得有些不正常了。如今，這一副枷鎖已從他身上脫落下來了。

（未完）


MARTELL
MEDAILLON
V.S.O.P.
MEDAILLON
V.S.O.P.
COGNAC
金牌馬爹利
送靚酒杯,兼送酒辦
金牌馬爹利名貴禮盒,內有
大號金牌馬爹利
VSOP干邑拔蘭地,
並附送法國精製酒杯一隻,
兼送金牌馬爹利酒辦一樽,裝璜名貴,
送禮最得體,自奉最實惠.
金牌馬爹利,法國銷量第一,
名貴禮盒,祝君心想事成.